The Little Paris Bookshop

小小巴黎书店

A Novel By

Nina George

[德] 妮娜·乔治 著

淩微 译



2016《纽约时报》畅销书 TOP1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本书，
用来拯救千疮百孔的灵魂。

美国图书馆
读者票选为2015
"至爱中的至爱"

《美国独立书屋》
《明镜周刊》等
数十个畅销榜大满贯
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
33国争相出版

源自真实事件创作，令33国读者沉默大哭而后微笑

北岛·陈坤·金圣华·马家辉 感动推荐

美国邦诺书店
2015年小说类
新书第一名
各国亚马逊书店读者
★★★★★五星激赞

中信出版集团

版权信息

书名:小小巴黎书店

作者:[德]妮娜·乔治

译者:凌微

ISBN:9787508678047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题记

To my Chinese Readers.

Yours,

此书献给我的父亲，

乔西姆·阿尔伯特·沃夫冈·乔治，

又名“大气乔”。

生于1938年3月20日，德国艾希瓦尔德镇萨瓦迪村。

卒于2011年4月4日，德国哈默恩市。

爸爸，

自我学习写作伊始，只有您读过我所写的每一个字。

我永远思念您。

在每一道暮光中，在大海的每一个波浪里，我都见到您。

您离去时，言犹未尽。

妮娜·乔治

2013年1月

献给逝者，

也献给继续爱着他们的人。

第一章

1984

《一九八四》

When the Clock Struck Thirteen

《当钟敲了十三下》

究竟是什么让她们说服了我?

蒙特那得路27号的两位“统帅”——房东伯纳德夫人和门房罗莎丽特夫人，在公寓底楼像一把钳子一样包围了他。

“那个P对他太太真是糟透了。”

“简直令人发指，像只毁了新娘面纱的蛾子。”

“当你看到有些人的太太时，你很难去责怪他们。她们穿着香奈儿，内心却冷冰冰的。可男人呢？全都是怪物！”

“女士们，我不太明白……”

“当然不是说你啦，佩尔杜先生。如果那些男人是用普普通通的纱线纺成的，你就是克什米尔羊毛。”

“话说回来，我们要有新租客了。就在四楼，是你的邻居，先生。”

“但是那位女士两手空空，一无所有，除了那些破碎的幻想，她什么都缺。”

“所以你就能帮上大忙了，先生。随便给她点儿什么吧，什么都行。”

“当然可以。或许一本好书……”

“其实我们在考虑一些更实用的东西，比如一张桌子。你知道，这位女士什么都——”

“什么都没有。我懂。”

书舫老板想不出还有什么比一本书更实用，不过他还是答应了给新租客一张桌子。反正他还有一张。

佩尔杜先生穿着精心熨烫过的白衬衫，他把衬衫领口的领带再往上收紧一点儿，把袖子小心翼翼地卷起来。一道一道地往上卷，直到胳膊肘。他盯着走廊里的书架。书架背后有一个房间，他有整整21年没进去过了。

21个夏天和新年的清晨。

但是桌子就在那个房间。

他呼了口气，从书架上随意摸出一本书，是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书并没有散架，也没有像被激怒的猫那样咬他的手。

他拿出另一本小说，然后又拿了两本。他开始把双手伸进书架，将书一摞一摞地拿出来堆在身边。

书堆成了树林、高塔、魔山。他看着手上的最后一本书：《当钟敲了十三下》，一本关于时空旅行的小说。

如果他相信天意，这应该就是某种预示。

他用拳头敲打书架隔板的底部，把固定的地方弄松，然后往后退。

就在那儿，它出现了，一层接一层地出现了。在文字之墙的后面，一扇通向那个房间的门……

其实我干脆去买张桌子算了。

佩尔杜先生用手抹了一下嘴。是的，把书上的灰尘掸干净，把书放回去，忘了那扇门。买张桌子，继续生活，如过去的20年一样。再过20年他就70了，如此一来，余生易度。或许他还活不了那么久。

懦夫。

他用颤抖的手握紧了门把手。

这个高个子男人慢慢打开了门。他轻轻推门，紧闭双眼，然后……

什么都没有，只有月光和干燥的空气。他用鼻子吸了吸气，细细辨别着，但是什么都没发现。

她的味道消失了。

过去的21个夏天里，佩尔杜先生已然能够异常熟练地避免想起过往——恰如他娴熟地绕过路上那些没有井盖的下水道。

他通常将她想成……想成思绪嗡鸣中的停顿、往昔照片中的空白、情感最深处的黑点。他能想到各种各样的缺口。

佩尔杜先生环顾四周。房间是那么寂静。尽管贴着淡紫色的墙纸，却仍显得苍白暗淡，在久掩的门后，流逝的时光把墙上的颜色一点点挤走了。

走廊上的光线直穿过来，空空的房间里没有什么能让它投下阴影，除了一把小餐椅，一张餐桌，一只花瓶，里面插着20多年前从瓦伦索高地偷来的薰衣草。还有一个50岁的男人，坐在椅子上，胳膊抱在胸前。

以前，房间里有窗帘，在那儿，还有相片、鲜花和书籍，沙发上睡着一只名叫卡斯托的猫。以前，这里有烛光和耳语，有满斟的葡萄酒杯和音乐。墙上有跃动的人影，一位个子很高，另一位美丽动人。以前，这里有爱。

如今只剩下我。

他握紧拳头，用力压住灼热的双眼。

佩尔杜先生一次又一次努力抑制住汹涌的泪水。他喉头发紧，几乎不能呼吸，后背火辣辣地疼。

等到喉头的痛楚消退，佩尔杜先生站起来推开窗户。香气从后院飘了进来。

那是格登博格家小花园里的药草味。迷迭香和百里香，混合着盲人足医——“足语者”车先生用的按摩精油的香气。除此之外，还有可丽饼的香味，混合着科菲家里非洲烧烤的辛辣肉香。在这些香气之上，是6月巴黎的暗香浮动，是青柠花与希冀的芬芳。

但是佩尔杜先生不会让这些气味影响他。他抗拒它们的诱惑。他已经极为擅长忽略任何能勾起他渴望的事物——香气，旋律，万物之美。

他走到空荡荡的厨房隔壁，从储物室拿来肥皂和水，开始清洗木桌。

他极力从脑海中抹去那个模糊的画面：他坐在这张桌子旁，不是一个人，而是和——

他又洗又擦，不去想那个锥心的问题：他刚刚打开了通往那个房间的门，他所有的爱，所有的梦，所有的过往就埋葬在那里，而现在他应该怎么办?

回忆如狼。你无法将它锁住，也不能期望它把你遗忘。

佩尔杜先生把狭长的条桌搬到门口，从书架中间举过去，越过书的魔山，然后走过门厅，将它搬到对面公寓门口。

他正要敲门，耳边忽然传来悲伤的哭声。

压抑的啜泣，像是用垫子捂着嘴哭。

绿色的门后有人在哭泣。

一个女人。她在哭泣，似乎不想让任何人听到她的哭声，任何人。

第二章

“她嫁给了那个人，你知道的，那个P先生。”

佩尔杜并不知道，他从不看巴黎的八卦新闻。

凯瑟琳·“你知道的那个P”夫人，在她丈夫的艺术经纪公司负责公关事务。某个周四晚上，她很晚才下班回家，结果发现她的钥匙怎么也打不开门锁，楼梯上放了个箱子，上面是一纸离婚协议。她丈夫搬去了一个陌生的地址，带走了旧家具和一个新女人。

凯瑟琳——即将成为“渣男”P的前妻——就这样变得一无所有，只剩婚前带去的衣服以及对自己天真的醒悟：她一直以为念在往昔之爱的分儿上，分开后至少能得到丈夫体面的对待，她自以为很了解丈夫，以为无论如何他都不会做出让她惊讶的事。

“这是一个常见的错误，”一楼之主伯纳德夫人吸着烟斗，在吞云吐雾的间隙扬扬自得地指出，“你永远不会真正了解你的丈夫，除了在他抛弃你的时候。”

佩尔杜先生还没见到这个被自己的生活冷酷放逐的女人。

现在他听到她极力抑制的、绝望又孤独的啜泣，或许正用手或茶巾掩着嘴。他该不该出现在她面前让她尴尬？他决定先去拿花瓶和椅子。

他蹑手蹑脚地在他的公寓和她的公寓间来回走动。他深知这栋傲慢的老房子有多么阴险：哪块地板咯吱作响，哪面墙新一点儿、墙身薄一点儿，哪条看不见的管道像大喇叭一样，他都知道。

每逢他在空荡荡的客厅，绞尽脑汁地拼着一万八千块的世界地图时，其他住客的生活就会透过这栋老房子的结构传到他耳里。

比如格登博格家的争吵（他说："你能不能有一次……你为什么……我不是已经……"她说："你总是要……你从不……我想让你去……"），从两人新婚起，佩尔杜就认识他们。那时他们常常开怀大笑，后来有了孩子，两人却像漂移的大陆越来越远。

他听见克莱拉·维丽特的电动轮椅在地毯边缘、木地板和门槛间碾过，他还记得她的舞姿，那时她还是个年轻的钢琴家。

他听见车先生和年轻的科菲在做饭。车先生正搅动着锅子，他先天失明，但他说他能够循着人类情感与思维的芳踪看到世界。车先生能感觉到一间屋子是否曾经被爱过、有人在其中居住过或是争吵过。

每个周日，佩尔杜先生都能听到博美夫人和她寡妇俱乐部的朋友们边看色情书，边像少女般咯咯直笑的动静。那些书是他背着她们古板的亲人，偷偷塞给她们的。

在蒙特那得路27号楼里偷听到的生活片段，恰如海水拍打着佩尔杜沉默岛屿的海岸。

他已经听了二十几年了。他太熟悉邻居们了，而他们对他几乎一无所知，以至于有时他也对此感到讶异（不过他并不介意）。他们完全不知道他家里除了一张床、一把椅子和一个立式晾衣架外几乎没有任何家具。没有小摆设、没有音乐、没有照片、没有相簿、没有三件套家具或陶瓷餐具（除了他自己用的）；他们也不知道是他自愿选择了这种简朴的生活。他只使用两个房间，都是一样的空空荡荡，咳嗽的时候都能听见回声。客厅里唯一的东西就是地板上那块巨大的拼图。卧室里有一张床、一块熨衣板、一盏阅读灯和一个带轮子的晾衣架，上面挂着三套一模一样的衣服：灰色长裤、白衬衫、咖啡色V领

毛衣。厨房有一只咖啡壶、一罐咖啡，另外还有一个摆放食物的柜子，食物以字母顺序排列。也许幸好没有人知道。

然而他对蒙特那得路27号的其他住客有着特殊的情感。当他知道他们一切安好时，会感到莫名欣慰，而他也会以自己低调的方式默默为他们做点儿事。书是帮助他们的一种工具。此外他就一直待在背景里，像一幅画里的某个小人物，而生活正在前景里如火如荼。

然而三楼的新住客，马克斯姆连·佐丹，却不让他省心——佐丹常戴着特制耳塞，外面套上耳罩，天冷时再加上一顶羊毛帽。在大肆宣传下，这个年轻作家的处女作让他声名大噪，自此之后他就一直在逃避那些粉丝。为了搬来和他同居，她们宁愿舍弃一切。同时，佐丹对佩尔杜先生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兴趣。

佩尔杜走到楼梯平台处，他刚把椅子放在餐桌旁，把花瓶放在桌上，哭声就停止了。

他听见那里有一块地板嘎吱作响，似乎有人想走过去而不弄出声响。

透过绿色门上的一块磨砂玻璃，他偷望进去，然后轻轻地敲了两下门。

一张脸向他靠近。一块模糊而明亮的椭圆形。

“你好？”椭圆形轻声道。

“我想给你一把椅子，一张桌子。”

椭圆形什么也没说。

我必须轻轻和她说话。她哭得那么厉害，大概已经把自己哭干了，如果我太大声，她就会被震碎。

“还有一个花瓶，可以插花，比如插红色的花，配上白色的桌子会很好看。”

他的脸颊几乎压着玻璃。

他轻声说：“但我也可以给你一本书。”

走廊上的灯忽然灭了。

“哪种书？”椭圆形轻声问道。

“抚慰人心的那种。”

“我需要再哭哭，如果不哭我会淹死的，你懂吗？”

“当然。有时没有流出来的泪水在心里越积越多，你沉溺其中，就会被淹没。”我就在泪海的底部。“那我就给你一本可以让你哭出来的书。”

“什么时候？”

“明天。但在你继续哭之前，答应我，你会吃点儿东西，喝点儿水。”

他不知道自己为何如此大胆，一定和两人之间的那道门有些关系。

她的呼吸让玻璃上结起了雾。

“好的，”她说，“好的。”

走廊上的灯又亮起来时，椭圆形缩回去了。

佩尔杜先生伸手摸了一下一秒钟前她的脸出现的位置。

如果她需要任何其他东西，比如带抽屉的柜子或是削皮刀，我会买给她，告诉她这是我本来就有的。

他走进空空的房间，把门栓插上。书架后通往那个房间的门还开着。佩尔杜先生往里看得越久，越多1992年夏天的点滴就从地板上升起。猫从沙发上跳下，柔软如丝绒的爪子落地，伸了个懒腰。阳光轻抚着一个人赤裸的后背，后背转过来变成了……她对着佩尔杜先生微笑，从阅读的姿势中站起身，向他走来，一丝不挂，手里拿着一本书。

“你终于准备好了？”她问他。

佩尔杜先生用力甩上房门。

没有。

第三章

Night

《夜晚》

The Elegance of the Hedgehog

《刺猬的优雅》

第二天早晨。“不。”佩尔杜先生再次说道，“我不愿卖给你这本书。”

他很温柔地把《夜晚》从一位女士的手中撬走。他的书舫是停泊在塞纳河上的一艘船，他将它命名为“水上文学药房”。书舫里那么多书，可这位女士却莫名其妙地选中了那本臭名昭著的畅销书，作者正是马克斯姆连（马克斯）·佐丹——那个住在蒙特那得路三楼戴耳罩的家伙。

客人大吃一惊，看着书舫老板。

“为什么不？”

“马克斯·佐丹不适合您。”

“马克斯·佐丹不适合我？”

“对。他不是您喜欢的类型。”

“我喜欢的类型，好吧，抱歉，但或许我应该提醒您，我是来您的书舫买书的，不是来找老公的，亲爱的先生。”

“恕我冒昧，长远来说，您读的书比您嫁的男人重要多了，亲爱的女士。”

她眯起眼睛看着他。

“把书给我，把钱拿走，我们可以假装一切愉快。”

“今天确实很愉快，明天就是夏天的开始，但是这本书您不能拿走，至少不能从我这儿拿。我能推荐其他的书给您吗？”

“好吧，用那些老经典来糊弄我吧，那些你都懒得扔到船外去，老得能毒死鱼的书？”她刚开始说话时声音轻柔，可是越说声音越大。

“书不是鸡蛋，您知道。一本书仅仅老了一点儿，不代表它就坏了。”佩尔杜先生的声音里也有了一丝锋利，“老怎么了？年老不是疾病。我们都会变老，书也是。但是您，或是任何人，会因为存在得久一点儿就变得没有价值、不重要了吗？”

“你这么歪曲事实真是荒谬，就是因为你不想让我买《夜晚》那本破书。”

这位消费者——或许应该说是“未消费者”——把钱包扔进昂贵的手提包里，用力拉着被卡住的拉链。

佩尔杜觉得心里涌起一股狂野的情绪，愤怒、紧张——但却与眼前这个女人无关。然而他管不住自己的嘴。女人正愤怒地大步穿过书舫船舱，他追上她，在半明半暗的长长书架之间朝她喊道：“这是您的选择，女士！您可以啐我一口离开，您也可以从现在开始不再忍受那几千几万个小时的折磨。”

“谢谢，这就是我正在做的事。”

“投身于书的宝藏，而不是投身于与那些最终会忽视你的男人之间毫无意义的感情纠葛；也别再投身于疯狂的节食，这个男人说你不够瘦，下个男人又会说你不够笨。”

她站在窗边，透过那扇大凸窗可以俯瞰整条塞纳河。她目瞪口呆，一动不动，对佩尔杜怒目而视：“你怎么敢这么说！”

“书能赶走愚昧，还有空无的希望，空心的男人。书用爱、力量和知识让你卸下伪装，那是从内心产生的爱。你选吧：要书还是……”

他还没来得及说完，一艘巴黎游船破浪而来，一群中国女人打着伞站在栏杆边。她们一看见巴黎最有名的水上文学大药房，就纷纷举起相机拍个不停。游船驶过，掀起棕绿色的水浪，拍打河岸，书舫也随浪摇摆。

客人穿着高跟鞋，重心不稳，佩尔杜并没有伸手扶她，而是递给她一本《刺猬的优雅》[注]。

她下意识地抓住了那本书，紧握不放。

佩尔杜握着书的另一边，用抚慰人心、温柔而冷静的口吻对这个陌生人说：

“你需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不要太亮，有只小猫陪着你，还有这本书，请慢慢读，这样你可以中间休息一下。你会思绪万千，或许会哭那么一小会儿，为你自己，为这些年。但之后你会感觉好很多。你会明白你用不着死，即使那个男人没有好好待你、让你生不如死。然后你会重新爱上自己，不会再觉得自己丑陋或幼稚。”

说完了这些指导意见他才把书放开。

客人注视着他。她震惊的表情告诉他，他击中了目标，触动到她了，而且几乎是正中靶心。

然后她把书扔在地上。

“你简直疯了！”她喃喃说道，转动鞋后跟，低头踉跄而去，穿过满是书籍的船腹，走到外面的堤岸上。

佩尔杜先生捡起“刺猬”，书脊跌落时被摔坏了。他只能把这本妙莉叶·芭贝里的小说卖给堤岸上的旧书商，换个一两欧元。人们会在那一箱箱的旧书里随意翻看。

他凝视着她的背影。她奋力穿过悠闲的人群，肩膀在套装下颤动。

她在哭。她哭泣着，那样子仿佛知道这场小闹剧不会将自己击倒，却因在这里遭到的不公待遇而深受伤害。她已然承受了一个残酷而沉重的打击，这还不够吗？这个可恶的卖书人真的需要在她的伤口上撒盐吗？

如果她会按自己的标准给心目中的白痴们从1到10打分，佩尔杜先生怀疑她一定会为他，这个“水上文学药房”的纸老虎白痴打出——12分。

他完全同意。他的突然爆发，他的专横语气，一定与前一天晚上、与那个房间有关。平时的他更为热情乐观。

通常他不会被客人的需求、侮辱或怪癖所扰，他把他们分为三类。第一类人把书籍视作他们幽闭的日常生活中唯一的一丝新鲜空气。他最喜欢这类客人。他们确信他会找出他们所需要的书，或者他们会吐露自己的软弱，比如：“小说里不能有山、直梯，或者山上和直梯中所见的景物，我恐高。”有的人会朝佩尔杜先生哼起儿歌，或者更

确切地说，是吼起儿歌：“呜呜，呜，嗒嗒嗒——你知道那首吗？”希望这位了不起的书舫老板会为他们记起这些，然后给他们一本萦绕着儿时旋律的书。大多数时候他的确知道和这些歌曲相匹配的书。曾几何时他也很喜欢唱歌。

第二类客人上船，纯粹是因为被书舫的名字所吸引：水上文学药房。书舫停泊在香榭丽舍港口，原名“露露”。这类客人是来买古怪的明信片的（诸如“读书杀死偏见”或“读书的人不撒谎——至少不会在读书时撒谎”），或是来买装在褐色药瓶里的迷你书，要不就是来拍照的。

相比第三类客人，第二类其实非常有趣。第三类客人认为自己是国王，却不幸全然没有王室的礼仪，不打招呼，也不看着佩尔杜，就用刚吃过炸薯条的油乎乎的手指把每本书都摸了个遍，还用责备的口吻向佩尔杜发问：“你难道不卖印着诗的邦迪创可贴吗？或者印着犯罪系列小说的厕纸？你怎么不进一些充气旅行枕头？书店药房应该有这个。”

佩尔杜的母亲，丽拉贝儿·伯尼尔，曾经的佩尔杜夫人，极力主张他卖外用酒精和弹力袜，皆因女人到了一定年纪，一坐下来读书就会感觉腿脚酸胀。

有时候他卖出的袜子比文学书还多。

他叹了口气。

为何这个情感脆弱的女人会这么想读《夜晚》？

好吧，读了也不会有什么害处。

嗯，害处不大。

《世界报》盛赞这部小说和马克斯·佐丹为“反叛青年的新声”。女性杂志对这位“内心充满渴望的男孩”掀起了狂热报道，作者的照片比书的封面还大。在这些照片中，马克斯·佐丹往往看起来有些茫然。

茫然而受伤，佩尔杜想。

佐丹的处女作充斥着因畏惧自我受损，以敌意和玩世不恭的冷漠回应爱情的男性角色。一位评论家称赞《夜晚》是“新男性主义的宣言”。

佩尔杜则认为小说没那么狂妄自大。它只是一个初涉爱河的年轻男人，在不顾一切地探索自己的内心。年轻男人不明白为何他会完全失控、开始付出爱情，然后又谜一般地停止了。他无法确定他爱谁、谁又爱他，这段感情从哪里开始、在哪里结束，以及所有缠绕其中的可怕变数，这让他心绪不宁。

爱情，是一位让男人恐惧的暴君，难怪男人在表现出男子气概时，迎接这位暴君的方式就是逃走。数百万的女人阅读此书，想要找出男人对她们如此冷酷的原因——为什么他们换了门锁，发条短信就说分手，和她们最好的朋友上床？所有一切只是为了对这个大独裁者嗤之以鼻：看，你抓不住我。不，抓住的绝不是我。

但这本书真的会带给这些女人丝毫安慰吗？

《夜晚》被译成29种文字，甚至卖到了比利时，门房罗莎丽特总爱强调这一点。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法国女人，她常说比利时人永远令人捉摸不透。

马克斯·佐丹7周前搬进了蒙特那得路27号，住在三楼格登博格家对面。那时他还没被任何粉丝追踪到。她们用情书、电话和各种山盟海誓追随着他。网上甚至还有个“《夜晚》论坛”，粉丝们在那儿交换

信息、发表议论，话题包括他的前女友们（未知，最大的问题是：佐丹是不是处男？），他的怪癖（戴耳罩），还有他可能的住址（巴黎、安提贝斯和伦敦）。

佩尔杜在他的“水上文学药房”见到了相当一些《夜晚》的瘾君子。他们戴着耳罩登上书舫，哀求佩尔杜先生安排一场他们偶像的读书会。佩尔杜把这个建议告诉他的邻居，这个21岁的人脸如死灰。怯场吧？佩尔杜猜测。

在他看来，佐丹是一个逃避一切的年轻人，一个被迫被冠以作家之名的孩子——当然，对很多人来说，他还是个泄密者，出卖了男人纷乱情感的秘密。网上甚至有仇恨论坛，有些匿名发帖者把佐丹的小说撕烂，嘲弄它，并建议作者像小说主人公在意识到自己无法掌控爱情后所做的那样——从科西嘉岛的悬崖上纵身跳海。

《夜晚》最迷人之处在于作者对男性弱点的描写：他对男性内心世界的描写，比之前任何一位男性作家都要开诚布公。他践踏文学作品里每一个理想化的或为人所熟知的男性形象：“雄壮的男子汉”“情感上的侏儒”“精神错乱的老男人”以及“孤独的狼”。一本女权主义杂志刊登对佐丹处女作的评论，标题柔和，恰如其分：男人亦凡人。

佐丹的大胆让佩尔杜震动。然而他仍然觉得这本小说像某种西班牙冻汤，不停从碗边泼溅出来。它的作者也是如此感情上毫无抵御和防备能力。他是佩尔杜负片中的正片[注]。

佩尔杜不知道经历如此激烈的情感，还仍然能存活下去是什么感觉。

---

1. 《刺猬的优雅》：法国女作家妙莉叶·芭贝里的小说，曾被改编为电影。——编者注

2. 负片（Negative Print）和正片（Positive Print）都是摄影术语。负片的明暗与被摄景物相反，色彩也是被摄景物的补色，而正片的明暗色彩与被摄景物相同。这里形容佩尔杜和佐丹两个人完全不同。——编者注

第四章

The Golden Compas

《黄金罗盘》

Investigations of a Dog

《一只狗的研究》

Pippi Longstocking

《长袜子皮皮》

下一位顾客是个英国人，他问佩尔杜：“我最近看到一本绿白封面的外版书，有译本了吗？”佩尔杜猜测他说的是一本17年前出版的经典书籍，然而最后他卖给了这个男人一本诗集。然后他帮送货员把一箱箱他订购的书从手推车搬到船上，又为一位有点儿狂躁的小学教师找了一堆最新的少儿书，小学就在塞纳河的另一岸。

佩尔杜为一个小女孩擦了鼻涕，她正在全神贯注地读《黄金罗盘》注。女孩劳累过度的母亲分期付款购买了一套30本的百科全书，佩尔杜帮她填好了退税表。

她指了指女儿：“我这个奇怪的孩子想在21岁前读完所有的书。我说好吧，可以给她买这些百科……百科……哦，就是这些参考书注。但是她以后就没有生日礼物了，也没有圣诞礼物了。”

佩尔杜对着那个7岁的女孩点了点头以示赞许，女孩也真诚地对他点点头。

“您觉得这正常吗？”孩子的母亲焦虑地问，“在她这样的年纪？”

“我觉得她勇敢、聪明，且正确。”

“只要她别让男人觉得聪明过头了。”

“对那些愚蠢的男人来说，她的确聪明过头了，夫人。但是谁会想和他们在一起？一个愚蠢的男人会毁了每一个女人。”

女孩的母亲不再盯着自己颤抖发红的双手，惊讶地抬起了头。

“以前怎么没有人告诉我这一点呢？”她问，脸上掠过一丝微笑。

“这样好了，”佩尔杜说，“再选一本书给你女儿作生日礼物吧。今天是大药房的优惠日：买一套百科全书送一本小说。”

女人马上接受了他撒的小谎，然后叹了口气：“但是我母亲还在外面等我们。她说她想搬进养老院，说我就不应该再照顾她了，可是我不能这么做，您说呢？”

“我来照看你的母亲，你来选一本书作礼物，怎么样？”

女人对他感激地微笑，找礼物去了。

佩尔杜为女孩的祖母送去一杯水，她在书舫外面的堤岸上，不敢走过舷梯。

佩尔杜很了解年长者的这种不信任。他有许多70岁以上的客人，他会走到干燥的陆地上，或是这位老太太现在坐着的铁制长椅边为他们推荐书籍。年岁越长，老者越是保护他们过去的好日子，不让任何事情损害他们所剩无几的时光。这就是为何他们不再旅行；为何他们砍掉屋外的老树，以免树木倒下砸到屋顶；为何他们不再一步一挪地走过河流上方5毫米厚的钢制舷梯登上书舫。佩尔杜还给老祖母带了本

杂志大小的书籍目录，她用这本册子扇风驱暑。老太太拍了拍身边的位子，邀他坐下。

她让佩尔杜想起自己的母亲，丽拉贝儿，或许是因为她那双警觉而聪慧的眼睛。于是他坐了下来。塞纳河波光粼粼，头顶天穹湛蓝，散发着夏天的气息。街道上车辆的喧嚣从协和广场飘至，没有一刻的宁静。在7月14日注之后，这座城市中的人会稍微少一些，那时巴黎人纷纷涌至海边和山区度假。但就算是那时，巴黎仍然是喧哗贪婪的。

“你有时也会这样吗？”老祖母忽然问，“检查去世之人的旧照，看看那些面容是否透露出他们即将死去的迹象？”

佩尔杜先生摇摇头：“不会。”

老太太用布满老年斑的手指颤颤巍巍地打开了项链上的吊坠盒子。

“这是我丈夫。照片才拍了两个星期，他就不行了。然后，忽然之间，家里就只剩我这么一个年轻女人，空荡荡的。”

她用食指抚摩着丈夫的相片，温柔地拍了拍他的鼻子。

“他看起来多轻松啊，好像他所有的计划都会实现。我们看着镜头，以为一切都会这样继续下去，但随之而来的只有——你好，长眠。”

她停了停，说：“我呢，从此就不再让任何人给我照相了。”她把脸转向太阳。“你那儿有关于死亡的书吗？”

“实际上有很多，”佩尔杜说，“关于衰老，罹患绝症，缓慢、迅速或孤独地死在医院病房的地板上。”

“我常疑惑为什么人们不多写一些关于生活的书，人终有一死，但能有几人真正生活过？”

“你说得没错，夫人，关于生活确实有太多可说。跟书生活，跟孩子生活，初涉世事的生活。”

“那就写一本吧。”

好像我能给任何人提供任何建议一样。

“我更想写一本关于常见情绪的百科全书，”他坦承道，“从字母A代表的‘让人搭便车时的焦虑[注]’，到字母E代表的‘早起者[注]的自鸣得意’，一直到字母Z代表的‘对隐藏脚趾的热衷[注]，或对于别人看到你的脚会毁了他对你的爱的恐惧’。”

佩尔杜奇怪自己为什么会对一个陌生人讲这些。

但愿他没有打开那个房间。

老太太拍拍他的膝盖，他立刻打了个冷战：肢体接触是危险的。

“一本情绪百科全书。”她微笑着重复道，“我明白那种关于脚趾的感觉。常见情绪大百科……你知道德国作家埃里希·卡斯特纳[注]吗？”

佩尔杜点点头。1936年，在欧洲陷入黑棕色的阴霾之前，卡斯特纳出版了《抒情药箱》。他有一只“诗歌药柜”，里面都是他的作品，这本诗集就是其一。“这本选集是旨在治疗私人生活的药方”，诗人在前言中写道，“它主要采用顺势疗法[注]，处理了生存中的小恙与恶疾，并利用‘治疗内心的通用药方’帮助康复。”

“卡斯特纳是我将书舫命名为‘水上文学药房’的原因之一，”佩尔杜说，“我想治疗那些不被人认为是病痛，也永远不会被医生诊断出的困

扰。所有这些细微的感觉和感情，没有医师感兴趣，因为它们微不足道，难以名状。比如又一个夏天接近尾声时袭来的感觉；或是你领悟到时日无多，不能用一生寻找心属何处；又或是发现一段友情并不如你所想，你不得不继续寻找人生伴侣时，那种淡淡的忧伤；还有生日早晨的忧郁，对童年时光的怀念，诸如此类。”他回想起母亲曾向他吐露，她被一种无药可医的痛苦折磨着。“有的女人只会看其他女人的鞋，而从不看她们的脸；有的女人会直视其他女人的脸，偶尔看她们的鞋。”她更喜欢后一种女人；前一种女人流于外表、衣着，对她指指点点，让她备受歧视。

正是为了缓解这种难以言说却真实存在的痛苦，他买了这艘船，一艘名为“露露”的工作船；他亲手把它改装成了现在的样子，在船里放满了书——书籍是灵魂中那些数不清道不明的苦痛唯一的解药。

“你应该写，为文学药剂师编写这本情绪百科全书。”老太太坐直了些，变得活跃起来、生气勃勃。“在字母C下面加上‘对陌生人的信任[注]’——坐火车时把自己的事对一个陌生人坦言相告，比对自己家人说得还多的那种奇怪感觉。在字母G下面加上‘孙辈[注]带来的慰藉’——那种生命延续的感觉……”她陷入沉默，若有所思。

“对隐藏脚趾的热衷——我就有这种感觉。但是他喜欢……他终究是喜欢我的脚的。”

祖母、母亲和女孩告别离开后，佩尔杜心想：卖书人的工作是照顾书，这是个普遍的误解。

他们在照顾人。

中午人流减少——对法国人来说，美食比国家、宗教和金钱加起来还要神圣——佩尔杜用硬扫帚打扫了舷梯，惊动了一窝圆蛛[注]。然后他看见卡夫卡和林德格伦[注]从堤岸边林荫大道的斜坡上向他跑来。这是他根据两只流浪猫各自的偏好给它们取的名字，它们每天都来找他。灰色的公猫颈上有一圈白毛，如牧师长袍的领子，它喜欢在弗兰茨·卡夫卡的《一只狗的研究》上磨爪子，这是一本从狗的视角分析人类世界的寓言小说。而另一只长耳猫林德格伦橘白相间，喜欢躺在那些关于"长袜子皮皮"的书籍旁边；这只母猫长得很好看，喜欢从书架后面偷偷打量每一位访客。林德格伦和卡夫卡有时会帮佩尔杜一个忙，它们会出其不意地从书架高层跳下来，扑到"第三类客人"身上，就是手指油腻腻的那种人。

两只学识渊博的流浪猫会等到那些可怕的巨大粗笨的脚都离开后才上船来。有时它们会在书舫老板的裤腿上蹭来蹭去，温柔地喵喵叫唤。

佩尔杜先生一动不动地站着。短暂地，极为短暂地，他放下了防备。他享受着猫咪的亲热和温存。有几秒钟，他全然放下了自己，闭上眼睛，享受小腿处难以置信的舒缓感觉。

这些亲近的爱抚是佩尔杜日常生活中唯一的肢体接触。

也是他唯一允许的。

一阵恼人的咳嗽声从书架后传来——书架上摆放了佩尔杜整理的有关城市中五类烦恼的书籍（忙乱的节奏，冷漠，炎热，噪声和无所不在的虐待狂巴士司机），于是这弥足珍贵的插曲结束了。

---

1. 《黄金罗盘》：英国作家菲利普·普尔曼创作的奇幻小说。——编者注

2. 这里女孩的母亲记不起"百科全书"（encyclopedia）这个词怎么说，于是改用了较简单的"参考书"（reference book）一词。——编者注

3. 7月14日是法国的国庆日。——编者注
4. “焦虑”（Anxiety）的英文首字母是A。——编者注
5. “早起者”（Early risers）的英文首字母是E。——编者注
6. “热衷”（Zealous）的英文首字母是Z。——编者注
7. 埃里希·卡斯特纳：德国作家、诗人、剧作家。——编者注
8. 顺势疗法：一种替代医学，认为在健康人体中引起某种病状的物质也就是治疗这种病症的良药。——编者注
9. “信任”（Confidence）的英文首字母是C。——编者注
10. “孙子孙女”（Grandchildren）的英文首字母是G。——编者注
11. 原文为“Bridge Spider”，这是一种在水面上或临水生活的蜘蛛，经常会在桥上出现。——编者注
12. 阿斯特丽德·林德格伦：瑞典著名儿童文学家，代表作有《长袜子皮皮》。——编者注

第五章

Southern Lights

《南方之光》

猫咪潜入半明半暗的船舱中，去厨房寻找佩尔杜为它们准备好的金枪鱼罐头。

“您好？”佩尔杜先生问，“需要帮忙吗？”

“我什么也不需要。”马克斯·佐丹哑着嗓子说。

这位畅销书作家犹犹豫豫地向前走了两步，两手各拿一只蜜瓜。他那副务必不能离身的耳罩正戴在头上。

“你抱着这两只瓜在这儿站了很久吗，佐丹先生？”佩尔杜问，语气中带着夸张的严厉。

佐丹点点头，十分尴尬，他满脸通红，一直红到黑色的发根。

“我来的时候，你正在拒绝把我的书卖给那位女士。”他不高兴地说。

哦，老天。真是不凑巧。

“我的书真有那么糟糕吗？”

“没有。”佩尔杜迅速回答。佐丹会把他一丝一毫的犹豫理解为“有”，没有必要让他不快。况且，佩尔杜也并不觉得这本书很糟。

“那你为什么说我的书不适合她？”

“先生……嗯……”

“请叫我马克斯。”

那就意味着这男孩也可以直呼我的名字了。

最后一个用巧克力般温暖的嗓音，直呼他名字的人是……

“我还是暂时称呼你为佐丹先生吧。佐丹先生，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你看，我卖书就像卖药一样。有的书适合一百万人读，有的只适合一百人，甚至有的药——抱歉，有的书只为一个人而写。”

“哦，老天，一个人？仅仅为一个人而写？多年的工作只为一个人？”

“当然——如果它可以拯救那个人的生命！那位女士现在并不需要《夜晚》，她无法承受这本书的药性，副作用太严重了。”

佐丹思考着。他看看货船上的几千本书——书架上的，椅子上的，地板上堆着的。

“但是你怎么知道一个人得了什么病，副作用又是什么呢？”

现在，他该怎么向佐丹解释，告诉他其实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知道的?

佩尔杜凭借的是耳朵、眼睛和直觉。谈过一次话，他就能辨别每一个灵魂中的缺失。他能从一个人的体态、动作和手势中多多少少辨别出是什么在烦扰、压迫着他。最后一点是，他具有他父亲称之为“超感知”的那种东西。“你可以从大多数人的伪装下面看到听到，所有他们担忧的、梦想的和缺失的东西。”

每个人都有一种天赋，他的恰好是超感知。

他的一位常客，临床医师艾力克·兰森，诊疗所在爱丽舍宫附近，病人都是些政府官员。他曾向佩尔杜坦白，自己很忌妒他的“心理测量能力”，“可以精确地检查每一个灵魂，比一个聆听30年后深受耳鸣之扰的临床医生还厉害”。

兰森每周五下午都会待在“水上文学药房”。他非常喜欢“龙与地下城”注类的奇幻小说，还会试着对角色进行心理分析，以博佩尔杜一笑。兰森也会向佩尔杜提及来他诊所看病的政客和他们手下那些备受压力困扰的行政管理人员，临床医师会用文学代码为他们的神经官能症开出“药方”：“卡夫卡式，并带有一丝品钦注”，“夏洛克注，毫无理性”或是“楼梯下波特注综合征的绝妙典型”。

对于那些每天和贪婪、权力、西西弗斯注式的办公室工作打交道的人（大多数是男人），如何把他们引领到书的世界中来，被佩尔杜视为一项挑战。当这些备受折磨、唯唯诺诺的男人中有一个辞去了剥夺他最后一丝个性的工作时，是多么令人欣慰啊！常常是一本书在这个解脱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你看，佐丹，”佩尔杜说，采取另一种策略，“一本书既是医师又是药物，它既能做出诊断又能提供治疗。用正确的小说治疗相应的疾病，这就是我卖书的方法。”

“我明白了。我的小说是牙医，而那位女士需要妇科医生。”

“嗯……不是。”

“不是？”

“书并不仅仅是医生，毫无疑问。有些小说是忠诚的人生伴侣；有些耳提面命；有的是朋友，当你秋思怅惘时为你裹上温暖的毛毯；还有些……嗯，还有些是粉红色的棉花糖，让你大脑发热三秒钟，然后留下狂喜的空虚，像一场短暂狂热的情事。”

“所以《夜晚》就是那种一夜情的文学？一个荡妇？”

该死。书商有条老行规：千万别在作家面前谈别的作家的书。

“不是。书像人，人也像书。我是这么做的：我问自己，他或她是自己人生中的主角吗？她的行为动机是什么？她是自己故事中的女二号吗？她是否正在把自己从故事中删去，因为她的丈夫、事业、孩子或工作已经占据了她人生的所有篇幅？”

马克斯·佐丹瞪大了眼睛。

“我脑中大约有3万篇小说，不是很多，你知道，光是法国的书就已经超过100万本了。我这里大约有8000本是最有用的，它们是急救箱，但我也会制订整个疗程。我准备了用文字制成的药物：一本食谱，读来像是个美妙的、阖家团圆的星期天；一本小说，主人公类似于它的读者；让人落泪的诗歌，这些眼泪如果忍着不流就有毒害；我会聆听，用……”

佩尔杜指着自己的心口。

“我也会听听这里，”他摸摸后脑勺，“还有这里。”他指着上唇中央软软的那一寸肌肤。“如果这里刺痛……”

“得了，这不可能……”

“当然可能。”他可以为大约99.9%的人如此诊疗。

然而对有些人，佩尔杜的超感知却无用武之地。

比如对他自己。

不过佐丹先生现在并不需要知道这一点。

佩尔杜劝说佐丹之际，一个危险的念头飘进他的思绪。

我想和……生个男孩，我想和她做每一件事。

佩尔杜倒吸了一口气。

自从他打开了那间禁室，某些事情就有点儿失常。他的防弹玻璃上有了一道裂痕——几条细如发丝的裂缝，如果他不重新掌控自己的话，一切都会分崩离析。

“你现在看起来非常……缺氧，”佩尔杜听见佐丹的声音说，“我无意冒犯。我只是想知道当你告诉客人‘我不会卖给你这本书——你和它不合拍’的时候，他们是什么反应。”

“那些客人吗？他们就走了。你呢？你的下一本小说写得怎么样了，佐丹先生？”

年轻作家和他的两只蜜瓜一起倒在一张扶手椅中，椅子四周环绕着一堆堆的书。

“什么也没写。一行字都没写。”

“哦，你什么时候需要交稿？”

“6个月前。”

“哦。那出版社怎么想？”

“我的出版人根本不知道我在哪儿。没人知道，谁也不能知道，我应付不来了。我写不出来了。”

“哦。”

佐丹向前一倒，把前额靠在蜜瓜上。

“当你无法继续时你会做什么，佩尔杜先生？”他精疲力竭地问。

“我？什么也不做。”

几乎什么也不做。

我夜晚在巴黎穿行，直到倦透。我清洗“露露”的引擎、船身和窗户，让船里的每一颗螺丝都准备好起航，尽管二十几年来它哪儿也没去。

我读书——一次同时读20本。在任何地方都读：厕所，厨房，咖啡馆，地铁。我拼着铺满整个房间地板的拼图，拼完就拆，一切重来。我喂流浪猫。我把杂货按字母顺序排列。有时我会吃安眠药。我服一剂里尔克[注]的诗歌清醒过来。我不读任何里面会突然出现像……一样的女人的书。我逐渐石化。我继续撑着，日复一日。那是我能生存下去的唯一方式。但除此之外，对，我什么也不做。

佩尔杜有意忍住，这个男孩在寻求帮助，他并不想知道佩尔杜的情况。那就给他帮助。

书舫老板从柜台后面一个小小的老式保险箱里拿出他的珍宝。

萨纳里的《南方之光》。

那是萨纳里写的唯一一本书——至少是用这个名字所写的唯一一本。“萨纳里”一名源自普罗旺斯南岸的小镇滨海萨纳里，是流亡作家

的避难所。这是个令人费解的笔名。

他的（或她的）出版商杜普里斯住在法兰西岛上的一家养老院里，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却仍精神奕奕。佩尔杜拜访他时，年迈的杜普里斯对于萨纳里的真实身份以及他是如何得到书稿的，提供了十几种不同的说法。

于是佩尔杜继续搜寻。

二十几年来，他分析书中的语言韵律，遣词造句，抑扬顿挫，在风格和主题上将这本书与其他作家的作品相比较。佩尔杜已经把萨纳里的真实身份缩小到11个人选：7位女作家和4位男作家。

他应该感谢他们其中的一个，因为萨纳里的《南方之光》是唯一一本能刺穿他而不会伤害他的书。阅读《南方之光》是顺势疗法中的一剂快乐药方，也是唯一的一支能缓解佩尔杜痛苦的药膏——一股清凉温柔的溪流浇灌着他焦灼的灵魂土壤。

这不是一本传统意义上的小说。这是一部关于各种爱情的短篇小说，充满美妙的自创词汇，充盈巨大的人性。它描述了一种忧思：无法充实地度过每一天，无法还原那本应独一无二、绝不重复、珍贵无比的每一日。这种悲寂如此强烈地在他心中引发共鸣。

他把这最后的一本交给佐丹。

“读读这本。每天早餐前读三页，躺着读。它必须是你每天摄入的第一样东西。过几周你就不会感到那么痛苦了——就好像你不必再用写作受阻来为你的成功赎罪。”

马克斯甩开双臂，仍然拿着那两只蜜瓜，从书堆的缝隙中朝佩尔杜投去惊恐的一瞥。他忍不住冲口而出：“你怎么知道？我真的无法再

忍受金钱，还有成功带来的该死的狂热！我真希望这些从来没发生过。任何人只要擅长某事就会被憎恨——或者不管怎样都不会被爱。”

“马克斯·佐丹，如果我是你父亲，我会为这番蠢话打你屁股。你写出了那本书是好事，它应当大卖，你辛苦赚来的每一分钱都是受之无愧的。”

忽然之间，佐丹焕发出自豪和羞怯的喜悦。

什么？我说什么了？“如果我是你父亲？”

马克斯·佐丹郑重地把两只蜜瓜递到佩尔杜面前。蜜瓜很好闻，危险的香味，很像某个与……共度的夏天。

“一起吃午饭好吗？”作家问道。

这个戴耳罩的家伙确实让他心烦，不过他真的很久没和人吃过饭了。

而且……她应该会喜欢他的。

他们正在切最后一片蜜瓜时，听见舷梯上传来时髦高跟鞋的嗒嗒声。

早晨来过的那个女人出现在厨房门口。哭过的双眼虽然通红，但明亮清澈。

“好吧，”她说，“把那些适合我的书给我吧，让那些不在乎我的男人见鬼去吧。”

马克斯惊讶得下巴都快掉到甲板上了。

---

1. 龙与地下城：一款网络游戏，它原本是一款桌游，对后来的很多同类型游戏和奇幻小说都有很大影响，还催生了与此系列相关的同名电影和街机游戏。这种类型的小说中通常有奇幻的虚构国度、英雄、魔法和怪兽。——编者注
2. 托马斯·品钦：美国小说家，以写作晦涩复杂的后现代主义小说著称。——译者注
3. 夏洛克：指神探夏洛克·福尔摩斯。——译者注
4. 波特：指哈利·波特，他住在姨父家楼梯下的储物间里。——译者注
5. 西西弗斯：希腊神话人物，被判处了一种残酷的刑罚：每天将一块沉重的巨石推上山，再看它滚下来，第二天继续推巨石上山。他的工作代表着永无停息的苦役。——编者注
6. 里尔克：奥地利诗人，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德语诗人之一。——编者注

第六章

Blindness

《失明症漫记》

佩尔杜卷起白衬衫的袖子，确定黑领带没有歪斜，拿出最近开始佩戴的老花镜，谦恭地护送这位客人来到他文学世界的心脏：一张带脚凳的皮椅，摆放在一扇大玻璃窗前，窗外就是埃菲尔铁塔的景致。当然，旁边还有一张靠墙的小桌子用来放手袋——桌子是丽拉贝儿捐赠的。桌子旁边是一架旧钢琴，佩尔杜每年会调两次音，尽管他自己不会弹。

客人名叫安娜，佩尔杜问了她一些问题：工作、每天早上会做些什么、孩童时最喜欢的动物、最近几年做的噩梦、最近读过的书……还有她母亲是否教过她怎么着装。

私人问题，但不会太私人。他必须问这些问题，然后保持绝对的沉默。沉默的聆听对全面扫描灵魂来说必不可少。

安娜告诉他自己从事电视广告行业。

“我在一家广告代理公司工作，那儿的人早已风光不再，以为女人只能当秘书或家庭主妇。”她每天早上要设定三个闹钟才能把自己从野蛮的深度睡眠中拖出来。冲个热水澡，让身体暖和点，可以面对即将到来的一天的寒冷。

孩提时，她喜欢懒猴，小猴子的一种，懒得恼人，鼻子永远湿湿的。

童年时代，安娜喜欢穿红色的吊带皮短裤，让她母亲极为惊恐。她经常梦见自己只穿着贴身内衣，在重要的人物面前陷入流沙。而他们所有人，每一个人，都只会撕扯她的内衣，没人把她拉出沙堆。

“从没有人帮过我。”她喃喃自语地重复道，声音安静而痛苦。她双眼闪闪发亮，看着佩尔杜。

“所以说，”她说，“我有多蠢啊。”

“并不太蠢。”他回答。

安娜最后一次真正读书是在学生时代，读乔塞·萨拉马戈的《失明症漫记》(注)，这本书让她很困惑。

“难怪，”佩尔杜说，“那本书并不适合初涉世事的人。它是给已踏过半生的人看的，给那些想知道前半生的魔鬼去哪儿了的人；那些一直以来脚步匆匆，如此理性如此勤勉地不停奔跑，却从不看看自己跑向哪里的人。只有对生活视而不见的盲人才需要萨拉马戈的寓言。而你，安娜，看得见。”

自此以后，安娜不再读书。她开始工作，工作得太多，太久，内心的精疲力竭不断堆积。迄今为止，她做的家用清洁剂或婴儿尿布的广告中，还从未如她所愿，在女主人之外，出现过一个男主人。

“广告是父权社会的最后堡垒，”她告诉佩尔杜和听得全神贯注的佐丹，“比军队还糟。只有在广告里，这个世界才呈现最真实的一面，而它的样子亘古不变。”

坦白了所有问题后，她向后一靠倒在椅背上。“然后呢？”她的表情在问，“我能被治愈吗？告诉我真相。”

她的回答一丝也没有影响佩尔杜对书的选择。它们只是让他更熟悉安娜的声音、语调和讲话的方式。

佩尔杜从日常表达的语流中选取收集那些引人注目的词汇，这些闪亮的词汇能揭示这个女人看、闻和感知事物的方式，对她而言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困扰她的是什么，她现在的感觉是什么，在语言的迷雾后她希望隐藏的是什么。她的痛苦和渴望。

佩尔杜先生把这些词汇打捞上来。安娜经常说“这不是原本的打算”和“我并不指望这个”，她说起自己“无数次”的努力和“一连串的噩梦”。她活在一个数学世界里，一个旨在整顿所有非理性的和私人事物的精巧装置中。她不允许自己跟随直觉，或考虑“不可能”中的可能性。

然而这只是佩尔杜目前听出来并记录下来的一部分——是什么令这个灵魂不快乐。接着还有第二部分——什么令这个灵魂快乐。佩尔杜知道一个人所爱之事的质地结构，也会对他或她的话语产生影响。

27号公寓的房东伯纳德夫人，把她对织物的热爱之情转移到对房子和人的描述中：她的口头禅之一就是“他的态度就像一件皱巴巴的涤纶衬衫”。钢琴家克莱拉·维丽特则以音乐用语表达思想：“格登博格家的小女孩在她母亲的生活中只是第三小提琴手(注)。”杂货店主格登博格用气味看世界，描述一个人的性格为“腐烂的”，一次晋升是“熟过了头的”。他的小女儿碧吉特——“第三小提琴手”喜欢大海，是一块吸附敏感情绪的吸铁石。这个14岁的早熟美人，把马克斯·佐丹比为“卡西斯的海景，深邃而冷漠”。“第三小提琴手”显然爱上了作家。直到前不久碧吉特都还想变成一个男孩，可是现在她迫不及待成为女人。

佩尔杜暗自发誓，他要尽快给碧吉特挑一本书，作为她初恋海洋中的避风港。

“你会经常说抱歉吗？”佩尔杜问安娜。女人常常会有不必要的负疚感。

“哪种抱歉？是‘抱歉，我还没说完想说的’，还是‘抱歉爱上你害你头疼’？”

“两种都是，任何要求原谅的请求。或许你已习惯对每件事感到内疚。通常不是我们锻造语言，而是我们所用的语言锻造了我们。”

“你真是个有趣的书店老板，你知道吗？”

“是的，我知道，安娜小姐。”

佩尔杜请佐丹从“情感图书馆”中搬几十本书过来。

“都在这儿，亲爱的。小说激发意志力，非虚构作品让你反思人生，诗歌教人尊严。”这些是关于做梦、死亡、爱和女性艺术家生活的书。他把神秘民谣，关于分歧、堕落、危险和背叛的精辟有力的古老故事都铺排在她的脚下。很快安娜被一堆堆书环绕，如同女人在鞋店里被一盒盒鞋子环绕。

佩尔杜希望安娜感觉自己在一个巢穴中，他希望她能感觉到书带来的无尽可能。书永远是足够的，它们从不停止爱读者，它们是变幻莫测的世界中的固定一点——活着，爱里，死后。

林德格伦大胆地一跃而上安娜的膝头，找了个舒适的位置，爪子搭在一起，大声地咕噜着。这位劳累过度、情场失意、内心负疚的广告公司主管斜靠在沙发上。她紧张的双肩松弛下来，紧握的拳头舒展开来。她的表情很放松。

她开始阅读。

佩尔杜观察着她所读的文字如何从内而外地将她塑造成形。他看见，安娜在内心发掘出一面回音板，文字在这里发出回响。她是一把小提琴，学习怎样演奏自己。

佩尔杜看到安娜闪烁的喜悦，忽然胸中一痛。

真的没有书可以教我演奏我的生命之歌吗?

---

1. 乔塞·萨拉马戈：葡萄牙著名小说家、诗人，199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失明症漫记》讲述了一场原因不明的眼盲症爆发后，文明社会陷入混乱的故事。2008年被改编为电影《盲流感》。——编者注
2. 乐团里的首席小提琴手称为第一小提琴手，再之后有第二小提琴手，这里的“第三小提琴手”指女孩对母亲来说无足轻重，只是个配角。——编者注

第七章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道林·格雷的画像》

The Sexual Life of Catherine M.

《欲望巴黎——凯瑟琳的性爱自传》

The Delta of Venus

《情迷维纳斯》

The Lover

《情人》

佩尔杜踏上蒙特那得路时，心想凯瑟琳一定很喜欢喧扰的玛黑区中这条如此安静的街区。“凯瑟琳，”佩尔杜喃喃自语，“凯——瑟——琳。”她的名字在他的舌头上轻轻打转。

简直难以置信。

蒙特那得路27号是一场失意的放逐吗？自她丈夫说出那句“我不要你了”之后，她眼中的世界是否就被丈夫的抛弃所玷污？

不住在这一区的人很少会走到这里来。这里的建筑没有高过5层的，每栋楼正面都涂上了不同的粉彩色。

顺着蒙特那得路往下走，会经过面包店、红酒铺和阿尔及利亚烟草铺。还有公寓、诊所和办公室，一直延伸到环形路口。这一边是“布

列塔尼[注]之家”的领地——一家有红色遮阳篷的布列塔尼小餐馆，他家的烤薄饼松软可口，十分美味。

佩尔杜为侍应特尔尼带去一个电子阅读器，那是一个忙到焦头烂额的出版销售员留下的。特尔尼爱书如狂，趁客人没下单就埋头看小说，总是扛着书走来走去，背都压驼了。（“佩尔杜，我只有读了书才能呼吸。”）对于像特尔尼这样如饥似渴的读者来说，电子阅读器这类装置简直是世纪大发明；对书商来说，却是钉紧他们棺材的又一枚钉子。

特尔尼给佩尔杜端来一杯“兰姆碧”，这是一种布列塔尼的苹果白兰地。

“今天不喝。”他婉拒道。他每次都这么说。佩尔杜不喝酒，不再喝了。

因为他每次喝酒，每一口都会在内心的堤坝上打开一个缺口。在堤坝的另一边，是泛着泡沫的思绪与情感之湖一波一波地拍打着。他知道这种感觉，因为他曾试着饮酒，在砸毁家具的时候。

然而今天他有特别的理由拒绝特尔尼的提议：他想尽快把“能让人哭的书”拿给凯瑟琳女士，曾经的P夫人。

挨着布列塔尼餐厅的是约书亚·格登博格的杂货铺，伸着绿白相间的遮阳篷。格登博格看见佩尔杜，便走到了他的面前。

“嗨，佩尔杜先生。”格登博格说，有些尴尬。

哦不，他不会是想要几本软色情书吧?

“是为碧吉特的事。我觉得我的小女儿，嗯，要长大成人了。那会有些，呃，麻烦，你懂吗？你有这方面的书吗？”

幸好这不是一场男人之间关于色情小说的谈话。又一位对青春期女儿无所适从的焦虑父亲，不知道在女儿遇到错的男人之前，该如何对她进行性教育。

“到‘父母诊所’来吧。”

“我不知道。或许我太太应该……”

“好吧，你们都来。每月的第一个星期三晚上8点。完事之后你俩可以出去吃晚饭。“

“我？和我太太？为什么？”

“那会让她开心吧。”

在格登博格退缩之前，佩尔杜先生走开了。

反正他总会退缩的。

理所当然，最终只有母亲会来到诊所——她们不会讨论自己正在走向性成熟的孩子，多数人其实只想找性教育手册，可以教给她们的丈夫基本的女性生理构造。

佩尔杜输入密码，打开公寓大门。刚踏进门口，罗莎丽特夫人就从门房公寓冲了出来，胳膊底下夹着她的哈巴狗。哈巴狗伊迪斯贴在罗莎丽特丰满的胸口下方，一脸不高兴。

“佩尔杜先生，你总算回来了！”

“新染了头发啊，夫人？”他一边按电梯键一边问。

她伸手摸摸蓬松的新发型，她的手因为常做家务红通通的。“是‘西班牙玫瑰’，颜色比‘雪莉香槟’深一些，但我觉得更优雅。你真是好眼力！但我有件事要坦白，先生。”

她的眼睫毛闪动着。哈巴狗抓住机会喘了口气。

“如果是个秘密，我保证马上忘记，夫人。”

罗莎丽特有个坏毛病，她像一个记事本，喜欢记录芳邻的神经官能症、暧昧、癖好，把这些信息放在正义的天平上称量，然后无所不知地将意见告诉其他人。在这方面，她相当慷慨。

“你真淘气！只要格利文女士喜欢跟那些年轻小伙儿搞在一起，我才懒得管呢。不，不是，其实是……嗯……一本书。”

佩尔杜又按了一下电梯键。

“这本书你是从别的书店老板那儿买的？没关系，罗莎丽特夫人，我原谅你。”

“不，比这更糟。它是我从蒙马特那儿一箱每本只要5毛钱的旧书里淘出来的。但你说过，如果一本书的年龄超过20岁，就应该花上一点儿钱，把它从毁灭的命运中拯救出来。“

“是，我是说过。”

这鬼电梯出什么问题了？

这会儿罗莎丽特靠上前来，口气中混合着咖啡和白兰地的味道，还有那只狗的口气。

“好吧，我真希望自己没买。那个可怕的蟑螂故事！母亲用扫帚把自己的儿子赶走[注]。太可怕了。我这几天一直着了魔似的打扫。请问

卡夫卡先生的作品都是这样的吗？”

“夫人，你总结得太好了，有些人要研究几十年才懂得其中的含意。”

罗莎丽特夫人朝他露出一丝茫然却满足的微笑。

“哦，对了，电梯坏了，又卡在格登博格家和格利文女士家之间了。”

这是夏天在一夜之间到来的迹象，夏天总是在电梯卡住时到来。

佩尔杜跳着上楼梯，一步跨两个台阶，楼梯上铺着布列塔尼、墨西哥和葡萄牙式的瓷砖。公寓的房东伯纳德夫人偏爱图案，说它装饰了“房子的鞋子”——“就像女人的鞋子一样，是个性的象征”。从这个角度来看，任何胆敢闯入公寓的小偷从楼梯地砖上就可以看出蒙特那得路27号是个极度善变的家伙。

佩尔杜快走到一楼[注]时，一双缎面拖鞋果断地踏在楼梯平台上，映入眼帘。拖鞋是玉米那种金黄色的，鞋尖处还点缀着羽毛绒球。

罗莎丽特夫人住在底楼，第一层住着车先生，那个盲人足疗师。他常与博美夫人（住在二层）结伴去格登博格（住在三层）的杂货铺买东西，帮她拎包。博美夫人曾经是一位知名算命师的秘书。两人在人行道上拖着脚步慢慢前行——失明的男子与老太太挽着手臂，老太太推着带轮子的助步器。

科菲——这个名字在加纳的土著语中意为“星期五”——有一天从巴黎的郊区来到蒙特那得路。他皮肤黝黑，嘻哈连帽套头衫外挂着一条金色的链子，一只耳朵戴着金耳环。他长得不赖，“格蕾丝·琼斯[注]和一头年轻美洲豹的混合体”——这是博美夫人的评价。科菲经常帮她

拎着白色的香奈儿手包，引来不明就里的路人狐疑的眼光。他做看护工作，也用生皮做些小人像，在上面画上楼里没人能看得懂的符号。

但现在挡住佩尔杜去路的不是车先生，不是科菲，也不是博美夫人的助步器。“哦，先生，见到你太好了！我说，那本‘道林·格雷’[注]简直太好看了。《燃烧的欲望》卖完时，幸好你推荐了这本书给我。”

“那太好了，格利文女士。”

“哎呀，认识这么久了，就叫我克劳汀吧，至少叫我小姐，我受不了客套。那本书太有趣了，我两个小时就看完了。但如果我是道林，我就绝对不会看那幅画，太让人沮丧了，那会儿他们也没法打肉毒毒素消除皱纹[注]。”

“格利文女士，奥斯卡·王尔德花了6年时间写这本书。他后来被判入狱，没多久就死了。难道他不值得你花上比两小时再多一点儿的时间好好读读吗？”

“唉，胡说八道，现在花再多时间也不能让他好过点儿了。”

克劳汀·格利文，一个四十五六岁的老处女，有着鲁本斯画作中人物的身材比例[注]，是一家大型拍卖行的书记员。她每天要和极为有钱、极为贪婪的收藏家打交道——他们是人类这一物种里的奇怪样本。格利文女士自己也收藏艺术品，主要是花哨俗艳的高跟艺术品——她收藏了176双高跟鞋，专门摆放在一个房间里。

格利文女士的嗜好之一就是伏击佩尔杜先生，然后邀请他远足出游，或者向他讲述她最近进修的成人教育课程，又或是巴黎今天又开了什么新餐厅。格利文女士的第二个嗜好就是读某一类小说，小说的女主人公通常都迷恋着一个恶棍宽阔的胸膛，努力抗拒了很久，最终他还是孔武有力地上了……呃……征服了她。

现在她叽叽喳喳地说：“那么，你今晚要不要和我去——”

“不，我不想去。”

“先听我说完嘛！去索邦大学的旧货义卖会。好多长腿艺术系女生毕业了，她们搬离宿舍，扔掉书、家具，说不定还有她们的旧爱。”格利文女士眉毛上扬，充满暗示，“怎么样？”

他想象着一群年轻的男人蹲在古董钟和一箱箱平装书中间，额头上贴着即时贴，上面写着“用过一次，几乎全新，没怎么碰过，心灵需要轻微修复”或“三手，基本功能未受损”。

“我真的不想去。”

格利文女士深深叹了口气。

“老天，你有没有发现，你一直对什么都说不想？”

“那是……”

真的。

“……原因不在你，真的不在。你很有魅力，很勇敢，还是个……嗯……”

是的，其实他很喜欢格利文女士。她用双手抓紧人生，或许抓的比她实际需要的更多。

“……还是个好邻居。”

老天。需要对女人说点儿好话时，他竟已如此生疏。格利文女士开始扭着屁股走下楼梯，她金色的拖鞋嗒嗒作响。她走到他站着的那

级台阶时，伸出手来想碰碰佩尔杜肌肉健硕的手臂，可她注意到佩尔杜往后一缩，于是无奈地把手放在了栏杆上。

“我们俩都不会再回到年轻的时候了，先生，”她用低沉沙哑的声音说，“我们的人生已经过了一半了。”

嗒嗒，嗒嗒。

佩尔杜不自觉地把手伸向头发，摸着后脑勺上许多男人都会有的、令他们深受其辱的秃顶处。他还没有，只是目前还没有。是，他五十了，不是三十。他的黑发已露出银灰，脸上有了深深的皱纹。他的小腹……他收了收腹……还不错。他的臀部让他困扰：每一年都会增加一层薄薄的褶皱，而且他也不能一次扛两箱书了，该死。但所有这些都无关宏旨。女人不再看他了——除了格利文女士，但是每个男人在她眼里都是潜在的爱人。

他眯眼朝楼梯平台看了看，博美夫人会藏在那儿，捉他聊天，聊阿娜伊斯·宁[注]的性瘾，嗓门大得要命，因为她不小心把助听器放在一盒巧克力里了。

佩尔杜曾为博美夫人和蒙特那得路的寡妇们组建过一个读书俱乐部。这些女人的儿孙很少来看她们，所以她们只好在电视机前聊度残生。她们爱书，不仅如此，文学对她们来说也是个极好的借口，让她们离开自己的公寓，把五颜六色的女性利口酒传来传去，仔细品赏。

她们通常想读色情书。佩尔杜把这些书套在低调一点儿的封皮里送来：《阿尔卑斯植物》包着米勒的《欲望巴黎——凯瑟琳的性爱自传》[注]，《普罗旺斯编织图案》包着杜拉斯的《情人》，《约克果酱食谱》包着阿娜伊斯·宁的《情迷维纳斯》。利口酒研究者们对这样的伪装十分感激；她们对一些亲戚很是防备，这些亲戚认为读书是装腔作势不看电视者的怪癖，而女人过了六十还性欲旺盛也很怪异。

然而今天，并没有助步器挡着他的路。

二层住着钢琴家克莱拉·维丽特，佩尔杜听见她在练习车尔尼[注]。在她的指尖，连一个单调的音阶都完美无瑕。

她被视为当今世界上排名前5的钢琴家之一，但她拒绝了出名的机会，因为当她演奏时，无法容忍任何人与她共处一室。夏天她会举行阳台音乐会。她会打开所有窗子，佩尔杜会帮她把普来耶尔三角钢琴推到阳台门前，并在钢琴下面放一个麦克风，然后克莱拉会弹上两个小时。27号的住客会坐在他们房前的楼梯上或人行道上的折叠椅上，陌生人会把布列塔尼餐厅的桌子挤满。当克莱拉在音乐会后走到阳台，害羞地点点头鞠个躬，她会收割一座小城半数人口的掌声。

佩尔杜剩下的路程中侥幸没有受到更多的打扰。爬到4楼时，他发现他的桌子不见了。可能是科菲帮凯瑟琳搬进去了。

他敲了敲她的绿门，意识到自己一直在盼望着这一刻。

“嗨，”他低声说，“我带了些书来。”

他把纸袋靠门放下。

佩尔杜站起来的时候，凯瑟琳打开了门。

金色短发，精致的眉毛下一双珍珠灰的眼睛，眼神猜疑却很柔和。她光着脚，穿着一条连衣裙，领口处微微露出锁骨。她手上拿着一个信封。

“先生。我找到了这封信。”

---

1. 布列塔尼：法国西部的一个地区。——编者注

2. 这里指卡夫卡小说《变形记》的故事情节：一个小职员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遭到家人和社会的驱逐，痛苦地死去。——编者注

3. 在英法等国，“一楼”其实指的是公寓中的第二层楼，而第一层楼通常被称为“the ground floor”（底楼）。以此类推，佩尔杜虽然住在四楼，但其实他的房间是在公寓的五层。——编者注

4. 格蕾丝·琼斯：牙买加裔女演员、模特，外貌中性，作风狂野。——编者注

5. “道林·格雷”：指奥斯卡·王尔德的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编者注

6. 在这部小说中，主人公道林·格雷看到画家为他所画的肖像后，担心自己的青春易逝，有一天会美貌不再。于是他许下愿望，让画像变老，自己则永远年轻，这个愿望成真了。但在道林变得邪恶堕落后，画中人的样子也变得让人害怕，最终道林无法忍受折磨自杀，而画中人则重新变得年轻。——编者注

7. 鲁本斯：17世纪巴洛克美术风格的代表人物，佛兰德斯画家。画作中的女性通常身材丰满，体态肥胖。——编者注

8. 阿娜伊斯·宁：著名随笔作家、传记作家，一生写过多部日记、小说、色情文学，后文提到的《情迷维纳斯》就是一部她创作的短篇色情小说集。她是美国著名作家亨利·米勒的情人，这段情事被她写进日记，改编为电影《亨利和琼》（又译“情迷六月花”）。——编者注

9. 《欲望巴黎——凯瑟琳的性爱自传》：法国女作家凯瑟琳·米勒的自传。——编者注

10. 卡尔·车尔尼：奥地利钢琴家、作曲家，所创作的钢琴练习曲被长期用作钢琴基础教材。——编者注

第八章

Little Bedtime Prayers

《睡前小祈祷》

一时间太多印象混杂着：凯瑟琳——她的眼睛——写有淡绿色字迹的信封——凯瑟琳靠近的身体——她的气息——锁骨——生活——还有……

信?

“一封没打开的信。在你的餐桌里，那个被白色油漆封死的抽屉中。我打开了，信就躺在开瓶器下面。”

“不，”佩尔杜礼貌地说，“抽屉里没有开瓶器。”

“但是我找到了……”

“你没有！”

他并不想大声吼叫，但他也没办法朝她手里拿着的那封信看上一眼。

“对不起，我不该吼你。”

她把信递给他。

“但信不是我的。”

佩尔杜退回了自己的公寓。

“你最好烧了它。”

凯瑟琳跟着他走过楼梯平台。她直视着他的眼睛，有一团灼热的红晕在他脸上燃烧。

“或者把它扔掉。”

“那我倒不如读一读。”她说。

“我不在乎，信又不是我的。”

他把门关上的时候，凯瑟琳还在瞪着他，手里拿着信站在门外。

“先生？佩尔杜先生！”凯瑟琳敲着门，“先生，信上有你的名字！”

“走吧，求您了！”

他已经认出了那封信，那笔迹。

他心里的某样东西碎了。

一个有着一头黑色卷发的女人，推开了一间列车包厢的门，先是朝窗外望了很久，然后转头看他，眼中含泪。她大步走过普罗旺斯、巴黎和蒙特那得路，最后走进他的公寓。她洗了个澡，赤裸着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半明半暗中，一张嘴靠近他的唇。

湿润的肌肤，如水的双唇让他心驰神迷，吮吸着他的嘴。

吮吸着，吮吸着。

月亮在她平坦而柔软的小腹上。红色窗棂中间有两个人影，在跳舞。

她将自己覆盖于他的身体之下。

在薰衣草房里，她在长沙发上沉睡，她把房间叫作禁室，她身上裹着订婚时缝制的普罗旺斯拼布被子。

在……嫁给她种葡萄的老公之前，在……

她离开我之前。

然后她第二次离开了我。

在那短暂的5年里，她给他们相处的每间房子都取了名字：太阳房、蜂蜜房、花园房。它们对他来说意味着一切，他是她的秘密情人，她的第二个丈夫。她把他公寓里的房间命名为薰衣草房，那是她离家后的家。

她最后一次睡在那儿是1992年的一个炎热的8月夜晚。

他们一起洗了澡，湿润赤裸。

她用手抚摩着他，刚洗过的手凉凉的，然后她滑上他的身体，把他的双手握住举起来，又把它们压在铺了床单的长沙发上。她直勾勾地看着他，表情狂野，低语道："我想让你死在我前面。你能答应我吗？"

她占据了他的身体，从未有过的狂野放纵中，她呻吟着："答应，答应我！"

他答应了她。

那晚夜深，当他再也无法在黑暗中看见她的眼睛时，他问她为什么提出这种请求。

“我不想让你一个人从停车场走到我的坟墓，我不想让你为我哀伤，我宁愿用我的余生想念你。”

“为什么我从来没告诉过你我爱你？”书店老板喃喃自语，“为什么我没有，曼侬？曼侬！”他不想让她尴尬，不想让她轻声说着“嘘”、把手指放在他唇上，所以他从未坦承过他的感情。

他曾想，在组成她生命的马赛克图画中，他可以做其中的一块小石子。一颗美丽闪亮的石子，但只是颗石子，而不是一整幅画。他愿意为她做那颗石子。

曼侬。这个从普罗旺斯来的女孩，生气勃勃，既不娇贵也不完美，她说话时用的词汇让他觉得可以伸手抓住。她从不计划，全然活在当下。吃主菜时她不会讨论甜品，睡觉时不会谈及第二天早晨，说再见时她也不会说何时再见。她永远活在当下。

那个8月的夜晚，7216个夜晚之前的那一夜，是佩尔杜最后一次一夜安眠。当他醒来时，曼侬已经走了。

他对此毫无心理准备。他想了又想，仔细分析了曼侬的姿态、表情、言语——但是找不到任何可能的线索提示他，她即将离去。

而且再也不会回来。

几个星期后，她的信来了。

这封信。

他把信在桌子上放了两晚。他独自吃饭时、饮酒时、抽烟时都盯着它，还有他哭泣时。

泪水从面颊上奔流而下，滴在桌子上和纸上。

他没有打开过那封信。

那时他太累了，因为哭泣，因为无法在床上入睡，没有她的床空空荡荡，又大，又冷，他没法睡着。他想念她，精疲力竭。

他愤怒而绝望，把信扔在了餐桌的抽屉里，最重要的是依然没有打开它。他把她“借来”的开瓶器也扔了进去，那是她从梅内尔布的一家小酒馆顺手牵羊带到巴黎的。他们刚去过卡马尔格[注]，眼神明亮炽热，像是南方的阳光在上面上了釉；他们在吕贝龙停留，住在一间峭壁上的客栈里，客栈的洗手间在楼梯中间，早餐是薰衣草蜂蜜。曼侬想把自己的一切都展示给他：她从哪儿来，她血液里流淌的、故乡带给她的那种根深蒂固的气质。是的，她甚至想远远地向他介绍卢克，她的丈夫，在博尼约[注]下面的山谷里，开着他高高的拖拉机行驶在葡萄园里。卢克·博塞特，葡萄农，酿酒师。

就好像她想让他们三个成为朋友，彼此应允各自的渴望和爱。

佩尔杜拒绝了。他们留在了蜂蜜房里。

仿佛力气已从他的手臂中汩汩流出，仿佛他什么也做不了，只能站在门后的黑暗中。

佩尔杜想念曼侬的身体，他想念睡觉时她的手抚在他的臀部，他想念她的呼吸，以及他太早叫醒她时那孩子气的咕哝声——无论多迟叫醒她，都是太早。

她看着他，充满爱意，她依偎在他颈下时，那纤细柔软的短短卷发。他如此想念这一切，以至他躺在空荡荡的床上时，身体会不自觉地抽搐，每天醒来时也是如此。

他痛恨在没有她的生活中醒来。

床是他第一个砸烂的东西，然后是书架、脚凳；他剪碎地毯、烧掉照片，把房间变成废墟。他扔掉每件衣服，送走每一张唱片。

他唯一留下的，是那些他给她读过的书。他每晚大声朗读——许多诗歌、戏剧、篇章、专栏，传记和其他非虚构作品中的选段，林格尔纳茨(注)的《睡前小祈祷》（哦，她多爱那首《小洋葱》啊）——这样她就可以在这个奇异贫瘠的世界沉沉入睡，在这个有着冻僵的居民的寒冷北方入睡。他无法扔掉这些书。

他用这些书封死了薰衣草房。

但是它挥之不去，可恶的思念就是挥之不去。

他只有逃避生活才可以继续撑下去。他锁住了爱意和内心深处的思念，然而现在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他袭来。

佩尔杜先生踉踉跄跄地走进洗手间，把头埋在冰冷的水流下。

他痛恨凯瑟琳，他痛恨她该死的、不忠的、残忍的丈夫。

为什么那个傻瓜P非要现在离开她，连一张餐桌都不留给她？真是个蠢货！

他恨门房、伯纳德夫人、佐丹、格利文女士，每个人——是的，每个人。

他恨曼侬。

他猛地把门推开，头发湿透了。他会说：“是的，该死，这就是我的信！我就是不想打开它，出于自尊，出于确信。”如果这就是凯瑟琳女士想听的。

任何错误都是合理的，只要出于确信。

他想在准备好后再读那封信。一年，或者两年后。不料他一直等了20年，变成一个50岁的怪人。

不打开曼侬的信是当时唯一安全的选择，拒绝她的解释是他唯一的武器。

毫无疑问。

如果一个人离开了你，你就必须以沉默报之，你不能给离开的那个人其他任何东西。你必须把自己关起来，正如另外一个人关上了心门，不再去想你的未来。是的，他决定就这样做。

“不，不，不！”佩尔杜喊道。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他感觉到了这一点可是不知道是哪儿不对劲，这让他快要发疯了。

佩尔杜大步走向对面的门。

然后按下门铃。

再敲门，再按门铃，此前他适时地等了一会儿，足够一个正常人洗完澡，甩掉耳朵里的水再出来。

为什么凯瑟琳不在家？她前一分钟还在。

他跑回自己的公寓，抓起书堆上最方便拿到的书，撕下第一页，潦草地写下两行字：

我想请你把信拿过来，无论多晚。请不要读信。抱歉打扰。

祝好，佩尔杜

他盯着自己的签名，他还能想起自己的教名吗？能承受得了吗？每次他想起这个名字，就能听见曼侬的声音，她叹息着叫他名字的声音，她的笑声，她的低语，哦，低语。

他在“祝好”和“佩尔杜”中间挤进了他名字的首字母：J。

J代表“让”[注]。

他把纸对折起来，用一小截胶带粘在凯瑟琳门上与视线齐平的位置。那封信，无论究竟写了些什么，都只是女人腻烦后写给情人的那种苍白解释。没有必要为此恼怒。

当然没有必要。

然后他回到空荡荡的房间，开始等待。

佩尔杜忽然感到实实在在的孤单，像一只愚蠢的小划艇，漂在轻蔑凉薄的大海上——没有帆，没有舵，没有名字。

---

1. 卡马尔格：法国南部地区，位于地中海畔罗讷河三角洲地带。——编者注
2. 博尼约：普罗旺斯的一个市镇。——编者注。
3. 林格尔纳茨：德国小说家、诗人。——编者注
4. “让”的法语拼写为Jean。—编者注

第九章

A Song of Ice and Fire

《冰与火之歌》

黑夜起飞，把巴黎抛在身后，周六清晨到来了。佩尔杜先生坐了起来，后背疼痛。他取下老花镜，揉了揉鼻梁两边肿起的地方。他已经对着地板上的拼图跪了几个小时，无声无息地把拼图碎片放进正确的位置，这样就不会听不见凯瑟琳在对面公寓的动静。然而对面没有任何动静。

佩尔杜脱掉衬衫的时候，前胸、后背还有脖颈都在疼。他先用冷水洗澡，直到皮肤冻紫了，再打开热水，直到皮肤烫得像煮熟的龙虾一样红。他在屁股上裹了一条毛巾就大步走向厨房窗口，身上还冒着热水的蒸气，毛巾是他仅有的两条之一。咖啡在炉上的壶里沸腾时，他做了几个俯卧撑和仰卧起坐。他洗干净唯一的杯子，给自己倒了一杯黑咖啡。

夏天确实在一夜之间降临巴黎。空气温暖，如盈满热水的茶杯。

她把信放在信箱里了吗？目睹他昨日的表现，凯瑟琳大概再也不想看见他了吧。

佩尔杜紧抓住毛巾打结处，赤着脚走下静悄悄的楼梯，来到信箱前。

“听着，这儿没有……哦，是你？”

罗莎丽特夫人穿着一件家居服，从她的房间偷偷往外看。他能感觉到她的眼光正上下打量着他的肌肤、他的肌肉还有毛巾，他觉得毛巾似乎在她的注视下变小了。

佩尔杜觉得罗莎丽特实在在门边逗留得有点儿太久了，而且那是个心满意足的点头吗？

他面颊赤红，落荒而逃。

他跑到家门口，发现有一样之前没有的东西。

一张便条。

他匆忙打开纸条。毛巾的结松开了，掉在了地板上。然而，他丝毫没有觉察到自己正对着楼梯公然展示光溜溜的屁股，他越读越恼怒：

亲爱的J，

今晚请来我家用餐，你会读到那封信。你必须保证会读信，否则我不会把它给你。对此我并无内疚。

凯瑟琳

又及：带一个盘子过来。你会做饭吗？我不会做饭。

就在他陷入狂怒之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他左边的嘴角扭曲了。

然后……他大笑起来。

一半是大笑，一半是震惊，他喃喃道：“带一个盘子，读那封信。佩尔杜，你对什么都说不想。答应我，在我之前死去，答应我！”

承诺——女人总是想要承诺。

“我永远不会再做出任何承诺！”他对着空空如也的楼梯大喊，赤身裸体，瞬间陷入暴怒。

回答他的是平静的沉默。

他把门重重地甩上，对它发出的噪声感到高兴。他希望这声巨响可以把每个人从梦中惊醒。

然后他又把门打开，略带羞怯地，捡起了地上的毛巾。

砰！第二声巨响。

现在他们肯定全都从床上直直坐了起来。

当佩尔杜先生步履轻快地走过蒙特那得路时，他似乎能透视每栋房子，好像它们是敞开大门的娃娃屋。

他知道每栋房子里的藏书。毕竟这么多年来，这些书都是他收集的。

蒙特那得路14号：柯丽莎·门娜佩奇。一个寄居在魁梧身躯里的如此纤弱的灵魂！她喜欢《冰与火之歌》里的武士布蕾妮[注]。

2号楼的网格窗帘背后：阿诺·赛利特。梦想活在20世纪20年代的柏林，当一个艺术家，做一个女人。

对面的5号楼，笔直地坐在电脑前的是翻译娜迪拉·德·帕帕斯。她热爱历史小说，里面的女人像男人那样穿着打扮，从而获得更多机会。

而住她楼上的呢？没有书了，全都送人了。

佩尔杜在5号楼前停住脚步，抬头仰望。

玛戈，84岁的寡妇。她爱上了和她同龄的德国士兵，那时她15岁——战争掠夺了他们的青春。在回到前线之前，他多想和她做爱啊！他知道自己必死无疑。在他面前脱下衣服，她感到多么难为情呀……现在她多希望自己当时没有那么羞怯！过去的69年里，她每天都在懊悔那错失的机会。越渐年迈，那个下午的记忆越渐磨蚀——她和那男孩并肩躺着，浑身发抖，手牵着手。

毫无觉察地，我发现自己老了。光阴纵逝。那些该死的逝去年华。我害怕自己做了什么蠢事，曼侬。

我在一夜之间变得如此苍老，我想你。

我想我自己。

我已经不认识自己了。

佩尔杜慢悠悠地向前走，他在里昂娜酒窖的橱窗前驻足。那玻璃窗上映出的人影是他吗？一个高个男人，衣着保守，衣服下面是长久未被触碰的生锈的身体；弓着背，仿佛希望不被人看见。

佩尔杜看见里昂娜从铺子后面走上前来，把为他父亲准备的酒袋交给他。他每周六都会把这些东西给父亲送去。他回想起自己无数次经过这里，拒绝走进去小酌一杯，和她或是她的某一位客人聊聊天

——和友好的、正常的人们聊聊。在过去的21年间，又有多少次，他选择匆匆路过，而不是停下来，找寻朋友，接近女人?

半小时后，佩尔杜到了拉维莱特船坞，站在乌尔克酒吧的一张桌子前，尽管酒吧还未正式开门。玩滚球的人把他们的水瓶、芝士火腿法棍面包都寄存在这里。一个矮小敦实的老头惊讶地抬头看着他。

“你这么早来这儿干吗？是不是伯尼尔夫人出什么事了？告诉我，是不是丽拉——”

“不是，妈妈很好。她正在对一群德国人发号施令，他们想跟一位货真价实的巴黎知识分子学习对话。不用担心她。”

父与子陷入了沉默，陷入了同样的回忆之中：当佩尔杜还是个学童时，丽拉贝儿·伯尼尔常常在早餐时为他讲解德语虚拟时态那种疏离的优雅，相较之下，法语的虚拟时态本质上是情感充沛的。她说话时食指举起，金色的指甲油让她的语句格外有力。

“虚拟语气是心在说话。”

丽拉贝儿·伯尼尔。现在他父亲提到她时用的是她未出嫁时的娘家姓氏，从前他称呼她为恶作剧夫人，然后是佩尔杜夫人。

“她这次要你带什么话？”华金·佩尔杜问他儿子。

“她说你应该去看泌尿科医生。”

“告诉她我会去，她不用每6个月就提醒我一次。”

他们21岁就结婚了，为了惹恼双方父母。她，是一位哲学家和一位经济学家的孩子，是个知识分子，遇到了一个钢铁工人——这粗俗

下流，令人厌恶。他，出身工人阶层，父亲是警察，母亲是虔诚的工厂裁缝，他和一个上流社会的女孩在一起了——一个阶级叛徒。

“还有呢？”华金问，他把佩尔杜放在他面前的袋子打开，拿出一瓶麝香葡萄酒。

“她需要一辆新的二手车，想让你帮她找找，但别像上次那样找辆颜色奇怪的。”

“奇怪？那是白色，你母亲这人真是。我问你——”

“那你会帮她找吗？”

“当然。汽车销售员是不是又不肯跟她说话了？”

“不肯。他总想找她丈夫说话，这快把她逼疯了。”

“我知道，阿让[注]。可可是我的好朋友，他是我们三人滚球队的一员——他抛球抛得很好。”

华金咧嘴一笑。

“妈妈问你那可爱的新女友会做饭吗，或者你7月14号要去她那里吃饭？”

“你可以告诉你妈，我那个‘可爱的新女友’厨艺一流，但我们碰面时想的是别的事情。”

“爸爸，我觉得你最好自己跟妈妈说。”

“我可以在7月14号当面和伯尼尔夫人说。她真的很会做菜，既有舌头又有脑子。”

华金大笑起来，几乎快把嘴笑裂了。

佩尔杜的父母很早就离婚了，之后让·佩尔杜每周六都会带着麝香葡萄酒和母亲各种各样的问题去看他父亲。到了周日他会去看母亲，把她前夫的回答转达给她，顺便汇报他父亲的健康状况和感情近况，只挑该说的说。

“我亲爱的儿子，如果你是个女人，又结了婚，就会变成一个督察，再也回不去了。你不得不留意每样事情——你丈夫在做什么、他怎么样。有了孩子以后，还要密切关注他们。你就是看门狗、仆人、外交官，三者合一。离婚这样鸡毛蒜皮的事情不会终止这一切。哦，不会的——爱情来了又去，但是关爱一直延续。”

佩尔杜和他父亲沿着运河散了一会儿步。华金身材较矮，身板挺直，肩膀宽阔，他身穿紫白色格子衬衫，对每一个路过的单身女郎投以思慕的眼神。华金钢铁工人的手臂上有着金色的汗毛，阳光在上面舞动跳跃。他七十五六岁了，可行为举止却像二十五六岁，吹着流行的曲调，开怀畅饮。

走在他身旁，佩尔杜先生盯着地面。

“嗯，阿让，”他父亲突然说，“她叫什么名字？”

“啊？什么意思？你就这么肯定有个女人吗，爸爸？”

“一定有个女人，阿让。没什么能真正让一个男人没精打采，除了女人。你看起来真的很不对劲儿。”

“就你而言，那可能是因为一个女人——通常也不是固定的那一位。”

华金笑容满面。“我喜欢女人，”他说，从衬衫口袋中拿出一支香烟，“你不喜欢吗？”

“是，我喜欢，有一点儿……”

“有一点儿？就像喜欢大象那样吗？看着很可爱，但你不想真的养上一头。还是你喜欢男人？”

“哦，别瞎说，我不是同性恋。不如我们聊聊马吧。”

“好吧，儿子，如果你想聊的话。女人和马也有很多共同点，你想知道吗？”

“不想。”

“好吧。嗯，如果一匹马拒绝你，那是因为你发号施令的方式不对。女人也一样。不要问她们：‘今晚出去吃饭好吗？’而是应该问：‘你想让我为你做什么菜？’她能对此说不吗？不，她不能。”

佩尔杜觉得自己好像回到了穿短裤的年纪。父亲现在居然在教他女人的事情。

那我今晚应该为凯瑟琳做什么菜呢？

“不要像对着一匹马那样向女人低声下令，‘趴下，女士，套上马鞍。’面对女人，你要聆听，聆听她们想要什么。实际上，她们想要自由，想驰骋四方。”

凯瑟琳肯定已经受够了那些想驯服她，想把她编进后补骑兵队的骑士。

“一个字就可以伤了一个女人的心，不过几秒钟的时间，一个愚蠢的错误就可以毁了之前所有的一切。但要赢回她的心却要好几年，而

有时根本没有那个时间。”

当爱情不符合一方的计划时，面对另一方的爱，他们竟会那样无动于衷。爱让他们恼怒，以至他们换了门锁，或毫无预警地离开。

“当一匹马爱我们的时候，阿让，我们其实配不上那份爱，一个女人爱我们时也是一样。她们比我们男人更高等。她们爱我们的时候是出于慷慨，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值得她们爱的理由。我从你母亲那儿学到了这一点，她是对的。不幸的是，她是对的。”

所以伤痛才会如此剧烈。当女人不爱了，男人跌入他们自己一手造成的空虚。

“阿让，女人爱得比男人高明多了！她们从不会因为一个男人的肉体而爱他，尽管她们也喜欢那个——实际上非常享受。”华金愉快地叹气，“但是女人会爱你的品格，你的力量，你的智慧，或是因为你能保护一个小孩，因为你是个好人，你受人尊敬，很有威严。女人爱男人从不会像男人爱女人那么愚蠢——因为你有双好看的小腿，或是因为你穿上套装如此英俊，当她们介绍你时，她们的商业合作伙伴会忌妒地艳羡。这样的女人也有，可只作为其他女人的反面教材而存在。”

我喜欢凯瑟琳的小腿。她会喜欢把我介绍给别人吗？我……够聪明吗？值得她介绍吗？我受人尊敬吗？我有女人重视的那些特质吗？

“一匹马会仰慕你所有的品格，无论好坏。”

“一匹马？为什么是一匹马？”佩尔杜问，他真的被激怒了。他原本只是漫不经心地听着。

他们转了个弯，站在乌尔克运河旁玩滚球的人后面。

滚球队员过来跟华金握手打招呼，对佩尔杜点点头。

他看着父亲步入投球区，屈膝蹲俯，右臂像钟摆一样摆动。

他很快乐，好像一只长着胳膊的酒桶。有这样的父亲我很幸运，他一直很喜欢我，即便他并不完美。

铁球碰击铁球：华金·佩尔杜娴熟地击中了对方的滚球。

一阵赞赏的低语。

我看到她在哭泣，永不停息。为什么我可以那么愚蠢，一个朋友都没留住？是因为我害怕他们有一天终究会离开，像那时我最好的朋友维贾亚那样？或是怕他们嘲笑我一直忘不了曼侬？

他看着父亲，很想说："曼侬喜欢你。你还记得曼侬吗？"然而父亲已经转身对他说："阿让，告诉你妈妈……不，不说这个。告诉她没人像她那样——没有任何人。"

华金的脸上掠过一丝遗憾：可惜爱情并不会让女人放弃吊死丈夫的念头，因为他们实在很讨厌。

---

1. 布蕾妮：奇幻系列小说《冰与火之歌》中一位身材魁梧、武艺不俗、长相丑陋的女武士。——编者注
2. 原文为Jeanno，是"让"的昵称，意译为"阿让"。——编者注

第十章

凯瑟琳认真检查他带来的红鲻鱼、新鲜的香草、大屁股诺曼底奶牛所产牛奶制成的鲜奶油，然后举起她准备的新鲜的小土豆和芝士，又指了指散发着果香的梨子和葡萄酒。

“这么多东西，我们能做出点儿什么来吧？”

“当然。但是一样一样来，不要一起。”他说。

“我一整天都在盼望着这个，”她坦承，“也有一点儿害怕。你呢？”

“刚好相反，”他回答，“我一整天都很害怕，期盼则只有一点儿。我必须道歉。”

“不，不用道歉。你现在一定心绪不宁，何必要假装没事呢？”

说话间，她把一条蓝灰格子茶巾扔给他，让他当作围裙。她穿着一条蓝色的连衣裙，把“茶巾围裙”塞进红色的腰带。今天他发现她金色的鬓发中混杂着淡淡的银色，之前她眼中的困惑与恐惧已一扫而空。

很快，玻璃窗上泛起了雾气，锅下的燃气火焰嗞嗞升腾，白葡萄酒、葱和奶油调味汁在锅里炖着。在另一只沉甸甸的平底锅里，撒上迷迭香和盐的土豆浸濡在橄榄油中，慢慢变成了褐色。

他们一直在聊天，仿佛是认识多年的朋友小别重逢。他们聊卡拉·布吕尼[注]，聊雄性海马如何把幼仔放在腹部育儿袋中游动。他们聊时

尚，聊调味盐的流行，当然也八卦他们的邻居。

他们并肩站在炉火旁，面前是鱼和葡萄酒，这些或沉重或轻松的话题就自然而然地浮现。每说一句话，佩尔杜都感到他和凯瑟琳好似发现了一处灵魂中的交集。

他继续调制酱料，凯瑟琳则将鱼一块块放入其中烹煮。她家里没有多余的椅子，他们就那样站着，直接从锅里把菜拿出来吃。

她倒上了葡萄酒——一种柔和金色的泰皮尔葡萄酒，产自加斯科涅。他小心翼翼地浅酌了几口。

这是自1992年以后他的首次约会，而这场约会中最让人惊异的一点，就是他从踏入凯瑟琳公寓的那一刻起就有很强的安全感。所有那些缠绕他的思绪在踏入她的领地后，便消失不见，好像一道有魔力的门槛将它们阻挡在外。

在他们聊完了上帝、世界，还有总统的裁缝后，他问道："你如今怎么消磨时间？"

"我？找寻。"她说。

她伸手拿了一截法棍面包。

"我在找寻自己。之前……在发生那件事之前，我是我丈夫的助理、秘书、回复他读者来信的'知心姐姐'和崇拜者。我现在在找寻遇见他之前的能力。准确来说，我想看看我现在到底还具备什么能力。我不停尝试，总在忙着尝试。"

她挖出法棍面包外皮中又白又软的芯，用纤长的手指把它卷起来。

书舫老板阅读着凯瑟琳，像在读一本小说。她任他翻阅，读她的故事。

“今年我48岁了，却觉得自己像是8岁。我以前痛恨被忽略——但如果有人真觉得我有趣，我又会心烦意乱。所以必须是那个‘对的人’留意我才行。比如那个一头闪亮秀发的富家女，我希望她成为我的朋友；那个和蔼的男老师，他惊讶地发现我多么低调地隐藏了自己的光芒；还有我母亲，哦，是的，我的母亲。”凯瑟琳停了下来，双手一直揉捏着一小块面包。

“我一直希望被那些狂妄自大的人留意，根本不在乎其他人——比如我亲爱的父亲，还有底楼那个肥胖的、爱出汗的奥尔加——虽然他们更善良，但好人喜欢我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尴尬。是不是很蠢？结了婚我也一样蠢。我希望我的低能老公能留意我，完全不在意其他人。但我准备改变这一切。把胡椒粉递给我好吗？”

她用纤细的指尖，把面包捏成了一样东西：一只海马。现在，她用两粒胡椒做它的眼睛，然后把它递给佩尔杜。

“我曾经是一个雕塑师，但不知从何时起一切都变了味。我48岁了，却要从头学起。我忘了有几年没和丈夫上床了。我一直又忠诚又愚蠢，而且非常孤独，如果你对我好，我会一口吃了你，要么就杀了你，因为我承受不了。”

佩尔杜很震惊自己竟在和这样一个女人独处。

他注视着凯瑟琳的脸庞和脑袋，完全迷失其中，仿佛他得到允许，可以爬进去四处观望，找寻那里有趣的东西。

凯瑟琳有耳洞，但并没有戴耳环。（“他的新女友把那对红宝石耳环戴上了，真是可恶，我真想把耳环扔在他面前。”）她不时摸摸锁骨

中间的凹陷处，像是在找什么，或许是正戴在另一个女人颈上的项链。

“那你呢？你现在在做什么？”她问。

他对她讲了“水上文学药房”。

“一艘大船，船舱低矮，有一个厨房，两个铺位，一个洗手间，八千本书，是现实世界之外的另一个世界。”而且如所有停泊不动的船一样，是一场延滞的冒险——但他没说出来。

“而这个世界的国王就是佩尔杜先生，一个文学药剂师，为相思成疾者开药方。”

凯瑟琳指着他前一晚送给她的那捆书说：“顺便说一句，真的很有用。”

“当你是个小女孩时，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趁尴尬还未袭来，他赶快问她。

“哦，我想成为一个图书管理员，一个海盗。你的书船正是我需要的。我可以通过阅读解答世上所有的谜题。”

佩尔杜聆听着，对她的好感越来越深。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可以把坏人那儿的不义之财都偷回来，那是他们用花言巧语从好人那儿骗走的，我只给他们留下一本书，用以净化他们的灵魂，让他们忏悔，把他们变成好人，诸如此类——当然啦。”她开怀大笑。

“当然啦。”他接着她嘲弄的口吻附和道。这就是书本唯一的可悲之处：它们改变人——除了那些本质邪恶的人，他们永远不会变成慈

爱的父亲，体贴的丈夫，亲密的朋友。他们继续做暴君，继续折磨他们的下属、孩子和狗。他们在小事上恶意满怀，在大事上胆小怯懦，并为他们所造成的苦痛沾沾自喜。

“书是我的朋友，”凯瑟琳说，用酒杯冷却着面颊，做饭时炉火烤得她双颊通红。“我觉得，我所有的情感都是从书里学会的。在书里我爱过，笑过，找到了更多人生真谛。”

“我也是。”佩尔杜喃喃道。

他们四目相交——就这样点燃了。

“J代表什么？”凯瑟琳的声音有些沙哑。

他也必须清一清喉咙才能回答。

“让。”他低声说。这个字眼如此陌生，以至他的舌头撞上了牙齿。

“我的名字是让。让·阿尔伯特·维克多·佩尔杜。阿尔伯特是我祖父的名字，维克多是我外祖父的名字。我母亲是个教授，她父亲，维克多·伯尼尔，是个毒理学家、社会主义者，还当过市长。我50岁了，凯瑟琳，认识的女人并不多，更别说和她们上床了。我爱过一个人，她离开了我。”

凯瑟琳仔细研究着他。

“就是昨天，21年前的昨天，她给了我那封信。我不敢看里面写了些什么。”

他等待着她把他赶走，打他或是置之不理，但她没有。

“哦，让，”她轻声说道，充满同情，“让。”

又来了。

那甜蜜的声音，正呼唤着他的名字。

他们凝视着对方。看到她眼中跳跃的光芒，他感到自己也变得柔和，放下防备，让她进入他的世界，去了解他——是的，他们彼此注视，不用言语，便直抵对方灵魂深处。

海上的两只小船，自失去停泊的港湾，就以为会一直孤单漂流，可是现在……

她的手指飞快地抚过他的面颊。

这爱抚如一掌重击——不可思议又美妙无比的一击。

又来了。又来了！

她放下酒杯时，两人赤裸的小臂摩擦而过。

肌肤。柔软的体毛。温暖。

说不清两人之中谁更惊愕——但是他们都立即发现，让他们惊愕的并非异样的生疏感，并非刹那的亲密和触碰。

他们惊异于那美妙的感觉。

---

1. 卡拉·布吕尼：法国模特、歌手、演员，法国前总统萨科齐的妻子。——编者注

第十一章

让向前一步站到凯瑟琳身后，他能嗅到她头发的香味，感觉到她的肩膀靠在他的胸前。他的心在狂跳。他极其缓慢而轻柔地把手放在她纤细的手腕上。他温柔地拥抱她，用手指抚摩她手臂上温暖的肌肤。

凯瑟琳喘着气，如小鸟般轻唤他的名字。

“让？”

“嗯，凯瑟琳。”

让·佩尔杜感到她的身体一阵颤抖。她的身体正中，肚脐下面的地方，传来一阵颤抖和翻涌，如水面的涟漪。他从后面紧紧抱着她。

她颤抖的身体出卖了一个事实：太久了，她确实太久未被触碰了。她是被结茧的外壳层层困住的花蕊。

如此寂寞。如此孤寂。

凯瑟琳向后温柔地斜倚着他。她的短发很好闻。

让·佩尔杜更加温存地抚摩她，只是轻抚她汗毛的上端，她裸露手臂上方的空气。

太美妙了。

再多一点，凯瑟琳的身体在哀求。哦，求你，再摸摸我。真的太久了，我很饥渴。哦，求你，不，不要太猛。太用力，太用力了，我

受不了了！我是如此想念这一切。我可以应付这种想念，直到现在这一刻。我对自己太严厉了。但是现在我正在崩溃，如细沙般流走，我在消失。所以请帮帮我——继续。

我能听到她的感觉?

她嘴里发出的唯一声音是对他名字的各种呼唤。

让。让！让?

凯瑟琳瘫软在他身上，彻底臣服于他的双手。热流涌过他的手指。他觉得自己是手、是阴茎、是感觉、是身体、是灵魂、是男人、是每一块肌肉，全部的感受集中在十个指尖上。

他并没有褪去她的裙子，只是抚摩她赤裸在外的肌肤。她袖子外面紧实的小麦色手臂，他用双手反复环绕着它。他轻抚她深棕色的后颈，她纤柔的喉咙，她美丽得令人沉醉的锁骨。他用指根、用大拇指指尖抚摩她；他用指尖顺着她坚实而柔软的肌肉轮廓抚摩着。

她的肌肤变得越来越温暖，肌肉在他的指下张开。他感到凯瑟琳的全身变得生机勃勃、柔软潮热。一朵细密的、硕大的花朵慢慢从花蕊绽放。夜之女王。

他任凭她的名字从舌尖滑落。

“凯瑟琳。”

遗忘多时的情感冲开了他内心长久的硬壳。佩尔杜的下腹一阵收紧。他的双手变得敏感，不只明白了该如何抚摩她的身体，更加读懂了她肌肤的回应，她的身体给予他双手的爱抚。她的身体亲吻着他的手掌和指尖。

她是怎么做到的？她在对我做什么？

他能抱她躺下，让她颤抖的双腿得到休息，探索她小腿和膝后肌肤的触感吗？他能让她谱写出更多美妙的旋律吗？

他想看着她躺在自己面前，睁开眼，视线纠缠；他想用手指轻抚她的嘴唇和脸庞。他想让她的身体——她的每一寸肌肤，亲吻他的双手。

凯瑟琳转过身，睁大的双眼里是那团风暴降临前积满雨水的灰色云朵，狂野而动荡。

他把她抱起来。她与他的身体交融。他把她抱进卧室，一路轻轻摇晃着她。她的公寓和他的一模一样，宛如镜像：地板上放着一块床垫，角落里有挂衣架，书，阅读灯——还有一台唱片机。

高高的窗户上映出他自己的模样——一个看不见脸庞的剪影，但挺拔，强壮，臂弯里抱着一个女人——一个迷人的女人。

佩尔杜感到什么东西从自己的身体上抖落。一种情感上的冷淡，一种对自己的视而不见，一种对隐身的渴望。

我……又是一个男人了。

他把凯瑟琳放在那张简易床垫上，身下是柔滑的白色床单。她躺在那儿，双腿紧合，手臂放在身体两旁。他伸直身体，面向她侧躺下来，看着她呼吸的样子、她身体某些部位的颤动，如同肌肤下面轻微地震后的余震。

比如她锁骨中央的凹陷处，颈下，胸和下巴之间。

他靠过去，用嘴唇安抚战栗。小鸟的叫声再次响起。

“让……”

她的脉搏。她的心跳。她的温热。他感觉凯瑟琳在他的唇上涓涓流入他的身体。她的香气，他肌肤的收缩。她散发的热流燃烧了他。

然后——哦！我要死了！——她抚摩了他。

指尖拂过衣服，手掌抚过肌肤。她的双手沿着他的领带向上游走，在他的衬衫下探索。

当她的手碰到他肌肤的那一刹那，一种久违的感动涌上心头。它扩散开来，自内而外充盈了他，向上攀升，越来越高，进入每一条纤维、每一个细胞，直抵他的喉咙，令他屏息。

他一动不动，不想打扰这美妙无比、心驰神迷的感受。他屏住呼吸。

欲望。如此的渴望。甚至还有更多……

他逼迫自己慢慢呼吸，尽可能慢地呼吸，不要让她觉察愉悦已让他瘫软，不让他无法控制、一动不动的静止身体扰她的心神。

爱。

这个字在他心里涌出，伴随着对这种情感的记忆。泪水涌入他的双眼。

我好想她。

一滴泪从凯瑟琳的眼角滑落。她是在为自己哭泣吗？还是为他？

她把手从他的衬衫下收回，开始从下到上解开他的纽扣，最后解开他的领带。他支起上半身，让她更容易地帮他脱掉衣服。

然后她把手放在他的颈后。她没有用力，也没有将他推开。

她双唇微启，说：“吻我。”

他用手指轻抚她双唇的轮廓，一遍又一遍地体会那温柔的质感。

继续下去很容易。

低下头缩短剩余的距离。吻她。舌头的游戏，把新鲜变为熟悉，好奇变为贪婪，快乐变为……

羞耻？苦恼？刺激？

将手探入她的衣裙，慢慢褪去她的衣服，先是内衣，然后是裙子——是的，这是他想做的。他想看她裙下的裸体。

但他并没有这样做。

自两人身体触碰之后，凯瑟琳第一次闭上了眼睛。在那一刻，她的双唇微启，双眼紧闭。她把佩尔杜关在了外面。他再也无法看到她真正想要什么。他感到凯瑟琳的内心发生了变化；有些东西正潜藏在那里，准备伤害她。

是想起了被她丈夫亲吻的感觉？（那不是很久以前了吗？那时他不是已经有情人了吗？再说他还说了那么些混账话，诸如“你生病的时候真恶心”，或是“如果男人不想和你上床，那么你也有一半的错”。）她的身体是否正在回忆它曾被忽略得有多深——温存不再，爱抚不再，甜言蜜语不再？是想起被丈夫占有的感觉？（她从来不曾满足；他说他不应该宠坏了她，被宠坏了的女人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去爱；她到底还想要什么？对他来说已经超越底线了。）是想起了那些夜晚——她怀疑自己能否再次成为一个女人，能否再次被爱抚、被倾慕，再次与一个男人共处一室？

凯瑟琳的梦魇躲在那儿，把佩尔杜的梦魇也带到了这场派对中。

“这儿不止我们两个，凯瑟琳。”

凯瑟琳睁开眼睛。她眼中的风暴渐渐消退，不再闪烁银光，而是变成一幅褪色的屈服图景。

她点点头。眼中含泪。

“是的。哦，让。每当我想着‘终于，终于有男人在抚摩我了，像我一直想要的那样，而不是像……嗯，那个蠢货那样’，他就出现了。”

她翻了个身，离让远了点儿。

“甚至是从前的我也会出现，那个愚蠢顺从的凯西(注)，当丈夫如此可恶，当母亲几天不理她的时候，她总是责怪自己——我一定忽略了什么……忽视了什么……我不够安静，不够快乐。我爱他们爱得不够多，否则他们不会……”

凯瑟琳在哭泣。

一开始她小声地哭，当他用羽绒被裹着她，紧紧拥她入怀，当他的手温柔地扶在她的脑后时，她的呜咽变得越来越大声，令人心碎。

他感觉到在他的臂弯里，她大步穿越所有的深谷，她曾在梦里无数次飞越这些深谷，但始终担心会失足跌落或被痛苦淹没，因此惊恐万分——可是现在她恰与跌落无异。

她正在跌落。爱抚、悲伤、屈辱让她精疲力竭，凯瑟琳重重跌落到谷底。

“我没有朋友了。他说朋友们只想沐浴在他荣光之下，是他的。他无法想象朋友们会觉得我有趣。他说‘我需要你’，可是他根本不需要我。他甚至根本不想要我。他只想独自一人拥有艺术生涯，我为了他放弃了自己的，对他来说却微不足道。难道我只有去死才能证明他是我的一切？证明他永远要比我优秀？”

然后，像是在表达最后一丝思绪，凯瑟琳低哑地轻语：“20年，让。20年没有生活过……我唾弃自己的生活，也任凭他人唾弃。”

终于，她的呼吸渐归平静。她沉沉入睡，身体在佩尔杜的臂弯里渐渐变得柔软。

她也等了，嗯，20年。显然，毁掉人生的方式不止一种。

佩尔杜先生知道现在该轮到他了，轮到他跌至谷底。

客厅里，在他的白漆旧餐桌上，放着曼侬的信。知道自己并不是唯一一个虚度光阴的人，这是一种悲伤的慰藉。

一个念头闪过：如果凯瑟琳21岁时遇到的是他而不是P先生会怎么样？

他想了很久自己是否已做好了拆开这封信的准备。

当然，他没有。

他揭开了封口，嗅了嗅信纸，深呼吸。闭上眼，低下头，停了一会儿。

然后佩尔杜先生坐在餐椅上，开始读曼侬写给他的信，一封尘睡了21年的信。

---

1. 凯西：“凯瑟琳”的昵称。——编者注

第十二章

博尼约　　　　　　1992年8月30日

让，我已经给你写了上千封信，而每一次我必须用同一个词开头，因为它千真万确：挚爱的。

挚爱的让，我深爱的、遥远的让。

我做了非常愚蠢的事情：我没有告诉你我为何离开。现在我非常后悔两件事——离开你，没有说出缘由。

请继续读下去，不要烧了它。我并非因为不想和你在一起而离开你。

我多想和你在一起——远超于面对现在发生在我身上的事。

让，我快死了，很快——他们预测就在圣诞节前后。

真希望在我离开后你会恨我。

我能看见你正摇着头，我爱的人[注]。但我想做一个爱人应该做的事，而爱一个人，不是应该事事为他好吗？如果你在愤怒之下将我忘记，那很好。你不会悲伤，不会内疚，不会知道我去世的消息。决裂，愤怒，结束——然后继续生活。

但是我错了，那行不通。我不得不告诉你发生在你我身上，以及我们之间的事。那些又美丽又可怕的事，在这封短信上无法说清。当你来到我身边时，我们再详谈。

这就是我对你的请求——让，来找我吧。

我多么害怕死亡。

但我可以等你来后再离开。

我爱你。

曼侬

又及：如果你对我的感情没那么深，不想来找我，我会接受。你什么也不欠我，包括同情。

再及：医生不再让我出门了。卢克在等着你来。

佩尔杜先生坐在黑暗中，心力交瘁，满心伤痕。

他的整个胸膛都在收缩。

这不可能。

他每眨一下眼睛都能看见自己，21年前的自己。他僵直地坐在同一张桌子前，拒绝打开这封信。

不可能。

她不可能已经……？

她曾背叛过他两次：离他而去算一次，死亡算一次。他曾如此确信这一点。他此后的整个人生都建立在这种确信之上。

他想吐。现在他不得不面对这个事实：是他背叛了她。曼侬无望地等待着他去找她，而她那时已经……

不，拜托，不是这样的。

他把一切都搞砸了。

这封信，这些“又及”“再及”——她肯定感觉到他的感情没那么深。就好像让·佩尔杜从未深爱过曼侬，不足以去满足她这个不切实际的愿望——她最后的，诚挚的，最热烈的愿望。

当他意识到这一点时，他羞愧难当。

他看见她写了这封信后一直在等待，一小时接一小时，一周接一周，等待有一辆车停在她的屋外，等待让敲她的门。

夏天过去了，秋天为落叶染上薄霜，冬天扫尽枝头树叶。然而，他还是没来。

他用手扇自己耳光，多希望能早一点儿打醒自己。

可是现在一切都太迟了。

佩尔杜的手指控制不住地颤抖，他折起这张易碎的信纸，不可思议的是，信上还保留着她的香味。他把信放入信封，然后阴冷、专注地扣好衬衫纽扣，伸手摸索他的鞋。他对着漆黑的窗玻璃，整理好自己的头发。

从窗口跳下去，你这个恶毒的傻瓜。这样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当他抬起头时，看见凯瑟琳倚在门框上。

“我是她的……”他说，示意那封信，“她是我的……”他找不到那个词，“但事情和我想的完全不一样。”

那个词是什么呢?

“真爱？”过了一会儿凯瑟琳问。

他点点头。

对，就是这个词。

“那很好。”

“太迟了。”他说。

迟到摧毁了一切。迟到摧毁了我。

“她好像已经……”

说吧。

“……因为爱我而离开了我。是的，因为爱我，离开了我。”

“你们会再见面吗？”凯瑟琳问。

“不会，她已经死了，曼依已经去世很久了，但这么多年来我拒绝接受它。”

他闭上眼，以免看到凯瑟琳，以免看到自己正在怎样伤害着她。

“我爱她。我太爱她，以至当她离开后，我了无生趣。她死了，而我自顾自想的只是她对我多不好。我是个蠢货。请原谅我，凯瑟琳，我现在还是个蠢货。我甚至没办法说清楚这件事。在我继续伤害你之前，我应该离开，对吗？”

“你当然可以走，但你并没有伤害我。这就是人生，而且我们也不再是14岁的孩子了。没有人可以去爱的时候，我们会变得古怪；而新

感情到来时，旧感情总是在一段时间内挥之不去。人就是这样。”凯瑟琳轻语，平静而从容。

她盯着那张引发了一切的餐桌。

“我希望我丈夫也是因为爱我才离开我的，那是离开的最好方式。”

佩尔杜走向凯瑟琳，全身僵硬。他笨拙地拥抱她，即使那拥抱的感觉极为怪异。

---

1. 原文为法语。——编者注。

第十三章

Stages

《阶段》

咖啡壶在炉子上咝咝作响时，佩尔杜做了100个俯卧撑。喝了第一口咖啡后，他又逼自己做了200个仰卧起坐，直到他的肌肉开始震颤发麻。

他冲了个冷水澡，然后是热水澡，接着剃须，不时在脸上割出深深的刀口。他静静等待着，直到血不再流出，然后熨了件白色衬衫，打上领带。他把几张支票塞进裤兜，把外套搭在手臂上。

他出门时并没有看凯瑟琳的房门。他的身体极度渴望她的拥抱。

但拥抱之后呢？我安慰了自己，她安慰了自己，最终我们像两条用过的毛巾。

他把邻居塞到信箱里的订书单拿出来，走出公寓，和特尔尼打了个招呼，后者正在擦拭咖啡店餐桌上的露水。

佩尔杜吃完了芝士蛋饼，但心思在别处，几乎食不知味。他的注意力都在晨报上。

“怎么样？”特尔尼问，把手放在佩尔杜的肩上。

他的动作如此友好调皮，佩尔杜不得不控制住自己抓住他来回摇晃的冲动。

她是怎么死的？什么病？痛吗？她叫喊过我的名字吗？她每天都望着门口吗？为什么我的自尊心那么强？

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我应该得到怎样的惩罚？我是否最好自杀，做一次正确的事情？

佩尔杜盯着书评，努力聚精会神，不让自己漏掉一个字、一则观点或一丝信息。他在文章下画线，抄下评语，然后忘了他刚才读的是什么。

他又重新开始。

特尔尼和他说话的时候他连头都没抬一下。“那辆车半夜就停在那儿了。有人在里面睡觉吗？又是来找那个作家的？”

“来找马克斯·佐丹的？”佩尔杜问。

真希望那孩子别这么蠢。

特尔尼向那辆车走过去时，佩尔杜匆匆从桌边溜走。

当死神来敲门时，她惊慌失措。她希望我保护她，但是我不在她身边，我只忙着顾影自怜。

佩尔杜一阵恶心。

曼侬。她的双手。她的信，她的香味，她的笔迹，有些东西仍旧栩栩如生。我好想她。

我恨自己。我恨她！

为什么她要让自己死去？一定有什么误会。她一定还在某个地方活着。

他冲进洗手间呕吐。

这不是个平静的周日。

他打扫了舷梯，把过去几天中拒卖给客人的书归位，塞进几毫米的缝隙间。他把一卷新印纸放进收银机里。他手足无措，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

如果我能熬过今天，就能熬过余生。

他接待了一位意大利客人：“我最近看到一本书，封面是一只戴眼镜的乌鸦。这书有译本了吗？”

他任由自己和一对游客夫妇合了影，接到了来自叙利亚的订单，求购一些分析伊斯兰教的书籍。他将弹力袜卖给了一位西班牙女士，然后在卡夫卡和林德格伦的碗里放好食物。

猫咪在船上漫步，佩尔杜随意翻阅着一本供应商目录，册子里推销的餐具垫上印有从海明威到村上春树的最有名的六字微小说，还配套推销盐罐、胡椒粉罐和香料瓶，瓶子做成了席勒、歌德、柯莱特[注]、巴尔扎克和弗吉尼亚·伍尔夫头像的造型，盐、胡椒粉和糖就从他们头发中分处撒出来。

要这种东西干吗？

“非出版物类畅销商品：适合每家书店的新书签，并独家优惠出售印有黑塞名诗《阶段》[注]的书挡——适合摆放在您书店诗歌区的时髦书挡。”

你知道吗？我受够了。买上一堆犯罪小说厕纸吧，还有黑塞的《阶段》书挡——“每一个起始都蕴含着神奇”，你们想买就买吧，拿去装饰书架。老实说，我真的受够了！

书舫老板看着窗外的塞纳河，看着波光粼粼的湖水和天空的弧线。

真美啊。

曼侬可曾意识到，她只能以这样的方式离我而去？因为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她再没有别的选择了？比方说，她没办法和我商量，寻求我的帮助，告诉我真相。

“我真的连这些事都做不到吗？我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男人？”他喊道。

让·佩尔杜猛地合上供应商目录，并把它卷起来，塞进他灰色西裤后面的口袋里。

似乎过去21年的人生就是为了引领他来到这一刻，他终于清楚自己必须做什么，他明白了从一开始就应该做的事，哪怕没有曼侬的那封信。

下到引擎室，佩尔杜先生打开了他擦拭得干净过头的工具箱，拿出电动螺丝刀，把钻头放进衬衫口袋，走到舷梯上。他把供应商目录放在金属踏板上，给螺丝刀套上钻头，然后将连接舷梯与堤岸的大螺丝钉一个一个地拧开。

最后，他把连接海港淡水箱的管道拆下，拔出浮动码头配电板的插头，解开把“水上文学药房”和堤岸连接了20多年的缆绳。

佩尔杜用力踢了舷梯几下，让它彻底脱离堤岸。他抬起金属踏板，把它推入书船入口处收起，跟着跳上船，关上舱门。

佩尔杜走进船尾的驾驶舱，有那么一瞬间他想到了蒙特那得路——“原谅我，凯瑟琳”——然后转动钥匙，开始预热引擎。

佩尔杜充满激情地倒数了十秒，把钥匙又转了一格。

引擎随即启动。

“佩尔杜先生！佩尔杜先生！嘿！等等我！”

他转头看去。

佐丹？是的，真是佐丹！除了耳罩，他还戴着一副墨镜，佩尔杜认出来那是博美夫人闪闪发光的大墨镜。

佐丹跑向书船，一只背包在他肩上晃悠，和他挂在手臂上的各种袋子一起，随着佐丹的脚步而颠来颠去。他正被两个拿着相机的人追着跑。

“你要去哪儿？”佐丹惊慌失措地喊。

“离开这里！”佩尔杜大声回答。

“太好了——我想和你一起走！”

佐丹把行李甩上甲板，此时“露露”离堤岸已经有一米远了，在陌生的震动中摇晃不已。有一半的袋子都掉进了水里，其中包括装着佐丹手机和钱包的小袋子。

引擎隆隆作响，排气管排出一团黑色的浓烟。河面有一半都笼罩在蓝色的薄雾中。佩尔杜先生看见港务长大步走向他们，口中大声咒

骂着什么。

他把油门一推到底。

作家开始助跑。

“别！”佩尔杜大喊，“别，佐丹先生，不可以！真的……”

---

1. 柯莱特（1873-1954）：法国著名女作家。——编者注
2. 《阶段》（Stages）是德国作家黑塞的小说《玻璃球游戏》中，主人公学生时代写的一首诗。——编者注

第十四章

“……求你了！”

让·佩尔杜看着马克斯·佐丹站起身，一面揉着膝盖，一面回头看着自己的其余随身物品在水面漂浮片刻后就全部沉没了——然后他一瘸一拐地走进驾驶舱，面带微笑，喜不自禁。

“嗨，”这位总是被人追着跑的作家兴高采烈地说，“你要驾驶这艘船去旅行吗？”

佩尔杜瞪大了眼睛。他等会儿就要把马克斯·佐丹狠狠教训一顿，然后礼貌地把他赶下船。但现在他必须专心应付前方航道里的一切——观光船、工作船、私人游艇、鸟、苍蝇和浪花。交通法规定是什么来着？谁有优先权？他可以开多快？桥下面的黄色方块是什么意思？

马克斯看着他，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佐丹，照看好猫和书，煮点咖啡。我会尽量不让这艘船撞死人。”

“什么？你想让谁死？猫？”作家问道，一脸茫然。

“把那东西拿下来，”佩尔杜指着佐丹的耳罩，“去煮点咖啡。”

等到马克斯把满满一锡杯黑咖啡放在轮胎大小的方向盘边的杯托上时，佩尔杜已经习惯了船的震动和逆流行驶。他好久没有开过这艘

船了，单是让这艘三节货车车厢长的东西在水上前行，就需要非常小心，书舫在水面静静地破浪前行。

他又害怕又兴奋。他想唱想尖叫。他紧紧抓住方向盘。他现在做的事很疯狂，很愚蠢……很棒！

“你是怎么学会驾驶货船的，以及所有这些本事？”作家指着导航仪问，一脸敬畏。

“在我12岁的时候，我父亲教我的。16岁时我拿到了内陆水域航行证，因为我觉得有一天我会驾驶货船把煤炭运到北方。”

并成为一个高大冷静的男人，在旅途中永远都那么快乐。天哪，时间过得真快。

“真的？我父亲连怎么折纸船都没教过我。”

巴黎如电影胶片般从身边掠过。新桥、巴黎圣母院、阿森纳港。

“简直像007电影里的完美逃亡。邦德先生，需要奶和糖吗？”佐丹问，“话说回来，是什么让你这么做的？”

“什么意思？莫尼彭尼小姐[注]，不加糖。”

“我的意思是，为什么要一把火烧了自己的生活？逃离这一切，像哈克贝利·费恩[注]一样漂流历险，像福特·派法特[注]一样在宇宙漫游，像——”

“因为一个女人。”

“一个女人？我没想到你对女人有兴趣。”

“对大多数，我都没兴趣。只有一个人，我对她很有兴趣，我想见她。”

“哦，太好了。但你为什么不乘巴士去呢？”

“难道你以为只有书里的人才会干出疯狂的事吗？”

“不是。我只是在想我不会游泳，而你上一次驾驶这样一艘怪物的时候还是个孩子。我还想到了你把五罐猫粮按字母顺序排列的事儿，你很可能是个疯子。天哪！你真的曾有12岁？真的曾是个孩子？不可思议！你看起来一向很……”

“很……？”

“很成熟，很……有自制力，很冷静。”

如果他知道我有多业余。

“我等不到去车站。去车站的路上我有太多时间思考了，佐丹先生，我会想出不去的理由，然后我会承受不了。我会站在那儿，”他指指塞纳河桥上的一些女孩，她们正骑着自行车向他们挥手，“我会继续待在老地方。我不会偏离正常轨道一分一毫。这儿的生活是狗屁，但是安全。”

“你说了‘狗屁’。”

“那又怎样？”

“太棒了，我现在不那么担心你按字母顺序排列冰箱里的东西了。”

佩尔杜伸手去拿咖啡。如果马克斯·佐丹发现令他突然抛下一切的女人已经去世21年了，他会不会更担心呢？佩尔杜想象着把事情告诉

佐丹的样子，他很快就会说的，只要他知道该怎么开口。

“你呢？”他问，“是什么把你逼走的，先生？”

“我想……寻找一个故事，”佐丹支支吾吾地解释，“因为……我内心已经空无一物了。没找到它前我不会回家。我本来是去岸边向你道别的，但你解开缆绳开船了，我能跟你一起走吗？可以吗？”

他看着佩尔杜，眼中满是期冀。佩尔杜本来打算在下一个港口让马克斯上岸并祝他好运，现在看到他的眼神，只好把计划束之高阁。

面前的世界，抛在身后的不想要的生活，他忽然感觉他再一次变成了多年以前的那个男孩——即便这从马克斯·佐丹年轻人的视角看来不太可能。

确实如此，让感觉他又回到了12岁。那时他很少感到孤独，但是他喜欢一个人待着，或是和维贾亚一起——他是隔壁印度数学家瘦弱的儿子。那时他稚气未脱，相信夜里做的梦是另一个真实世界，是一个试验人心的地方。他甚至曾相信，如果他能完成梦中的任务，就能在醒来的世界里更上一层。

“走出迷宫！学习飞翔！战胜地狱恶犬！完成了这些任务，当你醒来，一个愿望就会实现。”

那时他相信许愿的力量，但想要如愿以偿，则必须得献出一些珍贵和重要的东西。

“请让我父母在吃早餐时再看一看对方！我愿意献出我的一只眼睛，左眼。我需要用右眼开船。”

是的，孩提时代他就是这样讨价还价的，那时他还没有那么……佐丹是怎么说的来着？那么有自制力？他也会写信给上帝，用拇指的

血来封口。现在，不过晚了大约一千年，他站在一艘庞大船只的方向盘边，长久以来第一次感觉到他确实还有渴望。

佩尔杜不禁“哈”了一声，稍微站直了一点儿。

佐丹转动着收音机的按钮，找到了控制河道交通的塞纳河导航频道。“再次通知：冲出香榭丽舍港口的两位谐星请注意，港务长向你们问好。如果你们拇指朝左，手边的一侧就是右舷注。”

“他是在说我们吗？”佐丹问。

“管他呢。”佩尔杜不屑一顾地说。

他们相视苦笑了一下。

“你小时候想成为什么人，嗯……佐丹先生？”

“你是说当我还是个孩子时……也就是说……昨天？”马克斯趾高气扬地大笑，旋即陷入深深的沉默。

“我想得到父亲的重视，想成为一个解梦人，不过当解梦人就很难被我父亲重视了。”他终于开口说道。

佩尔杜清了清喉咙：“请帮我们制订一条去阿维尼翁注的航线吧，先生。找一条好走的去南方的运河线路，一条或许会为我们带来……意义非凡的美梦的线路。”佩尔杜指着那一沓图纸。地图上密密麻麻标注了可以航行通过的蓝色的航道、运河、码头和停靠闸口。

佐丹带着疑问看了他一眼，佩尔杜打开节流阀。他眼睛紧紧地盯着水面，说：“萨纳里说，你一定要经水路去南方才能找寻到梦中之事的答案；他还说你只有在旅途迷失——完全迷失自己，才会在南方找到自己。透过爱，透过渴望，透过恐惧。在遥远的南方，我们聆听海

的声音，才明白欢笑和哭泣有着同样的声音，明白灵魂有时需要哭泣才能变得快乐。”

一只鸟在他的胸口苏醒，它小心地展开双翅，惊讶地发现自己仍然活着。它想飞出去，它想从他的胸口破壁而出，带着他的心，朝着天空振翅高飞。

“我来了。”让佩尔杜喃喃自语。“我来了，曼侬。”

曼侬的旅行日记

进入生命的旅程，阿维尼翁到里昂之间

1986年7月30日

他们居然没有和我一起登上火车，这真是奇迹。他们（我父母、总说“女人不需要男人”的茱莉亚阿姨、总说“我太胖”的达芙妮堂妹和“我总是很累”的妮可莱表妹）从散发着百里香芬芳的山上下来，到我们家，然后一路陪我去阿维尼翁，要亲眼看着我真的登上了从马赛到巴黎的快车，这真让我恼火。我怀疑他们只是想去城里逛逛，看场电影，再买张王子[注]的新唱片。

卢克没来送我，他担心如果他在站台我就走不了了。他是对的。就算相隔很远，我也能认出他，单凭他站立和坐着的姿势，以及他挺胸抬头的样子。他是个彻彻底底的法国南方人，他的灵魂是火焰和葡萄酒，永远不会冷漠。他做任何事都情感充沛，从来不会无动于衷。人们说巴黎大部分人对大多数的事都无动于衷。

我站在快车的窗边，感觉既年轻又成熟。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和我的出生地说再见。的确如此，我生平第一次看着它离我越来越远，一

里又一里地远去。阳光明媚的天空，百年老树上的蝉鸣，风儿摇曳每一片杏仁树叶，发烧般的炎热。夕阳西下，为陡峭的山峦和栖息其中的山村投下粉红色和蜜糖色的阴影，空气中金色的光芒闪烁跳跃。大地继续奉献——永远不会因我们的私利而停止生长。它将迷迭香和百里香挤出石缝，让樱桃肉几乎从它们的果皮里迸出，让饱满的青柠籽闻起来好像收割的少年朝悬铃树阴影下的少女们走来时，她们发出的欢笑。河流闪闪发光，像美丽的绿松石色丝线，蜿蜒流过崎岖的岩石，流向南方，那里有着波光粼粼的大海，大海蓝得刺眼，像黑橄榄果皮上的斑点——当你在黑橄榄树下做爱时就能看到这些斑点。大地不停地压迫着人类，无情地靠近。荆棘，岩石，香味。爸爸说普罗旺斯用树木、明亮的岩石和泉水创造了人类，并给他们起名为法国人。他们像木头，柔韧可塑；又如磐石，身心强壮。他们的语言，迸发自地层深处，如炉上平底锅里的水一样，迅速沸腾。

我能感到热气在消退，天幕低垂，深蓝色的纹路消失不见。越往北走，大地的轮廓越变得柔和无力。冷漠的、愤世嫉俗的北方！你能感受到爱吗?

妈妈自然很担心我会在巴黎遇上什么事情。她不太担心我会被那些黎巴嫩革命分子的炸弹炸得粉碎（之前有人在拉斐德百货商店和香榭丽舍大道投炸弹），而是更担心男人，或是——但愿这种事不会发生——女人。她担心那些圣日耳曼的知识分子，博学多才，却无一丝情感可诉，让我一尝艺术家妻子的贫贱滋味。在这样的生活中，一如既往，女人的最终归宿都是为才华横溢的丈夫清洗画笔。

我想妈妈是担忧我会发现一些与博尼约的一切（阿特拉斯雪松、维蒙帝诺葡萄藤和粉红色的黄昏）相去甚远的事物，而危害到我未来的生活。昨夜我听见她在夏天用的户外厨房里绝望地哭泣：她在为我忧惧。

人们说巴黎事事竞争激烈，男人用他们的冷漠魅惑女人。而女人呢？她们则想捕获一个男人，把他冰冷的防卫变为热情，尤其是南方来的女人。这是达芙妮告诉我的。我觉得她疯了，可能节食会让人产生幻觉。

爸爸是非常冷静克制的普罗旺斯人。他提出质疑：城里人能给你什么？每当他5分钟热度的人文情怀发作，认为普罗旺斯是法国国家文化的摇篮时，我就好爱他。他用奥克语[注]嘟囔着，说这400年来，每一个种橄榄和番茄的农夫都在说着这种艺术家、哲学家、音乐家和年轻人的语言，这太棒了。不像巴黎人，他们认为只有受过教育的阶层才会富有创意、见多识广。哦，爸爸！他是一位拿着田间铁铲的柏拉图，对心胸狭窄之人绝不容忍。

我想念他呼吸里的辛辣气息和他温暖的拥抱，还有他的声音——是地平线上的隆隆雷鸣。

我知道我会想念那些山，想念那些吹拂过葡萄园的干冷北风……我带了一小袋土和一束香草，还有一颗我啃干净的油桃核，一颗小卵石——当我渴念家乡的山泉滋味时，可以把它放在舌下，就像马瑟·巴纽[注]那样。

我会想念卢克吗？他一直都在，我以前从未想念过他。我会享受思念他的感觉。我不明白“我太胖了”达芙妮堂妹说的“拉力”（她还意味深长地省略了一些词）——“就像一个男人把锚刺进你的胸口、小腹、你的双腿之间。当他不在的时候，锁链就会拉紧。”听起来好可怕，但她说的时候笑得好开心。

如此渴望一个男人是什么感觉？我也在他的身体里插进了同样的锚吗？还是男人比女人更容易忘却？达芙妮是不是在她那些可怕的小说里读到这段话的？

我了解人，但是不懂男人。当男人和女人在一起时，他是什么样的？他在20岁的时候知不知道他60岁时会怎么爱她？就像他的确知道自己60岁时的思想、举止和事业?

一年后，我会回来，卢克会和我结婚，像小鸟一样。然后我们会酿酒和生小孩，年复一年。今年我是自由的，将来也会是。如果我偶尔很晚回家，如果将来我会独自前往巴黎或别的地方，卢克不会多问一句。这就是订婚时他送我的礼物：一场自由的婚姻。他就是这样。

爸爸不能理解他——这种源自忠诚和爱的自由。“雨水不能滋润每一片土地。”他总这么说。爱是雨水，男人是土地，那我们女人是什么？“你耕种男人，他会在你手中变得繁茂。这就是女人的力量。”

我还不知道自己是否想要卢克的“雨水”礼物。这份礼太大了；或许是我太渺小，承受不了。

我想报答他吗？卢克说他不会执意要我这么做，这也不是场交易。

我是一棵强壮大树的女儿。我的木材造就了一艘船，但是它漂泊无依，没有锚，没有旗帜。为着寻找阴凉与光亮，我扬帆起航。我啜饮风儿，忘记港口。让那些自由见鬼去吧，不管是别人送给我的，还是我自己争取的。若有怀疑，就永远独自承受吧。

哦，在内心的玛丽安[注]挣脱束腰带、呼喊更多自由之前，我必须提一下最后一件事：我的确认识了那个看见我哭泣着写下旅行日记的男人。在火车包厢里，他看见了我的眼泪。我收起了泪水和孩子气的“我舍不得它”的情绪，当我把我的小山谷抛在身后时，这种情绪排山倒海而来……

他问我是否正思乡心切。

“也可能是害了相思病，不是吗？”我问他。

“思乡也是相思，只是更加难受。”

他比大多数法国男人高，是一个书商。他的牙齿很白，笑容友善，眼睛是绿色的——香草绿，几乎和我博尼约卧室外的雪松一样绿。葡萄红的嘴唇，头发浓密坚硬，像迷迭香的枝丫。

他的名字是让。他正在改建一艘佛兰德[注]人的工作船。他说他想在上面放书，称之为“灵魂的纸舫”。他跟我解释，他想把船变成一间药房，一间“水上文学药房”，治疗所有别无疗法的情感问题。

比如思乡，他认为有很多种：渴望庇护，思念家人，害怕别离，渴望爱。

“渴望尽快有好东西去爱：一个地方，一个人，一张特别的床。”

他说这话的语气听起来并不傻，反而很有逻辑。

让答应给我一些书，可以缓解我的思乡之苦，他说这话时好像在介绍一种半带魔力，却很正规的药物。

他像一只白色的乌鸦[注]，聪慧、强壮，浮游在现实之上。他像一种硕大而骄傲的鸟，俯瞰世界。

不，我说得不太准确。他并没有承诺要给我书——他说他受不了承诺。他只是提出建议：“我能帮你。无论你想继续哭还是停下来，或是想为了少哭一点儿而大笑，我都可以帮你。”

我想吻他，看看他除了发表议论和知晓一切之外，是否还能做其他的事，是否也能去感受，去相信。

看看这只已看透我内心的白色乌鸦能飞得多高。

1. 莫尼彭尼小姐：007系列小说及电影里的一个人物，是詹姆斯·邦德的上司M身边的女秘书，在小说里与邦德关系暧昧。——编者注
2. 哈克贝利·费恩：马克·吐温小说《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主人公，为追求自由，逃亡在密西西比河上，是一个聪明勇敢的白人少年。——编者注
3. 福特·派法特：小说《银河系搭车客指南》中的人物，表面上是个找不到工作的演员，实际上是个外星人。——编者注
4. 这是在讽刺佩尔杜和佐丹违规驾驶，不辨左右。——编者注
5. 阿维尼翁：法国南部城市，位于普罗旺斯。——编者注
6. 王子（Prince）：美国著名歌手，流行音乐界的传奇人物。——编者注
7. 奥克语：法国南部方言。——编者注
8. 马瑟·巴纽：法国剧作家、小说家、导演，擅长描写法国南方的风土人情，以及对普罗旺斯的眷恋。——编者注
9. 玛丽安：法兰西共和国的拟人象征，代表自由与理性。由于法国赠送美国的自由女神也以此代称，所以这里的“玛丽安”代指自由女神。——编者注
10. 佛兰德：又译“弗拉芒”，比利时西部地区。——编者注
11. 白色的乌鸦：用来比喻与众不同的人。——编者注

第十五章

The Machine Stops

《大机器停止》

“我饿了。”马克斯说。

“我们有足够的饮用水吗？”马克斯问。

“我想来掌一回舵！”马克斯要求道。

“船上没有钓鱼竿吗？”马克斯抱怨道。

“没有了手机和信用卡，我觉得像被阉割了一样。你不觉得吗？”马克斯叹气道。

“不觉得。你可以打扫船舱，”佩尔杜回答，“边行动边冥想。”

“打扫？当真？你看，越来越多的瑞典水手过来了，”作家说，“他们总是航行在河道的中央，好像河道是他们发明的。英国人则不同，让人觉得只有他们才属于这里，其他人都应该为他们鼓掌，应该在岸边挥舞小旗为他们欢呼。你知道的，他们至今还在为拿破仑计划侵占他们的岛屿而生气。”

他放低望远镜。“我们的船后面有国旗吗？”

“船尾，马克斯。一艘船的后部叫船尾。”

他们沿着蜿蜒的塞纳河逆流而上，航行得越远，马克斯就变得越兴奋，而让·佩尔杜却越发冷静。

河流弯弯曲曲，环绕森林与公园而过，宁静庄严。岸边土地辽阔，高宅闲庭点缀其间，暗示着祖业庇荫，家族隐秘。

“去工具旁边的箱子里看看有没有舰旗和法国三色信号旗，”佩尔杜吩咐马克斯，“还有木桩和大头锤，如果我们找不到港口，需要靠它们才能停泊。”

“哦，好的。可是我怎么才能知道该如何停泊呢？”

“有一本关于游艇度假的书里讲过。”

“也讲了该怎么钓鱼吗？”

“其中一节叫‘都市人的野外生存技巧’。”

“清洁用具和水桶在哪儿？书里也讲了吗？”马克斯低声大笑，把耳罩推回到耳朵上。

佩尔杜看见前面有一群划独木舟的人，鸣笛警示。笛声低沉响亮，划过他的胸口和小腹——径直抵达肚脐，然后潜入身体更深处。

“哦。”佩尔杜先生低语。

他再次拉杆鸣笛。

只有人类才会发明这种东西。

响声和震动让他想起用手指爱抚凯瑟琳肌肤时的感觉。她肩上的皮肤包裹着三角肌，柔软，温暖，顺滑，圆润。有一刹那，对凯瑟琳的回忆让他头晕目眩。

爱抚女人，驾驶船只，逃走。

数十亿细胞在他身体里苏醒，眨着迷蒙的睡眼，伸着懒腰说："嗨！我们想念这个。别停下来，求你了。加大油门！"

右边叫右舷，左边叫左舷，彩色的浮标指示着航道，他的双手还未生疏，正驾船在浮标间驶过。女人比男人聪明，因为她们不会抗拒所思所感，会无所顾忌地去爱——是的，他从心底知道这点。

要小心闸口附近的漩涡。

要小心总想成为弱者的女人，她们不会放过男人的任何一处弱点。

但是最后做主的还是船长。

或者是他太太。

找到新的停泊港？停靠这件事和停止夜里的思绪一样简单。哈！今晚他只需要驶向一处特别宽敞好停的码头，轻轻地操纵船舵，前提是他能找到码头。然后呢？或许他应该去找一处堤岸停泊。

或是一路航行，直到生命终点。

一群女人从岸上一座精心打理的花园里盯着他，其中一个向他挥手，很少有工作船或是佛兰德人的货船（"露露"的古老祖先）经过这里。它冷漠的船长正抬起脚休息，同时只用拇指掌控着巨大而顺滑的方向盘。

忽然之间，文明终止了。船经过默伦[注]后，突然进入夏天的青葱郊野。

真好闻啊！如此纯净，如此清新。

然而似乎还有什么是与巴黎截然不同的，某些特别的东西不见了，一些佩尔杜已经习以为常的东西，它们的缺席令他有些眩晕耳鸣。

当他意识到缺失的是什么时，他骤然如释重负：没有喧嚣的车辆，没有地铁的轰鸣，没有冷气的嗡嗡作响；没有数不清的机器、传输机、升降机、手扶电梯的呼呼隆隆；没有货车倒车、火车刹车或是高跟鞋踩在碎石和石头上的声音；没有隔着两栋房子外的小年轻播放的重低音音乐；没有滑板的噼啪声和摩托车的咔嗒声。

那是一种属于星期天的宁静，佩尔杜第一次体验到这种全然的宁静，是在父母带他去布列塔尼看望亲戚时。就在埃文桥和柯杜克之间的一个地方，寂静击中了他，如生命精髓，它远离城市，独自隐藏在菲尼斯特雷省的世界尽头。巴黎像是一个巨大的机器，嗡鸣着，轰隆着，制造出一个幻觉的世界。它用实验室生产的仿自然香味帮助人们睡眠，用声音、人工光源和人造氧气哄骗他们——如同他小时候很喜欢读的福斯特[注]的书里写的那样。有一天当福斯特小说里的“机器”停转了，通过电子屏幕交流的人们死于突如其来的寂静、纯净的阳光和他们自己未经过滤的强烈感官感受。他们死于生命的负荷。

这就是让·佩尔杜此时此刻的感觉，在城市里从未体验过的极其强烈的感知，正排山倒海而来。他深呼吸时肺部好疼！面对陌生的宁静自由时，他的耳朵突突直跳；看到鲜活的形状时，他的视力恢复了。河流的香气，如丝的空气，头顶广阔的苍穹。

他上一次体验到这种宁静的自由，是和曼侬在一起时。他们骑马经过卡马尔格，那是个浅蓝色的夏末黄昏。即便如此，白天仍旧如烤炉般灼热。但到了夜晚，草地上的梗茎、湿地湖泊旁的森林便吸收了露水。空气中浸润着秋天的香气和盐地的味道，还有罗马人[注]和辛提

人[注]的营火气息——这些游牧民族居住的夏季营地，隐藏在牧场、火烈鸟聚集地和古老荒凉的果园间[注]。

让和曼依骑着两匹瘦瘦高高、脚步笃定的白马，沿着森林间的蜿蜒小路，前往遥远湖泊之间杳无人烟的堤岸。只有卡马尔格当地的马能戴着嚼子、把嘴巴伸到水下吃东西，只有它们才能在无边无际、布满水域的旷野中辨认方向。

如此广漠荒凉，如此遥远宁谧。

“还记得吗，让？你和我，亚当和夏娃在世界的尽头？”

曼依的声音是怎样充满笑意。笑意盈盈，如正在融化的巧克力。

是的，仿佛他们在自己世界的尽头发现了另一颗星球，在过去两千年来未曾被人类和他们想要把乡村变为城市、街道和超市的狂热所侵袭。

没有一株高树，没有山脉，没有房屋，只有天穹。天穹之下，人类自己的头骨是唯一的分界线。他们看见成群的野马奔驰而过，苍鹭和野鹅俯身捕鱼，蛇追捕绿色的蜥蜴。他们仿佛听到成千上万旅人的祷告，祷告声顺着罗讷河河水从冰川下的源头流入这广漠无垠的三角洲，飞过溪流、柳树和灌木丛间。

清晨如此新鲜无邪，让他唯有无言地感激：活着真好。每天，伴随着夕阳的金光，他在地中海畅泳，他在白色的沙滩上奔跑，赤裸着，吼叫着。他身心合一，再与这自然的空旷合为一体——如此充满力量。

曼依对他的泳技和空手捉鱼的本事充满钦羡。他们开始抛弃文明。让的胡子长出来了，曼依赤裸着骑在她温顺敏捷的小耳马上，长发在胸前飘飞。他们的皮肤都晒成了栗色。夜晚他们在温热的沙滩上

做爱时，篝火在身旁跳跃，让爱极了她皮肤甜甜酸酸的味道。他尝到海盐的咸味，她汗滴的咸味，还有河流如情人般拥抱海洋的三角洲草地的咸味。

他探索她大腿间的黑色绒毛，女性和生命的香气令他心醉神驰。曼侬散发着母马的味道，她白天娴熟地骑着它——那是自由的香气。她身上混合着东方的香料、花朵和蜂蜜的甜香——那是女人香！

她不断低语叹息，叫着他的名字。她饱含欲望的呼吸包裹着那些字母。

“让！让！”

那些夜晚，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像个男人。她全然为他敞开，紧紧拥抱他，迎向他的嘴唇、他的阴茎。她与他视线交缠，她的眼底有月亮的倒影——最初是新月，后来是半月，最后是红色的满月。

在卡马尔格，他们整整度过了半个月。他们狂野放纵，在芦苇屋中变成了亚当和夏娃。他们是流亡者、探险家，他从未问过曼侬，她必须欺骗谁，才能让他俩在世界尽头，在成群的公牛、火烈鸟和野马间做梦。

夜晚，只有她的呼吸浸透了星空下的寂静。曼侬那甜美均匀又深深沉沉的呼吸。

是宇宙在呼吸。

只有当佩尔杜先生在脑海中放下了曼侬在蛮荒陌生的南方边境熟睡和呼吸的影像——慢慢地放下，如同将一艘纸船放在水中漂走——他才意识到，他一直睁圆着双眼盯着前方——他终于可以不在回忆她时崩溃。

---

1. 默伦：巴黎附近的一个小镇。——编者注
2. E.M.福斯特：英国小说家、散文家，在其作品《大机器停止》中描述了极端工业带来的恶果——机器完全控制生活。当机器停止运转后，人类社会便土崩瓦解。——编者注
3. 罗马人：这里指吉卜赛人。——编者注
4. 辛提人：定居在欧洲和北美某些城市的吉卜赛人团体。——编者注
5. 见第七章第七个注释。卡马尔格多沼泽和草地，中心地区被开辟为湿地公园。该地区的马非常健壮有名，也是一个观鸟胜地。——编者注

第十六章

“佐丹，你能不能把耳罩摘下来？你听，这里多安静。”

“嘘！别这么大声！别叫我佐丹——我最好给自己取个代号。”

“好啊，叫什么？”

“现在我叫让，让·佩尔杜。”

“恕我不敬，我才是让·佩尔杜。”

“没错，不过这样才有趣，不是吗？难道我们不能直接称呼彼此的名字吗？”

“不，不能。”

佐丹把耳罩往后推，向空气中用力闻了闻。

“这儿闻起来有鱼卵的味道。”

“你能用耳朵闻出来？”

“如果我掉进鱼卵堆里，然后被一群没长大的鲶鱼吃掉了怎么办？”

“佐丹先生，大部分人只有在酒后想跨过栏杆撒尿时才会掉下船。只要用洗手间，你就能活下来。再说了，鲶鱼不吃人。”

“是吗？这是哪里说的？一本书里吗？你我都知道，人们写在书里的只不过是他们在书桌前发现的真相。比如说，以前的书里认为地球只是个挂在宇宙间的圆盘，就像一只被遗忘的餐厅托盘。”马克斯·佐丹伸了伸懒腰，他的肚子咕咕作响，发出响亮的责备声。“我们应该去找点儿吃的。”

“冰箱里有。”

“基本上都是猫食——鸡心和鸡肉。算了，谢谢。”

“别忘了还有个白豆罐头。”

他们确实需要尽快采购食物，可是怎么买呢？佩尔杜的收银机里几乎没什么现金，佐丹的银行卡还在塞纳河里漂着。好在储水箱里的水足够用来上厕所、洗手和洗澡，而且他还有两箱矿泉水。但是单靠这些他们根本走不到南方。

佩尔杜先生叹了口气。几分钟前他觉得自己是个海盗，现在又成了只菜鸟。

“我是个挖掘能手！”佐丹得意扬扬地说。他从“露露”装满书的船舱走进驾驶舱，怀里抱着一堆书和一条长长的纸筒。“这儿有一本航海考试题，里面有一个无聊的欧洲贵族可以想到的所有交通符号。”他把书“砰”地放在方向盘下面，“还有一本关于绳节的书，我会先看这本。你再看看这上面写的：船后面——抱歉，是船尾信号旗——等等！是舰旗！”

他自豪地举起硬纸筒，把一面卷起的大旗从里面抽出来。

旗子上是一只黑金色的大鸟，展翅飞翔。拿近些，可以看到大鸟就像一本书，书脊是鸟的身体，书的封面和内页是它的翅膀。这只纸

鸟有老鹰的头，带着一个海盗眼罩。大鸟被缝在一块血红色的布料上。

“所以呢？这是我们的旗子还是什么别的东西？”

佩尔杜的左肋骨一阵剧痛，他踉跄了一下。

“怎么啦？”马克斯·佐丹惊恐地问，“你是不是突发心脏病了？如果是的话，千万别叫我去查书，学习怎么插导管！”

佩尔杜忍不住大笑起来。

“没事，”他喘息着，“只是……吃了一惊。让我缓一下。”

让竭力使疼痛过去。

他轻抚着旗子上的金银丝线、布料和书鸟的喙——还有它的独眼。

曼侬在缝制她的普罗旺斯新婚被面时，为书船的开业起航缝制了这面旗帜。她的手指和眼睛曾在这块布上游走——这块布。

曼侬，这是否是你留给我的唯一一件东西？

“你为什么要嫁给这个酿葡萄酒的人？”

“他叫卢克，是我最好的朋友。”

“维贾亚是我最好的朋友，可这并不意味着我应该嫁给他。”

“我爱卢克，嫁给他会很幸福。他永远让我做自己，没有束缚。”

“你可以嫁给我，那也会很幸福。”

曼侬放下手中的针线，鸟的眼睛已经缝好一半了。

“在我们搭乘同一列火车认识彼此之前，我已经是卢克人生计划中的一部分了。”

“所以你不想让他承受改变计划的痛苦。”

“不想，让，不想。我也不想承受痛苦。我会想念卢克，想念他不会对我发号施令。我需要他，我需要你，我需要北方和南方。我想要涵盖一切的生活。我选择了‘和’而不是‘或’，卢克允许我选择每一个‘和’。如果你是我丈夫，你能做到吗？如果我遇到了另一个人，第二个让、第二个卢克或是另外的……”

“我希望你只属于我。”

“哦，让，我知道我的愿望很自私。我只能要求你和我在一起。我需要你，这样我才能活下去。”

“陪你一辈子吗，曼侬？”

“一辈子，让。”

“我愿意。”

如同签署协定，她把针刺入拇指，用血染红了大鸟的眼睛。

然而他们之间或许只有性爱。

那曾是他的恐惧：对她来说，他只意味着性。

但是当他们睡在一起时，从来不是“只有性爱”；那是征服世界，那是狂热的祷告。他们认出了自己的本性——他们的灵魂，他们的身体，他们对生命的渴望，他们对死亡的恐惧。那是生命的庆典。

现在佩尔杜可以再一次加深呼吸了。

“是的，这是我们的旗帜，佐丹，太棒了。把它挂在船头，这样每个人都可以看见它，挂在最前面。另外，把这面三色旗挂在船尾，快。”

马克斯斜倚在船尾，他想找出在这些于风中拍打的缆绳中，哪一根是悬挂国旗的。然后他拖着步子穿过书店，走到船头。佩尔杜感觉双眼一阵发热，但他知道自己不能哭。

马克斯把舰旗系上去，它被拉得越来越高。

每拉一下，佩尔杜的心就越发收紧。

舰旗在风中傲然飘扬，书鸟在翱翔。

原谅我，曼侬。原谅我。

那时我太年轻，愚蠢而自负。

“不好！警察来了！”马克斯·佐丹大喊道。

第十七章

巡逻艇逐渐驶近。这只机动摩托艇开到一侧，系在了“露露”的缆桩上，佩尔杜松开油门。

“你说他们会不会把我俩关进牢房？”马克斯问。

“我必须申请证人保护计划。”马斯克说。

“没准他们是我的出版人派来的？”马克斯焦急地问。

“你真该去擦擦窗户或是练习打绳结。”佩尔杜嘟囔道。

一个戴着飞行员墨镜的时髦警察身手敏捷地跳上船，走到驾驶舱。

“日安，先生。我是香槟区塞纳河分局的勒维克警官。”他一口气说完，从语气里能听出他很爱自己的头衔。

佩尔杜几乎以为这位勒维克警官会告发他未经允许就擅离自己原本的生活。

“很遗憾，你们没有把法国内河航行许可证挂在船上显眼的位置。另外，请让我看看必备的救生衣，谢谢。”

“我去擦窗户吧。”佐丹说。

15分钟后，一个警告，一张罚款通知单，佩尔杜先生掏空了收银机里的现金和裤兜里的零钱，放在桌子上，等着兑换一张法国内河航

行许可证、一套通行罗讷河各闸口时必须配备的荧光救生衣，还有一本权威的法国水路航行指南。可是钱并不够。

“好吧，”勒维克警官说，“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他眼中闪过的是一丝心满意足的光芒吗?

“您……嗯……会不会正好喜欢读书？”佩尔杜问，发觉自己正在尴尬地嘟囔着。

“当然。把喜欢阅读的男人和软弱、娘娘腔的男人混为一谈，这种愚蠢的惯性思维我是不赞同的。”警察边回答，边逗弄着卡夫卡，卡夫卡则一溜烟地跑开了，尾巴翘在空中。

“那我能用一本书……或者几本书，来代替剩下的钱吗？”

“嗯，可以用来抵救生衣的钱。但是罚款怎么办？你们怎么付停泊费？我可不确定那些码头管理员是不是……书迷。”勒维克警官想了想，“跟着荷兰人的船走吧，他们能嗅出哪里有免费午餐，可以找到免费停船的地方。”

他们走过“露露”的船舱，经过一排排书架，让勒维克挑书抵押剩余的应付款项。警官转身看着马克斯，他正在阅读椅旁擦窗户，不敢直视警察。

“嗨，你不是那位著名作家吗？”

“我？不，当然不是。我是……嗯……”佐丹迅速瞄了佩尔杜一眼，“是他的儿子，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运动袜售货员。”

佩尔杜瞪着他，难道佐丹刚刚去办了领养手续吗?

勒维克从书堆中拿起《夜晚》，仔细打量封面上的作者照片。“你确定？”

“好吧，或许我是他。”

勒维克耸了耸肩以示理解。

“你当然是了，你一定有很多女粉丝。”

马克斯摆弄着他戴在颈上的耳罩，“我不知道，”他说，“或许吧。”

“嗯，我的前未婚妻很喜欢你的书，总是念叨着——不好意思，我是说跟你长得很像的那个人的书。你能代他签个名吗？”

马克斯点点头。

“致弗雷德里克，”勒维克命令道，“满怀仰慕。”

马克斯咬了咬牙，照着写了上去。

“太好了，”勒维克说，微笑地看着佩尔杜，“你儿子也会交罚款吗？”

佩尔杜点点头：“当然，他是个好孩子。”

马克斯把兜里的零钱和硬币都拿了出来，现在他们两个都一文不名了。勒维克叹了口气，拿了几本新出版的书。“是给我同事们的。”他说，还拿了一本食谱——《独身男人食谱》。

“等等，”佩尔杜说，迅速环顾了一下四周，从“傻瓜恋爱书”专区拿了一本罗曼·加里(注)的自传给勒维克。

“它有什么用？”

“你是指它能治愈什么吧？亲爱的警官。”佩尔杜温柔地纠正他，“它能治愈失望，治愈当你得知世上没有哪个女人能像生你的那个一样爱你后产生的那种失望。”

勒维克的脸红了，低着头很快走出了书舫。

“谢谢你。”马克斯喃喃道。

警察解缆而去，佩尔杜比以前更为确信，有关逃学和河上历险的小说都漏掉了许可证和救生衣罚款这些小麻烦。

“你说他会不会告诉别人我在这儿？”巡逻艇破浪而去时，佐丹问道。

“拜托，佐丹，和几个粉丝或媒体聊聊天有那么恐怖吗？”

“他们可能会问我现在正在写什么。”

“那又怎样？告诉他们实话。告诉他们你在思考，你要慢慢来，你在挖掘一个故事，当你找到它时就会告诉他们。”

佐丹看起来像是从未想过可以这样回答。

“我前天给我父亲打电话，他不怎么读书，只看些体育报纸。我告诉他我的书被翻译成了外文，收到了版税，已经卖了大约50万册。我告诉他我可以养活他，因为他的养老金不是很多，但你知道我父亲怎么说吗？”

佩尔杜等着他继续说下去。

“他问我是不是终于可以去找一份正经工作了。他听说我写了一个变态的故事，有一半的邻居都在中伤他。他问我，我难道不知道我那些疯狂的想法伤害了他吗？”

马克斯看起来极为受伤，困惑迷茫。

佩尔杜感到一种陌生的冲动，想紧紧拥抱他。他走上前，尝试了两次，终于知道应该把手臂放在哪里。他小心翼翼地把马克斯拉近他的肩头。他们僵硬地站着，斜靠着对方，膝盖微曲。

佩尔杜在佐丹的耳边轻声说：“你父亲是个小心眼儿的笨蛋。”

马克斯退缩了一下，但是佩尔杜紧紧抱着他。他说话的声音很轻，仿佛在告诉这个年轻男人一个秘密：“他活该臆想人们在说他的闲话。其实，他们可能在说你，他们想不到像你父亲这样的人怎么会有一个如此出色的儿子——这或许是他最大的成就。”

马克斯艰难地咽了下口水。

他轻声回答佩尔杜，声音很尖细：“我母亲说他不是存心这么说的，他只是不知道怎么表达他的爱。每次他咒骂我、打我，都是在表达他对我深深的爱。”

佩尔杜抓住他年轻同伴的肩膀，直视他的眼睛，加重语气说：“佐丹先生——马克斯，你的母亲在撒谎。她想安慰你，但把虐待视为爱是荒谬的。你知道我母亲以前经常说什么吗？”

“不要和那些脏孩子玩？”

“哦，不，她从不会瞧不起人。她说有太多女人成了冷酷无情的男人的同谋，她们为这些男人撒谎，她们对自己的孩子撒谎，因为她们的父亲也是这么对待她们的。这些女人总抱着希望，期待冷酷之下藏

着爱意，这样痛苦才不至于把她们逼疯。但真相是，马克斯，这些男人没有爱。”

马克斯擦去眼角的一滴泪水。

“有些父亲无法爱他们的孩子，他们觉得孩子很讨厌，很没趣，或是很麻烦。如果孩子没有变成他们所期望的那样，他们就很恼火。同时孩子也很容易成为妻子修补婚姻的希望，婚姻中很可能已经没剩下什么可以修补了，但孩子依旧会成为她的手段，去勉强营造一段有爱的婚姻，可那儿根本没有爱。于是父亲们就会恼羞成怒，拿孩子泄愤。无论孩子怎么努力，父亲还是会对他们暴躁又恶劣。”

“请别说了。”

“而孩子，那些脆弱的、年幼的、渴慕亲情的孩子，”佩尔杜继续说，语气更加温柔，他被马克斯内心的痛苦深深打动了，“他们为了得到爱可以做任何事，任何事。他们认定是自己做错了，父亲才不爱他们，但是，马克斯，”佩尔杜抬起马克斯的下巴，“这跟孩子无关。你已经在你那本精彩的小说中发现这一点了。我们不能决定爱，我们不能强迫任何人爱我们。没有什么秘方，只有爱本身。我们任它摆布——我们无能为力。”

马克斯开始哭泣，不可抑制地抽泣着。他跪下来，抱着佩尔杜的膝盖。

“好了，好了，”佩尔杜喃喃道，“没关系的。想去掌一回舵吗？”

马克斯抓住他的裤腿：“不！我想抽烟！我想喝醉！我想找回我自己！我想写作！我想决定谁爱我，谁不爱我。我想决定爱是否会伤人。我想和女人接吻。我想……”

“好的，马克斯。嘘，没关系。我们把船停好，就去找烟抽、找酒喝，还会去跟女人——我们会去做那些事的。”

佩尔杜把年轻人拉起来，马克斯斜靠着他，眼泪和口水把佩尔杜烫得笔挺的衬衫浸湿了。

“真让我恶心！”他抽泣道。

“没错，是很恶心，但是要吐就吐在水里，先生，别吐在甲板上，否则你又得把它擦上一遍了。”

马克斯的啜泣被笑声打断了。佩尔杜抱着他，他又是哭又是笑。

忽然船舱一阵震动，船尾重重地撞上了河堤，把他们甩向钢琴，然后又摔倒在地。书架上的书纷纷跌落。

一本厚厚的书撞在马克斯的肚子上，他发出一声含混不清的怪叫。

“把你的腿从我嘴上移开！”佩尔杜叫道。

他往窗外看去，那是他一点儿也不希望看到的景象。

“我们在顺流漂走！”

---

1. 罗曼·加里：法国电影编剧、小说家、外交官。——编者注

第十八章

书舫被水流推到一边，佩尔杜扭转方向盘，想骁勇地把船从堤岸边挪开。然而“露露”的船尾向一边转，长长的船身像瓶塞那样堵塞了河道。河道上船来船往，笛声此起彼伏。一艘英国游艇——只有两米宽可是船身很长，差点儿拦腰撞上了“露露”。

“你个旱鸭子！没家教！不长眼！”英国人在深绿色的游艇上大吼。

“你个女王走狗！不敬神的家伙！骄奢淫逸！”马克斯也吼着回敬。他刚刚哭过，声音十分尖锐，他还擤了几次鼻子，让自己的声音听上去粗一点儿。

佩尔杜终于扭正了船身，船不再横在河流中间，转到了正确的航向。此时他们听到一阵掌声，来自一艘出租游艇上的三位女士，她们都穿着条纹上衣。

“喂，书籍医生，船开得很野啊！”

佩尔杜拉动号杆，鸣笛三声，向三位女士的游艇问好。女士们若无其事地超过书舫时，向他们挥了挥手。

“跟着这些女士，船长。接下来我们必须在圣玛梅斯右转——或者照那些行家说的，打右舷。”马克斯建议道。他哭过的眼睛红红的，于是戴上了博美夫人闪闪发光的墨镜，把它们藏了起来。“我们到那儿以后，就可以找一家我能取钱的银行，然后买点儿东西。船上的老鼠都饿疯了，它们都在你按字母顺序排列的橱柜里上吊了。”

“今天是星期天[注]。”

“哦，好吧，那应该有更多老鼠上吊了。”

两人心照不宣，仿佛之前那崩溃绝望的时刻从未存在过。

随着夜幕降临，群鸟投林，啁啾鸣啭，拍打双翅飞过夜空——灰鹅、水鸭、蛎鹬，全都飞向它们沙洲和河岸边的栖木。举目所见，深深浅浅的绿色千变万化，佩尔杜沉醉其中。这些景致一直都藏在离巴黎这么近的地方吗?

他们驶进圣玛梅斯。

“老天！”佩尔杜喃喃自语，“这里太热闹了。”

无数船只，不同尺寸，悬挂着几十个国家大小不一、色彩各异的信号旗，一艘挨一艘地挤在码头。无数人在各自的船上吃晚餐——毫无例外地，他们全都盯着这艘巨型书舫。

佩尔杜真想赶快溜走。

马克斯研究了一下地图：“从这里出发你可以去很多地方：往北去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往南去地中海，往东去德国。”他遥望着码头说。

“现在就像在仲夏夜晚倒车驶入镇上唯一一家餐厅的停车位，每个人都盯着你——甚至派对女王、她富有的未婚夫以及她未婚夫的一群哥们儿，全都在盯着你。”

“谢谢，你这么说让我轻松了许多。”

佩尔杜用尽可能慢的速度把船驶入港口。

他只需要一个泊位，一个很宽敞的泊位。

他居然找到了，在港口的尽头，只有一艘船停在那儿，一艘深绿色的英国游艇。

他试了两次，终于成功了，他们的船只是轻轻地撞了一下英国游艇。

一个愤怒的男人从游艇中狂奔而出，挥舞着一只半空的葡萄酒酒杯，杯中剩下的一半酒洒在了他的浴袍上，一同洒上去的还有土豆和酱汁。

“我们到底有什么仇，你一直不放过我们？”他咆哮着。

“对不起，”佩尔杜喊道，“我们……嗯……你会不会正好喜欢看书？”

马克斯把那本讲绳结的书拿出来放到码头上。照着书里的图示，他尝试用尾缆和首倒缆把船固定在泊位柱上。他鼓弄了很久，不让别人帮他。

趁着这会儿工夫，佩尔杜拿出一堆英文小说送给那个英国人，他翻阅了一下，然后轻快地与佩尔杜握了握手。

“你给他什么了？”马克斯低声问。

“从‘适度强烈情感’区拿了一些文学消遣书，”佩尔杜低声回答，“没有什么比一本鲜血几乎快从纸页中迸出来的暴力小说更能冷却愤怒了。”

佩尔杜和佐丹穿过浮桥向港务办公室走去时，感觉像是刚刚经历初吻的男孩，不仅全身而退，而且兴奋莫名。

港务长皮肤粗糙，像只鬣鳞蜥，他带他们看了充电站、净水供应处和排污箱。他要求收取15欧元的停泊预付费。佩尔杜别无选择，只好打碎他一直放在收银处的陶瓷小猫存钱罐。那是用来收小费的，零钱从小猫耳朵的缝隙间倾泻而出。

“你儿子可以先去清空你们的厕所排污箱——这个免费。”

佩尔杜长叹一声：“当然。我……儿子最喜欢打扫洗手间了。”

佐丹抛给他一个不太友好的表情。

当马克斯和港务长把管子接上排污箱时，让一直注视着他。年轻的马克斯脚步是多么轻快啊！他头发浓密——他可以大吃大喝，不必担心自己的小肚子和臀部下垂。但是他是否意识到他面前还有一辈子时间去犯下大错?

哦，不，我不想再回到21岁，让想着——除非他拥有现在的智慧。

哦，该死，没做过笨小孩又怎能变得成熟。

但他越是想着那些和佐丹相比自己不再拥有的东西，就越发烦闷。岁月如水，从指尖流过——年龄越长，流得越快。不知不觉间，他就会吃起降压药，不得不住在底层公寓了。

让不禁想起维贾亚，他孩提时的朋友。他的人生和佩尔杜一直很相似——直到佩尔杜永失所爱，而他却找到真爱。

曼侬离开佩尔杜的那个夏天，维贾亚在一起交通事故中遇到了他后来的妻子克拉侬。那天他驾车在协和广场兜圈，车速堪比步行速度，绕了几个小时，不敢在车辆拥挤的道路上并线，离开环岛路口。克拉侬睿智成熟、善良热心、行事果断，她思想坚定，知道自己想要

什么样的生活。维贾亚轻而易举地进入了她的生命。朝九晚六的短暂时间足够他完成自己的工作计划：他一直担任一家科研机构的主管，专门研究人体细胞与感官接收器的结构和反应。他想知道为什么当人吃了一些特定的东西后会坠入爱河，为什么气味会勾起久埋心底的童年记忆，为什么人会惧怕情感，是什么让一个人厌恶黏液和蜘蛛，以及当一个人表现出人性时，他的人体细胞是怎样运作的。

“这么说，你是在搜寻灵魂。”当年两人又一次深夜通话时，佩尔杜曾说。

“不，先生，我在搜寻机制。所有一切都跟行动和反应有关：衰老、恐惧以及性爱全都控制着你的感知能力。你喝咖啡，我就能解释你为什么喜欢那种味道；你坠入爱河，我就能告诉你为什么你的大脑表现得像个强迫症患者的大脑。”维贾亚向佩尔杜解释道。

是克拉依向这个害羞的生物学家求婚的，佩尔杜的朋友则不知所措地嘟囔着“好”，心底惊讶于自己的幸运。他脑海里出现的画面一定是自己的感官接收器正像迪斯科舞厅里的闪光灯球一样不停旋转。克拉依怀孕时，两人搬去了美国，佩尔杜会定期收到他双胞胎儿子的照片——先是洗出来的，后来就发邮件了。他们看起来都热爱运动、性格直率。他们对着镜头微笑，带点儿顽皮，长得像母亲克拉依，和马克斯一般年纪。

维贾亚这20年过得多么不一样啊！

马克斯，作家，戴耳罩的人，未来的解梦人，被塞给我的“儿子”。我看起来老得像他的父亲了吗？不过……这有什么不好吗？

就在这里，在河港，佩尔杜先生感到一股强烈的渴望，他渴望有个家，渴望有人会深情地记起他，渴望重新回到那个时刻——那个他拒绝读信的时刻。

关于曼侬，你拒绝的恰恰是你渴望的事情：你拒绝想起她，拒绝提她的名字，拒绝每日带着深情和爱意将她忆起。你放逐了她。让·佩尔杜，你太可耻了。你选择了恐惧，这真可耻。

“恐惧让你的身体变形，如同笨拙的雕塑师毁掉一块完美的石头。”维贾亚的声音在他脑海中响起，“他从最里面开凿，没人能看见你掉下了多少碎片。你的内心变得越来越薄、越来越脆弱，直到最轻微的情感也能击垮你，甚至一个拥抱就能让你觉得自己即将粉碎、迷失。”

如果佐丹需要一条来自父辈的建议，佩尔杜会告诉他：“不要听从恐惧！恐惧使你愚蠢。”

---

1. 法国银行星期天不营业。——编者注

第十九章

“现在怎么办？”他们四处侦察了一会儿后，马克斯·佐丹问。

码头上的小吃店和附近营区里的可丽饼店都拒绝接受用书籍代替货币。这些店主只工作，不读书。

“就吃白豆罐头配鸡心吧。”佩尔杜说。

“不要。除非切除了我的脑叶，我才会喜欢白豆。”

马克斯的眼睛在码头上逡巡。到处都是坐在甲板上的人，他们吃着喝着，热烈地交谈着。

“我们得闯进谁的聚会里，”他最后决定，“我去骗两张邀请函。要不在那位友好的英国绅士那儿碰碰运气？”

“当然不行。这可是吃白食，这可是……”

马克斯已经向一艘游艇走过去了。

“喂，女士们！”他喊道，“我们的食物不幸掉进水里了，鲶鱼把它们吃掉了。能不能分一块芝士给我们这两个孤独的旅者？”

佩尔杜羞愧难当，恨不得挖个地洞钻进去。怎么能这样和女人搭讪！尤其是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这很……不妥。

“佐丹，”他生气地低声说道，抓住年轻人蓝色衬衫的袖子，“求你了，我不喜欢这样。我们不应该打扰那些女士。”

马克斯看着他，脸上的表情正是他和维贾亚年少时，人们看着他们时经常流露出的表情。他们沉醉书海时，像树上的两只苹果一样怡然自得，但当他们置身人群，尤其是在女人和女孩中间时，两个小伙子就害羞得舌头打结。参加派对就是一种折磨——和女孩说话与切腹自杀无异。

“我说，佩尔杜先生，我们需要吃晚饭，而饭钱就是风趣幽默的陪伴和一点儿无伤大雅的调情。”

他咧嘴一笑，研究着佩尔杜的表情。“还记得这种感觉吗？或者它已经埋在一本不会再烦你的书里了？”

让没有回答。对小伙子来说，很难想象女人会逼你走入绝境，而年纪越长、越了解女人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糕。女人可以从男人身上找到的缺点太多了，她可以从你的鞋和工作开始批评，一路说到你不懂倾听的耳朵——然后仍然数落个没完。

在书舫的“父母诊所”里，他听到过多少次的数落！女人会和朋友们咯咯笑着，说起一个男人打招呼的方式不对或是穿的裤子很可笑，她们会因此笑话上他好多年。她们会嘲笑他的牙齿、头发和他求婚的方式。

“我觉得白豆很美味。”佩尔杜说。

“哦，得了吧。你上次约会是什么时候？”

“1992年。”或者是前天，但是佩尔杜不确定和凯瑟琳吃饭能否算作一次“约会”。或许不止于此，或许还算不上。

“1992年？我出生那年？真是难以置信。”佐丹想了一下，“好吧，我保证这不会是一场约会。我们要和几位聪明的女士吃晚饭，你只需要准备一点儿赞美之词和一些让女人感兴趣的话题，把她们吸引过

来。对一个像你这样的书商来说应该不难吧？可以讲些怪异有趣的文学典故。”

“好吧。”佩尔杜说。他跨进低矮的篱笆，匆忙跑到附近的田野中，又飞速跑回来，手里拿着一捧夏天的鲜花。

“这是另一种典故(注)。”

三位身着布列塔尼条纹衫的女士——安可、科琳娜和爱达都是德国人，四十五六岁，热爱读书。她们的法语不太好。如科琳娜所说，她们沿水路旅行是为了“忘记”。

“真的？忘记什么？不会是男人吧？”马克斯问。

“不是所有的男人，而是一个特别的男人。”爱达说。她有一张带着雀斑的脸庞，很像20世纪20年代的电影明星，她咧嘴一笑，又迅速闭上了。她姜黄色卷发下的双眼同时盈满了忧伤和希望。

安可正在厨房里搅拌着普罗旺斯烩饭，蘑菇的香气盈室。而他们正和爱达、科琳娜坐在“芭露”的后甲板上，喝着三升的盒装红酒，另外还有一瓶当地产的欧赛瓦白葡萄酒，喝起来像矿泉水。

让承认自己懂德语，这是每个书商的母语(注)。于是他们用混杂的语言交谈。他用法语回答，用各种各样的发音组合向她们提问，这些发音至少听起来和德语有些关系。

他似乎已经越过了恐惧之门，惊异地发现门背后并不是幽暗的深渊，而是另外一些门扉、明亮的走廊和迎接着他的房间。他仰起头，所见之景深深打动了他——苍穹。没有房屋、电线杆、灯光遮挡视线，一望无垠，星河流转。璀璨的星光，像是流星雨落在天空的屋顶。此情此景，若非离开都市，巴黎人绝无机会见到。

还有银河。佩尔杜第一次看到这条星星组成的面纱时还是个孩子，那是在布列塔尼海岸附近的金凤花草甸上，他被温暖地包裹在外套和毛毯里。他的父母正在蓬塔旺[注]参加一场布列塔尼人的节日晚会，再一次试图挽救婚姻；而他则一连好几小时仰望着黑蓝色的夜空。每当流星划过，让·佩尔杜就许愿，希望丽拉贝儿·伯尼尔和华金·佩尔杜能再次一起开怀大笑，而不是嘲笑对方；希望他们会随风笛、小提琴和六角手风琴跳一曲加伏特舞，而不是在舞池边抱着双臂呆立着，面若冰霜。

年幼的让凝视着深邃的夜空，目眩神驰。他感到很安全，安稳地躺在无尽夏夜的中心。在那几个小时里，让·佩尔杜窥见了生命的幽密和意图。他与自己和平共处，诸事归位。万物永无止息，生命中的事物相互流转，他做什么都不会错，对此他了然于心。

成人之后，他只有过一次如此深切的感受：和曼侬在一起的时候。曼侬和他离开城市，追寻星辰，一路探险，深入普罗旺斯最黑暗的角落。在索村[注]的群山间，他们发现了幽僻的农庄，农庄隐蔽在岩坑中，藏在长满百里香的溪谷间。夏日的夜空，只有在那个地方，才如此澄澈深邃。

“你知道吗？我们都是星星的孩子。”曼侬温热的双唇依偎在他耳畔轻声问道，不想打破群山的静谧。

“几十亿年前星星爆炸，铁、银、金、碳如雨水般纷纷落下。星尘中的铁至今仍在我们中间——在我们的线粒体基因里。母亲把星星和它们中的铁传给孩子。谁知道呢，让？你和我或许是同一颗星星的尘埃做成的，也许我们是凭着它的光芒认出了对方。我们在找寻彼此，我们是追星人。”

他抬头仰望，心想他们能否看见那颗已经消失的星星继续在自己体内发出的光亮。

曼侬和他选择了夜空中的一个光点——一颗仍然在闪烁的星星，虽然它可想而知早已陨落。

“死亡不代表什么，让，我们对彼此的意义永远不变。”

天上的珍珠倒映在罗讷河上。每一颗星星独自舞动，河水泛起涟漪，它们温柔相拥，在一瞬间，两点亮光合二为一。

让再也找不到他们的星星了。

佩尔杜看了爱达一眼，发现她也正看着他，那一刻，他们不是男人和女人，而是两个在各自追寻路途中的旅者。

佩尔杜看见爱达的眼中闪烁着的痛苦，看见这个红头发的女人挣扎着想要拥抱一个新的未来——即便这个新的未来并不是她内心深处的首选，直到此时此刻都不是。她被遗弃，或是在被遗弃之前就自行离开了。那个人曾是她的北极星，为了他，她想必放弃了很多，她的微笑里徘徊着他的影子，如笼薄纱。

我们每个人都保存了时间，保存那些离我们而去的人旧时的模样。而在我们的皮肤、皱纹、阅历和笑容背后，也保存着我们自己旧时的模样。就在表象之下，我们是曾经的自己：曾经的孩子，曾经的爱人，曾经的女儿。

爱达在河中漂流，并不是在找寻安慰；她在找寻自己，找寻她在这个崭新的、陌生的、退而求其次的未来中的位置。独自一人。

“你呢？”她的表情在问，“你呢，陌生人？”

佩尔杜只知道自己想找到曼侬，乞求她原谅他的自负和愚蠢。

爱达忽然平静地说：“我真的不想要自由，我不想硬着头皮去营造一个新的未来，我喜欢过去的生活。或许我不像小说里的女主人公那样爱我的丈夫，但这也不错，不错就等于好，就值得继续下去。不欺骗，不遗憾，不，我并不为我生命中的小爱感到遗憾。”

安可和科琳娜温柔地凝视着她们的朋友，科琳娜问：“你是在回答我昨天的问题吗——如果他不是你的大爱，你为什么不一早离开他？”

小爱。大爱。如果爱有各种不同的型号，岂不是很糟糕吗?

让看着爱达，她对之前的人生并不后悔。他有些犹豫，但最终还是问：“那……他怎么看待你们在一起的时光？”

“25年的婚姻后，我们的小爱对他来说已微不足道。他已经找到了他的大爱。她比我小17岁，而且体态灵活，她可以嘴里叼着刷子给脚趾涂指甲油。”

科琳娜和安可轻蔑地大笑，然后爱达也大笑起来。

后来他们一起玩扑克。午夜的收音机电台开始播放爵士乐：班尼·古德曼六重奏乐团[注]欢快的《你是如此美妙》，梦幻般的《科德角》，还有路易斯·阿姆斯特朗[注]忧郁的《我们拥有世上所有的时间》。

马克斯·佐丹和爱达共舞——至少他是在拖着脚移动——科琳娜和安可共舞，让留在椅子上。

他上一次听到这些歌曲还是曼侬在世的时候。

这是多么可怕的想法：她还在世的时候。

爱达留意到佩尔杜正在努力保持镇定，她悄悄对马克斯说了些什么，然后走开了。

“来吧。”她对让说，向他张开双臂。他很高兴自己不用独自面对这些熟悉的曲调，以及它们勾起的无数回忆。

他仍然很困惑：曼侬已经离开了，而这些歌曲、这些书，还有生活本身却依然继续着。

它们怎么可以?

它们怎么可以就这样……继续着?

他多么害怕死亡——还有生活，害怕摆在面前的没有曼侬的日子。

每一首歌都召唤出曼侬的影子，走着，躺着，读着书，独自跳着舞，为他跳舞。他看见她熟睡、做梦，看见她从他的盘子里偷吃他最喜欢的芝士。

“这就是为什么你不想在音乐的陪伴下度过余生？哦，让！你那么热爱音乐。每当我害怕睡着了就会错过与你共处的时间时，你就会唱歌给我听，你在我的手指、脚趾和鼻尖谱曲，音乐就在你的骨子里，让——你怎么能够这样扼杀自己？”

是啊，他怎么能够——只要练习就能够，就是这样。

让感觉到风的轻抚，听见女人们的笑声。他有些微醺——此时爱达拥抱着他，默默的感激之情在他心中涌动。

曼侬爱我。我们曾一起仰望星空。

---

1. Reference（典故）这个词还有“引用”的意思。——编者注

2. 德国人谷登堡发明了西方活字印刷术，对书籍出版和印刷业产生了巨大影响。“书商”一职也是19世纪首先在德国和美国出现的。——编者注
3. 蓬塔旺：位于布列塔尼南岸的小城。——编者注
4. 索村：位于普罗旺斯的小镇。——编者注
5. 班尼·古德曼：美国爵士音乐家，他组建了六重奏乐团，录制了一系列爵士乐歌曲。——编者注
6. 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美国爵士乐灵魂人物，后文中《我们拥有世上所有的时间》是007系列电影中的插曲。——编者注

第二十章

The Enchanted April

《迷人的四月》

Dracula

《德拉库拉》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梦的解析》

他梦见他醒着。

他在书舫上，然而周遭的事物不停变幻。转轮粉碎，窗户起雾，方向舵失灵。空气浓厚，好像他正在米布丁里穿行。佩尔杜在航道的迷宫里再次迷路。船咯吱作响，然后四分五裂。

曼侬站在他身旁。

“可是你已经死了。”他呻吟。

“我真的死了吗？”她问，“太遗憾了。”

船身裂开，他跌入水中。

“曼侬！”他尖叫。他奋力与激流搏斗，在黑色河水的漩涡中挣扎，而她在观望。她看着他，并没有伸出手来，只是看着他被淹没。

他往下沉，往下沉。

但是他并没有醒来。

他从容不迫地吸气、呼气——继续吸气、呼气。

我能在水下呼吸！

然后他触到河底。

就在那一刻，佩尔杜醒来了。他侧躺着，睁开眼看见一圈光环在林德格伦橘白色的猫毛上跃动。猫咪慵懒地躺在他的脚边。它站起来，伸展肢体，发出咕噜声，慢慢爬到让的脸旁，用胡须轻挠他。“怎么样？”它的表情像是在说，“我跟你说什么来着？”它的咕噜声如远处船只引擎的嗡鸣声一样轻柔。

他记得孩提时有一次也是这样带着焦虑和惊愕醒来，那是他第一次梦见飞翔。他从屋顶跃下，展开双臂翱翔，飞到一座城堡的庭院。于是他明白了：如果想飞，你首先得跳下去。

他爬上甲板。白色的迷雾飘浮，如蜘蛛网笼罩着河面，蒸汽从附近的草地飘升。光线还很弱，白昼刚刚降临。他尽情欣赏着广袤的天空和四周丰富的色彩，迷雾是白色的、轮廓是灰色的，还有淡淡的粉色和带着奶白的橙色。

如梦似睡的宁谧笼罩着港口中的船只。“芭露号”上万物静谧。

让·佩尔杜悄悄溜下甲板去找马克斯。作家睡在书舫上“如何为人”分区中的一把阅读躺椅上，周围都是书，其中一本书是离婚治疗师索菲·玛瑟琳写的，她是每周五都光顾书舫的医师艾力克·兰森的同事。索菲对两性关系问题的建议是，夫妻每结婚一年就默哀一个月；朋友决裂时，则为每一年的友情哀悼两个月；而对于那些永远离开我们的人——逝者——“默哀一生，因为我们对离去的挚爱之人的爱永无止息。我们思念他们，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马克斯蜷缩着酣睡，如同一个孩子，膝盖缩在胸前，撅起嘴巴似带惊讶，他旁边放着萨纳里的《南方之光》。佩尔杜捡起这本薄薄的书。马克斯用铅笔在某些句子下画了线，并在空白处草草写下一些问题。他是把这本书当作必读书来读的。

阅读——一段无尽的旅程；一段漫长的、的的确确不会结束的旅程，会把人变得更温和、更有爱、更宽容。马克斯已然踏上那段旅程。每读一本书，他都会更了解世界、事物和人。

佩尔杜匆匆翻阅这本书，他也一直很喜爱这一段："爱是一栋房子，房子里的每一样东西都应该被使用——没有什么是应该封存或'多余'的。只有当我们全然栖息于此，不回避任何一处房间和房门，我们才真正活着。争吵和彼此温柔的抚摩一样重要，紧紧拥抱和推开对方也一样重要，我们必须完全使用'爱'的每一间屋子。若非如此，鬼魂和谣言将盛行其中。被忽视的房间和房子会变得邪恶而危险……"

爱是否曾因为我拒绝打开那扇房门而怨恨我……究竟要怎么做？我该怎么做？为曼侬建一个神龛？和她道别？要做什么？告诉我，我该怎么做？

让·佩尔杜把书放回熟睡的马克斯身旁。过了一会儿，他把马克斯额上的头发拨开。

然后他悄悄地拾起几本书。把这些书当成货币对他来说并不容易，因为他知道它们真正的价值。一个卖书人绝不会忘记，在浩瀚的历史中，书籍是新近才出现的表达工具，足以改变世界，推翻暴君。

无论何时，每当佩尔杜看见一本书，他不会只看到其中的故事情节、封底标价或将之视为灵魂万用药；他从书纸的羽翼中看见自由。

早上他从安可、爱达和科琳娜那里借了一辆自行车，沿着蜿蜒、空旷而狭窄的小路骑到最近的村庄，沿途经过田野、围场和牧场。

在教堂广场上的面包房里，面包师的女儿正把法棍面包和牛角面包从烤炉里拿出来，她兴高采烈，双颊红润。

她看起来相当自得其乐：在一间小小的面包房中，看着夏天来来往往的乘船人，以及四季往来的农夫、酿酒师、商人、屠夫，还有从勃艮第、阿登高地、香槟区来这里逃离都市生活的人。这里不时组织磨坊舞会、丰收节、厨艺大赛以及当地历史学社的活动。这一带遍布棚屋和马厩改建的房子，对于住在其中的艺术家来说，是个洗涤衣物的地方——这就是在满天繁星和夏日红月之下的宁静乡村生活。

这样的生活能够带给人充实的满足吗?

佩尔杜长叹一口气，走进了这家老式面包房。他别无选择，只能给出惯用的提议。

“早上好，小姐[注]。抱歉问一下，你喜欢读书吗?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她“卖给”他一份报纸、一些邮票和几张圣玛梅斯码头的明信片，还有一些法棍面包和牛角面包，代价是一本书——《迷人的四月》[注]，讲的是四位英国女子逃离故国，最终抵达一处意大利乐土的故事。

“这刚好够本。”她天真地向他保证。然后她打开书，把它举到鼻尖，深深地嗅着书页。放下书时，她脸上闪耀着满足的光芒。

“我觉得它闻起来像可丽饼，”她把书放进围裙兜里，“我爸爸说读书会让人放肆。”她歉意地微笑。

让在教堂的喷泉旁坐下，大口吃下一只温暖的牛角面包，它散发着腾腾热气，柔软金黄的面包芯如此香气袭人。他慢慢吃着，看着村

庄苏醒。

读书让人放肆。哦，是的，不知名的父亲，的确是这样。

佩尔杜给凯瑟琳写了张用词谨慎的明信片。他完全明白，罗莎丽特夫人会偷看信件，于是转而决定把它写给所有人。

亲爱的凯瑟琳，亲爱的罗莎丽特夫人（又换新发型了吗？太棒了！咖啡色的？），我尊敬的博美夫人和27号楼的所有住户：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下单买书请去伏尔泰书店。我并非遗弃或遗忘了你们，但是有一些还未写完的章节，我必须先行阅读……把它们读完。我将远行，去驯服我旧日的梦魇。

J.P[注]

是否写得太空泛，不够炫目？

他的思绪翻涌，越过田野河流回到巴黎，回到凯瑟琳的笑声和她愉悦的呻吟声中。情感洪流席卷而来，他努力想确认自己汹涌渴望的源头——渴望被触碰，渴望身体接触，渴望一条床单下的赤裸和温暖；渴望友谊，渴望一个家，一个他可以停留、得到满足的地方。这些渴望源自曼侬吗？或是凯瑟琳？她们两人在他的思绪中交织，他为此感到羞愧。但是，和凯瑟琳相处给了他这么大的帮助，他是否应该克制自己？这是错的吗？

从前我希望自己不再需要任何人。我真是个懦夫。

佩尔杜骑车回去，兀鹰和云雀在空中翱翔，盘旋在麦田的清风之上。风穿过他的衬衫。

他觉得他回到书舫上时会是个全新的男人，和一小时前出发的那个人迥然不同。

他在爱达的自行车车把上挂了个袋子，里面有热烘烘的牛角面包，一束刚刚摘下的红色罂粟花，还有三本《夜晚》——马克斯昨晚睡觉前在书上签了名，并写下了一长段赠言。

然后他回到书舫的厨房里煮了咖啡，喂了猫，检查了书店的空气湿度（令人满意）还有船的油量（快用光了），然后解开绳索让“露露”起航。

书舫滑进纯净的河水之际，佩尔杜看见爱达出现在她们的船尾。他向她挥手作别，直到船绕过水湾。他衷心希望爱达有一天能找到她的大爱，以弥补她失去的小爱。

他平静地把船驶入清晨的阳光中。空气中的清凉之意散去，取而代之的是夏日的绵绵暖意。

“你知道布莱姆·斯托克是在做梦时凭空想出了《德拉库拉》注吗？”一个小时后，当马克斯感激地端起咖啡时，佩尔杜愉快地问。

“梦见德拉库拉？我们在哪儿，在特兰西瓦尼亚吗注？”

“在卢万运河，正驶往布里亚尔运河。我们沿着你选的波旁内航道航行，可以一直驶到地中海。”佩尔杜喝了口咖啡，“全拜蟹肉沙拉所赐——斯托克吃了坏掉的蟹肉，食物中毒。他发病期间，开始梦见吸血鬼伯爵，就此走出了创作低谷。”

“真的？好吧，我可不是做梦做出了一本畅销书的。”马克斯咕哝道，同时把牛角面包浸在咖啡里，确保不让任何一粒面包屑漏网。“我很想读我那本书，可是字母从书页上不停溜走。”然后他精神一振，“你觉得消化不良会不会促使我想出一个故事呢？”

“谁知道呢？”

“《堂吉诃德》成为文学经典之前，也是一场噩梦。你梦到过什么有用的东西吗？”

“我梦到过我可以在水下呼吸。”

“哇！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我梦见自己可以在水下呼吸。”

马克斯扬起上唇露出了一个“猫王”式的微笑，然后严肃地说：“那意味着你不再被情感窒息，尤其是下面那里。”

“下面那里？从哪儿看来的？1905年的‘好主妇日历’？”

“不是，是1992年版的《梦的解析》(注)，那是我的圣经。我妈妈把不好的话全都用记号笔涂掉了。我用它来解释每个人的梦：我父母的，邻居的，还有同学的——我太了解弗洛伊德那一套了。”

马克斯做了几下伸展运动，打了几下太极拳。“它给我带来了麻烦，尤其是当我为女校长解梦时。她梦见了马，告诉你，女人和马可不简单。”

“我父亲也常常这么说。”

佩尔杜想起在那些他逐渐了解曼侬的日子里，他梦见她变成了一只雌鹰。他尝试捉住她，驯服她，他把她驱逐至水下，因为她的双翼打湿后就无法逃脱了。

在挚爱之人的梦里，我们得以永生。在我们的梦里，死去的人继续活着。梦是不同世界的交界，是时空的交界。

马克斯把头伸到船外，让微风吹走眼里的睡意，佩尔杜说：“看，前面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闸口。”

“什么？你是说那堆鲜花丛生的娃娃屋中间的婴儿浴盆？我们不可能过得去的。”

“等着瞧吧。”

“我们的船太宽了。”

“法国的所有闸口都是按照统一标准修建的，我们的船比这个尺寸小。”

“这个肯定不是，它太窄了。”

“我们的船宽是5.04米，所以至少会有6厘米的空隙，左右各3厘米。”

“我想吐。”

“那想想我的感受吧，因为待会儿是你来操控船闸。”

两人对视，爆发出一阵大笑。

船闸管理员等着他们开近，显得很不耐烦。他的狗四腿大张，朝着书船狂吠。与此同时，管理员的妻子为他们端来一盘刚烤好的李子馅饼，并将盘子送给了佩尔杜，以此交换约翰·欧文[注]的新作。

“还得再加上这位年轻作家的一个吻。”

“再给她一本书吧，佩尔杜，求你了，”马克斯气急败坏地低声说，“那女人有胡子。”

她坚持要佐丹在她脸上啄一下。

当管理员骂他老婆是个食人女妖时，他们毛发蓬松的金毛犬在一边吠到撕心裂肺，马克斯抓住梯子时，它竟然把尿撒在了他手上。作为对丈夫的回敬，管理员怒不可遏的老婆痛骂他是个爱炫耀的家伙，其实连船闸都看不好。他暴躁地大吼：“把船开进来！”

转紧左闸门，绕到另一边，转紧右闸门。走到前面，打开两边的上游闸门——让水涌进来。然后打开右闸门，绕到另一边，打开左闸门。

“把船开出去！”船闸管理员一脸严肃，他大概能用12种语言吼出这句指令。

“罗讷河上还有多少个船闸？”

“大约150个。问这个干吗，佐丹？”

“我们回去时应该走香槟区和勃艮第之间的运河。”

回去？佩尔杜想。我们不会回去了。

---

1. 原文为法语。——编者注

2. 《迷人的四月》（The Enchanted April）：英国女作家伊丽莎白·冯·阿尼姆出版于1922年的小说，曾被改编为电影。——编者注

3. 让·佩尔杜的姓名缩写。——编者注

4. 布莱姆·斯托克（1847-1912）：爱尔兰作家。《德拉库拉》（又译“吸血鬼”）是其代表作，被改编为各种影视版本，最著名的有1992年的电影《惊情四百年》。“德拉库拉”后被用作吸血鬼的代称。——编者注

5. 特兰西瓦尼亚：位于罗马尼亚中部，相传是吸血鬼的故乡。——编者注

6. 《梦的解析》：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著作。——编者注

7. 约翰·欧文：美国当代作家，代表作有《寡居的一年》《苹果酒屋法则》等。——编者注

第二十一章

The Man Without Qualities

《没有个性的人》

卢万运河平缓地流过四周的乡野，牵引道上不时出现全神贯注的骑车人、打瞌睡的垂钓者和孤独的慢跑者。健壮的夏洛莱白牛在牧场上吃草，丰茂的林地与开满向日葵的田野彼此交错。有时开着轿车经过的人会向他们鸣笛致意。他们经过的小村落中有很好的停泊点，大部分都免费，以吸引船舶停靠，在当地的店铺消费。

接着景致有了变化，运河的水位升高，他们可以俯瞰两岸居民的花园。

他们到达遍布渔场的香槟区时，马克斯已经能像个老手一样熟练地操作船闸了。越来越多的支流从运河分流入湖泊，鸥鸟尖叫着从芦苇和灯芯草丛中飞起，好奇地盘旋在水上“水上文学药房”的上空。

“下一个主要的停泊点在哪儿？”佩尔杜问。

“蒙塔基。运河从那座城的中心穿过。”马克斯翻阅着游艇指南，“那是一座花城，是果仁巧克力的发源地。我们应该找家当地银行，我好想买一块巧克力吃。”

我也想买洗衣粉和一件干净的衬衫。

马克斯用洗手液洗了他们的衬衫，现在两人闻起来都有一种玫瑰干花的香味。

佩尔杜忽然想起一件事。“蒙塔基？我们应该先去拜访奥尔森。”

“奥尔森？那个P.D.奥尔森？你也认识他？”“认识”就言过其实了。当佩尔杜还是个年轻的书商时，就有传言说帕·大卫·奥尔森极有可能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同期竞争者有菲利普·罗斯(注)和爱丽丝·门罗(注)。

他现在多大年纪了？有82岁？他30年前移居法国。对这位维京人的后裔来说，法兰西这个泱泱大国显然比他的美国旧居更有吸引力。

“一个国家，没有千年历史可回溯，没有神话，没有迷信，没有集体记忆、价值观或羞耻感，一无所有；除了伪基督教武士道德、变种小麦、是非不分地游说武力，以及猖獗的性别种族主义。”这是他离开美国时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文字。

然而，最有趣的一点是，奥尔森很有可能是《南方之光》真正的作者，佩尔杜列出了11个可能使用“萨纳里”为化名的人，而他就是其一。奥尔森住在运河畔的一个小村庄瑟普瓦，正好在蒙塔基城中运河的这一侧。

“那我们怎么做？按他的门铃说：‘嗨，P.D老兄，《南方之光》是不是你写的？’”

“就是这样，不然呢？”

马克斯鼓起腮帮。“好吧，正常人会先写封邮件。”他说。

让·佩尔杜尽力忍住，才没说出这样的话——听起来像“以前我们上学放学都得爬坡，但世道仍比现在要好”。

瑟普瓦的草坪上放了两个大铁圈，权当港口，他们把“水上文学药房”的缆绳拴紧。

很快，滨河青年旅社的主人——一个颈上有红色包块、晒得黝黑的男人为他们指路，奥尔森就住在教区长以前的老房子里。

他们敲门，开门的女人像是直接从彼得·勃鲁盖尔[注]的画中走出来的。平坦的脸庞，头发像是纺锤上的粗糙亚麻，灰色罩衫上面露出了白色的蕾丝领子。她既没说“你好”也没说“有什么事吗”，甚至没说“我们不买推销员的东西”；她只是打开门，静候着——磐石般坚硬的静默。

“午安，夫人，我们想见奥尔森先生。”佩尔杜停顿了一下，开了口。

“他不知道我们要来。”马克斯补充道。

“我们从巴黎乘船来。很不幸，我们没有手机。”

“也没有钱。”

佩尔杜用手肘戳了马克斯一下：“但我们不是为这个来的。”

“他在家吗?”

“我是个书商，我们曾在书展上见过一次。那是1985年，在法兰克福。”

“我是个解梦人，也是个作家，我叫马克斯·佐丹。很高兴认识您。您会不会正好有昨天剩下的砂锅菜？我们的船上只剩一罐白豆和一些伟嘉猫粮了。”

“随你们的便吧，绅士们，但是再怎么哀求她也不会谅解你们，或者给你们砂锅菜的，”他们听见一个声音说，“自从玛格丽特的未婚夫从教堂钟楼上跳下后，她就聋了。她想救他，自己却被卡在了午间鸣

响的大钟里。她只能读她认识的人的唇语。该死的教堂！总是把不幸压在还没失去希望的人身上。”

站在他们面前的，正是大名鼎鼎的美国批判者：P.D.奥尔森，一个矮小的维京人，身穿一条粗布长裤、一件无领衬衫和一件条纹马甲。

“奥尔森先生，非常抱歉这样唐突造访，但是我们有一个很紧急的问题，我们——”

“是的，是的，当然，在巴黎所有的事都很紧急，但这里不一样，先生们。在这里，时间裁剪自己的布匹；在这里，人类的敌人会无功而返。让我们先喝杯酒认识一下吧。”他邀请两位到访者入内。

“人类的敌人？”马克斯压低声音说，显然很担心他们可能碰到了一个疯子。

奥尔森从衣帽架上拿了顶帽子，佩尔杜和马克斯跟在他两边，大步向一家售卖香烟的酒吧走去，马克斯尝试与奥尔森交谈：“人们都认为您是个传奇。”

“别叫我传奇，年轻人，这让我听起来像具尸体。”

马克斯不再说话，佩尔杜也决定效法他。

奥尔森带着他们穿过村庄，从步态可以看出他之前中风过。他说：“看哪！这里的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为他们的故乡奋斗！看那儿——你们看见他们是怎样种树、怎样给屋顶上瓦了吗？看看大马路是怎样避开了村子。所有这些都是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眼光长远的发展策略，这里没人只考虑现在。”

他和一个开着雷诺汽车哐当驶过的男人打招呼，男人的汽车后座上是一头山羊。

“在这里，人们为将来工作和思考，为后代考虑，而他们的子嗣也是一样。相反，如果一代人只为自己考虑，全然不顾下一代，只想着现在要改变一切，就是毁灭这片土地的唯一方式。”

他们进了酒吧，里面悬挂的电视正在播放赛马，奥尔森为他们一人点了一小杯红酒。

“穷乡僻壤，打个小赌，小醉一下，夫复何求？”他高兴地说。

“嗯，无论如何，我们有个问题——”马克斯开口道。

“放松点儿，孩子，”奥尔森说，“你闻起来像干玫瑰，这副耳罩让你看起来像个电台主播。不过我认识你——你写了些东西，有关危险的真相。这是个不坏的开始。”他和马克斯碰杯。

马克斯的脸上洋溢着自豪，佩尔杜感到一阵忌妒。

“你呢？你就是那个文学药剂师？”奥尔森转身对他说，“你把我的书开成了治什么病的药方？”

“治疗退休丈夫综合征。”佩尔杜回答道，言辞比他预想的更加尖锐。

奥尔森盯着他：“啊哈。怎么说？”

“丈夫退休后常常碍手碍脚，弄得妻子什么都做不了，烦得直想杀了他，但如果她读了你的书，她就会转而想杀了你。你的书是避雷针。”

马克斯看起来相当疑惑。奥尔森死死盯着佩尔杜——然后爆发出一阵大笑。

“老天，你这么一说，我全都想起来了！我父亲过去经常对我母亲绊手绊脚的，批评她。‘为什么土豆一定要削了皮才能煮？’‘亲爱的，欢迎回家，我稍微清理了一下冰箱。’简直太糟了。他是个工作狂，没有任何嗜好，所以退休后的无聊和尊严丧失令他想死，但我母亲不准。她不停地叫他出去陪孙儿，去上手工制作课，去花园。我觉得她最终会以谋杀罪入狱。”奥尔森咯咯笑着，“我们男人如果只擅长工作，就会变成一个大麻烦。”他三大口把酒喝光。

“好，喝光了，”他说，在柜台上放了6欧元。“我们走吧。”

两人希望奥尔森能有机会听到并回答他们的问题，所以也把酒一饮而尽，跟随他出了门。

不一会儿，他们走到了镇上的老校舍。操场上停满了车，牌照显示它们来自卢瓦尔河区的各个城市，还有来自更远的奥尔良和沙特尔(注)的。

奥尔森目标明确，径直向体育馆走去。

他们一进门，陡然发现自己正置身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注)。

男人们在左手墙边，女人们坐在右手椅子上。中间是舞池，前方体操吊环处有一支探戈乐队。他们位置的尽头处有一个酒吧，吧台后面的侍应是个矮小圆胖的男人，有鼓起的肱二头肌和浓密的黑胡子。

奥尔森转身喊道：“跳舞啊！你们两个。然后我会回答你们所有的问题。”

几秒钟后，老人自信满满地大步穿过舞池，走向一位年轻的女士，她梳着简单的马尾辫，穿着开衩裙。这时他完全变成了一个舞步轻盈、青春洋溢的探戈舞者，紧紧把年轻的舞伴拥在怀里，引领着她优雅地在体育馆里起舞。

马克斯呆呆地看着这个未知的世界，佩尔杜则立即意识到自己身处何方。他曾在雅克·托兹的一本书里读到过：秘密的探戈舞会，在学校礼堂、体育馆或废弃的谷仓举行。各种年龄、各种水平、各个国家的舞者在此相聚，有人甚至会开上几百公里路的车，来品味这短短的几小时。将他们齐聚于此的是同一件事：他们只能把对探戈的热情深埋心底，因为他们心生忌妒的伴侣和家人厌恶它，认为探戈舞步堕落轻浮，充满挑逗；看到探戈，他们会紧闭双唇，颇觉尴尬。没人知道这些探戈舞者下午此刻是在哪里。家人以为他们在打球或上课，开会或购物，在桑拿房、野外，或是在家里。然而他们此时正在为生活起舞，为生命本身起舞。

少有人是为了见情人来参加舞会的，因为探戈无关风月；它关乎一切，关乎万事万物。

曼侬的旅行日记

前往博尼约的途中

1987年4月11日

8个月来，我深知自己已经不再是去年8月来到北方的那个女孩子，我害怕自己无法去爱——无法去爱两次。

真爱并不局限于某一个人，这个发现仍然让我无比震惊。

5月我就要嫁给卢克了，在繁花之下，在新的开始与信心带来的芬芳之中。

我不会和让分手，我会让他来决定是否要跟我分手，我这个贪心鬼。

我是因为惧怕无常，担心明天就会死去，所以要立即体验一切吗?

婚姻。要？或不要？质疑它会令你质疑一切。

我希望自己是太阳落山时普罗旺斯的光芒，这样我就无所不在，寓于所有生命之中。那才是真正的我，也不会有人因此而记恨我。

在到达阿维尼翁之前，我必须把“脸”收拾一下。希望是爸爸来接我，不是卢克，也不是妈妈。只要在巴黎待一段时间，我就会带上那种都市人在拥挤街头推攘而过时的表情，那模样好像对自己并非孤身一人的事实视而不见。他们的脸在说：“我？我什么也不想要，我什么也不需要，没什么能打动我，没什么能让我震惊、好奇或快乐。快乐是那些来自乡下和臭气熏天的牛棚的傻瓜的专利。他们会被逗乐，而我们要去关心更高层次的东西。”

但问题并非是我冷漠的脸庞，而是我的“第九张脸”。

妈妈说我已经总共有九张脸了。自从我像只皱巴巴的小虫子来到这个世界后，她就熟知我的每个姿势和表情。但巴黎让我的脸变形，从发际到下巴尖。上次我回家时，她一定留意到了，那时我正想着让，他的嘴唇，他的笑，他的“你必须读读这个，这对你好”。

“要是有你这样的对手，我会很害怕。”她说。这话脱口而出时把她自己也吓到了。

我们总是这样，用直接清楚的方式描述事物。在我是个小女孩时我就知道，最好的关系是“如山泉般清澈的”。他们教会我，当你将难以理解的思想大声说出来时，它们就不会再为难你了。

但我不认为这总是对的。

我的“第九张脸”让妈妈不安。我知道她的意思。当让用热毛巾帮我擦背时，我也在他的镜子里看到过这张脸。每次我们看到对方，他就把我的一部分拿出来，温暖它，这样我才不会像霜打的柠檬树般枯萎。他会像个母亲一样照顾人。我的新脸庞充满欲望，但它藏在自制力的面具之下，所以对妈妈来说，它看起来反而更像鬼魅。

妈妈仍然为我焦虑，她的焦虑简直像传染病。我想，如果有什么事会发生在我身上，那么我只想尽兴地活一场，不想听到谁对此抱怨。

她问得很少，我却说了很多——事无巨细，告诉她我在巴黎的日子，我用毫无隐瞒的描述、一个又一个的细节编织了一面闪亮鲜艳的珠帘，如山泉般清澈。我把让藏在珠帘后面。

“巴黎让你远离了我们，却让你更贴近自己的内心，对吗？”妈妈说，而当她说“巴黎”时，她已经想到一个男人的名字了，对此我明白，她也知情，但我还没准备好告诉她一切。

永远也不会。

我觉得自己好陌生。让的出现，仿佛削走了我表面的硬壳，使更深更真的自我显露出来，这个自我面带嘲笑地把手伸向我。

“怎么样？”它说，“你真的认为自己是个没有个性的女人？”（让说，引用穆齐尔的书名“没有个性的人”[注]并非是智慧的表现，仅仅是训练出来的好记性罢了。）

但是我们究竟会怎么样呢?

该死的自由！这意味着当我的家人和卢克误以为我在索邦大学上研讨课或挑灯夜读时，我必须像树桩一样沉默，不能透露我究竟干了什么。这意味着我必须控制自己，在博尼约毁灭自己，隐藏自己，不去期望任何人能接受我的忏悔或聆听我秘密生活的真相。

我就像是坐在旺度山巅[注]，迎着太阳、雨水和地平线。我能比以前看得更远，更自由地呼吸；但这也剥夺了我对于自身的防卫。让说，得到自由等于失去确定。

但我真的知道我正在失去什么吗?

我又真的知道他因为选择我而放弃了什么吗?他说他不想要别的女人，只想要我。我在过着双重生活，这让我很满足，可他并不想过这样的日子。每当他为我着想时，我都会感激得哭泣。他从不责备，也不会提出让我难以回答的问题。他让我觉得自己是一件礼物，而不是一个对生活有太多要求的坏人。

如果我回家后把事情告诉某个人，他或她就会被迫为我说谎，保守秘密，保持沉默。我宁愿让自己难受，也不能让别人难受：这是堕落者坚守的准则。

我从没提过一次让的名字。我担心我说出他名字时的语气会让妈妈、爸爸或卢克听出端倪。

或许他们每一个人都会以各自的方式表示理解。妈妈能理解，因为她懂得女人的渴望。它们存在于我们所有人之中，即便当我们还是小女孩，个头还没有厨房角落的餐桌高，整天和长期被我们蹂躏的毛绒玩具以及聪明的小马驹说话时，也是如此。

爸爸能理解，因为他懂得我们内心深处潜藏的兽欲，他能理解我行为中狂野的、不停扩张的一面；他甚至能认同这种生物本能——就像一颗土豆对发芽的渴求。（当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时，我会请他帮助我。或者去问“妈妈爸爸”注——像萨纳里在一本书里写的那样，那本书让曾大声为我朗读过。）

卢克能理解，因为他懂我，因为即便知道我还需要更多，他也仍然决定和我在一起。他总是坚持自己的决定：对就是对，即使这会让人受伤或之后会变成错的。

但如果他在30年后，才向我承认我此时告诉他的事伤他之深，那该怎么办?

我了解我未来的丈夫——他会熬过很多难挨的白天和夜晚。他看着我时，会越过我的肩膀看见另一个男人。我们同床共枕时他会想：她是否正在想着他？她和他在一起会不会更幸福？若我在村里的节庆或国庆节游行时和男人说话，他就会想：他是下一个吗？她什么时候才能最终满足？他会独自承受这一切，而不会责备我一个字。他说过什么来着？“这是我们所拥有的唯一的人生。我想与你共度我的人生，但不会阻碍你的人生。”

为了卢克，我必须保守秘密。

也为了我自己——我希望让只属于我一个人。

我痛恨自己想要这么多——这比我争取的多太多了。

哦，无情的自由，继续把我击垮吧！你迫使我挑战自己的底线同时又感到羞愧，却又为自己充满欲求的人生扬扬自得。

当我老得连自己的脚趾都够不到的时候，我会细细回味我们经历过的一切！

我们躺在毕武村[注]堡垒的草地上搜寻繁星的那些夜晚，那些在卡马尔格的日子，我们变得那么狂野。哦，那些美妙的夜晚，让引领我进入书的世界，我们裸体躺在沙发床上，猫咪卡斯托也躺在我们身边，让把我的后背当作书托。我从未知晓有如此漫无边际、无穷无尽的思想和奇迹，如此浩如烟海的知识。这个世界的统治者应该被强制考取“读者证”。只有读了五千本——不，一万本之后，他们才勉强合格，才能理解人类和他们的行为。当让读给我一些有关“好人”片段，读到他们因为爱或需要或对生命的饥渴而做出糟糕的事情时，我就会感觉好受些，不再觉得自己很坏，很虚伪，很不忠诚。

“曼侬，你以为只有你这样吗？”他问。是的，那感觉真的很糟糕，仿佛我是唯一一个不能控制自己欲望的人。

时常当我们做完爱，还没有再来一次的时候，让会告诉我一本他读过的书、想读的书，或是他想让我去读的书。他把书叫作自由，也叫作家园，它们保存了所有我们几乎遗忘的美好辞藻。

仁慈。善良。矛盾。忍耐。

他懂得太多，他是一个知道什么叫作无私去爱的男人。当他去爱时，他便活着。当他被爱时，他的信心会动摇。这就是他感到尴尬的原因吗？他不知道他的身体里蕴藏着什么！悲伤，焦虑，欢笑——全都来自那里吗？我会用拳头压着他的小肚子：“你这里觉得发慌吗？”我会往他肚脐下吹气：“男子气概住在这里吗？”我会把手指放在他颈上：“眼泪住在这里？”他的身体有时很僵硬、麻痹。

有一晚，我们出去跳舞，跳阿根廷探戈。简直是灾难！让尴尬无比，推着我，朝这边挪一点儿，朝那边挪一点儿，练习他在舞蹈课上学到的舞步，可是手动脚不动。他就在那儿，但他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

不可能——他不可能，这个男人不可能不会跳舞！他不像从北方来的，从皮卡弟、诺曼底或洛林来的男人，他们灵魂贫瘠，尽管有许多巴黎女人认为这很性感——仿佛勾起一个男人的细微感情是一项性欲的挑战。那种女人想象着在男人冷漠的背后有炙热的感情，会让他激情迸发，把她扛在肩上，压在地板上。我们跳不下去了。我们回到家喝酒，小心翼翼不去触碰真相。他一丝不挂的时候异常温存，我们玩耍，像雄猫和它的小猫咪。我的绝望无边无际。如果我不能和他跳舞，那还能做什么呢?

我就是我的身体。当我充满欲望时，我的阴部也在闪闪发亮；当我感到羞辱时，我的胸部也在流汗；当我害怕自己的胆量时，我的指尖会刺痛；当我准备保护和防卫时，我的手指会颤抖。然而面对我真正应该惧怕的事情时——就像他们在我腋窝下发现的那个肿块，他们想在活检中将它切除——我既困惑又冷静。我的困惑令我想让自己保持忙碌；但是我又很冷静，如此冷静，让我不想读严肃的书或听庄严宏伟的音乐。我只想坐在这里，看着金红色树叶上流淌着的秋光；我想打扫壁炉；我想躺下睡觉。所有这些迷惑的、虚幻的、荒谬的、转瞬即逝的思绪令我筋疲力尽。是的，当我感到惧怕，我就想睡觉——这是灵魂逃离恐慌的避难所。

但是他呢？让跳舞的时候，他的身体像个衣架，上面挂着衬衫、西裤和外套。

我站起身，他跟上来，我打了他一个耳光。

我的手像火一样发烫，就像我把手伸进余烬。

“嘿！”他说，“这是为什么？”

我又打了他一个耳光，指间如同握着火红的炭。

“不要去思考！去感觉！”我向他尖叫。

我走到留声机旁，把《自由探戈》放上去。手风琴响起，像鞭子在抽打，像起伏的麦浪，像火中树枝的噼啪声。皮亚佐拉[注]演奏的小提琴曲调如泣如诉。

“不要，我——”

“要，和我跳舞，跟着你的感觉跳！你感觉到什么？”

“我很愤怒！你打了我，曼侬！”

“那就愤怒地跳！在音乐里找到能反映你感情的乐器，跟着它跳！带着你对我的愤怒！抓住我！”

我的话音未落，他就抓住我的双手，将它们举过我的头顶，把我压在墙上。他抓得很紧、很用力。小提琴在呜咽，我们赤裸着跳舞，他选择了小提琴作为表达情感的乐器。他的愤怒变为渴求，然后变为温存，我对他又咬又抓，不让他带我跳舞，不让他牵我的手——我的爱人变成了一个探戈舞者。他回到了他的身体里。

我斜靠着他，心贴着心，他让我感觉他的心跳、他对我的感觉，我看见我们的影子在墙上舞动，在薰衣草房的墙上四处舞动。它们在窗棂上舞动，它们合二为一，卡斯托站在衣柜上观察着我们的影子。

从那晚开始，我们总是跳探戈——先是一丝不挂地跳，因为那样更容易抱着对方摇摆、诱哄。我们跳舞，双手放在自己的心房上；接着在某个时刻，我们改将双手放在对方的心房上。

探戈是真正的药。它袒露你的问题和症结，同时也袒露你不想让别人烦恼而隐藏起来的力量。它展示一对伴侣之于彼此的意义有多重大，他们聆听对方有多深。只想聆听自己的人会憎恨探戈。

关于跳舞，让没有逃进抽象的思维，而是忍不住去感受我双腿间的绒毛和胸脯。在那段时间，让和我跳舞，然后做爱——在每个地方：沙发床、地板、椅子，我从未如此强烈地感受过我身体里女性的娇柔。他说："你在这里的时候，你就是我流淌的源泉，当你走了，我就会干涸。"

从那天起，我们跳遍了巴黎的探戈小酒馆。让学会了把他身体里的能量传递给我，用身体告知我他想从我这儿学到哪一种探戈——我们学会了阿根廷人讲的西班牙语，或者至少学会了探戈舞者在他舞伴耳畔低吟的安静诗篇，好让她准备好……跳探戈。我们开始玩那美妙的、难以言喻的游戏：我们学会在卧室里极为正式地称呼对方——而这种礼貌的称呼有时会激发我们去提出一些极为粗鲁的要求。

哦，卢克！和他在一起时我不一样，或者说不那么充满渴求，但是也更不自然。从一开始，我就从未对让撒谎。对卢克，我并没有表达出对他的渴望：希望他更猛烈或更温柔，更勇敢或更轻佻。我想要的比他能给的多，对此我感到羞愧。谁知道呢，或许只要我开口要，他也能给我？但是要怎么给呢？

"就算你和其他女人跳舞，也不能退缩，否则就是对探戈的背叛。"吉塔诺，一家酒吧的探戈老师这么告诉我们。

吉塔诺确信让爱我，我也爱让。他能从我们的每一个舞步中看出这一点：我们合二为一。或许这与事实相差不远？

我需要和让在一起，因为他是我男性的那部分。我们看着对方，看见了同样的东西。

而卢克是站在我身旁的男人，我们朝同一个方向眺望。和那位探戈老师不同，我们从不谈论爱情。

只有纯粹和自由的人才可以说“我爱你”，比如罗密欧和朱丽叶，而不是罗密欧、朱丽叶和史蒂芬。

我们不断与时间竞赛。我们不得不一次性地把所有事情做完，否则什么也做不了。我们一边同床共枕，一边谈论书籍，顺便吃饭、沉默、争论、化妆、跳舞、大声朗读、唱歌、寻找我们的那颗幸运星——全部以惊人的速度进行。我渴望下一个夏天的到来，那时让会来普罗旺斯，我们会一起寻找星星。

我能看见教皇宫在阳光下闪烁金光。最终又是那样的光芒；最终，人们不会表现得像是其他人都不存在，无论是在电梯里、大街上，还是在巴士上；最终，又有从树上摘下的新鲜杏子。

啊，阿维尼翁。我曾疑惑这座有着阴险宫殿的城市，为什么如此冷漠无情、阴影重重、布满密道和暗门。现在我知道了。自人类诞生伊始，这不安的欲望就在我们的身体里。凉亭、私人包间、戏院包厢，玉米垛垒出的迷宫——全是为此而设计，为同一个游戏！

每个人都知道这个游戏一直在进行，却假装它已经结束，或是离自己很远，无害而虚幻。

哦，确实如此。

我能感觉到双颊发烫，羞愧无比；我能感觉到膝盖里的渴望，谎言依偎在我的肩胛骨间，擦得它们生疼。

亲爱的“妈妈爸爸”，请别让我在他们之间做出选择。

让我腋下蚕豆大小的肿块只像颗粉粒那样，从瓦朗索尔的水龙头里慢慢滴下。瓦朗索尔，那是薰衣草的故乡，世上最孤傲的猫咪的家园。

---

1. 菲利普·罗斯：美国作家，曾被多次提名诺贝尔文学奖。——编者注
2. 爱丽丝·门罗：加拿大女作家，201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编者注
3. 彼得·勃鲁盖尔：16世纪尼德兰地区著名画家，以农村生活为创作题材。——编者注
4. 奥尔良：法国中部城市。沙特尔：厄尔-卢瓦尔省的一座小城。——编者注
5. 布宜诺斯艾利斯是阿根廷首都，探戈的发源地。这里指体育馆中人人都在跳探戈。——编者注
6. 《没有个性的人》：奥地利作家罗伯特·穆齐尔生前未完成的小说，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现代小说之一。——编者注
7. 旺度山：普罗旺斯的一座山。——编者注
8. 前文写到萨纳里喜欢在小说中自创词汇，“妈妈爸爸”应该就是他自创的一个词，后几章中也谈到了这一点。——编者注
9. 毕武村：普罗旺斯的小村庄，位于博尼约附近的崇山峻岭之间。——编者注
10. 阿斯托尔·皮亚佐拉：阿根廷作曲家、班多钮手风琴独奏家。——编者注

第二十二章

佩尔杜先生感觉到一双双涂了睫毛膏的眼睛正从上到下扫视着他。如果他迎接、直面并回应一个女人的注视，就等于接受了“卡比西欧”注，即在探戈舞中，以无声的眼神来交涉——眼神邀舞。

“看着地板，佐丹，不要直视女人。”他小声说，“如果你的眼神停留一会儿，她就会认为你在邀请她跳舞，你会跳阿根廷探戈吗？”

“我很擅长跳即兴扇子舞。”

“阿根廷探戈和这很像，只有很少的固定舞步。你们胸碰胸、心贴心，然后你聆听女伴希望被怎样引领。”

“聆听？可是这儿没人说一句话啊。”

确实如此：舞池里没有一个男人或女人或一对舞伴把力气浪费在舌头上，尽管他们的身体都如此善言：“把我抓紧点儿！”“不要太快！”“给我点儿空间！”“让我来诱惑你！”“一起来玩吧！”女人纠正着男人：一会儿用鞋背摩擦一下小腿——“专心点！”一会儿在舞池里摆出漂亮的八字步注——“我是个公主！”

在别的探戈舞会上，男人会在四首舞曲注中全力施展说服之力点燃舞伴的热情。他们会用轻柔的西班牙语，在舞伴的耳畔、颈侧和发际私语，气息撩动肌肤：“我为你的探戈舞步疯狂，你的舞姿让我狂野。我的心会放飞你的心，让它自由歌唱。”

而这里，并没有探戈私语。在这里，一切都用眼神交流。

“男人要很谨慎地扫视房间。”佩尔杜悄悄地把“卡比西欧”的规则告诉马克斯。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从一本——”

“不，不是从书里知道的。听着，要慢慢扫视，但又不能太慢。就这样寻找你想与之跳下一组探戈的舞伴——一组探戈有四首曲子——或是看看是否有人想和你跳，可以用长时间的直接的注视来邀请舞伴。如果得到回应，比如一个点头或是一个浅笑，就说明你的邀请被接受了；如果她看向别处，则是在说‘不了，谢谢’。”

“这样挺好，”马克斯平静地说，“那个‘不了，谢谢’无声无息，不用担心尴尬。”

“确实如此。站起来去牵舞伴，这是个英勇的行为。走过去的路上你仍有时间确认她邀请的就是你……而不是你斜后方的男人。”

“跳完舞呢？我应该请她喝一杯吗？”

“不。你要护送她回到座位，感谢她，然后回到男士阵营。跳探戈并不意味着任何承诺，你们一起跳三四支舞，分享彼此的期盼、向往与渴望，有人说这像性爱，但比性爱更好——更频繁。但是跳完就跳完了，绝不要和同一个女人连跳一组以上的舞，这会被视为没有礼貌。”

两人眼帘低垂，看着舞池中的一对对男女。过了一会儿，佩尔杜用下巴向一位女士示意，女人大约在50至70岁之间：黑色的头发中有一些银灰的发丝，发束如弗拉明戈舞者般扎在颈后；看上去簇新的舞裙；三个婚戒戴在同一根手指上。她姿态如芭蕾舞者，体态纤瘦健美又柔软，如稚嫩的野蔷薇。她是位绝好的舞者，自信稳当且一丝不

苟，又有足够的宽厚，能弥补舞伴拙劣和生硬的舞步，用她的优雅掩盖男伴的瑕疵。她会让一切变得容易。

“她会是你的舞伴，佐丹。”

“她？她太厉害了，我很害怕！”

“记住这种感觉。有一天你会想把它写下来——所以体会这种即便感到恐惧，仍然走上前，与人共舞的感觉对你很重要。”

马克斯开始努力吸引骄傲的蔷薇女王的关注，半带惊慌，半带勇气。此时让走到吧台前，点了一小杯茴香酒，加了水。他很……兴奋。非常兴奋。

仿佛他就要走到舞台中央。

以前，每当他要见到曼侬时，他是多么狂乱啊！他颤抖的手指会把刮胡子变成一场血淋淋的灾难。他永远决定不好要穿什么，他想让自己看起来既健壮又苗条，既优雅又酷。那时，他为了她开始跑步减重，保持身形。

佩尔杜喝了一口茴香酒。

“谢谢。”他凭直觉用意大利语说。

“不客气，船长先生[注]。”矮小圆胖，留着络腮胡子的侍应回答，抑扬顿挫，带着那不勒斯人的口音。

“你太恭维我了，我不是什么船长——”

“哦，是的，你是。库尼奥看得出来。”

排行榜音乐从喇叭中溢出——“幕布”[注]，交换舞伴的时间到了。30秒后，乐队会开始演奏下一组探戈舞曲。

佩尔杜看见蔷薇舞者大发慈悲，允许脸色苍白、高昂着头的马克斯把她牵到舞池中央。这几步她走得像个女皇，而这反过来也影响了马克斯——他之前只是抓着她伸出的手臂。他摘掉耳罩，扔在一旁。他看起来更高了，肩膀更宽了，他的胸脯像斗牛士般挺立着。

她迅速看了佩尔杜一眼，蓝色的眼睛明亮清澈。她的眼神很年轻，眼睛却苍老了，她的身体在唱着甜蜜热情的探戈之歌，跨越岁月的屏障。佩尔杜尝到了人生的“怀旧思恋”之情，一种柔软而温暖的悲伤——为了所有一切，却也不为任何事物。

“怀旧思恋”：当时日交融，时光流逝无果，而勾起的一种对孩提时代的怀念之情。那是一种永不可再重来的被爱的感受，是一种独一无二的被放逐的体验，是言语无法描述的一切。

他应该把这种感觉写进他的情绪百科全书。

就在那时，P.D.奥尔森走到吧台前。不跳舞时，他又像个老人那样走路了。

“无法解释的事，你只能跳舞表达。”佩尔杜低声说。

“无法表达的事，你只能诉诸笔端。”年老的小说家大声说。

乐队开始演奏《一步之遥》[注]，蔷薇舞者弓腰俯在马克斯胸前，嘴唇轻念咒语，她的手、脚和臀部都在不易察觉地纠正着他的姿势，但给人的感觉却是他在引领着她。

马克斯跳着探戈，刚开始时双眼圆睁，接着跟随低语指令，眼帘低垂。很快他们看起来就像是配合完美的一对，这个陌生人，和这个

小伙子。

奥尔森向库尼奥点点头，这个矮胖的酒吧侍应正向舞池走去。他走过去的时候，身体仿佛变得轻盈了——他在内敛而恭敬的步伐中显得轻快而无比勇敢。他的舞伴比他高，但是她紧贴着他，充满信任。

奥尔森朝佩尔杜凑过去，低声说："这个萨尔瓦托·库尼奥简直像个小说里的人物。他刚来普罗旺斯时是个收割工，摘樱桃、桃子、杏子——任何需要精细处理的水果。他和俄国人、摩洛哥人、阿尔及利亚人一起工作，后来他和一个年轻的河道领航员共度一夜。她第二天就消失了，回到了她的船上。可能是月亮带来的魔力吧？从那以后，库尼奥就在河上到处寻找她。20年了，他在这里工作一阵，那里工作一阵，现在他几乎事事精通——尤其是做饭。他还会画画、修理油箱、占星。凡是你需要的，他都能做，就算不会，他也能迅速学会。这个男人是伪装成那不勒斯比萨师的天才。"奥尔森摇摇头，"20年。想想看！为了一个女人！"

"有何不可？你能想到比这更好的理由吗？"

"你当然会这么说，约翰·罗斯特。"

"什么？你刚刚叫我什么，奥尔森？"

"你听见了。让·佩尔杜，约翰·罗斯特，乔万尼·佩尔杜托……不管你叫什么，我有时会梦到你。"

"是你写了《南方之光》吗？"

"你跳舞了吗？"

佩尔杜一口喝干了他的茴香酒。

然后他转身扫视了一下体育馆里的女士。她们有的扭头看向别处，有的接受了他的注视……还有一个也扫了他一眼。她约莫20来岁，短发，平胸，上臂和肩部之间肌肉紧实，眼神炽烈如饥似渴，但也带着平息欲火的胆量。

佩尔杜向她点点头。她面无表情地站起身，向他走去，走到中途——中途还差一步，她想留待他来走那最后的一步。她静候着，像一只狂暴的猫咪，盘踞着等待扑击。

与此同时，乐队刚好演奏完第一首歌，佩尔杜大步走向饥渴的猫女。

她的表情在说："开战吧！"

她的嘴唇在要求："如果你有能力，那就征服我，但别胆敢羞辱我。如果你胆小不敢迎接挑战，悲哀就会降临到你身上。我很温柔，但我只在热情之火中才能感受那种温柔。我能保护我自己！"她小小的坚实的手，她笔直身体中的紧绷和战栗，还有她紧靠着他的两条大腿，仿佛都在这样宣布着。

她从胸部到脚趾都紧压着他——但是当第一个音符响起后，让额头上的青筋猛地迸起，把自己的能量传递给了她。他慢慢让她的身体越来越低，直到两人都单膝弯曲，另一只腿伸展在侧。

女士阵营那边一片窃窃私语，但当佩尔杜把年轻女人拉起来时，低语马上停止。他用自己的腿迅速缠绕着她伸在一侧的那条腿，让它缠上他的膝盖。两人的膝窝轻柔地拥吻。他们紧紧缠绕，如赤身裸体的情人。

蛰伏已久的力量在佩尔杜体内跳动。他还能做到吗？他还能回到荒置已久的身体中吗？"不要思考，让。去感觉！"

好的，曼侬。

曼侬曾教会他不要在做爱、前戏、跳舞和谈论感情时思考。她称他为“典型的北方人”，因为他尝试把坏情绪隐藏在口头禅和一张没有表情的脸下面；因为他做爱时总是太过注意哪些举动才是正确的；也因为他把曼侬像购物车那样在舞池里推来拉去，而不是按他想要的方式跳舞——跟随他意志、反应和欲望的冲动。

曼侬像敲坚果一般敲开了他坚硬的外壳，用她的手，她赤裸的双手，她赤裸的手指和她赤裸的腿……

她把我从愤世嫉俗、沉默和压抑中解脱出来，从我只想做出正确举动的强迫症中解脱出来。

人们说身心合一的男人，在一个女人想从生活中得到更多的时候，可以感觉到、嗅到这一点。这个在他臂弯中的女孩渴望一个陌生人，一个永远的旅人：她的心在他胸前跳动时，他能够嗅到她的渴望。这个闯入小镇的无名男人，给了她一夜冒险，在她脚下堆放了所有在这个遗失于沉默麦田和古老森林中的小村庄里找不到的东西。她只能以这种方式抗议，确保她不会在这田园生活里变得越发尖酸刻薄，在这样的生活里，只有土地、家庭和子嗣是重要的，永远不是她，不是她一个人。

佩尔杜给了这个年轻女人她所渴求的东西。他拥着她的方式，是任何年轻的木匠、酿酒师和护林人都不能做到的。他与她的身体共舞，与她的女性气质共舞，而不像别人一样将她视作“平凡的玛丽”“那个为我们的马钉马掌的老铁匠的女儿”。

佩尔杜将全身力量、呼吸、专注力灌注到每一个姿势中。他用探戈的语言在她耳边轻语，他和曼侬学会这种语言后常常在床上喃喃交

谈。他们用正式的称谓称呼对方，如同很久以前一对西班牙传统的老夫妻，然后用挑逗的语言喃喃私语。

一切融合为一——过去，现在，这个年轻的女人，以及另一个叫作曼侬的女人，曾经年轻的他——没有一丝一毫现在他成为的这个男人的影子，还有现在这个年纪没那么大却已经老去的男人，几乎忘了去渴求、去把一个女人拥在怀里是什么样的感觉。

此时此地，他在一个猫女的臂弯里，她喜欢战斗，喜欢被征服后重返战场。

曼侬，曼侬，你就是这样跳舞的。带着把某些东西完全据为己有的那种饥渴，肩上没有家庭的负担，没有祖先的土地。只有你，只有你和探戈，没有未来。你和我，你的嘴唇，我的嘴唇，你的舌头，我的肌肤，我的生命，你的生命。

当第三首歌曲——《自由探戈》响起，消防通道的门被猛地撞开。

“她们在那儿，贱人！”佩尔杜听见一个男人怒不可遏地大吼。

---

1. “卡比西欧”：Cabeceo，西班牙语，指在探戈舞中，通过眼神接触、点头等动作邀请舞伴、接受或拒绝邀约。——编者注
2. 八字步：探戈中一种带交叉和撇转的舞步，由女性来跳。——编者注
3.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探戈通常以“tanda”的形式进行。“tanda”即一组探戈音乐，通常有四首舞曲，一组舞伴会连续跳完一首“tanda”。——编者注
4. 原文为意大利语。——编者注
5. 幕布（Cortina）：在两组探戈的间隙，通常会播放非探戈音乐作为间隔，称为“幕布”。——编者注
6. 《一步之遥》：著名西班牙语探戈歌曲。——编者注

第二十三章

五个男人破门而入，女人们惊慌尖叫。

领头的那个入侵者已经把库尼奥的女伴从他怀里拉开，好像要扇她耳光，但壮硕的意大利人抓住了他的手臂。此时另一个男人冲向库尼奥，一拳打在他的肚子上，领头的男人趁机把女人拽走了。

“泄密了。”奥尔森压低声音愤怒地说道，他和佩尔杜正领着猫女从那伙暴徒身边跑开，那些男人满身酒气。

“那是我父亲。”她瞠目结舌，脸色惨白，指着一个挥舞着斧头的疯子说。那男人眼距很窄，两眼仿佛都挤在一起了。

“别看他！从那扇门出去，我走在你后面！”佩尔杜命令道。

马克斯正在抵挡一对狂怒的家伙，他们视库尼奥为教唆犯，引诱他们的妻子、女儿、姐妹玩这场邪恶的性爱游戏。库尼奥的嘴唇被撕破了。马克斯一脚踢在一个攻击者的膝盖上，又用一招功夫把另外一个放倒在地。然后他匆忙跑回蔷薇舞者身边，她在骚乱之中一动不动、冷静高傲地站着。马克斯鞠了个躬，动作夸张地亲吻了她的手。

“我要感谢您，您是这个未竟之夜的女王，给了我此生最美妙的一支舞。”

“快点儿，否则这会是你此生的最后一支舞。”奥尔森抓住马克斯的手臂大喊。

佩尔杜看见女王微笑着看着马克斯走远。她捡起他的耳罩，紧紧地把它贴在自己胸前。

马克斯、佩尔杜、奥尔森、猫女和库尼奥跑出门外，上了一辆破旧的蓝色雷诺车。库尼奥把自己的啤酒肚挤进方向盘后面，气喘吁吁的奥尔森挤进副驾驶位，马克斯、佩尔杜和那个年轻女郎则爬进后座挤在一起，旁边是一个工具箱，一只皮箱，一个装了各种香料、各种醋、大量草药的瓶罐盒，以及一大堆五花八门的教科书。愤怒的暴徒无法容忍女眷们对跳舞的秘密渴望，他们挥舞着拳头追赶着陌生人跑到停车场。库尼奥赶紧踩下油门，车上的人被晃得东倒西歪。

“愚蠢的乡巴佬！”奥尔森“呸”了一声，把一本关于蝴蝶的参考书往后一扔。“他们见识浅薄，以为我们只是一群乱搞男女关系的人，先是衣冠楚楚地跳舞，然后就脱衣服。要是那样得多恶心啊——全是干瘪的睾丸、啤酒肚、老头们瘦巴巴的腿。”

猫女高声大笑，马克斯和库尼奥也开怀大笑——那是刚刚和危险擦身而过的人发出的夸张笑声。

“等等，不好意思，但是……我们能不能在银行那儿停一下？”当车飞速沿着瑟普瓦的大街开向船边时，马克斯以哀求的口吻问道。

“除非你想做阉人歌手[注]。”奥尔森气喘吁吁地说。

他们很快在书舫旁停下。林德格伦和卡夫卡正在窗边懒懒地享受着黄昏斜阳，全然不顾一对兴奋的乌鸦正在一棵歪歪扭扭的苹果树上对着它们嘎嘎羞辱。

佩尔杜留意到库尼奥渴慕地看了一眼书舫。

“我觉得你留在这里不安全。”他对意大利人说。

库尼奥叹了口气。“船长，你不会相信我已经听过无数次这样的话了。”

“跟我们走吧，我们要去普罗旺斯。”佩尔杜说。

“那个该死的作家告诉你我的故事了，是吗？说我到处找一个偷了我的心的年轻姑娘？”

“是的，当然，我这个美国佬又说漏嘴了，但那又怎么样呢？我很老了，反正也快死了——稍微来点儿恶作剧才能让我活下去。反正我又没有把它写在脸书上。”

“你也玩脸书？”马克斯难以置信地问。他捡了一些苹果，用衬衫把它们兜起来。

“是啊，怎样？又不是敲打监狱的墙壁，干什么大惊小怪？”老奥尔森窃笑，“我当然玩啊。否则我怎么知道人们在干什么，怎么知道村里那伙暴徒能突然招致世界各地的成员？”

“也对。好吧，”马克斯说，“我会加你好友的。”

“记住，孩子，我会在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五上网，从上午11点到下午3点。”

“你还欠我们一个回答，”佩尔杜说，“毕竟我们两个都跳了舞，对吧？给我们一个直接的答案——我不能忍受谎言。《南方之光》是你写的吗？你是萨纳里吗？”

奥尔森把皱纹密布的脸转向太阳。他摘下那顶可笑的帽子，把白头发往后捋。

“我？萨纳里？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写作技巧，遣词造句。”

“啊，我懂你的意思！‘伟大的妈妈爸爸’——很厉害，把每个人对理想照顾者的渴望拟人化，一个如母亲般照顾人的父亲：或者是‘玫瑰之爱’——芬芳盛开，但是没有刺，是为了曲解玫瑰的本性。太妙了，每一个词都这么妙。但是很遗憾，那不是我写的。萨纳里不关心传统，但我认为他是个伟大的慈善家，我不能宣称自己是个慈善家。我不太喜欢人类，尽管当我不得不遵从社会礼仪时也会腹泻，不比他们强。可他不是我，我亲爱的约翰·罗斯特——不是我。这是个遗憾的事实。”

奥尔森勉力挤出车门，一瘸一拐地走到车的另一侧。

“听着，库尼奥。我会照顾你这辆破车直到你回来。也许你不会回来了，谁知道呢？”

库尼奥还在犹豫不决，但是当马克斯拿起书、瓶罐盒，把它们往船上搬的时候，库尼奥也抓起了工具箱和皮箱。

“佩尔杜船长，我能登船吗？”

“请登船。这是我的荣幸，库尼奥先生。”

马克斯准备解缆出发，猫女靠在雷诺车的前盖上，表情高深莫测。佩尔杜与奥尔森握手道别。

“你真的梦到我了吗？或者只是随口说说？”他问。

奥尔森的微笑有些顽皮。“文字的世界永远不会真实存在——我曾在一本书中读到过这句话，是一个名叫格拉克的德国人写的，甘特·格拉克。傻瓜是不会明白的。”他想了一下，“去赛耶河上的屈斯里吧，或许你会在那儿找到萨纳里，如果她还活着。”

“她？”佩尔杜问。

“哈，我只是随口一说。我总是想象着，任何有趣的东西都是女性化的。你不会吗？”奥尔森咧嘴一笑，小心翼翼地钻进库尼奥的破车里。他等着年轻女郎上车。

而她紧紧地拥抱了佩尔杜。

“你也欠我一样东西。”她声音沙哑，然后在佩尔杜的嘴唇上印下一个吻。

这是20年来第一次有女人亲吻他，即便在最狂野的梦里，他也不曾想过这亲吻如此令人陶醉。

她吸吮着他，两只舌头短暂地触碰。然后，她双眼炽热发亮，猛地推开了佩尔杜。

“就算我渴望得到你，又与你何干？”她愤怒骄傲的眼神仿佛在说。

哈利路亚。我做了什么，可以赢得这样一吻?

“屈斯里？”马克斯问，“那是什么？”

“天堂。”佩尔杜答道。

---

1. 阉人歌手：又称“阉伶”，是17~19世纪间在欧洲大量出现的一种独特的艺人。他们在童年时接受了阉割手术，以便保持童声，成为男性女高音或男性女低音歌唱者。——编者注

第二十四章

Kalle Blomquist

《大侦探小卡莱》

The Famous Five

《著名五人帮》

Warrior Cats

《猫武士》

Gregs's Diary

《小屁孩日记》

库尼奥占用了船上的第二个铺位，然后宣布厨房是他的私人领地。这个发际线逐渐后退的结实男人从皮箱和瓶罐盒里拿出香料、食油和调味料，把它们摆放在一大堆自制调味料中。这些调料是用来为菜肴增色提味的，或只是让人“闻着高兴”的。

留意到佩尔杜狐疑的表情，他问：“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库尼奥先生。只是……”

只是我已经不习惯这样美好的香气。它们太美妙，美妙得令人难以忍受，而且不会“高兴”。

“我曾经认识一个女人，”库尼奥说，一面继续整理他的东西，并认真地检查刀具，“她闻到玫瑰的香味就会哭泣。还有一个女人觉得我

烹制法式肉酱时很色情。香味对灵魂有着有趣的影响。”

“肉酱愉悦。”佩尔杜想。可以放在字母P[注]开头的词条下面，或者放在“香气语言”这一栏中。有一天他真会把所有这些都放进他的情绪百科全书里吗?

不如从明天开始? 不——不如现在开始!

他只需要一支笔、一张纸，然后一字一句地写，有一天他就会实现梦想。他会，他应该，他能够……

现在，只有现在，赶快行动吧，你这个懦夫。你终于可以在水下呼吸了。

“对我来说是薰衣草的味道。”他犹豫地承认。

“闻了你会哭吗，或是相反? ”

“都会。那是我人生最大的失败——和最大的幸福的味道。”

库尼奥从一只塑料袋里抖出一些鹅卵石，放在橱柜上。

“这是我的失败和我的幸福，”他主动坦承道，“时间。它磨蚀那些刺伤我们的粗糙棱角，把它们变得圆润光滑。我总是忘记这一点，所以我从漂流过的每一条河中捡了一块鹅卵石留在身边。”

卢万运河在波旁内河航道最壮观的一段中汇入布里亚尔运河，它穿过一条水槽状高架渠，绕过了卢瓦尔河最湍急难行的一段水域。他们在布里亚尔码头抛锚停泊，岸上繁花似锦，许多画家坐在岸边画画，捕捉这美景。

码头看上去像微缩版的圣特罗佩[注]。岸边停泊着许多豪华游艇，人们在人行道漫步。“水上文学药房”是这里最大的船，有些业余游艇

玩家闲逛至此，盯着它看，检视着它的改装，也偷瞄一眼船员。佩尔杜知道他们三个看起来有多奇怪，不仅像是新手，而且更糟糕的是：他们看起来很业余。

库尼奥毫不畏缩，他问每一位访客他们是否在旅途中见过一艘名叫“月光”的货船。一对已经驾驶“洛尔斯”电动游艇环游欧洲30年的瑞士夫妇说他们见过这艘货船，大约在10年前，或是12年前？

当库尼奥的思绪回到晚餐上时，才发现食品柜空空如也，冰箱里也只有猫粮和之前提过的白豆。

“库尼奥先生，我们没钱也没供给了。”佩尔杜解释道。他描述了他们匆忙离开巴黎的情形，以及碰到的各种倒霉事。

“大部分航行者都会乐意帮忙的，我也有一些积蓄。”那不勒斯人回应道，“我可以给你一些钱去付费。”

“你真是太慷慨了，”佩尔杜说，“但是我绝不能拿你的钱，我们得想办法赚点钱。”

“那位女士不是还在等着你吗？”马克斯天真地问，“我们不应该浪费太多时间。”

“她不知道我要来。我们拥有世界上全部的时间。”佩尔杜匆忙地说，将这个问题应付过去。

哦，是的，我们拥有世界上全部的时间。哦，曼侬，你还记得那个地下酒吧吗？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和我们？

“出其不意地上门给她个惊喜？太浪漫了……但也有点冒险。”

“如果你从不冒险，人生就会与你擦肩而过，”库尼奥插了一句，“不过现在我们还是谈谈钱的问题吧。”佩尔杜给了他一个感激的微笑。

库尼奥和佩尔杜研究了一下河道地图，意大利人标注出一些村庄。“我在讷韦尔对岸阿列河畔的阿普雷蒙认识一些人。贾维尔常常需要找帮他修葺墓碑的人。我曾在弗勒里做过私家厨师……在迪关为一位画家工作过……还有圣萨蒂尔这里，如果她已经原谅了我——她和我没有，嗯……”他的脸红了，“有几个人一定可以帮我们解决食物和燃料的问题，或者知道哪里可以找到工作。”

“你在屈斯里有认识的人吗？”

“那座塞耶河上的书城？没去过。但是说不定我可以在那儿找到我要找的。”

“那个女人。”

“是的，那个女人。”库尼奥深吸一口气，“像她那样的女人不多见，你懂的，或许两百年才有一个。她拥有男人梦想的一切，美丽、聪慧、睿智、体贴、热情——绝对是完美。”

太奇妙了，佩尔杜想，我永远也不可能像这样谈起曼侬。谈论她等于分享她，那意味着坦白供认，而他还没有准备好这样做。

“所以最大的问题，”马克斯沉思道，“就是怎样能尽快大赚一笔。告诉你们，我绝对是个很糟糕的男妓。”

库尼奥环视四周。“这些书呢？”他试探着问，“你们打算全留着？”

为什么他自己没想到这点？

在布里亚尔，库尼奥用自己的钱买了水果、蔬菜和肉，他说服了一个狡猾的钓鱼人把当天钓到的鱼都给了他。让打开书舱，马克斯则去招揽顾客，在码头和村庄中沿街叫卖：“书籍大甩卖！全是新书。有趣、益智、便宜——书，好看的书！”

只要他路过一桌女士，就会宣称：“读书使您美丽，读书使您富有，读书使您苗条！”有时他会站在圣托普小酒店的餐厅外，高喊着：“感觉没人爱？我们有适合你的书。和船长闹别扭？我们也有适合你的书！钓到鱼不知该怎么去内脏？我们的书无所不知。”

有些路人根据报纸上的照片认出了这位作家，有些则不耐烦地避开他，还有三三两两的人真的走向了“水上文学药房”听取建议。

就这样，马克斯、让和萨尔瓦托·库尼奥赚到了他们的第一桶金。一个从罗尼来的高个子、皮肤黝黑的修士，给了他们几罐蜂蜜、几瓶香草，来换取探讨不可知论的书。

“他究竟想拿那些书干吗？”

“拿来埋了吧。”库尼奥寻思道。

库尼奥询问了码头管理员是否见过“月光号”货船，然后从他那儿又买了一些香草苗，用书架上的几块木板，三下两下就在后甲板上盖起了一座菜园。卡夫卡和林德格伦欣喜若狂，疯了似的扑向薄荷草。没多久，猫咪就在船上追逐玩耍，猫尾像硬毛刷般竖起来。

那晚，库尼奥套上一条花围裙，戴上与之配套的隔热手套，把晚餐呈上。

“先生们，普罗旺斯炖菜被旅游产业严重糟蹋了，我稍加改动，做了这道波西米亚蔬菜锅。”库尼奥解释道，把盘子放在甲板的临时餐桌上。原来这道菜是烤红色蔬菜丁，刀工细致，配上大量的百里香，将

菜压入模具里，然后娴熟地倒在碟子中，洒上上好的橄榄油，再配上主菜羊排。羊排在明火上烤过三次，此外还有雪白雪白、入口即化的蒜泥馅饼。

佩尔杜吃第一口的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他的脑海里，各种影像似乎在爆炸。

“真是难以置信，萨尔瓦托。你烹调的方法和马瑟·巴纽写作的方式一模一样。”

“啊，巴纽，一个好人。他知道你只能靠舌头看清世界，还有鼻子和胃。”库尼奥欣赏地叹了口气说。然后他吃了一口菜，补充道：“佩尔杜船长，我坚信你必须品尝一个国家的灵魂，才能了解、懂得它的人民。我说的灵魂是指生长在这儿的东西，人们每天看到、闻到、触摸到的东西，他们内心经历的以及从内到外塑造他们的一切。”

“就像意大利面塑造了意大利人？”马克斯一边吃一边问。

“注意你的措辞，先生。意大利面让女人风姿绰约[注]！”库尼奥边说边激动地用手在空气中比画了一个撩人的女性形体。

他们吃着，笑着。太阳在他们的右侧下山，在他们左边，月亮爬了上来。码头上繁花似锦，醉人花香将他们包围。猫咪四下探索，然后在一只翻倒的书箱顶部占据了有利位置，陪伴着船上的男人们。

佩尔杜的心中充满了一种陌生的宁静感。

食物能治愈你吗?

每吃一口，那浸润了普罗旺斯香草和橄榄油的食物，似乎让他了解了更多展现在面前的土地。他已经能品尝到卢瓦尔运河两岸被森林和葡萄园覆盖的旷野。

那晚他睡得很沉。卡夫卡和林德格伦看着他入睡，公猫伸展四肢躺在门口，林德格伦则偎在他肩上。让不时感到猫爪轻拍他的脸颊，仿佛是在检查他是否还活着。

第二天早晨，他们决定在布里亚尔多停留一阵子。这里是个热门的人流聚集地，家庭游艇季刚刚开始。几乎每小时都有船只经运河抵达，带来潜在的买书人。

马克斯主动把自己仅剩的几件衣服与让分享，让出发时只穿着衬衫、灰色西裤、毛衣和外套。目前，衣服在他们的必需品采购清单上排名并不靠前。

佩尔杜感觉自己上一次穿牛仔裤和褪色的衬衫已经是几个世纪前的事了。他瞥了一眼镜子，几乎认不出镜中的男人了。三天没刮的胡子，掌舵时轻微晒黑的皮肤，轻快的衣服……他看起来不那么紧张，也不比实际年龄老了，尽管也没有年轻多少。

马克斯用铅笔在上唇画出了一条玩世不恭的胡子，又把头发往后梳，扎成一条黑亮的海盗马尾辫。每天早上他只穿着一条轻便的裤子，在后甲板上练功夫，打太极拳。吃午饭时，黄昏时分，他给正在做饭的库尼奥大声读书。库尼奥常常要求听女性作家写的故事。

“女人会告诉你更多关于这个世界的事情；男人只会告诉你关于他们自己的事。”

现在他们把“水上文学药房”开到很晚。日子变得越来越暖和了。

附近村庄的孩子们和其他船上的人会来到“露露”的船舱中消磨时光，读哈利·波特、卡莱·布鲁姆奎斯特[注]、“著名五人帮”[注]和猫武士[注]的历险以及《小屁孩日记》[注]。看见马克斯盘腿坐在地板上，膝盖

上摊着书，被一群孩子围绕着，佩尔杜经常要忍住笑。马克斯的故事越读越好，越来越像电台播音。佩尔杜猜想这些双眼圆睁，听得如醉如痴的小孩，有一天会成长为需要阅读的人，享受着阅读带来的惊奇和脑中过电影的感觉，正如他们需要空气呼吸一样。

他计重把书卖给14岁以下的孩子：10欧元2公斤。

“我们是不是亏本了？”马克斯问。

佩尔杜耸耸肩。“从财务上来说，是的。但是众所周知，阅读让人放肆，将来的世界需要一些不惧怕于说出自己想法的人，不是吗？”

少男少女会咯咯笑着涌到放色情书籍的角落，然后可疑地一下子安静起来。佩尔杜靠近他们时一定会发出声响，好让他们有时间将嘴唇从对方的嘴唇上移开，用一本无害的书把涨得通红的脸藏起来。

马克斯经常弹钢琴吸引顾客上船。

佩尔杜养成了习惯，每天给凯瑟琳寄一张明信片。为了下一代的“文学药剂师”，他每天也在笔记本上为《微妙情绪百科全书》收集条目。

每晚他会坐在船尾仰望星空。银河恒在，不时有流星划过。青蛙在举行清唱音乐会，蟋蟀啾鸣着加入，背景是缆绳轻柔拍打桅杆的声音，偶尔有船只的鸣笛。

崭新的感觉涌上他的全身。凯瑟琳理应听到这一切，因为这一切是因她而发生的。他还在等待着，看看这趟旅程会把他变成什么样的男人。

凯瑟琳：

今天马克斯明白了一本小说就像一座花园，读者必须投入时间，才能让鲜花盛开。看着马克斯的时候我有种奇怪的为人父的感觉。祝好。

佩尔杜托

凯瑟琳：

今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有三秒钟的时间，我有种领悟：你是个灵魂的雕刻师，一个驯服恐惧的女人。你的双手正在让一块石头变回一个男人。

约翰·罗斯特——“史前独石”

凯瑟琳：

河流不像海洋，海洋索取，河流给予。我们在这里，累积满足、平和、忧郁，还有玻璃般平静幽真的夜晚，它用灰蓝色调驱散了白天。我一直留着你用面包做成的海马，有胡椒粒眼睛的那一只。它急需一个伴侣。

这是阿让·P的微薄之见

凯瑟琳：

河流上的人在河流上时才算真正抵达。他们热爱关于孤岛的书。河流上的人如果知道第二天会在哪里停泊，就会觉得难受。

懂得他们的J.P，目前居无定所

佩尔杜还在河流之上发现了另一样东西——会呼吸的星星。某天它们熠熠生辉，第二天却变得苍白暗淡，然后又重新明亮闪烁。这完

全与薄雾或是他的老花镜无关，事实是，他不再只盯着自己的脚看了。

它们似乎随着某种永不停息的节奏缓慢深沉地呼吸。它们呼吸，看着世上的沧海桑田。有的星星见过恐龙和穴居人，看金字塔拔地而起，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对它们来说，地球不过是浩瀚无垠的宇宙中的一座岛屿，它的居民细如微尘。

---

1. 肉酱（Pâté）的首字母为P。——编者注
2. 圣特罗佩：法国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色海湾大区的一个市镇，是各国富豪度假消暑的胜地。——编者注
3. 原文为意大利语。——编者注
4. 卡莱·布鲁姆奎斯特：林德格伦系列小说《大侦探小卡莱》中的主人公。——编者注
5. 著名五人帮：英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伊妮德·布莱顿同名系列小说中的小团体。——编者注
6. 猫武士：英国童书作家艾琳·亨特同名系列小说中的主人公。——编者注
7. 《小屁孩日记》：美国作家杰夫·金尼创作的著名系列童书，已被改编为同名电影。——编者注

第二十五章

他们在布里亚尔停留的第一个周末，一个地方议会的人悄悄告诉他们，书舫需要注册成为季节性商船，否则就得离开。这人恰巧沉迷美国惊悚小说。

“但是从现在开始，你们得留心停泊的地方——严格来说，法国的官僚机构不会完全放水。”

装好食物、汽油、水，存好一堆沿途友人的名字和电话号码，他们驶离码头，进入卢瓦尔河的分支运河。很快他们经过城堡，馥郁芬芳、散发着松脂香气的茂密森林，还有葡萄园，园中种植着可以酿制桑塞尔白葡萄酒和普伊芙美白葡萄酒的赤霞珠和黑皮诺葡萄。

越往南，夏日的天气就越炎热。他们不时遇到游船，女人们穿着比基尼，伸展四肢躺在甲板上晒太阳。

在河岸的草地上，赤杨木、黑莓灌木丛和野葡萄藤组成了一个魔幻森林，其间有斑驳的绿光和飞扬的微尘闪烁。接骨木和枝木旁逸的山毛榉丛中，泥泞的池塘闪闪发光。

库尼奥从潺潺的河水中钓起一条又一条的鱼，他们看见狭长的沙洲浅滩上的灰鹭、鱼鹰和雨燕。海狸们不时从灌木丛中探出头来捕捉河鼠。古老而丰茂的法国展现在他们眼前，繁茂庄严，葱郁僻远。

有一晚，他们在一个草木蔓生的牧场旁停靠。万籁俱寂，就连汩汩的水流声也没有，更听不到车辆的声音。天地间只剩他们，除了几只猫头鹰叫着从水面掠过。

烛光晚餐后，他们把毛毯和坐垫拖到甲板上，躺在那儿——三个男人，头靠着头，组成了一个三角星。

银河是一条光带，犹如行星拖曳的烟雾轨迹。难以自持的宁谧，深蓝色的夜空好像要把他们吸入其中。

马克斯变戏法似的掏出一支细细的大麻烟。

“我以最强烈的字眼抗议。”让用悠闲自在的语气慢吞吞地说。

“遵命，遵命，船长。信息收到。这是一个荷兰人给我的，因为他没钱买韦勒贝克[注]的书。”

马克斯点燃大麻烟卷。

库尼奥用力嗅了嗅。“闻起来像燃烧的鼠尾草。”

他笨拙地接过烟，小心翼翼地吸了一小口。

“呸。像是在舔圣诞树。”

“你必须把它吸到肺里，尽量让它停留在那儿。”马克斯建议道。库尼奥听从了他的指示。

“老天！”他咳嗽道。

让只是轻轻吸了一口，让烟在上颚萦绕。一部分的他害怕失去控制，而另一部分的他却恰恰渴望失控。即便是现在，仿佛仍有一座由时间、习惯和石化的恐惧筑成的堤坝，防止他内心的悲伤决堤。他感觉心中填满了石泪，不留任何空间给其他事物。

他还没有向马克斯和库尼奥坦承，那个让他舍弃巴黎匆忙上路的女人已然化为尘土。他也没有承认他深感羞愧，而正是羞愧让他前

行。他不知道当他到达博尼约时该怎么做，也不知道他希望在那里找到什么。

内心的宁静？在有资格得到它之前，他有一条漫长的路要走。

好吧，吸第二口也不会有什么坏处。

烟灼热呛人。这次他深深吸了进去，感觉像是浓烟的海洋压在他身上。四周如深海寂静，猫头鹰也不叫了。

“满天星星。”库尼奥咕哝道，舌头有点儿不听使唤。

“我们一定正飞在空中。地球是个铁饼，对，就是这样。”马克斯解释说。

“或是道冷盘。”库尼奥打着嗝说。

马克斯和让嗤之以鼻。他们大笑，笑声在河面回响，惊动了地洞中的小野兔，它们的心怦怦跳着，往睡穴深处挤去。

露珠凝结在让的眼皮上。他没有笑。

“所以说，库尼奥，你找的这个女人，她是个什么样的人？”马克斯在他们的笑声停歇后问。

“美丽。年轻。太阳把她的全身晒得发黑。”库尼奥回答。

他停顿了一下。“除了那个地方，她那里像奶油一样白。”他叹气，“味道也像奶油那么甜。”

他们不时看见流星掠过，在他们的视野里闪亮，然后陨落。

“为爱做的傻事最甜，但你也为此付出了最沉重的代价，”库尼奥轻声说，把毛毯拉到下巴边，“傻事无论大小，都是一样的。”他又叹了一口气。“只发生了一晚。那时薇薇特已经订婚了，但那只意味着男人们不应该碰她，尤其是像我这样的男人。”

“什么意思，你是指外国人吗？”马克斯问。

“不是，先生，那不是问题。我指的是河流上的男人——人们忌讳我们这种人。”

库尼奥又吸了一口，把烟传下去。

“薇薇特好像让我发了一场高烧——到现在还烧着。一想到她我就热血沸腾。她的脸庞在水面上的每一处阴影、每一束阳光中浮现，凝视着我。我梦到她，可是每梦到她一晚，我可能与她共度的日子就少了一天。”

“我觉得我苍老干涸得可怕，”马克斯说，“你们两个感受到了这么多情感！一个20年来一直在找他的一夜情，另一个灵光一闪就出发去……”他忽然停了下来。

在话语之间的停顿中，被烟草迷糊了意识的让忽然受到震动。马克斯刚才忍住没说的话是什么？但是马克斯又接了下去，让没阻止他。

“我连我自己应该渴望什么都不知道。我从没那样深爱过一个女人，我总是在关注……她们的缺点。有一个很漂亮，但是对赚钱比她父亲少的人很势利。有一个很善良，但是很无趣。另一个女孩是个绝色佳人，可是我脱下她衣服的时候她就开始哭——我完全摸不着头脑——所以我宁愿不和她上床。我用我最大的毛衣把她裹起来，一整晚

都只是搂着她。告诉你们，女人喜欢搂抱，可男人得到的却是麻痹的手臂和快要爆炸的膀胱。”

佩尔杜又吸了一口烟。

“你的公主也在某个地方，先生。”库尼奥十分确信地说。

“那她在哪儿？”马克斯问。

“或许你已经在寻找她的路上了，只是你不知道而已。”让轻声道。

他和曼侬曾经就是如此。那天早晨他踏上从马赛启程的火车，丝毫不知道半个小时后他会遇到那个动摇他人生根基、倾覆他人生支柱的女人。他那时24岁，比现在的马克斯大不了多少。他与曼侬只有偷来的5年时光可以共度，而为了那些有限的日子，他付出了20多年痛苦、渴望和孤寂的代价。

“但那段日子绝对是值得的。”

“你刚才说什么，船长？”

“没说什么，我只是在想。你们能听见我的思想？那你俩都会被炒鱿鱼。”

他的两个旅伴轻声笑了。

宁静的乡野夜晚似乎越来越不真实，把男人们从现实中拉走。

“你的爱人呢，船长？”库尼奥问，“她叫什么名字？”

让很久没有说话。

“抱歉，我不是故意……”

“曼侬。她的名字叫曼侬。”

“她一定很美。”

“美得像春天的樱桃树。”

库尼奥的声音柔和亲切，让觉得闭上眼睛回答这些困难的问题变得很容易。

“还很聪明，对吗？”

“她比我还懂我自己。她……教会我去感觉，去跳舞。爱她曾经很简单。”

“曾经？”一个声音问，可是这声音太轻柔，佩尔杜分辨不出它究竟是来自马克斯、库尼奥还是自己的内心。

“她是我的家园。她是我的欢笑。她是……”

他沉默了。“逝去的人。”他说不出口，他太惧怕藏在这个词后面的悲伤。

“你见到她的时候，会对她说什么？”

让内心交战，他对曼侬之死一直保持沉默，最终他选择了与此缄默一致的唯一诚实的回答。

“原谅我。”

库尼奥不再问了。

“我真忌妒你们，”马克斯说，“你们尽情活过，有爱情有渴求，无论它们多么疯狂。而我呢，却像一根废柴。我呼吸，我的心脏在跳动，血液流过我的血管，可是我的写作毫无进展。世界坍塌，而我却像一对被刺破的风箱，哼哼唧唧的。生活真不公平。”

“死亡等待着我们每一个人。”佩尔杜冷静地说。

“那才是真正的民主。”库尼奥补充道。

“我认为死亡在政治上被称赞过度了。”马克斯说，把烟头递给让。

“男人是不是真的按照他们母亲的样子来找爱人？”库尼奥问。

“嗯。”佩尔杜说，想起了丽拉贝儿·伯尼尔。

“是的，毫无疑问！如果是这样，我得找一个总嫌我是累赘、在我读书或掉书袋时扇我耳光的女人。”库尼奥大笑道，笑声中带着酸楚。

“那我就得找一个在50多岁时才学会说‘不’，才懂得去吃她喜欢的而不是最便宜的东西的女人。”马克斯承认道。

库尼奥掐灭了烟。

“嘿，萨尔瓦[注]，”就在他们快睡着的时候马克斯问，“我可以写你的故事吗？”

“你敢？朋友。”这就是库尼奥的回答，“请你想想自己的故事吧，年轻的先生。如果你拿走了我的，我就没有自己的故事了。”

马克斯长叹一口气。“哦，好吧，”他睡意蒙眬地咕哝着，“你们俩至少送给我两句话吧。你们懂的，说一两个好词儿？好让我睡觉？”

库尼奥咂咂嘴：“比如牛奶舒芙蕾？意大利面之吻？”

“我喜欢那些听起来就像它们所描述的事物的词语。”佩尔杜喃喃道。他闭着眼睛。“夜晚的微风。夜晚的奔跑者。夏天的孩童。反抗——这个词让我看见一个小女孩穿着幻想出来的盔甲，击退所有她不想成为的一切——听话、苗条、安静——没门儿！反抗小姐，一个孤独的骑士，独自对抗理性的黑暗力量。”

“有些词语会割伤你，”库尼奥嘟囔着，“像刀片划过你的耳朵和舌头。纪律。操练。或是理性。”

“理性是每个人都挂在嘴边的词，但也难怪其他词语不如它流行。”马克斯抱怨，然后大笑，“想想看，如果你使用那些美丽的词汇之前必须购买它们，那会怎么样？”

“那些有‘语言痢疾’的人会很快破产。”

“那一切就由富人说了算，因为他们会把重要的字眼都买光。”

“‘我爱你’会卖得最贵。”

“如果说得不真诚，就要付两倍的钱。”

“穷人只好偷词了。或者不说话，比画着动作玩猜字游戏。”

“其实我们也应该那样做。爱是一个动词，所以……就应当做出来。少说多做，对吗？”

哎呀，大麻的药劲儿真惊人。

不一会儿，库尼奥和马克斯就滚出毛毯，偷偷地溜回舱房睡觉去了。

马克斯离开前，最后看了佩尔杜一眼。

“怎么了，先生？”佩尔杜睡眼惺忪地问，“想多听一个词，好让你去睡觉吗？”

“我？……不是。我只是想说……我真的很喜欢你。无论……”

马克斯似乎想补上些什么，但不知道如何表达。

“我也喜欢你，佐丹先生。事实上非常喜欢你。我很高兴成为你的朋友，马克斯先生。”

两个男人看着对方。他们脸上唯一的光亮来自月亮，马克斯的眼睛在暗处。

“是的，”年轻的男人轻声说，“是的……让。我也很高兴成为你的朋友。我会努力去做一个好朋友的。”

佩尔杜不太明白最后这句话的意思，不过也由他去了。

现在他独自一人，只是躺在那儿。夜晚的香气开始变化，有一缕味道自某处飘来……是薰衣草吗？

他的内心打了个战。

他记得年轻时对薰衣草的香气也有同样的感觉，甚至在他碰到曼侬之前就是如此，如同一道冲击波。仿佛在那时他的心就知道，在未来的某一刻，这种香气会与渴望相关，与痛苦、爱恋和一个女人相关。

他深深吸了一口气，让回忆从头到脚席卷全身。是的，或许他很久之前，在马克斯的年纪就感觉到了，曼侬这道冲击波会很快席卷他的人生。

佩尔杜从船头摘下曼侬缝制的旗子，把它铺平。他跪下来，看着书鸟的眼睛，曼侬的血迹干了之后变成的那一点暗红色。

我们相隔那么多夜晚，曼侬。

他跪在那儿，歪着头，喃喃自语：

日日夜夜，陆地海洋。

万千生命来了又去，你在等着我。

在隔壁的某个房间。

懂我，爱我。

在我心里你仍然爱我。

你是切割我内心之石的恐惧。

你是我内心等待期许的人生。

你是我畏惧的死亡。

你来到我的生命，我收回了对你的承诺、我的悲伤、我的回忆。

你在我心里的位置和我们共度的时光。

我失去了我们的星星。

你能原谅我吗?

曼侬。

---

1. 米歇尔·韦勒贝克：法国当代文坛畅销书作家、龚古尔文学奖得主。——编者注

2. 萨尔瓦：库尼奥的名字“萨尔瓦托”的简称。——编者注

第二十六章

“马克斯！前面又有一个恐怖密室！”

马克斯拖着身子从船舱里出来。“敢打赌吗？那个船闸管理员的杂种狗还会在我手上尿尿，就像之前那几千个闸口的狗一样？为了扭开那些该死的把手，转开那些船闸，我的手指都磨出血了。这双娇柔的手还能在键盘上爱抚音符吗？”马克斯满带责备地伸出他磨得通红的双手，手上还有许多化脓的水疱。

沿途经过无数的牧场，牛群在浅水中纳凉，还有旧日贵族情妇的壮观城堡，他们现在驶近离桑塞尔不远的格兰雀闸口。

远处可见小山上盛产葡萄酒的村庄，标志着20公里长的卢瓦尔河谷自然保护区的南方边界。

岸边柳枝低垂，伸展至水中，如嬉戏的手指。书舫驶入，流动的绿墙环绕四周。

那天他们经过的每一道船闸确实都有一条神经过敏的狗汪汪大叫。每一条狂吠的狗都准确无误地把尿撒在船柱上，而马克斯每次都必须把两条缆绳拴在船柱上，让书舫固定在闸口中。闸口里的水流进又流出，这一次马克斯让两条缆绳从指间滑过掉在甲板上。

“别担心，船长！让库尼奥来过船闸。”

这个短腿意大利人把为晚餐准备的食材往旁边一放，穿着花围裙爬上扶梯，戴着颜色鲜艳的隔热手套爬到顶部，像舞蛇一样前后甩动着缆绳。恶犬在这条缆绳巨蟒前退缩，一脸沉郁地跑开了。

库尼奥用一只手扭动着铁把手，打开控制进水的阀门，他紧绷的肌肉从短袖条纹衬衫下鼓起。他一边工作，一边像威尼斯船夫那样用男高音唱着“顺其自然，顺其自然”注，趁船闸管理员不注意的时候冲他兴高采烈的老婆眨眨眼。他们驶过闸口时，他给了船闸管理员一罐啤酒，赢得了一个微笑和两条情报：那晚在桑塞尔有一场舞会，下一个码头管理员那儿的柴油已经没有了。他也回答了库尼奥最重要的问题：货船“月光号”很久都没有经过这里了，上一次见到它是密特朗注去世前，或差不多的时间。

佩尔杜观察着库尼奥听到这个消息后的反应。

这家伙一个星期以来一直听到同样的回答：“没有，没有，没有。”他们问过船闸管理员、港务长、船长，甚至是岸上朝“水上文学药房”招手的顾客。意大利人谢过他们，他的表情无动于衷。他的内心一定有一团浇不熄的火焰在燃烧，抑或他只是出于习惯继续寻找?

习惯是个虚荣而阴险的女神，不容许任何事破坏她的规则。她令一个又一个的渴望窒息：旅行的渴望，寻找更好的工作或新恋情的渴望。习惯阻止我们过想要的生活，因为她阻止我们扪心自问：是否享受正在做的事情?

库尼奥走进驾驶舱。

“哎呀，船长。我失去了我的爱人，可这个男孩怎么了？”他问，“他失去什么了？”

两个男人看着马克斯，他正斜靠在栏杆上盯着水面，他的思绪显然飘得很远，很远。

马克斯的话越来越少，也不再弹钢琴了。

我会努力去做一个好朋友的，他曾经对佩尔杜说。他说“努力”是什么意思？

“他失去了他的缪斯，萨尔瓦托先生。马克斯和她签署协议，放弃了他正常的生活。可是他的缪斯走了。现在他没有生活了——既没有正常的也没有艺术的，所以他在找寻她。”

“明白了，船长。也许是因为他还不够爱他的缪斯？果真如此，他得向她再次求婚才行。”

作家可以重新和他们的缪斯结婚吗？马克斯、库尼奥和他是否应该在一片开满野花的草地上，围着一簇用葡萄藤生起的火，光着身子载歌载舞？

“缪斯是什么样子的？像小猫一样吗？”库尼奥问，“不喜欢人们卑躬屈膝乞求她们的爱；还是说她们像狗？他和另一个女孩做爱会让缪斯忌妒吗？”

佩尔杜还来不及回答缪斯像马，他们就听见马克斯在叫喊。

“一头鹿！在那儿！在水里！”

是真的：在他们前面，一头已经精疲力竭的小母鹿在河道中央扑腾。看见驳船在身后出现时，它显得十分惊慌。

它一次次尝试爬上堤岸，可是光滑垂直的人工岸墙令它怎样也无法逃离致命的河水。

马克斯的身子已经越过栏杆悬在外面，他尝试用救生圈去拯救那头筋疲力尽的动物。

“算了吧，先生，你会掉下去的。”

“我们必须帮帮它！它自己是上不来的——它快淹死了！”

马克斯用一条缆绳做成了一个套索，不断把它抛向鹿所在的方向。可是鹿十分惊慌，不停翻滚，一会儿沉入水下，一会儿又浮出水面。

母鹿眼中极度的恐惧触动了佩尔杜内心的某种东西。

“冷静，”他哀求，“冷静，相信我们，相信我们……相信我们。”他关掉“露露”的引擎，把船往后倒，虽然书船还是继续向前滑动了十几米。

船身中部对齐了鹿的位置。

套索和救生圈每次拍打水面，它就更绝望地挣扎。小鹿把稚嫩的脸扭向他们，褐色的大眼睛里充满惊恐和绝望。

然后它发出一声尖叫，一种介乎嘶哑呜咽与哀伤哭泣之间的声音。

库尼奥甩开鞋子，脱下衬衫，准备跳入运河。

小鹿不停地尖叫。

佩尔杜迅速评估形势。他们是否应该泊岸？或许他们可以从岸上抓住它，把它拉出水面。

他把船驶向岸边，听见船身与运河堤岸的摩擦声。

小鹿继续尖叫，发出同样尖锐绝望的呼唤。它的动作显得越来越疲惫，它用前腿在岸墙上寻找落脚点的努力也越来越无力。它根本找不到落脚点。

库尼奥只穿着底裤站在栏杆边。他一定也意识到，如果他自己不能从运河里爬出来，也就无法帮这只小鹿逃出生天。“露露”的船体太高，他也不可能把挣扎着的小鹿举上去，或是抱着它爬上紧急船梯。

他们终于泊岸，马克斯和让跳上堤岸，全速从下面的通道跑向河边。与此同时，小鹿已经蹬离他们这一侧的河岸，尝试靠近对岸。

“为什么它不让我们帮它？”马克斯喃喃道，泪水流下脸颊，“过来这里！”他嘶哑地说，“过来这里，你这该死的蠢东西！”

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小鹿努力想爬上堤岸，它呦呦地呜咽着。然后它停止了努力，向后滑进水里。

男人们默默地看着小鹿挣扎着想把头伸出水面。它一次又一次地看着他们，扑腾着，试图离他们远一点儿。它那恐惧的眼神充满不信任和反抗，刺到了佩尔杜的骨髓深处。

小鹿最后发出一声绝望悠长的嘶鸣，然后不再出声。

它沉入水底。

“哦，老天，不要。”马克斯低语。

当它再次出现时，它侧身漂浮在水面，头沉在水下，前腿扭曲。太阳闪耀，蠓虫起舞，森林中一只小鸟在某处鸣啭着。小鹿的尸体毫无生气地打着转。

泪水滑下马克斯的面颊。他步入水中，朝着小鹿的尸体游去。

让和萨尔瓦托看着他把小鹿了无生气的身体拉在身旁，游到岸边。马克斯用超乎想象的力气举起那瘦弱湿润的身体，直到让能抓住

它——他一个人无法把小鹿的尸体拖上岸。

小鹿散发着水的咸味和枯叶的味道，还带着远离都市的陌生古老世界的香气。它湿漉漉的毛皮很硬。佩尔杜小心翼翼地把小鹿放在被太阳烤热了的地面上，把它小小的头放在膝上。他希望奇迹出现，小鹿会甩干身上的水，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跑进森林。

让用手指抚摩着这只小动物的胸口，后背，脑袋，似乎仅仅触摸就能打破咒语。他能感觉到它瘦长身体上的余温。

“求你，”他温柔地哀求，“醒过来吧。”

他一遍一遍抚摩他膝上的头颅。

小鹿淡褐色的眼睛茫然看着别处。

马克斯双手摊开，仰面漂浮在水上。

甲板上，库尼奥把脸埋在手里。

他们都不敢看对方。

---

1. 原文为意大利语。——编者注
2. 密特朗（1916-1996）：法国前总统。——编者注

第二十七章

他们向南航行，一路沉默不语。沿着卢瓦尔运河的支流穿过勃艮第，河面上方树木葱郁交错，犹如教堂拱顶。有些葡萄园绵延宽阔，成排的葡萄藤仿佛延伸到地平线。四周繁花似锦，把船闸和大桥装点得鲜艳明亮。

三个男人一言不发地用餐，一言不发地将书卖给岸上的顾客，相互躲闪，当晚待在船上各自的角落里读书。困惑不解的猫咪在三个人身边来回走动，但就算是它们，也无法把男人们从刻意营造的疏离中拉出。用头轻推，渴望的凝视或询问的喵喵声，都得不到任何回应。

小鹿的死粉碎了三个男人组成的星星。如今每个人都独自在时间里漂流——在时间构成的可怕迷宫里。

佩尔杜会花上很多时间思考，对着学生用的横线笔记本编写情绪百科全书。他望着窗外，丝毫没有留意到天空正燃烧着深深浅浅的红色和橘色。思考如蹚过糖浆般费力。

第二天傍晚，在一番短暂激烈的讨论后，他们经过讷韦尔——“为什么不在讷韦尔停留？我们可以在那儿卖书。”“讷韦尔的书店够多了，而且没人能卖柴油给我们。”——在船闸入夜关闭前的几分钟，他们停泊在一个坐落于阿列河湾处的小村庄畔，名叫阿普雷蒙。库尼奥的朋友——一位雕塑家和他的家人住在村子与河流之间一栋偏僻的房子里。

这里是法国的“花园之城”，离迪关和进入中央运河的岔道不远，沿中央运河可以驶入罗讷河，然后沿塞耶河到达“书城”屈斯里。

卡夫卡和林德格伦奔入岸边的森林里捕猎。几秒钟后，一群惊弓之鸟从林间振翅而出。

三个男人走进村庄时，佩尔杜感觉回到了15世纪。树木高大，亭亭如盖，有许多没有铺砌的小径，以及少数几栋用黄色砂石、桃红色泥土和红砖盖的屋子，就连菜园里的花和爬满房舍的常春藤也古意盎然——这一切都让人觉得走入了一个有骑士和女巫的古老法国。古色古香的村庄里多是石匠和建筑工人，一座小城堡栖踞于高处，夕阳西下，城墙上闪耀着金红色的光辉。骑着自行车环游的旅人在阿列河畔野餐，只有他们的现代自行车破坏了这里的古老印象。

“太矫揉造作了，这地方。”马克斯抱怨道。

从一座古老的矮圆塔后面走过，他们穿过繁花似锦的花园，那是一片粉色、红色、白色交融的花海，美景和花香让佩尔杜感到眩晕。小径上硕大的紫藤垂曳生姿，湖心独踞着一座孤独的宝塔，只有踩着踏脚石才能抵达。

“真的有人住这儿吗？还是他们都是电影里的临时演员？”马克斯问，“这是要干吗？这是给美国游客准备的风景明信片吗？”

“没错，马克斯，真的有人住在这里——相比其他人，稍微更用力抵抗现实的那种人。另外，阿普雷蒙不是为美国人建的，而是为了追求美。”库尼奥回答。

他拨开一大丛杜鹃花，古老的高石墙上露出一扇隐藏的门。库尼奥推开门，他们走进一座宽敞的庭院，修剪整齐的草坪通往一栋华美大宅，有高高的上下推拉窗、一座角楼、两栋侧楼和一个露台。

佩尔杜觉得尴尬，格格不入。他很久不曾去别人家里了。他们走近一点，耳边传来清脆的钢琴声和一阵阵笑声，穿过庭院时，佩尔杜

看见一个女人坐在一株山毛榉下面的椅子上，她一丝不挂，只戴了一顶旧式的帽子，正在画油画。她身旁是个穿着过时英式夏装的年轻男子，端坐在一架底部带轮子的钢琴前。

“嗨！嘴巴长得好看的那个！你会弹钢琴吗？”裸女一见到三个男人就大喊。

马克斯的脸涨红了——他点点头。

“那弹点儿什么给我听吧——颜料喜欢跟着曲子跳舞，但我弟弟分不清B调和降B调。”

马克斯挤进凳子和带轮子的钢琴间，尽力不去看女人的胸脯——尤其是因为她只有一个乳房，左侧的乳房；右侧则是一条红色的细痕，那是另一个曾经同样年轻浑圆的乳房所在的位置。

“好好看看，满足你的好奇心吧。”她说，摘下帽子，向马克斯展示自己：一颗刚长出绒发的光溜溜的头颅，一个癌症肆虐后奋力重生的身体。

马克斯压抑住尴尬、着迷和怜悯，问道：“您有最喜欢的曲子吗？”

“有，美唇先生。有很多，几千首！”她俯身向前，对马克斯耳语着什么，然后戴回帽子，用画笔蘸上调色板上的红色颜料，满怀期待。

“我准备好了。”她说，“另外，我叫伊莱雅！”

很快，《带我飞向月球》注的曲调响起。马克斯弹奏着这首歌的爵士乐版本，精彩无比，而艺术家则随着奔流的音乐挥舞画笔。

“她是贾维尔的女儿，”库尼奥悄声对佩尔杜说，“她从小就与癌症搏斗，很显然她还占着上风，我真高兴。”

“不会吧！我肯定是看错了！隔了这么长时间，你难道以为自己就可以这样随随便便地突然出现？”

一个和佩尔杜差不多年纪的女人从露台跑过来，扑进库尼奥怀中，眼底笑意盈盈。

“你这个揉意大利面的浑蛋！贾维尔，看看谁来了——是按摩石头的人！”

屋里钻出一个男人，身着磨破了的粗糙灯芯绒长裤和格子衬衫。佩尔杜走近细看，发现房子并没有远看那么宏伟。金色吊灯高悬、仆佣前呼后拥的辉煌岁月，已是数十年前的过往荣光。

这时，眼底带笑的女人转向佩尔杜。

“嗨，”她说，“欢迎来到弗林史东家(注)！”

“嗨，”佩尔杜开口说，“我的名字是——”

“哦，忘掉名字吧，在这里不用，我们想叫自己什么就叫什么，或者用特长来称呼自己。你擅长什么？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她深棕色的眼睛里闪烁着火花。

“我是石头按摩师！”库尼奥喊道。他对这个游戏很熟悉。

“我是……”佩尔杜开口说。

“别听他瞎扯，塞尔达。他是灵魂解读师，可以阅读人的灵魂。”库尼奥说，“他的名字是让，他会给你一本能让你重新睡个好觉

的书。”

塞尔达的丈夫轻拍库尼奥的肩膀，他转过身。

豪宅的女主人更加仔细地打量着佩尔杜。

“真的吗？”她问，“你可以解读人的灵魂？那你就是个奇迹创造者。”

她开怀大笑，嘴角却带着忧伤的痕迹。

佩尔杜的视线在院子里逡巡，最后停在伊莱雅身上。

马克斯正在为贾维尔和塞尔达生病的女儿狂野地弹奏《上路吧，杰克》注

塞尔达一定累了，佩尔杜心想，死亡与他们共享这栋美丽的房子太久了。

“你……也给它取了名字吗？”他问。

“它？”

“那个在伊莱雅的身体里生长休眠的东西—或者只是假装休眠。”

塞尔达用手抚过佩尔杜没有刮胡子的脸颊。

“你熟悉死亡，是吗？”她露出忧伤的笑容，“它——癌症——叫作卢波。伊莱雅9岁时给它取了这个名字。卢波，就像漫画里的那只狗注。她想象它住在她的身体里，像室友一样。有时它需要更多关注，她尊重这个事实。她说，比起想象它要毁灭她，这样想她会安心许多——哪有东西会毁灭自己的家呢？”

塞尔达注视着女儿，充满爱意。“卢波已经和我们一起住了20多年了。我感觉它也开始老了，累了。”

她忽然转身朝库尼奥瞥了一眼，仿佛后悔自己的直率。

“轮到你告诉我了：你去哪儿了？找到薇薇特了没有？你们会留下来过夜吗？全都告诉我。来帮我做饭。”她对那不勒斯人命令道，挽着他的手臂，带他走进大宅。贾维尔伸出左臂揽住意大利人的肩头，伊莱雅的弟弟莱昂跟在后面。

佩尔杜觉得自己很多余。他在花园里闲逛。在花园角落一株山毛榉的重重树荫下，他发现了一张饱经风霜的石凳。坐在这里没人能看见他，他却可以看见一切。他看得见屋子，灯一盏盏亮起，屋里的人在走动。他看见库尼奥和塞尔达在宽敞的厨房里忙着，贾维尔和莱昂坐在餐桌旁抽烟，父亲像是偶尔在问着什么问题。

马克斯不再弹钢琴了。伊莱雅和他在安静地聊天。接着他们接吻了。

不一会儿，伊莱雅拉着马克斯走到里屋。一根蜡烛在飘窗[注]上闪烁。让看到伊莱雅的影子跪在马克斯身旁，向他俯下身，握着他的双手放到她心脏的位置。佩尔杜深知，她偷了一夜，这一夜不属于卢波。

后来，伊莱雅穿着一件长T恤，走出房间，走进厨房，她身姿轻盈，脚步轻快，而马克斯则依然躺在刚才的位置。佩尔杜看到伊莱雅坐在她父亲旁边的长椅上。

不一会儿马克斯也跌跌撞撞地走进厨房。他帮忙摆放餐具，打开红酒。从藏身之处，佩尔杜看见当马克斯转过身时，伊莱雅对着他的

背影露出淘气的表情，仿佛一切都是个天大的玩笑。当伊莱雅没有留意时，马克斯对她露出天真害羞的笑容。

“请别爱上一个濒临死亡的女人，马克斯。那会十分煎熬。”佩尔杜低声说。

他感到胸口有东西缩紧。它爬上他的喉咙，从他的嘴里涌出。

一阵深沉颤抖的呜咽。

它在怎样哀号着，小鹿在怎样哀号着！哦，曼侬。

接着，它们来了——眼泪汹涌而至。他靠着山毛榉，勉强没有倒下，双手撑在树干的两侧。

他啜泣着，他哭泣着。让·佩尔杜从不曾这样哭过。他紧靠着树，瞬间汗流浃背。他听见自己嘴里发出来的声音如大坝决堤。他不知道哭了多久。几分钟？15分钟？还是更久？

他把头埋在双手之中哭泣，那低沉绝望的呜咽持续着，直到突然停止；好像他割开了一个疮，挤出了里面的脓。现在只剩下一种精疲力竭的空洞—以及温暖，一种未知的暖意，或许是泪水推动了引擎，激发出这种暖意。它驱使佩尔杜站起身来，大步穿过庭院，他的脚步越来越快，最后开始奔跑，径直跑进了厨房。

他们还没开始用餐，一种短暂而奇异的愉悦感划过他的心头：这群陌生人在等他，他并不是多余的。

“而且，当然了，就像一幅画，上好的肉酱能够—”库尼奥慷慨激昂，正说得如痴如醉，话音未落，他和他的听众们都惊讶地抬起了头。

“你来啦！”马克斯说，“你藏到哪儿去了？”

“马克斯，萨尔瓦，我有些事情要和你们说。”佩尔杜脱口而出。

---

1. 《带我飞向月球》：创作于1945年的著名美国歌曲。——编者注
2. 弗林史东一家是美国著名动画片《摩登原始人》中的主要出场角色。“弗林史东”意为“燧石”。阿普雷蒙是一个古朴的小村庄，有很多石头古堡，中世纪时曾是采石场，女主人大概是因此称他们一家人为“弗林史东家”。——编者注
3. 《上路吧，杰克》：创作于1960年的歌曲，被《滚石》杂志评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500首歌之一。——编者注
4. 卢波·阿尔贝托是意大利漫画家圭多·西尔韦斯特里创作的漫画形象，是一只蓝色的狼。——编者注。
5. 飘窗：一种窗型，一般呈矩形或梯形向室外凸起。——编者注

第二十八章

说出那几个字，真真切切地说出来，聆听它们的声音。聆听这句话如何悬在塞尔达和贾维尔的厨房里，在沙拉碗和红酒杯之间。聆听这句话的意思。

“她死了。”

这意味着他孑然一身。

这意味着死亡一视同仁。

他感觉有只小手抓住了他的手。

是伊莱雅。

她拉着他坐到长椅上，他的膝盖在发抖。让先看着库尼奥，又看着马克斯，直视他们的眼睛。

“我不用赶路，”他说，“因为曼侬已经死了21年了。”

“老天(注)！”库尼奥惊呼。

马克斯深深吸了口气，把手伸进衬衫口袋，拿出一张对折了两次的剪报，放到桌上推给佩尔杜。

“我们在布里亚尔时，我找到了这个，夹在普鲁斯特的书里。”

佩尔杜打开剪报。

那是一则讣告。

他把它塞到“水上文学药房”中随手拿到的第一本书里，又随手放回书架，过了一段时间，也就忘了是哪本书，它从此湮灭在数千本书之中。

他把剪报摊平，又折起来放回口袋里。

“但你什么都没说。你明知道我没有告诉你实情——不，还是直截了当地说吧——你明知道我在骗你，但你并没有戳破我，说我在骗你，也在骗自己。直到……”

直到我准备好了。

佐丹微微耸了耸肩膀。

“当然。”他轻声说，“要不然呢？”

走廊里的老爷钟嘀嗒走着。

“谢谢你……马克斯，”佩尔杜喃喃道，“谢谢你。你是个好朋友。”

他站起身来，马克斯也站了起来，两个人隔着桌子拥抱，又尴尬又不舒服，可是当佩尔杜抱住马克斯时，他终于感到如释重负。

他们再次找到了彼此。

佩尔杜感到泪水又涌上了眼眶。

“她死了，马克斯，哦，天啊！”他哽咽着，在马克斯颈旁喃喃道，年轻人把佩尔杜抓得更紧了，他用膝盖小心翼翼地将桌上的杯盘碗盏推到一边，给了佩尔杜一个有力的、紧紧的拥抱。

让·佩尔杜再次流下眼泪。

塞尔达忍住不哭出声来。

伊莱雅无限柔情地望着马克斯，抹去脸颊滚落的泪水。她父亲则靠着椅背观看着这场好戏，一只手捻着胡须，另一只手把玩着香烟。

库尼奥紧盯着自己的盘子。

“好了，”一阵激动的啜泣之后，佩尔杜轻声说，“好了，没事了，真的，我需要来杯酒。”

他大声呼出一口气。很奇怪，起初他想大笑，接着想亲吻塞尔达，然后想和伊莱雅跳舞。

之前他一直不让自己去哀悼，因为……因为他从未正式成为曼侬人生的一部分。因为没有人与他一起哀悼，因为他独自一人承受着爱情的重担，孤单无依。

直到今天。

马克斯从桌上爬下来，大家把刚才哗啦啦地散落在瓷砖上的碗碟重新放好。贾维尔说：“好吧，我再去开瓶酒。”

气氛开始变得欢乐，直到……

“等等。”库尼奥小声地请求。

“怎么了？”

“我说，请等一下。”

萨尔瓦托死死地盯着自己的盘子，水从他的下巴上滴落到沙拉酱里。

“船长，亲爱的马克斯，亲爱的塞尔达，贾维尔，我的朋友，小伊莱雅，亲爱的小伊莱雅。”

“还有卢波。”年轻女子轻声说。

“我也要……坦白一些事。”

他低着头，下巴抵着壮实的胸膛。

“是这样的……嗯，薇薇特是我爱过的女孩，过去21年里，我在法国每一条运河、每一个码头、每一个港口寻找她的踪迹。”

每个人都点点头。

“然后呢？”马克斯试探地问。

“然后……她20年前就嫁给了拉图市的市长，生了两个儿子，还多出了一个难以置信的三层大屁股。我15年前就找到她了。”

“啊。”塞尔达叹了口气。

“她记起了我，但在这之前把我认成了马里奥、乔万尼和阿诺德。”

贾维尔俯身向前，眼光闪烁。他抽着烟，一言不发。

塞尔达的微笑紧张不安。“你一定在开玩笑吧？”

“没有，塞尔达。无论如何，我继续寻找着多年前的那个夏天夜晚，我在河上遇到的薇薇特，尽管我早就找到了薇薇特本人。因为已

经找到了薇薇特本人，我必须继续寻找她。这——”

“真恶心。”贾维尔厉声打断他。

“爸爸！”伊莱雅惊恐地大叫。

“贾维尔，我的朋友，我真的很——”

“朋友？你对我和我老婆撒谎！就在我家里撒谎。你7年前来找我们，对我们说了……你那一大堆谎话。我们给你工作、信任你，老天！”

“请允许我解释。”

“你利用你那无聊的浪漫喜剧来骗取我们的同情。真恶心。”

“请不要大喊大叫，”佩尔杜严厉地说，“他这么做肯定不是想伤害你，难道你看不出他有多痛苦吗？”

“我想大叫就大叫。难怪你理解他，看起来你脑袋也有问题，想着你那个死掉的女人。”

“先生，你这话太过分了。”马克斯厉声说。

“我还是离开吧。”

“别走，库尼奥，请别走。贾维尔压力很大，我们在等着卢波的检查结果。”

“我不是压力大，我是厌烦，塞尔达，厌烦。”

“我们三个要走了，现在就走。”佩尔杜说。

“最好快走。”贾维尔低声骂道。

让站起来，马克斯也站了起来。

“萨尔瓦？”

直到此时，库尼奥才抬起头来，泪水滚落，眼底有无限的悲伤。

“非常感谢您的款待，塞尔达夫人。”佩尔杜说。

她露出绝望的浅笑。

“伊莱雅小姐，祝卢波的检查一切顺利，对你所承受的痛苦我感到非常非常难过。”佩尔杜转身对生病的女孩说。“为您着想，贾维尔先生，我希望您的好妻子会继续爱您，有一天您会明白她的爱有多珍贵。再会了。”

显而易见，贾维尔的表情根本就是想给佩尔杜一拳。

伊莱雅追着男人们跑过漆黑静谧的花园。除了蟋蟀的唧唧声，只听见她踩在夜晚潮湿草地上的脚步声。伊莱雅赤足走在马克斯的身旁，他温柔地握住她的手。

当他们走到船边，库尼奥用嘶哑的嗓音说：“谢谢你……送我一程。让·佩尔杜，如果你同意，我收拾好东西就下船。”

“没必要太过自尊，趁夜深人静偷偷溜掉，萨尔瓦。”佩尔杜平静地说。

他率先爬上船梯，库尼奥迟疑地跟了上去。

当他们把旗子从船头拆下时，佩尔杜不禁笑出了声，问：“三层大屁股？那是什么鬼东西？”

库尼奥迟疑地回答：“嗯，想象一下三层的下巴……长在某个人的屁股上。”

“不，我才不要呢。”佩尔杜嗤之以鼻，忍俊不禁。

“认真点儿好吗？”库尼奥抱怨道，“试想一下，如果你的一生至爱化为幻影，有马一样的屁股，马一样的牙齿，还有一个可能得了空旷恐惧症的大脑。”

“害怕没有人的空间？好可怕。”

他们害羞地相视而笑。

“爱或不爱应该像决定喝咖啡还是喝茶一样，人们应该有权选择。否则我们怎么能忘记逝者和那些失去的女人呢？”库尼奥低声说，一脸沮丧。

“或许我们不应该忘记。”

“你真的这么想？不去忘记，但是……然后呢？然后该怎么做？这些离去的人希望我们去完成什么任务？”

这是佩尔杜多年来无法回答的问题。

但是现在他知道了。

“把他们放在心里——这就是我们的任务。所有逝去和破碎的爱，我们把它们都放在心里。只有它们才让我们变得完整。如果我们开始遗忘，或者抛弃了我们所失去的一切，那么……那么我们也将不复存在。”

佩尔杜望着月光下波光粼粼的阿列河。

“所有的爱，所有逝去的人，所有我们认识的人，他们是汇成我们灵魂大海的河流。如果我们拒绝记住他们，大海就会干涸。”

他的内心有一股不可抑制的渴望，他想在时光飞速流逝之前用双手抓住生命。他不想干涸而死；他想如大海般宽广自由、丰盈深邃。他渴望朋友，他想要去爱。他想要感受曼侬留在他心里的印记。他仍旧想感受她在他的生命中席卷而过，与他交融。曼侬永远改变了他——何须否认这一点？正因如此，他才成为凯瑟琳允许靠近自己的男人啊。

让·佩尔杜恍然大悟，凯瑟琳永远无法取代曼侬的位置。因为她拥有属于自己的位置，不比曼侬差，也不比曼侬好，而是完全不同。

他真想让凯瑟琳看看他的那片大海是多么浩瀚！

佩尔杜和库尼奥看着马克斯和伊莱雅亲吻。

佩尔杜知道，他们不会再提起那些谎言和幻影，该说的已经说了。

---

1. 原文为意大利语。——编者注

第二十九章

一周过去。他们小心迟疑地相互吐露生命中的重要事件。萨尔瓦托的母亲是个清洁女工，父亲是个已婚教师，他是学校放假期间一场“意外”产下的“包袱”。佩尔杜的父亲是个不定期工作的工匠，母亲则是来自贵族家庭的知识分子，父母整日争吵不断。马克斯则是一个老好人和一个书呆子挽救僵死婚姻的最后尝试，反复的期待和失望让夫妻二人精疲力竭。

他们卖书，读故事给孩子听，用几本小说支付钢琴调音费。他们唱歌，大笑。佩尔杜用公用电话打给父母——还有蒙特那得路27号。

电话响了26声，可是公寓没有一个人接。

他问父亲，突然间从一个爱人变成一个父亲是怎样的感受。

华金沉默了好一会儿，接着让听到他在抽鼻子。

“嗯，阿让……有了孩子就像永远抛弃了自己的童年，好像只有当你身为人父，才真正理解了男人的意义。你也会很担心，自己全部的弱点将被暴露无遗，因为做父亲必须超乎所能地付出……我总是觉得必须要赢得你的爱，因为我非常非常爱你。”

说到这儿，两人都在抽鼻子。

“阿让，为什么问我这个？你是想说——”

“不是。”

可惜不是。如果有一个像马克斯一样的儿子和一个像“叛逆小姐”一样的女儿该有多好。这会很好，可以很好，应该很好。

佩尔杜觉得，他在阿列河流的眼泪，似乎清空了他心里更多的地方，他可以用芳香、爱抚、父亲的爱……以及凯瑟琳来填满那些最初的空隙，还可以挤进他对马克斯和库尼奥的喜爱以及如诗风景。他在悲伤的覆盖之下找到一个地方，在这里，情绪和快乐可以与柔情及领悟并存，这个领悟就是：他终究是可以被爱的。

他们经过中央运河抵达索恩河，在那里驶入暴风眼中。在第戎和里昂之间，勃艮第天低云暗，狂风呼啸，一道道闪电撕裂天空。

柴可夫斯基的钢琴协奏曲照亮“露露”阴暗的船舱，宛如吞噬约拿的鲸鱼腹中闪烁的火星[注]。马克斯的双脚坚定地撑着钢琴琴身，像变魔术般从琴键上倾泻而出民谣、华尔兹舞曲和谐谑曲，而船则在索恩河的风浪之巅横冲直撞。

佩尔杜从未听过这样的柴可夫斯基乐曲：有暴风雨的喇叭和小提琴伴奏，有引擎的呻吟抽吸声，还有木板的嘎吱声。风呼号着，击打脆弱不堪的甲板中段，想把船撞到岸上。书从书架上哗啦啦掉下来，林德格伦躺在一张用螺丝固定在地上的沙发下面，卡夫卡双耳低垂，通过扶手椅的衬垫裂缝，看着书籍四处滑动。

当佩尔杜沿着索恩河的支流塞耶河行驶时，眼前的景色让他联想到一间蒸汽翻腾的超大洗衣房。他可以闻到空气的味道——一种带电的味道。他可以闻到泛着泡沫的碧波的味道，他可以感觉船舵在自己起茧的双手中转动——他如此欣喜自己还活着。活在当下，活在此刻！

他甚至享受着这场五级风暴。

正当船在滚滚河浪中上下颠簸时，他用余光瞄到了那个女人。

她身着一件透明塑料雨衣，手持一把雨伞—是伦敦股票经纪人用那种，凝视远处被强风吹到低伏的芦苇。她举手向他们致意，然后拉开雨衣拉链（他简直不敢相信，但她真的这么做了），把雨衣一扔，转身敞开手臂，右手举着打开的伞。

接着，她像里约热内卢耶稣山山顶张开手臂的基督像一样，向后跌入汹涌的河水中。

“真他妈……”佩尔杜倒吸一口冷气，“萨尔瓦！有女人掉进河里了！”他大声呼叫，意大利人从厨房中冲出来。

“什么？喝？你喝什么了？”他大喊。佩尔杜却只是指着那具在翻腾水浪中沉浮的身体，还有那把雨伞。

那不勒斯人目不转睛地盯着泡沫翻滚的河水，雨伞沉入水里消失不见。

库尼奥的牙齿咬得嘎嘎作响。

他抓起缆绳和救生圈。

“把船开近一点！”他发号施令。“马克斯！”他大声说，“别弹琴了！马上来……现在!”

佩尔杜奋力将书船向河岸驶去，库尼奥在栏杆旁站好，将绳子绑上救生圈，粗短的双腿撑在船舵上。接着，他用最大的力气将救生圈抛向水中的女人。他把绳子的另一端递给马克斯，后者的脸色惨白如纸。

“我抓住她时你就用力拉，像拉车的马一样用力，年轻人!”

库尼奥踢掉鞋子，一头扎入河中。一道道闪电撕裂天空。

马克斯与佩尔杜看着库尼奥游着自由泳，有力地翻过狂怒的波浪。

“该死，该死，该死！”马克斯用夹克衫的袖子包住双手，又一次抓紧了绳子。

佩尔杜“哐”的一声抛下了锚。驳船颠簸不定，像在洗衣机里一般被抛来抛去。

库尼奥伸手去抓女人，并将她一把抱住。

佩尔杜与马克斯用力拉绳子，将两人拉上了船。库尼奥的胡须在滴水；女人心形脸蛋上贴着湿透了的红棕色头发，像卷曲的海草。

佩尔杜冲进驾驶舱，正要抓起无线电呼叫急诊医生，感觉到库尼奥又湿又沉的手放在他的肩膀上。

“别！那个女人不希望你叫人来，她会没事的，我会照顾她——她需要擦干身体，暖和起来。”佩尔杜相信库尼奥的话，不再多说。

起锚后，航行了一段时间，佩尔杜看见屈斯里的码头出现在迷雾之中，于是将“露露”驶入河港。在雨水和风浪的夹攻之下，他和马克斯努力将船系在浮桥上。

“我们必须下船！”在怒号的风声中，马克斯大喊道，“这船会把我们颠死!”

“我不能把书和猫丢下不管！”佩尔杜大声回答。水流进他的耳朵，顺着脖子往下淌，钻进他的袖口。“无论如何，我是船长，做船长的不会弃船。”

“遵命！那我也留下。”

船发出嘎吱嘎吱的呻吟，好像他们的脑袋里都掉了颗螺丝。

库尼奥在佩尔杜的舱房搭好床铺，帮落水的女人脱掉衣服。那个有着桃心脸的女人赤裸着身子躺在一堆毯子下，露出十分幸福的表情。意大利人则穿着一身白色运动服，显得有点儿傻。

他跪在女人旁边，喂她喝普罗旺斯蔬菜蒜泥汤。他把大蒜、罗勒和杏仁酱舀进一个汤杯，再用美味的蔬菜肉汤稀释。

女人一边喝，一边对着他微笑。

“所以你是萨尔瓦，从那不勒斯来的萨尔瓦托·库尼奥。”她说。

“是的。”

“我是萨曼莎。”

“你真美。”萨尔瓦说。

“那个……外面不太严重吧？”她问。她的眼睛非常大，眼珠是极为深邃的蓝。

“严重！”马克斯大声回答。“呃……你是什么意思？”

“只是一点阵雨，周围有些水气。”库尼奥想让她安心。

“我可以给你们读点儿书。”佩尔杜建议。

“或者我们可以唱首歌。”马克斯补充，“大家围起来唱。”

“或者做菜。”库尼奥建议，“你喜欢法式炖肉吗？一种加上普罗旺斯香草的炖菜？”

她点点头：“还有炖牛颊肉，对吧？”

“所以你为什么会想不开呢？”马克斯问。

“生命，水，螺纹鱼罐头。”

三个男人盯着她，完全糊涂了。

佩尔杜最初以为这个萨曼莎可能会说些疯话，做些疯事，但她看起来并没有疯，实际上也没有疯。她只是……古怪。

“管他三七二十一。”他回答，“可螺纹鱼是什么?”

“你是故意跌进水里的吗？”马克斯问。

“故意？当然啦。”萨曼莎回答，“谁会在今天这种天气出门散步，然后意外仰面跌入水中？那也太笨了吧！不是意外，这种事必须事先计划。”

“所以你是情绪低落，想要，嗯……？”

“才不是呢，看起来像吗？”

她真的很困惑，一张桃心脸轮流看向三个男人。

“练习如何命丧黄泉？把自己送去冥河？去死？才不是。我干吗要那么做呢？不，不。我喜欢活着，尽管有时生活真是煎熬，在大千世界中生命有时毫无意义，但不是为这个。我想知道在这种天气跳进水

里是什么感觉。河水看起来那么有趣，像一锅发狂的汤。我想知道在这锅汤里我是否会害怕，而我的恐惧会不会带给我一些重要的启示。”

库尼奥点点头，好像完全明白了她的意思。

“带给你什么启示？”马克斯问，“像是上帝已死，极限运动万岁？”

“不，我只是想看看是否还有别的生活方式。当大限将至，人只会为自己没做的事后悔，大家不都这么说吗？”

三个男人点点头。

“总之，我不想终其一生觉得很挫败。我的意思是，谁希望在临死之时绝望地发现，自己已经没有时间去做真正重要的事了呢？”

“好，”佩尔杜说，“我们当然可以弄清自己的渴望，但我不确定是否必须要跳河。”

库尼奥对萨曼莎露出欣喜若狂的笑容，用手指反复抚摩着胡须尖。

“哈利路亚。”他喃喃自语，将蔬菜蒜泥汤传给她。

“当风浪把我抛来抛去，我觉得自己像是蛋糕粉里的最后一颗葡萄干，我的确明白了一件重要的事。我明白了我在想念着什么。”她宣布。

然后她舀了一勺汤。

又舀了一勺汤。

接着……没错……又是一勺。

他们出神地等待着那关键的最后一句。

女人把最后一勺汤从汤锅里刮干净，然后说："我想再一次亲吻男人，而且这一次要好好地亲吻。"接着她心满意足地打了个嗝，拉起库尼奥的手放在脸颊下，闭上双眼。"但让我先睡一会儿。"她勉强嘟囔了一句。

"随时听候您的吩咐。"库尼奥低声说，表情有点呆滞。

没有回答，只有一个微笑，她随即沉沉睡去，像一只打呼噜的小猎犬。三个困惑的男人在一旁看着。马克斯暗自发笑，竖起两根大拇指。库尼奥调整坐姿，试图坐得更舒服一点儿，而又不打扰到陌生人的好梦。她的头枕在他的大手上，如同猫咪睡在坐垫上。

---

1. 约拿是《圣经》里的一个人物。他本身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并且一直渴望能够得到神的差遣。神终于给了他一个光荣的任务：去宣布赦免一座本来要被罪行毁灭的城市——尼尼微城。约拿却抗拒这个任务，他逃跑了，不断躲避着他信仰的神。神的力量到处寻找他，唤醒他，惩戒他，甚至让一条大鱼吞了他。最后，他几经反复和犹疑，终于悔改，完成了他的使命——宣布尼尼微城的人获得赦免。——译者注

第三十章

Romeo and Juliet

《罗密欧与朱丽叶》

Moby Dick

《白鲸记》

暴风雨在书城与塞耶河两岸肆虐而过，吹断林间大片树木，吹倒车辆，农舍起火，三个男人竭力保持冷静。

“所以屈斯里为什么是天堂？你之前这么说过——大约3000年前了吧。”马克斯轻声问佩尔杜。

“啊，屈斯里！书痴一定会沉醉于此。整个小城都爱书如狂——或者说是真的发狂了——但这并不稀奇，这里几乎每一家店都是书店、印刷厂、装订社、出版社，无数的工作坊。这里洋溢着创意和想象。”

“你现在应该不这么想了吧？”马克斯评论道。驳船四周风声呼啸，没被钉死的东西都被吹得咔嗒作响。猫咪睡在萨曼莎的身上，林德格伦依偎着她的脖子，卡夫卡则躺在她大腿间的凹陷处，它们的姿态像是在说：“她现在是我们的。”

“屈斯里的每位书商都有一项专长，你能在这里找到任何一本书——真的是任何一本，毫不夸张！”佩尔杜解释说。

在他的前一段人生中，当他还是一个巴黎书商时，他接触过几位珍本收藏家。比方说，某些从香港、伦敦或华盛顿来的有钱客人，认

为自己必须拥有海明威某本价值10万欧元的初版作品——包着鹿皮封面，里面有海明威给亲爱的老友奥图·布鲁斯（又名“托比”）注的亲笔题词。或者一本萨尔瓦多·达利的私人藏书——一本大师在开始他那场钟表熔化的超现实主义之梦注前所读的书。

“那他们也有棕榈叶吗？”库尼奥问。他依然跪在萨曼莎身旁，托着她的脸。

“没有。他们有科幻小说、奇幻小说、魔幻小说——没错，专家分得很细，还有——”

“棕榈叶？什么意思？”马克斯想知道。

佩尔杜咕哝了一声“没什么”，草草应付过去。

“你从没听说过命运图书馆吗？”意大利人低声说，“那本生命之书？”

“唔，唔。”萨曼莎在梦中嘟囔着。

让·佩尔杜知道这个传说。神奇的万书之书——人类智慧的集大成之作，成书于5000年前，作者是七位无所不知、举世罕见的智者。传说那七位圣哲发现了天外之书，书中描述宇宙的生生世世，过去将来，所有生物的命运，而撰写文稿的是超越时空限制的高等存在。于是，圣哲们看到了数百万人的命运，以及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他们将之记录于大理石或石板上，甚至是棕榈叶上。

库尼奥的眼睛亮了：“想象一下，马克斯，你的人生被记录在一座棕榈叶图书馆中。在你自己那片纤长的叶子上，记录着你的出生和死亡，以及由生到死之间的所有细节：你会爱谁，你会娶谁，你的事业，所有的一切——甚至你的前世。”

“噗……公路之王。”萨曼莎不禁哼唱起来。

“你的前世今生倒是很有可能全在一只啤酒杯垫上。”佩尔杜喃喃说道。

在书商生涯中，让·佩尔杜曾经不得不赶走几个不惜一切代价想买到这些“阿卡西记录”注的人。

“有这回事？”马克斯说，“嘿，各位，说不定我的前世是巴尔扎克。”

“说不定你某一世曾是一条小小的意大利肉卷。”

“你也可以找到关于你死亡的信息。虽然查不出确切日期，但可以知道死亡的年月和死法。”库尼奥补充说。

“我宁愿不知道。”马克斯充满怀疑地说，“知道自己的死亡日期有什么意义？那会让我的余生都怀着极大的恐惧。算了，谢了，我还是宁愿抱着这种希望——我会长生不老。”

佩尔杜清了清喉咙。“继续说屈斯里吧。1641个居民，大多数从事与文字有关的工作，其余的人照顾游客。据说书商们通过某种方式，靠兄弟会或姐妹会相互联系，组成一个国际化的关系网。他们甚至不用互联网——书商会的长老们严密保护他们所知之事。所以，一旦其中的一个成员去世，那他所掌握的知识也将丢失。”

“唉。”萨曼莎发出叹息。

“为了保证这样的事不会发生，每一个人至少要选择一名继承者，把浩瀚的知识偷偷传授给他。他们知道有关书籍的神秘传说，包括名著、秘本、手稿、女人版《圣经》……”

“有意思。”马克斯说。

“……或是那些字里行间其实蕴藏着另一个截然不同故事的书籍。”佩尔杜继续用一种低沉而隐秘的语调说，“据说屈斯里有一个女人知道许多名著的真正结局，因为她专门收集名著的终稿和终稿前的草稿。她知道《罗密欧与朱丽叶》最早的结局，在那个版本中，他们都没死，还结婚生子了。”

“什么！”马克斯被惊到了，“罗密欧和朱丽叶活了下来，还生了孩子？那这出戏就毁了。”

“我喜欢这个版本。”库尼奥说，“我一向为小朱丽叶感到难过。”

“他们之中有谁知道萨纳里是谁吗？”马克斯问。

让·佩尔杜当然希望有人知道。他在迪关时寄了一张明信片给屈斯里书籍行会的主席萨米·泰基瑟，告知他将前往拜访。

凌晨两点，暴风雨逐渐平息，他们精疲力竭，在摇荡的风浪中睡去。

他们醒来时，新的一天闪烁着柔和清新的阳光，宛如前一夜从未存在过。暴风雨走了——萨曼莎也走了。

库尼奥迷惘地低头望着自己空空如也的双手，然后对其他两个人挥挥手。

“又是这种事？我为什么只能在河道上找到女人？”他抱怨道，“我还没走出上一次的伤痛呢。”

“哦，也对。伤痛才只有15年呢。”马克斯咧嘴笑道。

“女人啊。”库尼奥嘟囔着，“至少用口红在镜子上留个电话号码嘛！”

“我去买点儿牛角面包回来。”马克斯说。

“我跟你一块儿去，朋友，去找那个睡觉时唱歌的人。”库尼奥说。

“什么？你们两个都不认识路，还是我去吧。”佩尔杜插嘴。

最后，三个人一起出去了。

他们从小码头出发，穿过营地，进了城门，前往面包店。这时，一个半兽人迎面走来，抱着一堆法棍面包。他的同伴则打扮成莱戈拉斯[注]，两眼紧盯苹果手机。

佩尔杜还遇到一群哈利·波特，他们在“探索书店”的蓝漆大门前，和一队守夜人[注]高声争吵。两位打扮成吸血鬼的女士骑着山地自行车朝他们驶来，向马克斯投来充满欲望的一瞥。两位道格拉斯·亚当斯[注]的书迷从教堂钻出来，身穿浴袍，肩膀上挂着毛巾[注]。

“风俗！”马克斯喊道。

“什么？”库尼奥问，目光追随着半兽人。

“一种奇幻的风俗，全镇人都打扮成自己最喜欢的作家或文学人物，太好玩了。”

“比如……扮成莫比·迪克，那头白鲸[注]？”库尼奥问。

佩尔杜和库尼奥目瞪口呆，看着像是从中土世界或临冬城[注]中涌出来的人物。这就是书籍的力量。

库尼奥询问每一个人的装扮是出自哪本书，马克斯则一脸兴奋地向他公布真相。可是当一个穿着猩红色皮外套和白色筒靴的女人朝他们走来时，马克斯回答不出了。

佩尔杜解释说：“先生们，那位女士穿的不是化装舞会的衣服，她是一个可以和柯莱特、乔治·桑[注]交谈的灵媒。她不肯说她是怎么办到的，声称是在时光旅行的梦境中遇到了她们。”

任何与文学稍微扯得上关系的东西，都可以在屈斯里找到容身之处。有个医生专治文学精神分裂症，求诊的病人中，有些人的另一重人格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者是德国的神秘主义者希德嘉·冯·宾根[注]。有的病人因为被自己众多的假名纠缠而迷惑。

佩尔杜朝着屈斯里书籍行会与后援会主席萨米·泰基瑟的家走去，只要泰基瑟的一句话，他就有机会向书商们打听萨纳里，而泰基瑟就住在旧印刷厂的楼上。

“书城大老板会给我们一个密码？还是某条线索？”马克斯问。他简直无法从任何一家书店门口展示的书前挪步。

“应该是某条线索吧。”

库尼奥不断停下脚步去看餐馆菜单，并在他的食谱笔记本上记下细节。他们已经来到号称“创新法国料理摇篮”的布雷斯区。

到了印刷厂，他们报上名字，在主席的办公室里等了一会儿。接着，他们大吃一惊——因为主席萨米·泰基瑟不是男人，而是一个女人。

---

1. 奥图·布鲁斯：又名“托比”，海明威的终生好友，也是他的助理。——编者注

2. 萨尔瓦多·达利：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代表作《记忆的永恒》描绘了很多熔化变形的表。——编者注

3. 阿卡西记录：一种在西方晚近的新纪元运动中相当流行的观念。“阿卡西”意为“天空覆盖之下”“空间”或“以太”。一些神秘主义者认为世间万物在被创造以前，就被写在了“阿卡西记录”中。前文所说的“万书之书”“生命之书”即指此“记录”。——编者注
4. 半兽人和莱戈拉斯都是J.R.R.托尔金的奇幻小说《魔戒》中的角色。——编者注
5. 守夜人：乔治·R.R.马丁的奇幻小说《冰与火之歌》中北境长城上的守卫军。——编者注
6. 道格拉斯·亚当斯：英国作家，代表作有《银河系搭车客指南》。——编者注
7. 《银河系搭车客指南》中提到，毛巾是对星际旅行者而言最有用的东西。该书主人公则始终穿着浴袍，因为他是一早起床后直接登上飞船逃离地球的。——编者注
8. 莫比·迪克是美国作家梅尔维尔的小说《白鲸记》中，一头白鲸的名字。——编者注
9. 中土世界：《魔戒》中一块架空的大陆。临冬城：《冰与火之歌》中史塔克家族的领地。——编者注
10. 乔治·桑：19世纪法国著名女作家，喜欢男性打扮。——编者注
11. 陀思妥耶夫斯基：19世纪俄国著名作家，著有《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等。希德嘉·冯·宾根：中世纪德意志女先知、医学家。—编者注

第三十一章

隔着一张像是木筏拼起来的办公桌，面朝他们坐着的，正是前一天晚上萨尔瓦从塞耶河里捞上来的女人。

萨米就是萨曼莎，她穿着白色亚麻连衣裙，以及一双毛茸茸的霍比特人(注)大脚套。

“嗯，”萨米美腿交叉，一只霍比特人的脚愉快地摇了摇，“有什么可以效劳的?

“嗯，是这样，我正在寻找一本书的作者。他用了假名，一个神秘的名字，而且……”

“你现在好些了吗？”库尼奥插嘴问道。

“是的，好多了。”萨米对萨尔瓦笑了一下，“谢谢你，萨尔瓦，谢谢你说我变老之前可以吻你，我一直忘不了这句话。”

“在屈斯里可以买到你这种尖尖的脚套吗？”马克斯很想知道。

“总之，回到《南方之光》这本书上……”

“可以，‘伊甸园’有卖的，那里是休闲中心、资讯中心、游客中心，也是敲竹杠中心。那里卖霍比特人脚套、半兽人耳朵、裂开的肚子……”

“作者可能是个女人……”

“我想为你做饭，萨曼莎女士(注)，但是如果你想先游个泳也行。”

“我看我也得来双霍比特人脚套，当拖鞋穿。啊，卡夫卡会被吓死。”

佩尔杜看着窗外，竭力保持镇定。

“你们能不能都闭嘴？萨纳里！《南方之光》！我想知道作者究竟是谁！拜托！”

他没想到自己会这么大声说话，马克斯和库尼奥惊愕地看着他，萨米却往椅背上一靠，好像开始享受眼前的这一幕。

“我花了20年的时间寻找他，或她。这本书……它是……”让·佩尔杜绞尽脑汁寻找准确的字眼，却只见到河面上跳动的点点波光。“这本书就像是我爱过的那个女人，它把我带到她身边，它是流动的爱，它是我所能承受，同时又能感受到药力的一剂爱药，剂量不多也不少，它是我这20年来用以在水下呼吸的芦管。”

佩尔杜擦了一把脸。

但是这并不是全部的事实，这些话不再是唯一的事实。

“它帮助我撑了过来，不过我已经不再需要这本书了，因为我现在可以……再次靠自己的力量呼吸了。但我想对作者说声谢谢。”

马克斯看着他，眼神中充满了惊讶和敬意。

萨米突然咧开嘴，绽放出一个灿烂的微笑。

“一本让人可以喘一口气的书，我懂。”

她望着窗外，越来越多的文学人物在街上聚集。

“我没想到像你这样的人会出现。”她叹息着说。

佩尔杜觉得背部肌肉一紧。

“当然，你不是第一个来的，但像你这样的人不多。其他人都没有解开谜题，没有人问对问题。提问是一门艺术。”

萨米的双眼仍然盯着窗户。用来绑木筏的短木头缠着坚实的线，被悬挂在窗框上，如果多注视这木头一会儿，它就会变成一尾跳跃的鱼，或一张脸，一个独翼天使……

“大多数人问问题，只是想听自己说话，或者希望听到某个他们可以应对的回答。但是你绝不能给予他们那些可能会让他们无法应对的回答。‘你爱我吗？’就是这种问题。对这种问题应该下道禁令。”

她把霍比特人脚套并在一起。

“问个问题吧。”她命令道。

“我……只能问一个问题吗？”佩尔杜问。

萨米露出温暖的微笑。

“当然不是，不止一个，想问几个都可以，但你只能问可以用‘是’或‘不’来回答的问题。”

“所以你认识‘他’？”

“不。”

“你想问出正确的问题，那每个字都得问对。”马克斯加强语气说，还兴奋地用手肘顶了顶佩尔杜。

佩尔杜改口问道：“所以你认识‘她’？”

“是。”

萨米温和地看着马克斯。“佐丹先生，看来你已经领悟了提问的艺术。正确的问题能让人十分快乐，你下一本书写得如何？是你的第二本书吧？第二本书就像道魔咒——别人对你的期待太多了。你应该留出20年的时间再写，最好的时机是等大家都忘了你一段时间以后，这样你就自由了。”

马克斯的耳根红得发烫。

“下一个问题，灵魂解读师。”

“是碧吉特·卡伦吗？”

“老天，才不是！”

“但萨纳里还活着？”

萨米莞尔一笑：“哦，是！”

“你能……介绍我认识她吗？”

萨米想了一下。

“能。”

“怎么介绍？”

“那不是一个能用‘是’或‘不’回答的问题。”马克斯提醒他。

“嗯，今天我要煮马赛鱼汤。”库尼奥插嘴说，“我7点半来接你，这样你就可以继续跟佩尔杜船长玩‘是或不是或不知道’的游戏了，好

吗？你不会倒霉到已经订婚了吧？想来参加游船之旅吗？”

萨米把男人们逐个看了一遍。

“想，不想……想。”她最终果断地说，“那么，一切都搞清楚了。不好意思，我现在必须到外头跟那些奇妙的生物打个招呼，用托尔金创造的语言说几句好话。我已经练习过了，但听起来像是楚巴卡[注]在发表新年贺词。”

萨米站起来，他们又仔细看了看她那双夸张的霍比特人脚套。

她走到门口，最后一次转过身来面对着他们。

“马克斯，你知道吗？当一颗星星诞生后，它要花一年的时间长到最大，接下来的几百万年纵情燃烧，很奇妙吧？你有没有尝试过创造一种新语言？或一些新词？希望面前这位法国当今30岁以下的最知名的作家今晚能送我几个新词，就这么说定了？”

她深蓝色的眼眸火花闪耀。

一颗小炸弹在马克斯的想象力中爆炸，在他内心的秘密花园播撒了无数的种子。

那一晚，萨尔瓦·库尼奥换上了最好的一套格子衬衫、牛仔裤和漆皮鞋，去印刷厂接萨米。萨米站在门口，身边是三只皮箱、一盆羊齿植物，她的雨衣挂在手臂上。

“真希望你是来带我跟你一块儿走的，萨尔瓦，虽然你是邀请我去做另一件事。我在这里住得够久了，”她用这段话代替了问好，“就快10年了。如同黑塞所说，是一个完整阶段了。现在，该是时候往南

走，重新学习呼吸，看看大海，再亲吻一个男人了。天哪，我都快60岁了，要走进人生的黄金时代了。”

库尼奥直视着书城女人深蓝色的眼睛。

“我的邀请仍然有效，萨米·泰基瑟女士。”他说，“我随时听候您的吩咐。”

“我没忘记，那不勒斯来的萨尔瓦托·库尼奥。”

他叫了一辆车，把她打包好的行李送上船。

“嗯……我这样想不知道对不对？”之后，当萨尔瓦拖着行李走过舷梯时，困惑的佩尔杜问，“你不只是来吃晚餐的，你还要搬进来。”

“你想得没错，亲爱的。我可以搬进来吗？住一小段时间？直到你起航把我扔到水里？”

“当然没问题，儿童书架旁有一张空着的沙发。”马克斯说。

“我能说句话吗？”佩尔杜问。

“说什么？难道你不同意？”

“呃，同意。”

“谢谢。”萨米显然很感动，“你们不会听到我发出什么声响的，我真的只有在睡着的时候才唱歌。”

那晚，在寄给凯瑟琳的明信片上，佩尔杜记下了马克斯当天下午想出来的要在晚餐时献给萨米的新词。

萨米觉得这些词汇很美，反复念给自己听，舌头上滚动它们的发音，如同含着一块蛋糕屑。

星盐（指河上星星的倒影）

太阳摇篮（指大海）

柠檬吻（每个人都清楚它的意思！）

家庭之锚（指餐桌）

心痕（指初恋）

时光面纱（你在沙坑里转个圈，发现自己老了，一笑就会尿湿裤子）

梦侧

能够渴望的渴望

最后一个词成了萨米的最爱。

“我们都活在能够渴望的渴望之中。”她说，“每一种渴望都不一样。”

---

1. 霍比特人：《魔戒》系列小说中一个虚构的种族。霍比特人身材矮小，头发卷曲，脚掌上长着坚硬肉垫和褐色毛发。——编者注
2. 原文为意大利语。——编者注
3. 楚巴卡：电影《星球大战》中的角色，长着一身黄褐色毛发，说话的声音类似于动物的叫声。——编者注

第三十二章

“说得中听一点，罗讷河还真是一个梦魇。”马克斯指着核电站说。自索恩河在里昂附近与罗讷河汇流后，这是他们经过的第17座核电站了。快中子反应堆、葡萄园与高速公路交替出现。库尼奥已经放弃了钓鱼的念头。

他们在屈斯里和其中的文学地下墓穴又多逛了三天。现在即将抵达普罗旺斯，他们认出奥林奇附近那些白垩山丘，如同一扇通往南法的大门般矗立着。

时值盛夏，天空变幻无穷，水天相映，地中海的天空开始呈现深蓝色的光辉。

“好像千层派，一层又一层的蓝色，蓝色糕点的大地。”马克斯喃喃自语。

他发掘出一种有趣的嗜好：组合文字和意象，和语词玩捉人游戏。

偶尔马克斯玩文字游戏玩糊涂了，萨米就得意地哈哈大笑，佩尔杜觉得，她的笑声好像飞翔鹤鸟的鸣叫。

库尼奥显然对萨米神魂颠倒，尽管萨米还未接受他，她希望佩尔杜先解开困扰着他的谜题。

她常常坐在驾驶舱跟佩尔杜玩“是或不是或不知道”的游戏。

“萨纳里有小孩吗？”

“没有。”

“有个老公？”

“没有。”

“两个？”

她的笑声像一整群鹤在鸣叫。

“她写过第二本书吗？”

“没有——”萨米拉长声调说，“可惜没有。”

“她写《南方之光》的时候快乐吗？”

漫长的沉默。

佩尔杜让沿途风景飘过，而萨米在思索她的回答。

经过奥林奇后，他们很快驶过了教皇新堡，正好能赶上到阿维尼翁吃晚餐。佩尔杜可以在古老的教皇城租车，一个小时内就能抵达吕贝龙的博尼约村。

真是太快了，他心想，我该不该——借用马克斯的话，按下卢克的门铃说：“嗨，博塞特，老酿酒师，我曾是你老婆的情人。”

“介乎是与不是之间。”萨米回答，“这个问题很难，我们通常不会一连好几天高枕无忧地耽溺于自己的幸福之中，像烤牛肉完全浸泡在肉汁中一般，对吗？幸福转瞬即逝，你曾经一次性地发自内心快活过多久？”

佩尔杜想了想。

“大约四个小时。那次我驾车从巴黎到玛赞，想去见心上人。我们约在一个叫‘世纪’的小旅馆中见面，旅馆就在教堂对面。我当时很快乐，一路上都很快乐。我唱着歌，想象着她的每一寸身体，把歌唱给她的身体听。”

“四个小时？真是浪漫得不可救药。”

“是啊，在那四个小时里，我比接下来的四天还要快乐。不过回想起来，那四天也过得很开心。”佩尔杜嗓音颤抖，“是不是只有当我们回想过去，才能确定当时是否快乐？难道我们快乐的时候毫无知觉？还是要事隔很久，我们才会发现当时是快乐的？”

萨米叹了口气：“这的确很蠢。”

佩尔杜一面思索后知后觉的幸福，一面快速安全地沿着罗讷河行驶。这一段河道让人联想到那些很重要的海路航线，岸边没有人挥手叫他们过去卖书。船闸是全自动的，一次能通过几十艘船。他们慵懒的运河岁月彻底结束了。

越靠近曼侬的故乡，与曼侬共处的时光越是占据了让的思绪。曾经触碰她的那种感觉挥之不去。

萨米仿佛看穿了他的心思，把他脑中思索的话大声说了出来：“肉体之爱真让人惊艳，不是吗？相比大脑记住某人说过的话，我们的身体更容易记住触摸某人的感受。”她吹着小臂上的绒毛，“我对我爸爸的记忆主要来自他的身体：他的味道、他走路的样子、将头靠在他肩膀或将手放在他手里的感觉。他经常喊我‘我的小莎莎’，关于他的声音，我所记得的唯一一点就是他这样喊我时的样子。我想念他身体的温暖，我仍然很生气他再也不会来接我的电话了，尽管我有重要的事要告诉他。老天，这真让我受不了！但我最想念他的身体，他以前老是坐在那张扶手椅上，现在那里只剩下空气，可恶的、空洞的空气。”

佩尔杜点点头。“问题是，很多很多人——大部分都是女人，认为自己必须要有完美的身体才能够得到爱。但其实能否得到爱只取决于爱人——与被爱的能力。”他补充道。

“啊，让，请把这个道理告诉全世界。”萨米哈哈大笑，把船上的扩音器递给他。“只有去爱，才会被爱，这是另一条我们好像老是忘记的真理。你有没有注意到，多数人宁愿被爱，为此什么都愿意做？减肥，拚命赚钱，穿猩红色内衣。如果他们也花同样的力气去爱人就好了。哈里路亚，那时世界将十分美好，再没有收腹紧身裤了。”

让跟着她一起大笑起来。他想起了凯瑟琳，他们在一起时，两人都太敏感脆弱、容易受伤，他们太渴望被爱，却并不具备去爱的力量和勇气。去爱别人需要巨大的勇气、极少的期待。是否有一天他也能够再次好好去爱呢？

凯瑟琳到底有没有读我的明信片？

萨米是个很好的聆听者，听得进每一件事，然后又回放给他听。萨米告诉他，她曾在瑞士麦希瑙当过老师，在苏黎世当过睡眠研究员，在大西洋上的风力发电厂当过技术绘图员，还曾在沃克吕兹养过山羊，做过奶酪。

她天生有个缺点：不会说谎。要么什么都不说，要么拒绝回答，但没法故意说谎。

“想象一下那在今时今日会是怎样的情形。”她说，“小时候，不会说谎给我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每个人都认为我是个难搞的小淘气，拿粗鲁当有趣。高级餐厅的服务生问：‘饭菜合你的口味吗？’我会回答：‘我一点儿也不喜欢。’去参加同学的生日派对后，他妈妈问：‘小萨米，你玩得开心吗？’我真的很想挤出一句‘开心’，但说出来的却是：‘不开心，烦死了，你喝了好多红酒，口气好臭！’”

佩尔杜轻声笑了，心想，多么神奇，小时候我们跟自己的禀性如此贴近，而越是努力想要被爱，就离最初的自我漂得越远。

“13岁时，我从树上摔下来，医生把我送进扫描仪拍片子，他们发现了一件事，原来我的大脑里没有制造谎言的组织。我写不出那种纯属虚构的寓言故事——除非我真能遇上一只独角兽。我只能谈亲身经历，如果要我谈对炸薯条的看法，那我就得跟着土豆一起下锅，我就是这种人。”

就在这时，库尼奥为他们送上了自制薰衣草冰激凌，味道浓郁，又带点花香。

没有说谎天赋的女人看着那不勒斯人走远。

“他又矮又胖，客观来说，不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就让人心动的小伙子。但他聪明、强壮，为了一生至爱，他可以去做任何事。我觉得他会是我吻过的最英俊的男人。”萨米说，“很奇怪，像他那样优秀、善良的好人却不会得到更多的爱。是不是因为他们的外表让别人忽视了他们的品格，所以没有人注意到他们的灵魂、他们的本性、他们的原则中是如何充溢着爱与仁慈？”

她慵懒地吐了一口气：“很奇怪，我也没有人爱，从前我以为是我长得丑，后来我心想：为什么我遇见的每个男人都已经有了老婆？沃克吕兹的奶酪师傅……哎呀，一群可恶的老狐狸！他们把女人看成会洗衣服的高个双腿山羊。他们向你打个招呼，你还得觉得自己走了运。”

萨米像在做梦似的舔着冰激凌。

“我想——如果我这种‘全世界妇女大团结’的观点离题太远，请纠正我——第一种爱是我们只穿内衣时想到的爱，这种爱我很清楚，大

约15分钟后就没意思了；第二种爱是合乎逻辑的爱，是我们用大脑创造出来的那种，我也经历过，去寻找客观而符合自己的条件的，不会过度搅乱你人生计划的男人，但感受不到任何魔力；第三种，是从你的胸膛、你的心窝或两者之间涌出的爱。那是我想要的爱。这种爱必须要有点亮我生命力的魔力，让我彻底燃烧到最后的一滴血。你觉得呢？”她对着他吐吐舌头。她的舌头因为吃冰冰激凌而变成了紫色。

让·佩尔杜觉得，他现在知道自己该问什么问题了。

“萨米？”让问。

“什么事？阿让。”

她说话的样子和别人都不一样，但并不奇怪：作家笔下的文字就是他们心灵发出的真正声音。

“《南方之光》是你写的，对吗？”

第三十三章

无独有偶，太阳就在那一刻穿破两道云峰，如同一根手指从天空直指人间，在萨米的眼眸上洒下一道光。阳光照亮她的眼睛，好像两簇耀眼的烛火。

萨米的表情变得生动起来。

“对。”她轻轻地承认，接着更大声地说，“对。”

“对！”她大喊，又哭又笑，举起双臂，“阿让，这本书应该把我命中注定的男人带到我身边！某个从胸膛和肚脐之间爱我的男人。我想让他找到我，因为他一直追寻着我，因为他梦到了我，因为他欣赏我所有的一切，而我没有的东西他都不需要。但是，让·佩尔杜，有一件事你知道吗？”

她止不住眼泪，也停不了大笑。

“你找到了我——可你却不是那个人。”

她转过身去。

“那个穿着花布围裙、有一块一块隆起的结实肌肉、留着让我发痒的胡须的家伙，他才是那个人。是你把他带到我身边，是你和《南方之光》一起把他带来了，凭借着魔法。”

她的喜悦感染了佩尔杜。她说得对，事情就如“能够渴望的渴望”那样：他读了《南方之光》；他在瑟普瓦短暂停留，遇见了萨尔瓦，然后从那里……嘿，突然之间，他们就已经来到这里了。

萨米擦掉脸上咸咸的泪水。“我必须写出我的书，你必须读它，你必须承受折磨与痛苦，最后才能扬帆远航。就让我们相信事情是这样的，好吗？”

“当然，萨米，我相信。有的些书只为一个人而写，《南方之光》就是为我而写的。”他鼓起勇气，“我能撑到现在，全靠你的书。”他坦承，“我理解你的每一个想法，这就好像在我了解自己之前，你已经了解了我。”

萨纳里——萨米猛地掩住了嘴。

“太神奇了，让，这是我听过的最动人的话。”

她伸开双臂拥抱他。

她亲吻他的双颊、额头和鼻子。亲完之后，她说：“告诉你，我再也不会用写作来召唤爱情，你知道我已经等了多久吗？20多年了，该死！现在，对不起，我要走了：我要去亲吻我的男人——我要好好亲吻他。那是这个实验的最后一步，如果不成功，恐怕我今晚的心情不会太好。”

她再一次紧紧拥抱佩尔杜。

“哎呀，我好害怕！真恐怖！但是太美妙了。我活着。你呢？你此时也感觉到了吗？”

她消失在甲板下面的船舱中。

让听到了一声“嘿，萨尔瓦……”。

让·佩尔杜惊觉他感受到了——这感觉太美妙了。

曼侬的旅行日记

巴黎

1992年8月

你在熟睡。

我看着你，不再羞愧得只想把自己埋在咸咸的沙子里，因为一个男人对我而言永远不会意味着一切。我不再为自己在这5年深蓝色夏天所做的事而自责。我们共度的时间太少……全部加起来，让，就像乌鸦的羽毛，我算出我们只有半年的时间在呼吸同样的空气——169天，只够串起一条双层珍珠项链，每天一颗珍珠。

然而，离开你的日日夜夜——如星辰在高空留下的烟雾那样遥远——如果把我思念你、期盼见到你的那些日子也算上的话，欢欣和内疚会增加两倍、三倍。这样算来，我们好像真的分开了15年，漫长到足够去尝试好几种人生。我梦想着好多不同的情节。

我时常疑惑，我做错了吗，做了错误的选择吗？只跟着卢克，或一生只跟着一个人，是“正确”的人生吗？或者，我原本拿到了一手好牌，却打得一塌糊涂？

然而人生没有错对，况且现在我也没有理由质问自己：为什么一个男人对我来说从来不够？

答案太多了。

比如对生活的渴望！

还有欲望，如此炽烈、不安、黏湿的欲望。

比如在我容颜苍老、满头白发，变成道路尽头一栋无人问津的房子之前，让我好好活一次。

比如巴黎。

比如你与我偶遇，像是一艘船撞上一座岛屿。（哈哈，这就是我那套“不怪我怪命运”的说辞。）

比如卢克对我的爱真的足以忍受这种事?

比如我没用，我很坏，所以我做什么都无所谓。

哦，当然，只有当我和这一个交往时，我才能和那一个在一起。你们两个，卢克与让，丈夫与情人，南方与北方，爱与性，大地与天空，肉体与灵魂，乡村与都市，你们是我保持完整所需要的两样东西。

吸气，呼气，吸气与呼气之间：我终于感觉到自己活着。

所以，由三个平面组成的球体确实存在。

但是现在所有的答案都是多余的，现在事关紧要的是另一个问题：

何时?

何时我会告诉你我到底怎么了?

永远不会。

永远，永远，永远不会。或者当我碰触你像往常一样从棉被里露出的肩膀时，如果我触碰你，你会立刻醒来问道：“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小猫女？”

我希望你会醒来拯救我。

醒醒!

可你凭什么会醒来呢? 我完全骗过你了。

我何时会离开你?

很快。

不是今夜——我做不到。好像我需要试着挣脱你1000次，转身永远不再回头，才能够真正勉强成功一次。

我“分阶段”离开，我一面数数，一面告诉自己：再吻1000次……再吻418次……10次……4次。我留下最后3次，像留下3颗糖衣杏仁祈求好运。

每一件事都在倒数，一起熟睡，一起欢笑，我们最后几支舞就要到来。

顺便说一句，人真的可以用心尖叫，但这会让你痛得不行。

说到痛，痛让世界变小。现在我只看到你、我和卢克，以及在我们之间生长出来的东西。我们扮演各自的角色。现在，我会努力拯救可以被拯救的。我不想再纠结于惩罚；不幸对每个人一视同仁。

我何时会放弃?

希望以后再放弃。

我还是想看看我的拯救是否会成功。

医生给我开了镇痛药与鸦片制剂，他们说药只会影响大脑，阻挠穿过位于我的腋窝、肺和大脑之间的淋巴结的电子信号。

有时候，药物让我的梦中不再有图像，有时候我又能察觉它让我想起遥远过往的香气——如此遥远的过往，当我还穿着长筒袜的时候。另外一些时候，东西的味道变得很不一样：粪便有花香，酒散发着轮胎燃烧的味道，一个吻带着死亡的气息。

但我想让孩子保持彻底的安全，所以不吃药也行。有时痛得受不了，我说不出话来，我无法靠近你。于是我就骗你，我写下我想对你说的句子，然后大声读出来。疼痛来袭的时候，我无法抓住脑中的字母。它们变得又软又黏，像是煮过了头的汤。

偶尔，看到你完全被我骗过去，会让我很难过；偶尔，我非常气愤你竟然走进了我的人生。但这永远不足以让我恨你。

让，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不知道是否应该唤醒你，求你帮助我；是否应该撕毁这些日记——或是影印下来寄给你。要么那时就做，要么就永远不要。我写日记，因为这能让我思考得更清楚。

无论如何，我正在逐渐失去谈论任何其他事情的能力。

我比以前更多地依赖身体与你交谈。这块疲惫不堪、身患重病的南方木头，最后一次抽出嫩芽；至少它还能说出最基本的渴望。

爱我。

抱我。

抚摩我。

爸爸常常说“恐慌性开花”——大树在死亡之前会最后开一次花，将所有汁液注入仅存的没有罹患癌症的嫩芽中。

前不久你说我好美。

我正在“恐慌性开花”的巅峰。

不久前的一个晚上，维贾亚从纽约打电话来。你当时还在书船上，卖新版的《南方之光》。你希望人人都读一读这本奇异美丽的小书，你曾说过，这本书不会骗人，没有矫饰，只有真理。

维贾亚换了新老板：两个古怪的细胞生物学家。他们认为，是一个人的身体，而非大脑，决定了他的灵魂和性格。他们说人体内还有另一种细胞，数以万计，发生在这些细胞上的就会同样发生在灵魂上。

他拿“痛”举例说明。痛逆转细胞的极性，只需三天，逆转就会开始：性欲细胞变成疼痛细胞，感官细胞变成恐惧细胞，协调细胞变成针垫。最后，温柔只会带来疼痛；每一缕微风，每一丝音乐共鸣，每一个靠近的阴影，都会引发恐惧。疼痛将每一个动作、每一块肌肉囫囵吞下，并滋生无数新的疼痛接收器。五脏六腑彻底被改变，被更替，但从外表却看不出。

维贾亚说，你最后不再希望有人碰你。你会变得孤单。

你的老朋友说，痛是灵魂的癌症。他以科学家的口吻侃侃而谈，没有考虑到这些话会让非科学家反胃。他正在预言即将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

痛让身体迟钝，心智麻木，正如你的维贾亚所说。你忘记事情，再也不能理性思考，只能恐慌度日。所有健康的思想都掉进了痛楚在

大脑中凿出的沟渠。到最后，你自己也会掉进去，消失无踪，整个自我被疼痛与恐慌吞噬。

我何时会死?

用纯粹的统计学术语来说，我百分之百会死。

我想吃圣诞节传统的十三道点心[注]。妈妈负责饼干与慕斯，爸爸会贡献四种水果甜点，卢克会准备精致的坚果。三条桌巾，三座大烛台，三大块掰开的面包：一块给围坐桌旁的生者，一块给未来的幸福，一块给穷人和死者分享。我很怕到时要跟穷人争面包屑，被他们赶走。

卢克恳求我接受治疗，尽管生机跟赌马赢钱一样低，反正一部分的我一定会死，怎样都得订一块墓碑，诵读弥撒曲，把手帕烫平整。

我会感受到墓碑的重量吗?

爸爸懂得，我告诉他我不愿意接受化疗的原因之后，他躲到谷仓里哭泣。我很确定他当时想砍下自己的一只手臂。

妈妈吓得目瞪口呆，她看起来像一株石化的橄榄树，下巴扭曲坚硬，眼睛像树皮上的两块缺口。她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为什么当她第一次预感到我的死亡时，不能只让它停留为一场噩梦，或是关怀过度的母爱，这些念头比忧虑本身更让她忧虑。

“我早就知道死亡在巴黎等候着，那座见鬼的城市。”但她无法责备我，最终只能责备自己。对自己的苛刻让她得以撑下去，并按照我的具体意愿，准备我最后的房间。

你现在躺在那里，像正在踮起脚尖旋转的舞者，一条腿伸出，另一条腿向上提起，一只胳膊放在头上，另一只胳膊紧贴身侧。

一直以来，你看着我的眼神都仿佛我是独一无二的。这5年来，你从不曾用愤怒和冷漠的眼神看我，你是怎么做到的?

卡斯托盯着我，在猫的眼中，我们这些两腿动物一定显得非常奇怪。

我感觉那等待着我的永恒将我压得粉碎。

有时候（但这个想法确实邪恶），只是有时候，我希望我爱的人比我先死，让我知道死亡这件事我也能做得到。

有时候，我认为你必须比我先死，这样我才能做得到，因为确信你正在等着我。

别了，让·佩尔杜。

我忌妒你还有那么多年可活。

我将走进我最后的房间，从房间步入花园。是的，就是这样。我会大步穿过高大的迎接着我的落地窗，直接走入夕阳中。然后……然后我会变成光，可以无处不在。

那会是我本来的样子，我会一直在那儿，每一个夜晚。

---

1. 在普罗旺斯，圣诞晚餐通常由十三道甜点压轴，代表耶稣和他的十二门徒。——编者注

第三十四章

旅行者们共度了一个令人兴奋的夜晚，萨尔瓦送上一大碗接一大碗的贻贝，马克斯弹着钢琴，大家轮流在甲板上与萨米跳舞。

然后四人欣赏着阿维尼翁和圣贝内泽桥的风光，后者已在民谣中传唱千古[注]。时值七月，流光正盛，虽然太阳西沉，气温仍是温暖的28度。

临近午夜时，让举起了酒杯。

“谢谢你们，”他说，“敬友情，敬真理，敬这顿难以置信的美味佳肴。”

众人举杯，叮叮当当的碰杯声像是宣布共同旅程结束的钟声。

尽管如此，双颊通红的萨米却说：“顺便说一句，我现在好快乐。”半个小时后又说：“我还是好快乐。”两个小时后又说了一次……嗯，她大概又用语言以外的其他方式说了好多次，但马克斯和佩尔杜都没有去听。他们决定不妨碍萨米和萨尔瓦，留下这一对在“露露”共度一晚——但愿这是他们此后数千个夜晚中的头一晚。两人缓步通过阿维尼翁老城最近的城门。

狭窄的街道上挤满了漫无目的的漫游者，暑气蒸腾，直至深夜依然繁华如昼。马克斯与佩尔杜在雄伟的市政厅前的广场上买了冰激凌，看街头艺人的玩火杂耍和杂技舞蹈，他们表演粗俗滑稽的喜剧，逗乐咖啡馆和小餐馆里的观众。佩尔杜并不喜欢这座城市，他觉得它像一个伪善的妓女，仰仗旧日教宗的荣耀度日。

马克斯用舌头接住快融化的冰激凌。他含着一嘴冰激凌，刻意以漫不经心的口吻说：“我想写童书，我有了一些想法。”

让用眼角瞟了一眼马克斯。

所以，这是属于马克斯的时刻，他想。从这一刻起，他开始变成将来有一天他会成为的男人。

他既惊讶又感动马克斯允许他来分享这一刻。“我可以听听看吗？”他回过神来请求道。

“哟，我以为你绝不会问呢。”

马克斯从裤子后面的口袋里掏出笔记本，开始大声朗读：“年老的魔术大师很想知道，何时会有一个勇敢的女孩来到这里，把他从花园里挖出来，他已经无人问津地躺在草莓丛下面整整一个半世纪了……”

马克斯精神恍惚地看着佩尔杜。

“或者给你读读小母牛的故事？”

“小母牛？”

“是啊，就是那只老是被人骂的小母牛[注]。我想，就算是那头神圣的母牛，在别人开始骂它，说‘不会吧？你说你想干吗？当作家？’之前，肯定也曾经是头小牛。”马克斯咧嘴一笑，“还有一个故事的主人公是克莱尔，她是一个小女孩，跟她的小猫交换了身体。另外还有……”

听着马克斯天马行空的故事情节，佩尔杜幻想着，他将来会成为孩子们睡前时间的大英雄。

“还有一个故事是小布鲁诺向天堂的门卫抱怨，他们强迫他进入的那个家庭……”

马克斯继续说着，佩尔杜享受着内心的感觉，如同娇美的鲜花在他心底绽放。他太喜欢这个年轻人了！他的怪癖，他的眼睛，他的笑声。

“……然后人们的影子会回到过去，略微改写它们主人的童年……”

太妙了，佩尔杜想。多么吸引人，把我的影子送回过去，纠正我的人生。但这根本不可能，多悲伤。

夜深人静，他们回到驳船上。一个小时后，曙光悄悄初现。

马克斯回到他的角落，记下一些想法，然后睡去。与此同时，让·佩尔杜在船上缓缓踱步。船随着水流轻轻摇晃，两只猫啪嗒啪嗒地跟在他身边，眼睛紧紧盯着这个身材瘦高的男人，它们感觉到了即将来临的别离。

佩尔杜的手指滑过一行行书籍，轻轻抚摩书脊，手指不断接触到书籍被抽走后留下的空位。他熟知每一本书卖出前所在的位置，就像我们熟悉从小到大所住的那条街上的房舍田地，就算在街道改建成高速公路或购物中心很久以后，也依旧看得到它们。

他一直觉得书在他四周创造出了一个力场，他在驳船上发现了一个完整的世界——每丝情绪、每处地点、每个时代。他永远不必旅行，有他与书的对话就已足够……直到最后，他重视书胜于珍视人，因为它们没那么危险。

他在舱底的扶手椅上坐下，透过宽敞的窗户凝视外面的水波，两只猫跳上他的膝头。

“现在你可站不起来了。”它们越发沉重温暖的身体在说，“现在你必须留下。”

这就是他的生活，5米乘4米的空间。他在马克斯这样的年纪就开始建造这一切：驳船、“灵魂药房”中的藏书、名声以及这一条锚链。日复一日，一环接一环，他锻造它、淬炼它——用它将自己困住。

然而现在，不知为何一切都不对劲了，他的生活如果是一本相册，随便抽出几张都会是类似的照片：总是拍到他在这一艘船上，手里拿着一本书，只是头发越来越白、越来越少。相册最后，在他皱纹密布的衰老脸庞上，浮现的将是追寻哀求的表情。

不，他不想那样结束，他不知道是否一切已成定局。只有一个办法能砸碎他的锁链，一个激进的办法。

他必须离开书船。永远离开。

这个念头让他想吐……但几次深呼吸后，他想象着少了“露露”的生活，反而觉得如释重负。

罪恶感立刻在他心中搅动，把“水上文学药房”抛开，像抛弃一个麻烦的恋人?

“她并不是麻烦。”佩尔杜咕哝着。

猫咪在他的轻抚下发出舒服的咕噜声。

“我该怎么安置你们三个呢? ”他忧伤地说。

不远处传来萨米睡梦中的歌声，他的脑中浮现出一幅图画，或许他不必把驳船像个孤儿似的撇下，或者到处寻找买家。

“库尼奥在这里会觉得自在吗？”他问腿上的猫咪，两只猫咪蹭蹭他的手。

据说猫咪的咕噜声可以接合一桶断骨，让石化的灵魂恢复生机；然而见证奇迹后，猫咪会头也不回地自行离去。它们的爱没有保留，没有附加条件——也没有承诺。

佩尔杜想起了黑塞的《阶段》。大多数人自然熟悉这一句开头：“每一个起始都蕴藏着魔力……”却少有人知道结尾：“引领我们，帮助我们活下去。”很少有人明白，黑塞并不是在描述崭新的开始。

他写的是对于告别的欣然接受。

再见，老习惯。

再见，幻想。

再见，一个早已过期的人生。在这个人生中，人只是一袭轻壳，偶然的叹息让它沙沙作响。

---

1. 圣贝内泽桥：又称“阿维尼翁桥”，因为一首民谣《在阿维尼翁桥上》而闻名。——编者注

2. 英文里表示惊奇、愤怒的感叹词“Holy cow”按字面意思可直译为“神圣的母牛”，通常可翻译为“哇塞”“不会吧”或“我的天哪”。这是一句粗话，所以马克斯说“老是被人骂的小母牛”。——译者注

第三十五章

佩尔杜和马克斯很晚才起来吃早餐，迎接他们的除了34度的高温，还有萨米送上的惊喜。她刚刚陪库尼奥出门购物，为大家买了带预付费充值卡的手机。

她把手机放在桌上推给佩尔杜，他充满怀疑地研究着放在牛角面包和咖啡杯之间的手机，他需要戴老花镜才能看清数字。

“这东西已经问世20年了，你可以信赖它。”马克斯取笑他。

“我帮你存好了我们的号码。”萨米告诉佩尔杜，“我希望你打电话给我们，哪怕报个平安，或是问问该怎么做水煮蛋，或是当你觉得无聊，想跳出窗外，再次感受真实。”

萨米的诚挚令佩尔杜很感动。“谢谢。”他笨拙地说。

她坦诚无畏的性情让他折服，这就是人们如此喜爱友谊的原因吗？娇小的萨米几乎消失在他的拥抱中。

“我，嗯……也想送你一样东西。”佩尔杜回过神来，羞怯地将驳船钥匙推到库尼奥的面前。

“我所尊敬的、世界上最差劲的骗子和意大利西部最棒的厨师，从现在起，我不能再和我的船一起旅行了。因此，我要把‘露露’和这串钥匙一起交到你的手中。请永远为猫咪和寻找故事的作家保留一方自由的角落。你接受吗？你不一定非要接受，但如果你愿意接受，知道你会照顾我的船，我会很开心。就当是永远借给你吧，所以……”

“不！这是你的工作，你的办公室，你的灵魂诊疗室，你的避风港，你的家园。你就是书船，你这愚蠢的书呆子。你怎么能随随便便地把东西送给陌生人，尽管对方是多么乐意收下！”萨米大喊。

大家都迷惑不解地望着萨曼莎。

“对不起，”她喃喃说道，“我……哎……我心里是怎么想的，嘴里就是怎么说的。我是说这样不行。一部手机交换一艘书船？绝不可能！太让人难受了！”她忍不住“咯”地笑了一声。

“这么不会说谎看来真是种天赋。”马克斯说，“对了，我主动声明一下：我不需要一艘船，但如果你开车送我一程，我会很感激，让。”

库尼奥的眼里含着泪。

“哎呀，哎呀，”他不知如何表达，“哎呀，船长。哎呀，这一切，我是……不行……都不行。”

他们反复讨论这件事的利弊。库尼奥和萨米越是犹豫，佩尔杜越是努力争辩。马克斯没有发表意见，只是问了一句：“他们是管这叫切腹自杀还是什么？”

佩尔杜没理他，他觉得必须这么做，但也花了半个上午的时间去说服库尼奥和萨米。

意大利人显然为之动容，最后郑重其事地说：“好，船长，我们会照看你的船，直到你想要回它。想什么时候要回去都可以，后天也好，1年后也好，或是30年后也好。这里永远欢迎猫咪和作家。”

他们三人激动地拥抱在一起，算是最终约定。萨米终于放开了佩尔杜，怜爱地凝视着他。

“我最喜爱的读者，”她微笑着说，“我做梦也想不出比你更棒的读者。”

他俩把行李装进马克斯的旅行袋和几个大购物袋里，然后上了岸。除去衣物，佩尔杜只带了《微妙情绪百科全书》的头几页草稿。

库尼奥发动引擎，娴熟地将“露露”驶入河中，佩尔杜却对此毫无感觉。他听得到也看得见身边的马克斯，但马克斯仿佛也跟着书船漂流而去。马克斯挥舞双臂，用意大利语和法语高喊“再见”；佩尔杜则相反，全然没有举手之力。

他目送书船远去，消失在河流转弯处。船已远去，他还久久凝望，等待麻木消失知觉恢复。当他终于可以转过身时，发现马克斯静静地坐在长椅上等他。

“咱们走吧。”佩尔杜说，声音粗粝沙哑。

五个星期以来，他们头一次在阿维尼翁的银行提取现金，只是需要打上几十个电话，把签名传真过去做对比，还要仔细检查护照。接着他们在火车站租了一辆奶白色小汽车，前往吕贝龙。

他们选择了阿维尼翁东南方向的一条小路，到博尼约只有50公里路。马克斯摇下车窗，全神贯注地看着窗外。两侧是太阳花田，还有浓郁苍翠、如地毯般的葡萄园，以及成排的薰衣草丛，在大地上装点出五颜六色的马赛克图案。黄色、墨绿、紫色，与飘浮着松软白云的湛蓝天空交相辉映。

远处的地平线上，可以分辨出大吕贝龙山与小吕贝龙山的轮廓——前者呈长桌状，层峦叠嶂，后者则是右侧的一把高脚凳，与之相配。

艳阳高照，烈日暴晒着大地和皮肤，灼热的光芒朝着田野与小镇倾泻而下。

“我们需要草帽。”马克斯懒洋洋地呻吟，“还有亚麻裤。”

“我们需要止汗露和防晒乳。”佩尔杜厉声回答。

马克斯显然如鱼得水，他迅速融入环境，如同找到正确位置的拼图块。佩尔杜则相反，眼前的每一样事物对他而言仿佛遥远而陌生。他依然麻木无感。

村落如皇冠般盘踞在翠绿的山丘之巅，米黄色砂岩和浅色屋瓦抵御着热气。大鸟在高空盘旋，田间蜿蜒的小路上渺无人迹。

曼侬曾经看到过这些山峰、丘陵和缤纷的田野，感受过这里温和的空气，熟悉这些亭亭如盖、有鸣蝉栖伏的百年老树。蝉声不绝于耳，在佩尔杜听来，它们像是在说：“什么？什么？什么？”

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找什么？你在这里感受到什么？

什么都没有。

佩尔杜对这片乡土无动于衷。

经过布满咖喱色岩石的梅内尔布，他们即将抵达卡拉翁河谷以及遍布葡萄园和农庄的博尼约。

“博尼约是大吕贝龙山和小吕贝龙山之间的高地，像一个五层蛋糕。”曼侬曾经这样向佩尔杜描述，“最高处栖居着老教堂、百年雪松和吕贝龙景色最美的墓园。酿酒师、果农及度假屋在最下面一层。中间三层是房舍和餐馆。陡峭的山路和石阶将它们连接起来，所以村子

里的每个女孩都有一双健美的小腿。”她向佩尔杜展示自己的小腿，他亲吻着它们。

“这一带真美。”马克斯说。

他们在泥路上颠簸而行，绕过向日葵田，穿过一片葡萄园——接着不得不承认自己迷路了。佩尔杜把车停在路边。

“圣让小旅馆应该就在这附近。”马克斯盯着地图喃喃自语。

啾啾蝉鸣如今听起来更像是在说“嘿嘿嘿嘿”。除了蝉鸣，四野宁谧，冷却的引擎发出轻柔的嗒嗒声，搅乱深幽的乡间宁静。

接着，一阵突突嗒嗒的震动声响起，一辆拖拉机迅速闯入视野，从一座葡萄园间突然冒了出来。他们从未见过这种拖拉机：车身狭窄，轮胎细高，可以让它在成排的葡萄架之间从容奔驰。

一个年轻男子坐在驾驶座上，戴着棒球帽和墨镜，身着褪色的白T恤和毛边牛仔裤。他点头致意，突突地开车从他们身边经过。马克斯拼命挥手，拖拉机在走了一小段路后停在了小径上。马克斯连忙跑过去。

“不好意思，先生！”佩尔杜听见马克斯在引擎的噪音中喊着，“圣让小旅馆怎么走？店主是碧吉特·博内。”

男人关掉引擎，摘下棒球帽和墨镜，伸出小臂抹脸，一头栗色的长发洒落在肩上。

“啊，抱歉[注]，抱歉，小姐，我以为你是……呃……男的。”佩尔杜听见马克斯声音沙哑，语气焦急。

“我敢打赌，你肯定以为女人都会牢牢束缚在紧身连衣裙里，不会开拖拉机。”陌生人冷冷地说，把头发盘回帽底。

“不然就是怀着孕，被光脚锁在炉灶上。”马克斯补充道。

陌生人迟疑了一下——然后爆发出响亮的笑声。

佩尔杜伸长脖子想看清楚他们，但年轻女子已经重新戴上大墨镜，正在向马克斯解释路该怎么走：博内夫妇的旅店在葡萄园的另一边，从右边绕过去就行了。

“谢谢，小姐注。”

马克斯剩下的话被轰轰的油门声淹没，佩尔杜现在只看得见她的下半张脸——她的嘴唇牵出一个会心的微笑。接着，她一踩油门，隆隆驶走，扬起一团尘埃。

“这一带真的很美。”马克斯边上车边说。佩尔杜觉得他容光焕发。

“发生什么事了？”他问。

“和那个女人？”马克斯笑了一声说道，笑声有点儿反常地大，也有点儿尖，“嗯，总之，往前面开，就这么走……总之，她长得很漂亮。”佩尔杜觉得马克斯像只可爱的兔子玩偶一样快乐。“她脏兮兮的，浑身是汗，但实在很可爱，像冰箱顶上的巧克力。而且，不，没有而且……什么事都没发生。拖拉机不错。问这个干吗？”马克斯看起来很困惑。

“不干吗。”佩尔杜撒谎道。

几分钟后，他们找到了圣让小旅馆，一幢修建于18世纪初的农舍，像是从画里走出来的：水灰色的石头，又高又窄的窗户，繁花似锦的庭院，美景如画。之前马克斯在网吧登录吕贝龙的官方网站寻找附近的空房，看到博内太太的旅馆还有一间空房。她出租一间由鸽舍改造的房间，还附早餐。

碧吉特·博内年近六十，身材娇小，一头短发。她带着一篮刚摘下来的杏果，笑容可掬地等待着他们。她穿着男式马甲与浅绿色百慕大短裤，戴着一顶软帽。博内太太的皮肤晒得像坚果一样黑，眼眸闪着水蓝色的光。

杏果上满是甜软的茸毛，鸽舍改建的房间幽居一角，只有几平方米大，里面有一只洗手盆，一个橱柜大小的洗手间，几只挂钩权作衣橱，还有一张不舒服的窄床。

“第二张床在哪儿？”佩尔杜问。

“啊，先生，只有一张，你们不是一对儿吗？”

“我睡外面。”马克斯当下建议。

鸽舍虽小但很适意，从房中高高的窗户望出去，最远可以看到瓦朗索尔高原。房子坐落在一大片种植水果和薰衣草的花园中央，旁边有一座碎石露台，一堵厚厚的石墙令人联想到城堡残垣。鸽舍旁的小喷泉汩汩作响，令人心怡；你可以放一瓶酒到水里冰镇，坐在石墙上晃荡着腿，眺望谷底的果园、菜园与葡萄园。谷中看不见道路，也没有其他农庄。挑中这个地点的人，眼光独具。

马克斯跃上厚墙眺望平原，手放在眼睛上遮阳。如果屏息凝神，他可以听见拖拉机的引擎声，看到一小团尘埃由左至右平稳移动，然后又由右至左开回来。

鸽舍露台四周也种满了薰衣草、玫瑰和果树，一把大阳伞下面摆了两把椅子，上面有舒适鲜艳的靠垫，旁边是一张马赛克图案的桌子。博内太太在这里为他俩各端来一圆瓶冰镇法奇那[注]果汁，为了表示欢迎，她还送上一瓶冰镇“美酒”[注]，她的普罗旺斯乡音把它念得像“没有”——那是一款微微发亮的浅黄色葡萄酒。

“这瓶美酒是本地出产的，是卢克·博塞特酿的。”她喋喋不休，“酒庄在17世纪成立，位于D36号公路的另一侧，走路15分钟就到，他们的‘曼侬17世’今年赢得了金牌。”

“对不起，他们的什么？曼侬？”佩尔杜震惊地问。

马克斯镇定自若地出手帮忙，向不安的女主人一再致谢。博内太太沿着石墙慢慢走开，一路不时停下来摘采着什么东西。这时马克斯才开始研究酒瓶上的商标。“曼侬”二字上方画了一张脸——卷曲的长发，柔和的轮廓，若有似无的笑容，一双大眼睛直视着你。

“这就是你的曼侬？”马克斯惊愕地问。

佩尔杜先是点点头，跟着却摇头。不，这当然不是曼侬，比他的曼侬差远了。他的曼侬如此可爱，但已死去，只能继续活在他的梦里。此刻，她却从酒瓶上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丝毫没有预警。

他从马克斯的手中夺过瓶子，轻抚曼侬的画像：她的脸庞、她的头发、她的双颊、她的下巴、嘴唇、脖颈。她身上所有这些地方，他都曾碰触过，但是……

直到此刻，他才开始发抖。颤抖从膝盖开始往上爬，他的肚子和胸口咯吱打战，又爬上他的手臂、手指，直到嘴唇和眼皮也逃不过战栗的掌控。他的循环系统在崩溃的边缘。

他低声说，语气平淡：“她喜爱杏果摘下时的声音，用大拇指和另外两根手指稍微一扭，杏子就会发出‘嗑’的一声。她的猫名叫‘喵呜’，冬天喵呜会睡在她头上，像一顶帽子。曼侬说她遗传了她爸爸的脚趾——脚趾有匀称的腰身。曼侬好爱她爸爸。她爱吃夹了厚厚一层巴侬奶酪和薰衣草蜂蜜的松饼。她偶尔会在睡梦中大笑。马克斯，她嫁给了葡萄农卢克·博塞特，我只是她的情夫。”

让抬起双眼，用颤抖的双手把酒瓶放到马赛克桌上。他真想将酒瓶朝墙上砸去，却莫名地恐惧这会打碎曼侬的脸庞。

他忍受不了了，他忍受不了自己。他来到这个风景如画、世间少有的地方，和一个成为他儿子、他知己的朋友在一起。他已斩断退路，在河流和泪水中向南航行。

却发现自己竟然并未做好准备。

他想象自己站在公寓走廊中，困在书架后面。

他以为来到这里就能神奇地解决一切？以为可以把痛苦折磨抛弃在河道上，用眼泪去交换一个死去女人的宽恕吗？以为自己已经走了足够远，远到能够得到救赎吗？

是的，他就是这么以为的。

但事情没那么容易。

永远没那么容易。

他突然愤怒地将酒瓶一推，它猛烈地打了个转。他不要曼侬再对他露出那种眼神，不要，他无法这样面对她，无法像现在这样——一具行尸走肉，心仍在漂流，停不了岸，唯恐再一次爱上一个人又失去她。他无法这样面对她。

马克斯握住他的手，他也紧紧抓住了他的。紧紧握住。

---

1. 原文为法语。——编者注
2. 原文为法语。——编者注
3. 法奇那：法国一种饮料品牌，是由橙子、柠檬、甜橘等混合制成的汽水。——编者注
4. 原文为法语。——编者注

第三十六章

如丝般柔和的南风吹入车中。佩尔杜摇下了破旧雷诺车的所有车窗，这辆车是碧吉特的丈夫杰拉德·博内借给他们的，他们已经把租来的车还给机场了。

右车门是蓝的，左车门是红的，老爷车的其他部分则是锈褐色的。佩尔杜开车出发，只随身带了一个小旅行袋。从博尼约到卢尔马兰，接着经由佩尔蒂伊来到艾克斯。从那里，他走了最快的路线向南开往海边。马赛辉煌宏丽，在脚下的海湾上延展——在这座伟大的城池，非洲、欧洲和亚洲文明交汇融合，又互相交战。快到维特罗莱时，他沿着高速公路开出山区，海港在夏日黄昏中延展，如同一个会呼吸的发光生物。

右侧是都市白色的房舍，左边是湛蓝的海天，景色令他心醉神驰。

那片海。

如此波光荡漾。

“嗨，大海。”让·佩尔杜低声说。风景牵引着他，好像海水用一只鱼叉刺穿了他的心，然后收绕鱼线，用粗牢的绳索慢慢将他拉过去。

海水，天空。蓝天之上白雾蒙蒙，碧海之上白浪滔滔。

哦，是的，他要驶进这无边无际的蓝，沿着悬崖，不停地前进，前进，前进，直到甩开仍然在折磨着他的颤抖。颤抖是因为他抛弃了“露露”吗？是因为他抛弃了自悲伤中生出的希望吗？

让·佩尔杜想一直开下去，直到他确定为止。他想找一个地方藏起来，像受伤的动物那样藏在洞中。

疗伤，我必须疗伤。当他离开巴黎时，并不知道这一点。

趁着他还没被“自己什么都不知道”的念头压倒，他打开了收音机。

“如果有一件事让你变成了今天的样子，那会是什么呢？打电话给我，告诉我和瓦尔地区在收听广播的每个人。”

女主持人的声音亲切柔和，像巧克力慕斯。她说出一个电话号码，然后播放音乐，是一首慢歌，仿佛一波一波的浪潮，电子吉他偶尔发出忧郁的叹息。鼓声低吟，如拍岸的浪花。是“弗利伍德·麦克”乐团(注)演唱的《信天翁》。这首歌让佩尔杜想到在落日中低旋的海鸥，想起在天涯海角的沙滩上摇曳的篝火。

佩尔杜独自驾驶在马赛高地的高速公路上，穿过温暖的夏日空气，思考着哪件事让他变成现在的样子，来自欧巴涅的玛戈告诉听众成就了她的那件事。

“第一个孩子的出生改变了我。我的女儿，她叫芙乐尔。我阵痛了36个小时，谁会想到，那些痛苦竟会带来这么大的喜悦，这么多的平静？我感觉到难以置信的轻松。突然间，一切都有了意义。我给予了一个人生命，我再也不惧怕死亡，痛苦是通往喜悦的道路。”

就在一瞬间，佩尔杜懂得了这个来自欧巴涅的玛戈。不过，他是男人，仍然无法体会与人共享同一具身体9个月的感受。他永远无法了解，自己的一部分怎么会注入一个孩子体内，然后又永远离开他。

他驶入了马赛大教堂底下的长隧道，但还听得到广播。

下一个打进电话来的人是来自马赛的吉尔，他的口音粗粝，听起来像劳工阶层。“我儿子死了，这件事让我变成了现在的样子。”他结结巴巴地说，“悲伤让我明白了什么是人生中重要的事，这就是悲伤带给我的。起初，它永远在那儿，醒来时它就在等着你，整天跟着你，你走到哪儿，它就跟到哪儿。天黑后它也在，夜里也不让你独自一人。它抓着你的喉咙摇晃你。但它让你温暖。它有一天可能会离开，但不会永远离开，偶尔还会再来。然后，最终……我突然明白了什么是重要的——悲伤让我明白了，爱才是重要的，还有美食，还有抬头挺胸，该说不的时候就说不。”音乐再次响起，佩尔杜把马赛抛在了身后。

我以为只有我自己在悲伤吗？只有我因为悲伤而误入迷途吗？哦，曼侬，关于你，我无人可诉。

他回想起那件驱使他驾船离开巴黎的小事：看见黑塞的《阶段》被做成时髦的书挡。那首参透人性、非常个人化的诗……被用来当作营销手段。

隐约之间，他明白自己没有能力跳过哀悼的任何一个阶段，但现在他抵达了哪个阶段？他还在最后阶段吗？他到达了一个新的开始吗？或者他脚下一滑，正在跌入深渊？他关掉收音机。不久后他看到通往卡西斯的出口，于是变换了车道。

他离开高速公路时依然在沉思，不一会儿卡西斯到了，他轰隆隆地驶上陡峭的街道。这里有许多度假的游客和塑料动物充气玩偶，还有穿着晚礼服、戴着钻石耳环的女士。一家看上去很昂贵的海滨餐厅门前张贴着巨大的海报，宣传“巴厘岛自助餐”。

我不属于这里。

佩尔杜想起艾力克·兰森，那个来自巴黎行政区的临床医师，喜欢阅读奇幻小说，试着用“文学精神分析法”逗乐佩尔杜。他可以把他的悲伤恐惧告诉兰森啊！治疗师有一次从巴厘岛寄明信片给他。在那里，死亡是生命的顶点，人们用舞蹈、民乐合奏和海鲜盛宴来庆祝死亡。佩尔杜不由得想知道马克斯对这种庆典怎么看。那毫无疑问是一件略欠尊重却十分幽默的事。

道别时，马克斯对让说了两件事：第一，人只有在凝视死者，烧了他们，把骨灰埋葬之后，才能开始诉说他们的故事。“如果你不去谈论死者，他们就永远不会让你安宁。”第二，他认为博尼约四周景色极其迷人，决定留在鸽舍写作。让·佩尔杜猜想，某辆红色拖拉机也促成了这个决定。

但那是什么意思——必须诉说死者的故事？佩尔杜清清喉咙，对着空车宣布：“曼侬的话语非常自然，她总会表达出自己的感受。她热爱探戈，她畅饮人生，如饮香槟，并以同样的态度面对人生：她知道人生是特别的。”

深切的哀痛从心底涌起。过去两周，他流的泪比过去20年还多，但全是为曼侬而流，每一滴都是。对此他已不觉羞愧。佩尔杜加速开上卡西斯陡峭的街道，左手边的卡内尔悬崖和壮观的红色峭壁在身后远去，他继续沿着古老风劲的海岸路，穿过丘陵和松林，从马赛驶向戛纳。村落一座接一座地出现，一排排房舍模糊了村镇的界线，松树与棕榈树交替，鲜花与岩石更迭。拉西约塔到了，里克特到了，接着是莱斯莱屈埃。

佩尔杜发现通往海滩的小路边有个停车场，不由自主地驶出顺畅的车流。他饿了。

小镇的海滨绵延开阔，有历经风吹日晒的老旧别墅，有一大片实用耐住的新式旅馆，许多家庭在这里游玩，热闹非凡。他们在海边和

滨海大道上散步，到餐厅和小酒馆中用餐，这些馆子窗户大敞，便于观赏海景。几个晒得黝黑的小伙子正在海浪中玩飞盘，在黄色标示浮筒和灯塔之外的更远处，有几艘白色单人训练小船在海浪中上下颠簸。佩尔杜在“厄瓜多尔海滩酒吧”的吧台处找了位置坐下。酒吧离沙滩不到2米，离温和的细浪不到10米。跟普罗旺斯各地旺季的情形一样，餐厅里人满为患，磨光的桌子连成一片，上方的蓝色大阳伞在风中鼓动。佩尔杜从吧台可以欣赏到无与伦比的美景。用香草和奶油酱汁烹调的贻贝置于黑色深底锅里，他就着矿泉水和一杯寡淡的邦多白葡萄酒享用着美食，同时目不转睛地盯着大海。在夕阳的余晖下，海水是浅蓝色的。

日落时分，海水变成蓝绿色，沙滩从浅金色变成亚麻色，然后变为石板灰。沙滩上的女人变得越来越兴奋，裙子越来越短，笑声中的渴求越来越多。防波堤上举办起露天迪斯科舞会，人群往那里涌去；女孩们三两成群，穿着暴露的裙装或牛仔短裤，男人们的衬衫裹着晒得黝黑发亮的双肩。佩尔杜的目光尾随着年轻男女，在他们焦急匆忙的步伐中，他看到渴望新奇体验的放纵欲望，他们大步向前，周身散发冒险的气息。情欲的冒险！笑声，自由，狂舞直至凌晨，冰凉沙滩上的赤足，股间的热度。还有接吻，永远烙在记忆里的吻。

太阳落山，圣西尔和莱斯莱屈埃变身为社交聚会的大舞台。南方的夏日生活。这正是自炎炎午后遗留下来的时光——那时南方血管中的血液渐趋疲惫浓浊。

房舍松木散布在左侧陡峭的狭长陆地上，闪烁着锈金色光辉，地平线镀着一层橘蓝交融的颜色，海水的气息又甜又咸。

一锅贻贝快要吃完，他漫不经心地审视着贻贝蓝黑色外壳的闪亮碎片散落在残余的咸味奶油酱汁中。有几分钟时间，大海、天空和大

地都展现出同样的蓝色：一种清凉的灰蓝，将空气、他手中的酒杯、白墙和滨海大道微微染上色泽，暂时把人群变成喋喋不休的石雕。一位冲浪的金发小伙子收走了佩尔杜的深底锅和一盘贻贝壳，利落地放下一碗温水给他洗手。

“想吃甜点吗？”他语气友善，但画外音是：不吃就走吧，帮我们让出两个位子来。

不过，感觉很好。他享用了海鲜，欣赏了大海，如饮醇酒。他一直渴望着这一刻，内心的颤抖稍微平息。佩尔杜放下剩余的酒，往放着账单的盘子里扔了一张钞票，然后走向他那辆东补西拼的雷诺车。他继续沿海岸线行驶，唇上带有奶油的咸味。

大海在视线中消失，他在下一个路口右转驶离主干道，马上又看到了海水——在松柏、耐风的常青树、房舍、旅馆和别墅之间，一条丝带在月光下闪闪发亮。他沿着无人的小路来到一处美丽的住宅区。四处是颜色各异的、庄严的别墅。他不知道身在何处，但知道自己明早想在这里醒来然后去游泳。现在该找间小旅馆，或者一块可以生起营火、在星空下安眠的地方。当佩尔杜沿着弗雷德里克大道往前开时，雷诺车开始发出呜呜的喘啸声。一阵咝咝作响后，砰的一声，啸声结束了，一阵噗噗声后，引擎彻底坏了。靠着下山的最后一丝惯性，佩尔杜把车开到路边，雷诺吐出最后一口气息。佩尔杜转动钥匙，听不到发动机的声音。车子显然也想留在这里。

佩尔杜先生下了车，四处张望。

他发现脚下有一个小小的海滨浴场，上方有别墅和公寓大楼。在离他所站位置不到一公里处，看样子有一个小镇。这片景色闪着温暖的桃色光辉，他从车上拿起小行李袋，快步走下山去。

空气中有怡人的宁静，没有露天迪斯科舞会，没有车流。没错，这里连海浪的呼吸都十分轻柔。

走了10分钟后，他来到一座奇怪的方塔前，100多年前，有人在塔的周围盖了旅馆——他恍然大悟这是哪里。

居然来到了这里！恰逢其时。

他满怀崇敬之情走上泊岸，闭上眼，细细地闻着这里的味道。盐。空旷的空间。清新的气息。

他再度张开眼睛，看见了老旧的渔港，数十艘鲜艳的小船在光滑的蓝色海面上摇晃，远处有闪闪发亮的白色游艇。房子都不超过四层楼高，外墙漆成柔和的颜色。这个迷人的古老村庄中聚集着出海人。白昼让色彩焕发，入夜后有浩渺星空点亮村庄，傍晚则有老式灯笼发出的柔和的玫瑰色光晕。在那里，茂密的悬铃木下是头顶黄红相间的遮阳篷的市场。四周，在老酒馆和新咖啡厅数不清的桌子旁，人们恍惚地斜靠在椅子上，享受着太阳和大海的抚慰。

在他之前，这个小镇已庇护过无数逃亡者。

滨海萨纳里。

---

1. “弗利伍德·麦克”乐团：英国老牌摇滚乐团。——编者注

第三十七章

致凯瑟琳（臭名昭著的P先生前妻）

巴黎蒙特那得路27号，75011

滨海萨纳里　　8月

遥远的凯瑟琳：

直至今日，大海闪耀过27种颜色。今天是蓝绿混杂，店里的女人叫它“沥青色”。她们应该很懂行，但我仍然称呼它为“潮湿的绿松石色”。

大海会对人大喊，凯瑟琳，它会像猫一般挥爪挠人，它会偎依在人身边安抚你，它能在此刻如镜般光滑，下一刻勃然大怒，将冲浪者诱到惊涛巨浪中。它每天都不一样，暴风雨袭来的日子，海鸥像小孩子般嘎嘎乱叫，而阳光灿烂的日子，它们是预告光辉到来的使者。“好！好！好！”它们喊着。滨海萨纳里的美让人窒息，让人不忍离去。

过了7月14日，我在“美丽蓝”（那是安德烈经营的博瑟基旅店中的一间蓝色客房）的单身日子就要结束了。我不必再把衣服塞进床单，像女婿一样一脸哀求地去找宝琳太太，或者把那堆脏衣服扛去洗衣店（就在锡富尔勒普拉日的购物中心后面）——我有洗衣机了。今天是书店的发薪日。MM——米萝·蒙福莉太太——书店老板、镇上的书商老前辈，很满意我的表现，她说我不会碍手碍脚，符合标准。我有生以来的第一个老板让我负责儿童书、百科全书和经典名著，要我进些

逃离纳粹迫害旅居于此的作家的作品。她怎么说，我怎么做，不用承担任何责任，感觉莫名舒服。

我也找到了一个家——为我的洗衣机和我自己。

家在海港上方的小山上，就在圣母小教堂的后面，但可以俯瞰波提索——那是一个小小的海滨浴场，游客一个挨着一个地躺在那里。有些巴黎老公寓比这间屋子大，但没这么舒适。

一天之中，房间的颜色从火烈鸟的艳红变化到咖喱黄。从其中一间卧室往外看，只能看见一株棕榈树、一株松树、许多鲜花和小教堂的背面，还有远处木桂树的后面，是大海。高更[注]会非常喜爱这些颜色组合：粉红与“沥青色”；玫瑰色与“潮湿的绿松石色”。凯瑟琳，在这里我开始学习靠自己的双腿站立。

为了抵偿房租，我搬进来后就开始翻修这间火烈鸟咖喱屋。房子也是安德烈和他的妻子宝琳的，他们自己没有时间，也没儿女可以哄骗过来帮忙修葺。他们的旅店中有9间客房，整个夏天都被订光了。

我想念一楼三号的蓝色房间、安德烈粗犷的嗓门、他做的早餐和他绿叶遮天的安静花园。安德烈有一点儿像我爸爸，他为前来吃饭的客人做菜。宝琳爱玩单人纸牌，偶尔有老太太请她算塔罗牌。她尽力让旅店永远维持愉快的气氛。我经常看见她把牌放在塑料桌上，一面抽烟，一面发出啧啧声。她主动提议要帮我算命，我该接受吗？

他们的清洁女工艾米，一头金发，身宽体胖，说话大声，非常好笑；还有一个清洁女工叫苏伦，个头瘦小，个性严厉，像是一颗萎缩的橄榄，掉光牙齿的嘴巴中发出难听的笑声，她把清洁水桶挎在手臂上，就像巴黎女人挎着路易威登和香奈儿皮包。我经常在港口旁的教堂中看到艾米唱歌，唱的时候眼中带泪。这里的礼拜仪式非常人性，

神职人员年纪很小，穿着白色衬衫长袍，露出迷人的笑容。南部许多观光景点普遍存在的虚假痕迹，在萨纳里几乎没有。

每个人唱歌时都应该快乐地流泪，就像艾米那样。我又开始在洗澡时引吭高歌，假装自己是随着有毛病的喷头的节奏跳来跳去。不过，有时我还是觉得被缝在了自己的皮肤上，好像我住在一个隐形的箱子中，我躲在里面，把其他人拒之门外。这样的时刻，即使是自己的声音，我也觉得多余。

我正在搭建露台的遮阳篷。虽然这里的太阳让人信赖，露台就如同贵族的会客厅：温暖安全，宠溺奢华；但若热力持续太久的话，会让人感觉压迫窒息。在午后2点到5点、有时直到7点，萨纳里没有人敢出门，他们宁可躲在屋子里最凉爽的地方，赤裸地躺在瓷砖地上，等待着外面的美景和火炉最后大发慈悲。我则把湿毛巾贴在头上和背部。

从我正在搭建的厨房露台上，可以看见港口船只间的鲜艳房舍，但夺人眼球的还是闪着微光的白色游艇，以及防波堤尽头的灯塔。国庆节时，消防局从灯塔往天空轰轰隆隆地发射烟火。你可以看见对岸山岭连绵，远处是土伦港和耶尔港。崎岖的岩石上散布着许多白色小屋。

如果踮起脚尖，可以看到圣纳泽尔古城的广场瞭望台。瞭望台旁的德拉图尔旅馆方方正正，外观简约，在战争期间，好几位流亡的德国作家在那里逃过一劫，比如曼氏夫妇、孚希特万格夫妇、布莱希特、邦迪夫妇、托勒尔、一位茨威格——还有另外那一位、沃尔夫、西格斯和马萨里——弗丽茨·马萨里——多么美的名字[注]。

（很抱歉，凯瑟琳，这封信变得有点儿像在讲课！纸有耐心，作者从来没有。）

7月底，我的滚球技术终于进步了，不再是一个不受欢迎的新手。有一天，在旧港口的威尔森码头转角处，一个矮胖的那不勒斯人出现了，他戴着巴拿马草帽，胡须颤动得像吃到奶油的猫。他揽着一个女人，她心底的热度从脸上焕发光彩。正是库尼奥和萨米！他们待了一个星期，把书船留给屈斯里书籍行会照看。爱书的“露露”待在了它该在的地方，如鱼得水——这真是物以类聚。

“你们从哪儿来？”“为什么会来？”“怎么来的？”互道热情洋溢的问候。

“你的手机怎么从不开机？你这个白痴！”萨米咆哮。嗯，不用手机，他们不也找到我了吗？他们先去找马克斯，接着联络罗莎丽特夫人。罗莎丽特夫人当然一如往常，无私地分享了她所刺探出的情报。她分析了我寄给你的明信片上的邮戳，推断我在萨纳里。世上若少了公寓门房，朋友和恋人该怎么办？谁知道呢？说不定在“人生”这本巨著中每个人都有其特殊的角色。有的人特别会爱人，有的人特别会照顾爱人。

当然，我知道我为什么完全忘了手机这回事：我在纸质的世界里待得太久，还在慢慢摸索着这些小玩意。

库尼奥帮我搭遮阳篷，砌了四天的石头，教我把做菜看成是做爱。他的课上得非常好——绝对是大师级别——从逛菜市场开始教起。在那里，卖菜妇人身边的蔬菜堆得和她一般高，有番茄、豆子、青瓜、水果、大蒜、三种小萝卜、覆盆子、土豆和洋葱。我们在儿童旋转木马旁的冰激凌店里吃咸味焦糖冰激凌，有点儿咸，有点儿焦，香甜顺滑而冰凉。我从没吃过这么美味的冰激凌，我现在天天都吃（甚至有时晚上还要再吃一次）。

库尼奥教我如何用双手去看，如何分辨需要立刻处理的食材。他教我凭借气味配搭食材，通过香气推断它们可以做出什么食物。他在

我的冰箱里放了一杯磨碎的咖啡渣吸除异味。光是鱼，我们就有炖、蒸、煎、烤多种做法。

如果你请我再为你做饭，我会用学到的所有戏法让你陶醉。

娇小的好友萨米留给我最后一则智慧。她难得没有大声说话——当时我正坐着看海，数着变幻的颜色，她拥抱了我，很小声地对我说："你知道吗？每一次结束和每一个新的开始之间有一个中途世界，叫作伤痛期。让·佩尔杜，那是个沼泽，你的梦想、忧虑和计划遗忘的事情都集中在那里。在那段时期，你的脚步会更沉重。别低估道别与新开始之间的过渡期，阿让。给自己多一点儿时间。有些门槛太宽，无法一步跨过。"

从那之后，我常常思索萨米所说的伤痛期与中途世界，思索道别和新旅程之间的门槛。我好奇自己的那道门槛是否就从这里开始……抑或从20年前就开始了。

你也经历过伤痛期吗？被爱人抛弃的感觉像是在哀悼某人吗？你介意我问这些问题吗？

在法国，当我推荐德国作家时，萨纳里一定是少数几个当地人会面露笑容的地方。从某个方面来说，在独裁统治期间为知名德国作家提供了安全的避风港，他们深感自豪。可惜，逃亡作家的故居没有几处保留下来，只有六七间还在，托马斯·曼夫妇的房子已经重建。虽然多达几十个作家流亡在此，书店却很少有他们的作品，我正在增加我们店里这方面的选书，MM让我全权做主。

她还把我推荐给城里的要员——真不可思议。市长伯尼哈德先生，像是一只身材高大、穿着考究的银狐，喜欢在国庆节率领消防车游行队伍。凯瑟琳，他们炫耀着每一件拥有的装备：坦克、吉普车，甚至还有一辆自行车和拖车上的船只。游行极为壮观，年轻人的阵营

在后面，自豪而悠闲。可是，市长的图书馆却像一只可怜的药箱，有加缪、波德莱尔、巴尔扎克等名气响亮的作家藏书，都是皮革精装本，所以来客会想：“哦。孟德斯鸠！普鲁斯特！好无聊。”

我建议市长读他想读的书，而不是他认为会让人对他刮目相看的书，也建议他不要按照书脊颜色、字母顺序或文体类型排列藏书，而是根据书的主题分类。与意大利相关的都放在一个区域：食谱、唐娜·莱昂[注]的犯罪故事、小说、绘本、研究达·芬奇的论文、研究亚西西的圣方济各[注]的宗教论文等；关于海洋的书放在另一个区域：从海明威的作品，到与鲨鱼有关的书、描写鱼的诗歌和烹调鱼的食谱。

他认为我深藏若虚。

MM的书店有一个我非常喜爱的地方，就是百科全书区旁边那个安静的角落，只有小女生偶尔偷看一眼，鬼鬼祟祟地找书，因为她爸妈总想哄走她：“你还太小，那些书不适合你。等你大一点儿我会解释给你听的。”我个人不相信有什么问题是大到不能解释的，你只是必须为提问者量身定制答案。

我安坐在角落的梯凳上，摆出聪明的表情，就这么坐着呼吸，仅此而已。

从我藏身的地方远眺天空，远处的一抹海洋映照在打开的玻璃门上。景色让每一样东西变得更加柔和可爱，尽管这里的事物已经够美了，简直无法想象它们可以比现在更美。萨纳里是从马赛到土伦港海岸线之间的最后一站，沿岸的小镇遍布白色方形小屋，即使没有游客依旧生气盎然。当然，从6月到8月，一切都为了迎接游客而准备，如果不提前预订，晚餐时段根本不可能有位子。游客离开后，抛下的并不是通风良好的空旷房舍和无人问津的超市、停车场；生活还在继续。小巷狭窄，小屋缤纷，居民团结，破晓时渔夫在船上售卖巨大的

鱼。这样的小镇也有可能出现在吕贝龙，温馨友善，独特庄严。但吕贝龙已变成巴黎的第21区(注)，萨纳里则是怀旧之所。

我每晚玩滚球，不是在滚球场，而是在威尔森码头，那里的探照灯开到午夜。严肃（有人会说是老迈）的男人在那里玩球，很少交谈。

这是萨纳里的绝美之地，目之所及有大海、小镇、灯火、滚球和船只。四周纷繁，却感觉平静。没有掌声，只有偶尔低沉的几声“啊哦！”，或滚球相撞的声音；还有，投球手是我的新牙医，他打中目标时，会喊一声“砰”。我爸一定会很喜欢。

最近我常常想象着跟我爸爸一起玩滚球，谈天说笑。啊，凯瑟琳，我们还有好多可以一起闲聊、一起大笑的事。

过去20年去哪儿了呢?

凯瑟琳，南方是一片鲜活的蓝。

这里少了你的颜色，倘若有你的颜色，每一样东西会更加明亮。

让

---

1. 高更：法国后印象派画家，对南太平洋热带岛屿的风土人情极为痴迷。——编者注
2. 这一段话中提到的人物都是著名的德裔作家及演员。“曼氏夫妇”指德国作家托马斯·曼和他的妻子；里昂·孚希特万格是德国历史小说家；贝尔托·布莱希特和恩斯特·托勒尔是德国剧作家；库特·W邦迪是德国哲学家、社会教育学家；“两位茨威格”分别指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和德国作家阿诺德·茨威格；弗里德里希·沃尔夫是德国剧作家；安娜·西格斯是德国女小说家；弗丽茨·马萨里是奥地利美籍女演员、歌手。——编者注
3. 唐娜·莱昂：美国女作家，她笔下的犯罪故事通常发生在意大利威尼斯。——编者注
4. 亚西西的圣方济各：天主教方济各会和方济女修会的创始人。——编者注

5. 巴黎市一共划分为20个区。这里比喻吕贝龙比较繁华热闹，有商业气息。——编者注

第三十八章

每天清晨热浪袭来之前，每天晚上即将日落之时，佩尔杜都会去游泳。他发现这是从体内冲走伤痛的唯一方法，让疼痛一点一滴地流走。

当然，他也尝试过去教堂祷告，也尝试过唱歌。他到萨纳里偏远的丘陵远足。在厨房、在破晓散步时，他大声讲述曼侬的故事；他对着海鸥和秃鹰呼唤她的名字，但这只是偶尔有用。

伤痛期。

常常在快入眠时，悲伤袭来，就在他即将放松、迷迷糊糊睡去时——它就来了。他躺在黑暗中痛哭，在那一刻，世界好像缩小了，只剩卧室那么大，孤孤单单，没有一丝一毫的慰藉，他害怕自己再也无法微笑，害怕疼痛永远永远没有停止的一天。在那样凄怆莫名的时刻，一千个不同的“假如当初……”在脑中、心中打转。他怕父亲在玩滚球时猝逝；他怕母亲开始和电视机吵架，在悲伤中日益消瘦；他怕凯瑟琳正把他的信读给她的女性朋友听，一起嘲笑他；他怕自己此生注定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哀悼所爱之人。

余生他该如何忍受这一切？有谁能忍受呢？

他真希望能把恐惧的自我像扫把一样靠在角落，然后一走了之。

海是他找到的第一样大到足以吸收他悲伤的东西。

认真游上一阵之后，佩尔杜会仰面漂浮在水面，双脚朝着海滩。在波浪之上，水从他摊开的指尖溢出，他从记忆深处汲取与曼侬共度

的每一个小时。他审视每一段往事，直到不再感觉遗憾，然后放手让它离去。

佩尔杜任由海浪摇晃他，不停地抬起他、拂过他。然后慢慢地，极其缓慢地，他开始相信。不是相信大海，他才不会相信大海；没有人应该犯下那样的错误！佩尔杜又开始相信自己。他不会沉陷，他不会淹没在自己的情绪中。

每一次他把自己放任给大海，就会有一小滴恐惧汩汩流出。这是他的祈祷方式。

整个7月，整个8月。

一天清晨，大海温柔平静，佩尔杜比往常游得更远。终于，在离海岸很远的地方，他臣服于筋疲力尽之后得以放松的舒畅中，内心温暖宁静。或许他睡着了，或许他正在做白日梦，他往下沉时，海水退去，大海变成温暖的空气和柔软的草地。他闻到清新的如丝暖风，闻到樱桃与5月天气的芬芳。麻雀在帆布躺椅的扶手上跳来跳去。

她就坐在那里，曼侬，她对让露出温柔的微笑。

“你在这里做什么？”

让没有回答，而是走向她，跪在地上拥抱她。他把头靠在曼侬的肩膀上，如同他一直渴望钻进她怀里那样。

曼侬拨乱他的头发。她并未老去，一天也没有，如同他21年前的8月最后一次见到的曼侬，一样年轻，一样光彩照人。她闻起来温暖而充满生气。

“对不起，我抛下了你，我太蠢了。”

“你当然蠢了，让。”她柔声道。有什么事改变了，他仿佛透过曼侬的眼睛看到了自己。仿佛他在自己的身体上方盘旋，可以隔着时光回看自己奇异一生的每段插曲。他数着两个、三个、五个不同的他——处在不同的年纪。

在那里——太尴尬了！有一个佩尔杜趴在一张世界地图上，一拼好就拆毁它，然后又一片片把它们拼起来。

下一个佩尔杜独自在简陋的厨房里盯着光秃秃的墙壁，一个赤裸的灯泡悬在头顶。他嚼着包在保鲜膜里的奶酪，吃着塑料袋里的切片面包。他不许自己吃喜欢的食物，以免触发任何情绪。

下一个佩尔杜不理会女人，不理会她们的笑容、她们的问题——“你今晚有什么计划吗”或是“你会打电话给我吗”。他不理会她们的同情——她们用女人特有的触角，察觉出他的内心有一个悲伤的大洞。他不理会她们的敏感，她们无法懂得他不能将性与爱分开，对此他也不理会。

然后又一个改变降临。

现在佩尔杜可以感觉到自己像一棵要钻入天空的树。同时他又像蝴蝶一样不由自主地翻飞，像秃鹰一样从山顶俯冲而下。他感觉风穿过胸膛的羽毛——他在飞！他强健有力地划着水，潜入海底：他可以在水中呼吸。一股神秘而强大的活力席卷而来，他终于明白内心所发生的一切……

他醒来时，海浪几乎已经把他推回岸边。

那天早上，出于某种深不可测的理由，在游泳和白日梦后，他没有感到悲伤。他很愤怒，怒不可遏！

是的，他见到了她。是的，她让他明白自己选择了一个如此丑陋的人生，他忍受着怎样的寂寞，因为他没有勇气再信赖某个人、再完全信赖任何一个人——若非真爱，别无他法。

相比在博尼约——当曼侬的眼睛从酒瓶的商标上盯着他时，现在他更加气愤，他从来没有如此愤怒过。

“该死！”他对着海浪咆哮，“你这个愚蠢到家的娘儿们——为什么你一定要在人生最美好的时刻死掉！”

两个在海滩柏油小路上慢跑的女人呆呆地看着他，他觉得很尴尬，但只是一秒而已。

“看什么看？”他大声吼着，满腔怒火熊熊燃烧。

“为什么你就不能像正常人一样打电话给我？不告诉我你生病了，有什么意义？曼侬，你怎么可以这样呢？你怎么能与我同床共枕了那么多个夜晚，却什么都没有说呢？呸，你这个愚蠢的……你……老天！”

他的暴怒无处宣泄，他想要用力捶打什么，他跪下来，不停捶打沙地，用双手把沙子挖出来甩到身后。他挖啊挖，暴跳如雷，继续挖啊挖。但这还不够，他站起来，冲进海里，用双拳痛打海浪，两手同时打，一下又一下。咸咸的海水泼进眼睛，他感到刺痛。他还是一下一下用力地打。

“你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他在问谁已并不重要——问自己，问曼侬，问死亡，问谁都是一样。他怒不可遏：“我以为我们懂得彼此，我以为你与我站在一起，我以为……”他的愤怒凝固了，沉入两道海浪

之间，变成漂流的杂物，然后被冲到其他地方，让另一个人愤怒——愤怒死亡会突如其来，毁掉一个人的人生。

佩尔杜感觉到赤裸双足下的石头，察觉到自己正在发抖。“我希望你当时能告诉我，曼侬。”他说。现在他平静下来了，气喘吁吁，灰心丧气。

海浪一波接着一波，从容自若。

他不再哭泣。他仍然会想起与曼侬共处的特别时刻，他继续进行他的海洋祈祷仪式。然而后来，他只是坐着，让朝阳晒干皮肤，享受颤抖的滋味。是的，他享受赤足从水边走回来的感觉，享受这一天的第一杯浓缩咖啡，他观察着大海和它的色彩，头发依然是湿的。

佩尔杜做饭、游泳、浅酌，固定睡眠时间，每天和其他玩滚球的人碰面。他继续写信，继续编撰《微妙情绪百科全书》，晚上他在书店工作，卖书给穿沙滩裤的人。他改变了替读者寻找适当书籍的策略，他常常问：“你喜欢怎么入睡？”大部分顾客喜欢轻松安全地入睡。

对于另外一些顾客，他会询问他们最喜欢的事物。厨师喜欢刀具，地产经纪人喜欢一大串钥匙发出的刺耳碰撞声，牙医喜欢患者眼中闪过的恐惧。佩尔杜可以猜个八九不离十。

更多的时候他会问：“书应该是什么味道？像冰激凌？像香辣多汁的肉？或是像冷冻的玫瑰？”食物和书密不可分，他在萨纳里发现了这一点，这为他赢得了“书籍美食家”的绰号。

8月下旬他已经完成了小屋的修葺工作。他与一只有条纹的公猫分享房间，这只孤僻的流浪猫从不喵喵叫，也从不发出咕噜声，只在夜间到访。它躺在佩尔杜的床边，伸展四肢，盯着门口。从这个位置，猫能够守望熟睡的佩尔杜。

他想叫它奥尔森，但这个家伙听到这名字后就露齿藐视，佩尔杜最终决定叫它小来[注]。

佩尔杜不想再让一个女人揣测他的感情——虽然他对自己的感情也只能靠猜。他仍处于中间地带，任何新的开始都笼罩在迷雾之中。他无法肯定自己明年此时身在何处，只知道这条路必须继续走下去，直到发现终点。所以，他写信给凯瑟琳，在河道上就开始写，到萨纳里之后也一直在写——实际上，他每三天就写一封。

萨米建议过："试试用手机打个电话，这是个很奇妙的小玩意，真的。"

于是一天傍晚，他拿起手机拨了一个巴黎的号码。凯瑟琳必须知道他是谁：一个被困于黑暗与光明之间的男人。当所爱之人离世，你会变成另外一个人。

"27号。喂？哪位？说话啊！"

"罗莎丽特夫人……你最近染发了吗？"他迟疑地问。

"啊！佩尔杜先生，怎么……"

"你知道凯瑟琳女士的电话号码吗？"

“我当然知道，我知道这栋楼里每一个人的电话号码，每一个。现在楼上的格利文女士……”

“可以告诉我吗？”

“格利文女士的电话号码？你到底要做什么？”

“不，亲爱的夫人[注]，我想要凯瑟琳的号码。”

“哦，好的。你常常写信给她，对吧？我知道，因为凯瑟琳女士随身带着信，有一次信从她的袋子里掉出来，我忍不住看了一眼，那天格登博格先生……”

佩尔杜决定先不催促她说出电话号码，任由罗莎丽特夫人的小道消息淹没他。格利文女士新买的珊瑚红拖鞋在楼梯上发出讨厌的嗒嗒声；科菲决定研读政治哲学；博美夫人动了眼部手术，很成功，读书时不需要放大镜了；还有维丽特小姐的阳台音乐会——太棒了！有人拍了一段——那叫什么来着——一段可以放到网上的影片，很多人“电击”还是什么的，现在维丽特小姐走红了。

“点击？”

“没错，我就是这个意思。”

哦，还有，伯纳德夫人改造了阁楼，想让某个男艺术家搬进来，还有这位艺术家的未婚夫！他的未婚夫！搞艺术创作时，学学“海马”怎么样？

佩尔杜把手机拿开了一点，这样她才不会听见他的笑声。当罗莎丽特夫人喋喋不休时，他脑海之中只有一个念头：凯瑟琳留着他的信，而且随身带着。太——棒——了，就像公寓门房常说的那样。

感觉像过了几个小时，她终于把凯瑟琳的号码念给他听。“我们都想念你，先生。”罗莎丽特夫人说，“你已经没那么伤心了吧？希望如此。”

他握紧手机。

“没有了，谢谢你。”他说。

“不客气。”罗莎丽特夫人轻声说，然后挂断了电话。

他按下凯瑟琳的号码，闭上眼睛，把手机拿到耳边。电话提示音响起，一声，两声……

“喂？”

“嗯……是我。”

是我？老天，她怎么会知道“我”是谁？

“让？”

“是我。”

“哦，天啊。”

他听到凯瑟琳倒抽一口气，并把话筒放下。她擤擤鼻子，然后又拿起了电话。

“没想到你会打电话。”

“我该挂断吗？”

“你敢！”

他微笑了，从她的沉默中，他猜想她一定也在笑。

“你怎么……”

“你……”

他们同时开口，他们又笑了。

“你现在正在读什么书？”他柔声问。

“你给我的书，读到第五遍了吧。我还没洗我们在一起那晚我穿的裙子，上面还有一点儿你剃须水的味道，你知道的。书里的每一个句子，每读一遍都告诉我新的东西。夜里，我把裙子放在脸颊下，这样可以闻到你。”

然后她什么都没有说，他也没有，突然降临的幸福让他感到意外。

他们默默聆听彼此，他觉得与凯瑟琳离得很近，好像巴黎就在他的耳旁，他只需要睁开眼，就会坐在她公寓的绿色大门前，倾听她的呼吸。

“让？”

“什么事？凯瑟琳。”

“越来越好了，是吗？”

“是的，越来越好了。”

“对了，被爱人抛弃的感觉的确像是哀悼，因为你死了，因为你的未来死了，你也跟着死去……有一段伤痛期，会持续很久。”

“但会越来越好的，我现在知道了。”

她的沉默让人很舒服。

“我们都没有接吻，我忍不住一直在想这个。”她仓促地低声说。

他心神忐忑，什么也没说。

“明天再聊。”说完，她挂了电话。

这肯定表示他可以再给她打电话了？

他坐在幽暗的厨房里，咧嘴而笑。

---

1. 原文为Psst，是一个拟声词，类似于招呼别人时发出的嘘声，此处为意译。——编者注
2. 原文为法语。——编者注

第三十九章

到了8月底，他发现自己的身体正变得健壮，皮带必须往里多扣几格，肱二头肌把衬衫袖口绷得紧紧的。

他穿衣时端详着镜中的自己，镜中人是与过去在巴黎时截然不同的男人，肌肤黝黑，结实高大，夹着银丝的黑发变长了，随意往后梳着。还有海盗似的胡须，没扣好扣子的褪色亚麻衬衫。他50岁了。

快51岁了。

佩尔杜走近镜子，因为日晒，他脸上多了些皱纹，也多了些笑纹。他猜有些雀斑不是雀斑，而是老人斑。但无所谓——他活着，这一点胜过一切。

太阳把他的身体变成健康发亮的棕色，让他的绿眼睛格外闪亮有神。他的老板MM认为他三天不刮胡子就很像贵族流氓，只是他的老花镜破坏了这个形象。

有个周六晚上，MM把他带到一边。生意冷清，新一波的度假游客刚刚抵达，夏末的愉悦让他们眼花缭乱，他们脑子里的事情太多了，不会来书店买书。一两周后他们会在回家之前来选购必买的明信片。

“那你呢？”MM问，“你最喜欢的书是什么味道？在这个邪恶的世界，哪本书是你的灵魂救赎？”她一面说，一面窃笑：她的女性朋友们觉得这位“书籍美食家”很有魅力，想知道更多有关他的事。

他在萨纳里从来不曾睡不着，他最喜欢的书尝起来应该像是撒了迷迭香的新鲜土豆——他与凯瑟琳共进的第一顿晚餐。

但哪本书是我的灵魂救赎呢？想到答案时，他差一点没忍住笑。

“书可以做许多事，但不能做所有的事。重要的事我们必须去经历，而不是去读。我必须……亲身体验我的书。”

MM对他露出灿烂的笑容。

“可惜，你的心对像我这样的女人视而不见。”

“对其他女人也一样，夫人。”

“对，这算是一种安慰。”她说，“一点点安慰。”

一到下午，暑气蒸腾，热到了危险的地步，佩尔杜会一动也不动地躺在床上，只穿一条短裤，把湿毛巾盖在额头、胸口和脚上。露台的门开着，窗帘随着微风无精打采地摆动，打盹时，他任由热风轻抚他的身体。

回到自己身体中的感觉真好，感觉肉体恢复敏锐，重新活了过来。没有麻木、瘫软、荒置不用的感觉——身体不再是个敌人。佩尔杜习惯了用身体思考，如同他可以在灵魂里游荡，窥视每一个房间。

是的，悲伤继续活在他的胸口。伤痛来袭时，它收缩他的肺部，切断他的呼吸，宇宙消散为一条狭缝。但他已不再害怕，当悲伤来袭，他任它流过全身。

恐惧也会占据他的喉咙，不过如果他慢慢地、冷静地吐气，它占据的空间就会少一点儿。每一次呼吸，他都让恐惧变小一点儿，让它

缩成一团。他想象着把它扔给小来，猫咪就与这团恐惧玩耍，把它逐出屋子。

喜悦在心窝跳舞，他由它跳。他想到萨米和库尼奥，还有马克斯好笑的信，里面有个名字越来越常出现：小维[注]，拖拉机女孩。马克斯在吕贝龙追着酒红色拖拉机奔跑的画面浮现在他脑中，他忍不住笑了起来。

多么令人惊喜，爱已经停留在佩尔杜的舌头上，尝起来有凯瑟琳喉咙深处的味道。

佩尔杜必须微笑。在这里，在南方的日光与温暖之下，另外几样东西也回来了：活力，感觉，渴望。

有些日子，他坐着眺望大海，或是坐在海港旁的墙上看书，单是太阳的暖意就足以让他充满舒适、迫切、不息的张力。在内心最深处，他的身体也逐渐摆脱悲伤。

过去20年他不曾与女人做爱，现在他感到一阵强烈的渴望。

佩尔杜任由思绪飘到凯瑟琳身上。他仍然可以感觉到她在他双手之下的熟悉触觉——她的头发、她的肌肤和她的肌肉。他想象她大腿的触感，她的胸脯；她会如何看着他，喘息着；他们的肌肤和自我将如何相遇，腹部与腹部紧贴，喜悦与喜悦紧靠。他想象每一个细节。

“我回来了。”他低语。

他继续过他的日子，吃饭、游泳，卖书，用新洗衣机转动脏衣服。然后，就在一瞬间，内心有样东西往前走了一步。

它出其不意地来临，就在假期将要结束的时候，就在8月28日那天。

他正在吃午餐沙拉，想着该不该去慈悲圣母小教堂为曼侬点支蜡烛，还是像往常一样从波蒂索海水浴场游出海。但是突然之间，他察觉到内心的骚乱停息了，灼热的感觉也消失了，那些让眼睛泛起慌乱而失落的泪水的一切也终止了。

他站起来，急切地走到露台。可能吗？真的可能吗？或者这只是悲伤在迷惑他，准备随时再从前门冲进来？

他已经抵达灵魂苦难、悲伤而酸涩的谷底。他不停地挖啊挖，忽然间一道光从裂缝射入。他冲到屋里的餐具柜前，那里永远放着纸笔。他匆忙写下——

凯瑟琳：

我不知道我们能否开花结果，不知道我们能否避免伤害彼此。很可能不会，因为我们都是凡人。

然而，我现在很清楚一件事：我渴望的这一刻已经到达，有你在我的生命中，我能更容易地入睡、醒来、去爱。

我想在饥饿让你的心情变差时为你做饭——各种各样的饥饿：对生命的饥饿，对爱情的饥饿，还有对光、对海、对旅行、对阅读和睡眠的饥饿。

我想为你的双手涂上乳液，它们因触碰了太多粗粝的石块而变得粗糙。在我的梦里，你是石头的拯救者，能看穿层层岩石，探测出下

面流动的心河。

我想看着你漫步沙径之上，转身等待我。

我也想要和你共同经历所有琐碎的小事、重要的大事。我想跟你斗嘴，斗到大笑起来；我想在寒冷的日子里把热巧克力倒进你最爱的马克杯中；我想在与好友欢聚之后为你扶住车门，让你快乐地钻进车里；我想在晚上抱着你，感觉你的小屁股紧贴着我温暖的肚子。

我想和你做无数大大小小的事，和我们——你我一起，你是我的一部分，我是你的一部分。

凯瑟琳，请你来吧！快来吧！来到我身边！

爱的实质比爱的名声更美好。

让

又及：以至诚之心！

---

1. 小维（Vic）：“维多利亚”的昵称。——编者注

第四十章

9月4日，一如往常，为了准时抵达书店，佩尔杜很早出门散步，沿着科林街绕过渔港。

秋日来临，耀眼的仲夏艳阳变得温和——变得温润。秋季庇护着萨纳里，如一面屏风，令田园免于焦竭。

港湾的“里昂小馆”“水之家”和“海洋之屋”成为他轮番吃早餐的地方。布莱希特曾在这里演唱歌曲嘲讽纳粹，如今小镇的风貌已然变迁，但他仍旧可以觉察些许流亡的痕迹。在他与小来的独身生活中，咖啡馆是歌舞升平的小岛，令人愉悦；它们有点像是替代了家人，让人联想到一丝巴黎的气息。它们是告解室，是新闻编辑室，可以得知萨纳里美景背后的秘密：为什么尽管浮游生物数量突然大增，捕鱼业却仍然兴旺；滚球手正在如何为秋季锦标赛加强练习。威尔森码头的球员邀请他做“替补瞄准员”，他很荣幸受邀参与锦标赛。在咖啡馆中，佩尔杜能够置身于小镇生活的中心，没人在乎他是否说话或是否积极参与。有时，他坐在书店后面的角落里，跟父亲华金打电话。那天早晨，他正在跟父亲通话，华金听说了在拉西约塔的锦标赛，就急着擦亮他的滚球，准备动身出发。

“拜托，不要来。”佩尔杜恳求他。

“不要？嗯？好吧，她叫什么名字？”

“难道一定要有个女人吗？”

“之前那个？”

佩尔杜笑了。两位佩尔杜都笑了。

“你小时候喜欢拖拉机吗？”佩尔杜问。

“阿让，儿子，我爱拖拉机！为什么这么问？”

“马克斯认识了一个人，一个开拖拉机的女孩。”

“开拖拉机的女孩？太棒了，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再见到马克斯？你很喜欢他，不是吗？”

“等等，‘我们’是谁？你和你那个不爱做饭的新女友？”

“哦，胡说！是你妈啦，伯尼尔夫人和我。有什么想法？要么现在说，要么永远别说。我总可以跟前妻碰个面吧？哎，其实呢，从7月14日以后……我们还不只是见面。当然，她的看法不一样，她说我们只是偶尔风流一下，我最好不要抱以希望。”华金烟嗓发出的大笑变成了快活的呵呵声。“那又如何？”他说，“丽拉贝儿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喜欢她的味道，她从没想过要改变我。她也是个了不起的厨师——在她身边，我的生活总是快乐得多。而且你知道吗，阿让，年纪越长，你就会越想跟一个可以一块聊天、一块笑的人在一起。”

在库尼奥的世界观里，让人真正“快乐”的事有三件，他的父亲知道后大概会毫不犹豫地亲身实践——

第一，吃得好。不吃垃圾食物，因为它只会让你不快乐、懒惰并发胖；

第二，一觉睡到天亮（得益于多运动、少喝酒和乐观的思想）；

第三，与设法用他们独特的方式了解你的友善之人在一起；

第四，多做爱——这一点是萨米加上的。佩尔杜找不到不告诉父亲这一点的理由。

从咖啡馆到书店的途中，他常常跟母亲聊天，他总是把电话举在风中，这样她就能听到海浪和海鸥的声音。那个9月的清晨风平浪静，佩尔杜问她：“听说最近老爸常常在你那儿吃饭？”

“是啊，那个男人不会做饭，我又能怎么办呢？”

“但晚餐和早餐都去你那儿吃？还过夜？这可怜的男人没有自己的床吗？”

“你说得好像我们想做什么淫秽的事。”

“我从来没告诉过你，我爱你，老妈。”

“哦，我最最亲爱的孩子……”

佩尔杜听见她打开一个盒子又关上，他熟悉这个声音，那是装舒洁面纸巾的盒子。即使在十分伤感的时候，伯尼尔夫人还是讲究格调。“我也爱你，让。我好像从来没有对你说过这句话，只是在心里说过。是这样吗？”

是这样，但他说：“我能感受到的，你不必每隔几年就说一次。”

她笑起来，骂他是厚脸皮的小鬼。

真好，快51岁了，还是个小孩。

丽拉贝儿又埋怨了前夫几句，但语气充满亲昵，她也习惯性地抱怨了秋季的图书出版情况。

所有一切一如既往，却又截然不同。

佩尔杜穿过码头区，向书店走去，MM已经把装明信片的架子推到店外了。

“今天天气很好啊！”老板对他喊道。他交给蒙福莉夫人一包牛角面包。

“是啊，我也这么觉得。”

太阳快下山时，他退到店里他最喜欢的角落，从这一角他可以观察到大门、玻璃上反射出的天空和一小片海洋。

然后，在思绪当中，他看到了她。他看见她的倒影，她看起来仿佛是直接从云层和水面中走出来的。狂喜涌入他的血管。

让·佩尔杜站起来，他的脉搏加快，他从未准备得像现在这么好。

现在！他心想。现在，时间正在汇合。他终于离开了麻木期、停滞期、伤痛期。就是现在。

凯瑟琳穿着一件浅蓝灰色的连衣裙，衬托出她的双眸。她挺胸阔步而来，姿态婀娜，步伐比之前更加坚定……

之前?

她也成功地从一个结束走到了一个开始。

她在柜台前停了一下，好像在确认方位。

MM问：“夫人，您是在找什么特别的东西吗？”

“是的，我找了很久，但现在找到了，那个特殊的东西在这里。”说着，她笑容满面地看着书店另一头的佩尔杜，笔直朝他走去。佩尔杜上前迎接，一颗心扑通扑通直跳。

“你无法想象，我等了你多久，终于等到你请求我来找你。”

“真的？”

“哦，真的。而且我饿极了。”凯瑟琳说。

让·佩尔杜完全明白她的意思。

那一晚，他们第一次接吻——在这之前，他们吃晚餐，在海边散步，美妙极了；在凉亭旁的芙蓉花园轻松闲适地长谈，其间，他们喝了点儿小酒和好多水，最重要的是，他们如此享受彼此的陪伴。

“这里温暖的空气真舒服。”有那么一刻凯瑟琳说。

是的，萨纳里的太阳吸走了他体内的寒意，晒干了他所有的泪水。

“还给人勇气，”他低声说，“给人信赖的勇气。”

徐徐晚风中，对生活的大胆信赖令他们迷茫而陶醉，他们接了吻。

让感觉像是初吻。

凯瑟琳的嘴唇柔软，与他的嘴唇一起移动，完美吻合。终于，可以吃她、喝她、感觉她、爱抚她……令人如此兴奋迷醉。

他抱住这个女人，温柔地亲吻、轻咬她的嘴唇，用自己的双唇探索她嘴唇的每一个角落。他一路往上，亲吻她的面颊、她芳香娇嫩的

太阳穴。他把凯瑟琳拉过来，充满柔情蜜意。只要她在身边，他便不会睡不好了——再也不会。寂寞再也不会让他心生怨恨，他得救了。他们互相扶持。

“喂！”她最后喊了一声。

“怎么了？”

“我查了一下，我最后一次跟前夫上床，是2003年的事，当时我38岁，而且我认为那是场意外。”

“太好了，那么，我们两个之中，你比较有经验。”

他们大笑。

多么奇怪，佩尔杜心想，一个笑可以抹去如此之多的痛苦折磨。单单一个笑，就能让岁月汇流……然后流走。

“我倒的确知道一件事。”他说，“在海滩上做爱其实没有那么浪漫。”

“沙子都跑进了不该进的地方。”

“最糟糕的是蚊子。”

“海滩上没有什么蚊子吧？”

“其实，凯瑟琳，我不知道。”

“那么我证明给你看。”她柔声说，拉着佩尔杜走进空着的卧室，露出年轻而无所顾忌的表情。

在月光下，佩尔杜见到一个四足影子：小来坐在露台上，礼貌地转身，布满橘白相间的阔条纹的背部朝着他们。

希望她会喜欢我的身体，希望我没有失去旧日的活力，希望我抚摩她的方式讨她欢心，希望……

“让·佩尔杜，停止思考！”凯瑟琳温柔地命令道。

“你看得出？”

“亲爱的，你太容易分析了。”她低语，“我的爱人，哦，我如此渴望你……而你……”

他们继续呢喃私语，但句子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

佩尔杜慢慢褪去凯瑟琳的连衣裙，她里面一丝不挂，只有纯白的内裤。

凯瑟琳解开让的衬衫扣子，将脸埋在他的喉咙上、胸膛上，畅饮他的气息。她的呼吸让他发痒。不，他不必担心自己的活力，因为一看见黑暗里闪现的白色棉质三角裤，感觉到她的身体在他手中移动，他就充满了活力。

他们在滨海萨纳里尽情享受了整个9月，佩尔杜终于喝够了南方之光。他曾迷失，又找回了自己。伤痛期结束了。

现在，他可以去博尼约，为这个阶段画上句号。

第四十一章

等到凯瑟琳与让离开萨纳里时，渔村已经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它小得足以钻进心窝，大得足以遮风挡雨，美得足以永远作为两人日渐相知的试金石。萨纳里代表幸福、和平与宁静；代表你与依然陌生、莫名喜欢的某人萌发的第一缕共鸣。你是谁？你好吗？你感觉如何？你这一个小时、这一天、这几周的“心情弧度”是多少？在如心般大小的家里，他们从容地探索这一切。在安静的时候，让和凯瑟琳会越靠越近，于是他们刻意避开喧嚣嘈杂的地方，比如集市、市场、戏院和读书会。

九月，他们的恋爱沐浴在在从黄色到淡紫色、从金色到深紫色的光谱中，走入了平静而热烈的阶段。叶子花、汹涌的大海、海港中洋溢着自豪与历史的缤纷小屋、滚球场上嘎吱作响的金黄色沙砾：就在这片土地上，他们的爱慕、友谊与相知得以生长繁茂。

而他们慢慢地、一步一步地来。

事情越重要，就应该越慢完成，他们开始相互爱抚时，佩尔杜常常这么想。他们蜜吻缠绵，徐徐宽衣，给自己时间伸展，留出更多时间交汇。这种小心而密集的彼此关注，从他们体内勾起的肉体、灵魂与情绪的激情，格外热烈，一种全身都被爱抚的感受。

每当与凯瑟琳同床共枕，让·佩尔杜便又更贴近生命之河。在那条河的彼岸，他虚度光阴二十载，躲避色彩和爱抚，芳香与音乐——变成了化石，傲然隐退，孑然一身。

而现在……他又开始游泳了。

因为爱情，佩尔杜恢复了生机。他知道有关这个女人的100件新鲜琐事，比如，凯瑟琳早上醒来时，仍然有一半的身体在做梦；偶尔，她会迷失在忧伤的迷雾里；在夜晚的黑暗中看见的东西会让她急躁、羞愧、厌烦或沮丧上几个小时。她每天都会这样挣扎在“中途世界”中。佩尔杜发现，为凯瑟琳煮一杯热咖啡，让她带到海边喝，可以赶走她梦里的鬼魂。“因为你的爱，我也正在学着爱自己。”有一天清晨，当海依然是一片倦意蒙胧的灰蓝色时，凯瑟琳说，“我一向接受生活给予我的东西……但从不曾给予自己任何东西，我从来都不擅长照顾自己。”佩尔杜温柔地将她拥入怀中，觉得自己的感受与她是如此相同：因为凯瑟琳对他的爱，他才能够爱自己。

然后，有一天晚上，当第二波盛怒的大浪覆盖了他时，凯瑟琳紧紧抱住他。这一次是他对自己的愤怒，他绝望地不停用粗话辱骂自己。这是一个男人的愤怒，他意识到自己无法挽回地浪费了如此多的人生，剩余的时光太过短暂了，这个认识如此清晰，令人惊惧。凯瑟琳没有安慰他，也没有转过身去。

然后，平静流过他的身体。因为短暂的时光依然足够，短短几日，即如一生。

现在去博尼约吧，他久远过往的遗址，一段依然深埋于心底的过往。但是，那里不再是他情感家园中的唯一房间，至少他已经有了一个与之抗衡的当下。

所以我才能如此轻松地归去。当凯瑟琳与佩尔杜取道狭窄崎岖的山路从卢尔马兰前往博尼约时，佩尔杜这样想着。佩尔杜觉得卢尔马兰这个小镇像水蛭，吸游客们的血。他们开车超过了骑自行车的人，在崎岖的山区听见猎人砰砰的枪声。偶尔，一株几乎无叶的树木投下破碎的影子；除此之外，阳光照得每一样东西颜色变淡。经历了大海

永无止息的动力之后，吕贝龙一动不动的山脉让佩尔杜觉得僵硬冷漠。他很想见到马克斯，非常想。马克斯为他们订了博内夫人旅馆中的一间大房，那间爬满葛藤的屋子曾经是某个抵抗组织的藏身之处。

凯瑟琳与佩尔杜把行李放进房间，马克斯前来带他们去他的鸽舍。他在喷泉旁的厚实矮墙上备好了令人精神振奋的野餐，有酒、水果、火腿和法棍面包。正是收获松露和文学的季节，野生香草长满田野，馥郁芬芳，秋日的锈红与酒黄色熠熠生辉。

马克斯晒黑了，佩尔杜心想，晒黑了，但看起来更有男人味。

在吕贝龙独自生活了两个半月，他看似如鱼得水，似乎他一直就是个地道的南方人。不过佩尔杜也觉得他略带倦意。

当佩尔杜问起这一点时，马克斯神秘地小声说道："大地跳舞时，有谁会睡觉呢？"

马克斯告诉佩尔杜，在他"生病"期间，博内夫人非常干脆地雇他当"一般杂工"。她和丈夫杰拉德都已经60多岁了，而农庄共有三间度假小屋和公寓——对他们来说，独自在这里养老，农庄面积太大了。他们种蔬菜、水果和一些葡萄，马克斯以工代宿。他的鸽舍里笔记、故事和草稿堆积如山。他夜里写稿，一直写到第二天中午。从傍晚开始，他在富饶的农庄帮忙，完成杰拉德交代的各种事情：剪葡萄藤，除草，摘水果，修屋顶，播种，收割，把货搬上货车，跟杰拉德开车到市场，寻找杂色香菇，清洗松露，摇晃无花果树，把柏树修剪成一块屹立岩石的形状，清洁水塘，帮留宿吃早餐的旅客拿面包。

"我也学会了开拖拉机，我能分辨池塘中每一只癞蛤蟆的叫声。"他向佩尔杜宣布，笑容谦逊。

太阳、风、在普罗旺斯大地上的劳作，将马克斯年轻的都市脸庞塑造成一张男人的脸。

马克斯说完后，往他们的杯子里倒旺度山白酒。“生病？”佩尔杜问道，“什么病？你的信里没有提到。”

马克斯晒黑的脸庞红了，略微有些不安。“当男人坠入爱河时生的病。”他坦白说，“睡不好，做噩梦，思路不清，没法读书、写字、吃饭。碧吉特和杰拉德显然无法再袖手旁观，所以他们规定我做一些事，免得脑袋坏了。于是我现在替他们工作，工作对我有好处。我们没谈钱的事，这正合我意。”

“是因为红色拖拉机上的那个女孩？”佩尔杜问。

马克斯点点头，接着深深呼了口气，好像准备宣布什么。

“没错，是红色拖拉机上的那个女孩，问得好，因为关于她有一件事我必须告——”

“干冷的北风来了！”博内太太焦急地对他们大喊，打断了马克斯的告白。这个娇小结实的女人仍旧穿着短裤和男式衬衫，提着一篮水果朝他们走来，指着薰衣草花床旁转动的风车。此时，微风吹动花茎，但天空明亮，呈深蓝色，云被风吹散，地平线仿似合拢。旺度山与赛文山异常醒目——这是从西北方吹来的强风蓄势待发的典型迹象。

他们彼此问好，碧吉特说：“你们知道干冷的北风会带来什么影响吗？”

凯瑟琳、佩尔杜与马克斯面面相觑，十分困惑。

“我们把这种风叫作‘密史脱拉’，就是‘统治者’的意思，或者‘文度法达’——会把人逼疯的风。我们的房子盖得很低调，”她示意房舍的布局与较矮的迎风侧墙，“这样才不会让风注意到它。起风时，不只会变冷，所有的声响都会变大，每个动作都会更加艰难。它会让我们发疯好多天，所以最好不要讨论太过重要的事——否则只会吵架。”

“什么？”马克斯轻声说道。

博内太太看着他，深棕色的脸庞上笑容亲切。

“哦，是的。文度法达风会吹得人疯狂、愚蠢、不安，就像你不确定自己的爱情是否会有回应。但是呢，风走之后，蜘蛛网全都被吹走了——从乡间的蜘蛛网到你脑中的蜘蛛网，所有的事又都干干净净的，我们又可以清爽过日子了。”

她向他们告辞，说道：“我要去卷起遮阳伞、绑住椅子了。”佩尔杜转身面向马克斯：“你刚才要说什么来着？”

“嗯……我忘了。”马克斯立刻说，“你饿了吗？”

晚上，他们去了博尼约的一家小餐厅，叫“厨房小角落”。山谷美景一览无遗，金红色落日退去，夜空朗朗无云，满天星斗，如冰凌闪烁。开朗的侍者汤姆端来盛在木餐盘里的普罗旺斯比萨与炖羊肉。石头拱顶的屋子舒适温馨，红色餐桌不太稳当、摇摇晃晃。在佩尔杜和马克斯之间的化学反应中，凯瑟琳加入了积极的元素，她的存在散播着和谐与温暖。当凯瑟琳看着一个人，会让人觉得她重视对方所说的每一个字。马克斯告诉她自己的事：童年往事、苦涩的单恋，他为什么会开始逃避噪音——这件事他从没告诉过佩尔杜，可能也没告诉过任何人。

他们倾心交谈时，佩尔杜得以偷偷溜回自己的思绪。墓园在山上不到100米高的地方，就在教堂旁边。他们只隔着几千吨的石头与胆怯。

他们开始往下走进山谷，迎着明显增强的风，这时佩尔杜才疑惑马克斯说了这么多的陈年旧事，是否只是为了掩藏一个事实，那就是不希望再谈起那个拖拉机女孩。

马克斯陪他们走到房间门口。

“你先进去吧。”佩尔杜对凯瑟琳说。马克斯和他一起站在主屋和谷仓之间的阴暗处，北风宛转低啸，不时从屋角吹过来。

“说吧，马克斯，你想告诉我什么？”佩尔杜小心地问。

佐丹沉默不语。

“我们不能等风停了以后再说吗？”他终于开口。

“有那么糟吗？”

“糟到足以让我等你到了这儿才告诉你，但不是……没到致命的地步，希望如此。”

“告诉我，马克斯，告诉我，否则我的想象力会占上风。拜托。”

比如我会想象曼侬还活着，只是在和我开玩笑。

马克斯点点头，北风轻轻呼啸。

“曼侬的丈夫卢克·博塞特在她死后三年再婚，娶了本地一位著名的厨师米拉。”马克斯开口说，“曼侬的父亲给他一片葡萄园当作结婚礼物，他们酿造的白酒和红酒……非常受欢迎，米拉的餐厅也是。”

让·佩尔杜感到一阵锥心的妒忌。

卢克和米拉共同拥有一座葡萄园、一座房子和一家备受喜爱的餐厅，或许还有一座花园。他们拥有阳光灿烂、繁花如锦的普罗旺斯，以及一个可以吐露所有心事的对象。卢克的运气一直那么好——或许并不是那么好，但在这一刻，佩尔杜不愿想出一个更合乎事实的观点。

“太棒了。”他低声说，语气比原本想象的还要尖酸。马克斯哼了一声：“你希望怎样？希望卢克鞭打自己，再也不瞧别的女人一眼，吃着干面包、脱水的橄榄和大蒜，等待死亡降临？”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说呢？”马克斯生气地嘟囔道，“每个人都有自己哀悼的方式，这个酿酒师选了‘新妻子’这个选项，那又如何？我们该为此责备他吗？他应该……和你一样吗？”

一股熊熊燃烧的怒火穿透了佩尔杜的身体。

“我可以现在就给你一拳，马克斯。”

“我知道。”马克斯回答，“但我也知道，在这之后我们还是可以一起变老，共度人生，你这个傻瓜。”

“一定是因为密史脱拉风。”博内太太说。她听到了他们的争执，一脸严肃地从他们身边走过，踩着碎石路朝主屋走去。

““对不起。”佩尔杜嘟囔着。

“我也很抱歉。这可恶的风。”

他们又陷入沉默，风只是一个方便的借口。

“你还是要去见卢克？”

“当然。”

“你来这里之后，有件事我一直想跟你说。”

马克斯吐露了过去这几周中让他寝食难安的事，在呜呜的风声之中，佩尔杜以为自己听错了。是，一定是听错了，因为他所听到的话如此美妙，也如此令人惊骇，简直难以置信。

第四十二章

碧吉特·博内为他们做了香喷喷的松露炒蛋早餐，马克斯为自己添了第二份。按照普罗旺斯的传统，她把九个新鲜完好的鸡蛋，连同初冬的松露一起放在密封罐中，这样鸡蛋就可以吸取松露的香气。直到三天后，她才精心制作炒蛋，上面以极薄的松露片做点缀。吃起来有田野的味道，挑逗感官，带着肉香和泥土的香味。

佩尔杜想，对于一个被判死刑的人而言，这最后的一餐是多么奢侈—今天恐怕是他这一生中最艰难、最漫长的一天。

他用餐时像在祷告，默不作声，静心享受一切，为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储存能量。

除了炒蛋，还有两种鲜甜多汁的普罗旺斯蜜瓜，白瓤的与橘瓤的；咖啡口感浓郁，搭配热腾腾的加糖牛奶，装在印着花卉图案的大马克杯中；自制李子酱和薰衣草酱；刚出炉的法棍面包和黄油味浓郁的牛角面包——一如往常，是马克斯骑着突突直响的小型摩托车去博尼约买回来的。

佩尔杜从盘子中间抬起头，教堂旁边的墓园围墙被炙热的阳光晒得闪闪发亮，石头十字架直指天空，他记起了自己违背的那个承诺。

我想让你死在我前面。

她的身体环抱着他，她喘息着说：“答应！答应我！”

他允诺了。

现在他很肯定，曼侬当初就知道他无法信守诺言。

我不想让你一个人走到我的坟墓前。

如今他终究只能形单影只地走上那条路。

早餐后，他们三人开启朝圣之旅，穿过柏树林，果园，菜园和葡萄园。

15分钟后，透过一排排葡萄架，博塞特酒庄的轮廓闪烁着映入眼帘。这是一栋长形的三层浅黄色庄园住宅，两侧种着遮天蔽日的高大栗树、山毛榉和橡木。

佩尔杜凝视着这幢豪华建筑，心神不安。风在林间嬉戏。

某种东西在内心萌发，不是羡慕，不是忌妒，也不是昨夜的愤慨，而是……

事情的结果往往与你之前的恐惧截然不同。

暖意。是的，他感到一股超然的暖意——对这个地方，对这些把他们的酒命名为“曼侬”，并致力于重建幸福的人。

那天早上，马克斯很聪明地保持着沉默。

让握住凯瑟琳的手。

“谢谢。”他说。她明白他的意思。

酒庄右侧有个新车棚——停放拖车、大小拖拉机，也停放葡萄园的专用拖拉机，就是车轮高高窄窄的那一辆。

两条穿着连身工装裤的腿从一辆拖拉机车底伸出，发动机下传出几句极富想象力的咒骂和工具的叮当声。

“嗨，维多利亚！”马克斯大喊，口吻既开心又沮丧。

“哦，餐巾纸先生。”他们听见一个年轻女孩的声音说道。

一秒钟后，拖拉机女孩从车底滚出来，她有些尴尬，用手擦着她那张表情丰富的脸，反而把污垢和油渍弄得模糊，脸变得更脏了。尽管佩尔杜已经横下一条心，但依然感到十分痛苦。

一个20岁的曼侬站在他的面前，没有化妆，头发更长，更加中性。

当然，她并非真的酷似曼侬。当佩尔杜仔细端详这个富有魅力、身材健美、自信满满的女孩时，眼前的画面模糊了。有九次他看不到曼侬，但第十次就看到了她，她正从这张不熟悉的年轻脸庞上注视着他。

维多利亚的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马克斯身上，从上到下打量着他，他的工作鞋、破烂的裤子和洗到褪色的衬衫。她的目光中有种肯定的意味。她欣赏地点点头。

“你叫他‘餐巾纸先生’？”凯瑟琳忍着笑问。

“是啊。”小维说，“他以前就是那种男人，要用餐巾纸，不喜欢走路，要搭地铁，只见过被装在特殊手提袋里的狗，诸如此类。”

“你们必须原谅这位年轻的小姐，在这个穷乡僻壤，他们只有在筹备婚礼时才学习礼仪。”马克斯爱怜地嘲笑她。

“众所周知，婚礼是任何一个巴黎女人一生中的头等大事。”她反击道。

“最好不止一次。”马克斯咧嘴一笑。

小维马上回给他一个心领神会的微笑。

两个年轻人沉溺于彼此的目光中。佩尔杜心想，当你坠入爱河时，旅程就结束了。

“你们想见我爸爸？”小维说道，陡然打破魔咒。

马克斯点点头，眼神呆滞，佩尔杜不安地点头，凯瑟琳却微笑着说：“是的，算是吧。”

“我带你们去主屋。”

她走路的样子也不像曼侬，他们跟着她走在参天的悬铃木下时，佩尔杜突然意识到这一点。蟋蟀在树下鸣叫。

年轻女子转头看着他们。

“对了，红酒是我的名字‘维多利亚’，白酒是我妈，她叫曼侬。葡萄园以前是她的。”

佩尔杜搜寻着凯瑟琳的手，凯瑟琳握了一下他的。

马克斯的目光始终追随着维多利亚，她走在他们前面，一次越过前方的两级台阶。马克斯突然停下了脚步，抓住佩尔杜的手臂将他往后一拉。

“有件事我昨晚没说，她就是我要娶的女人。”马克斯说，冷静而诚恳，“即使发现她是你的女儿。”

哦，天哪，我的？

维多利亚示意他们进屋，指着品酒间。她听到他们的对话了吗？她的笑容不见了：娶我？像你这样的餐巾纸男人？除非你是认真的。

她大声说："那边走到底，左手边就是老酒窖，我们把'维多利亚'酒存放在那里。'曼侬'在杏树园下的酒窖里酝酿成熟。我去叫我爸来，他会带你们参观酒庄。在品酒间稍等一下，请问……你们怎么称呼？"小维说完，开心地做了个夸张的动作，对着马克斯闪过一个微笑，一个仿佛从整个身体中焕发出的笑容。

"让·佩尔杜，从巴黎来的书店老板。"让·佩尔杜说。

"让·佩尔杜，从巴黎来的书店老板。"维多利亚满意地重复了一遍，然后消失不见。

凯瑟琳、让和马克斯听见她蹦跳着爬上嘎吱作响的台阶，穿过走廊，跟某个人说话。说了好一阵子，问题，回答，问题，回答。她的脚步下来了，同样那么轻盈、无忧无虑。

"他马上就来。"维多利亚把头伸进房间里说道。她笑了一下，立刻变成了曼侬，接着再次消失不见。

佩尔杜听到卢克在楼上走来走去，打开一个柜子或抽屉。

佩尔杜站在那里，北风渐紧，撕扯着屋里的百叶窗，在参天的栗子树间呼啸而过，吹起葡萄架间的干土。他站在那里，直到马克斯悄悄跟在维多利亚后面溜走；直到凯瑟琳抚摩着他的肩膀，轻声说："我在小餐馆等你，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爱你。"然后从他身边走开，去探访米拉在酒庄的领地。

佩尔杜等待着。他听到卢克走过楼上嘎吱作响的木地板和楼梯，走过酒庄的瓷砖地面。直到听见卢克的脚步声逐渐靠近，佩尔杜才转身面向门口。现在曼侬的丈夫随时会出现在他面前，他是爱上他妻子的男人。

佩尔杜一秒钟也未曾想过要跟卢克说些什么。

第四十三章

卢克与他身高相若，杏色头发因日晒而褪色，短短的头发还欠一点儿修剪。浅褐色的眼睛看上去很聪慧，周围细纹密布。他像一棵穿着牛仔裤的修长大树，上身穿着褪色的蓝衬衫，有一副在与土壤、果实和石头打交道中塑造出的体格。

佩尔杜立刻看出是什么吸引了曼侬。

卢克·博塞特显然非常可靠、细心又有男子气概。他的阳刚之气无法以金钱、成就或风趣来衡量，而是力量，耐力，以及照顾家人、房屋和一块土地的能力。这样的男人绑缚在祖先的土地上，要他租售土地，甚至分给新女婿一小块地，都等同于摘除一个器官。

“禁得起风吹雨打。”丽拉贝儿会对卢克下这样的评语。“小时候，如果你不用中央暖气，而是靠火堆取暖；如果你不是戴着头盔在人行道上骑自行车，而是去爬树；如果你不是坐在电视机前，而是在外面玩耍，那么你会是不一样的人。”因此，在布列塔尼半岛的亲戚家，她经常叫佩尔杜去外面淋雨，在炉火上用水壶加热他的洗澡水。他从未觉得热水澡有这么舒服。

看到卢克时，是什么让佩尔杜想起了那壶烧得沸腾的水？是因为曼侬的丈夫跟水壶一模一样，热情、有活力，并且真实。强健的肩膀，经过历练而强壮的手臂，他整个人似乎在说：“我不会屈服。”这个男人用他深色的眼睛看着佩尔杜，仔细端详他的脸庞，审视他的身体和手指。他们没有握手。

“有事吗？”卢克站在门口问，他的声音深沉而谨慎。

“我叫让·佩尔杜，你的妻子曼侬在巴黎时跟我住在一起……那是21年前的事了。我们住了5年。”

“我知道，”卢克镇定地说，“她知道自己快死的时候跟我说了。”

两个男人互相凝视着对方，在某个疯狂的瞬间，佩尔杜觉得他们要拥抱在一起了。只有他们能理解彼此的痛苦。

“我来祈求原谅。”

酿酒师的脸上闪过一丝微笑。“祈求谁原谅？”

“曼侬，只祈求曼侬。你是她的丈夫……你不可能原谅我爱上了你的妻子，或是成为她的另一个男人。”

卢克的眼睛眯起来，专注地凝视着佩尔杜。

他是不是在想曼侬喜欢这双手吗？是不是在想佩尔杜是否也能如他一样爱他的妻子?

“你怎么到现在才来？”卢克缓缓地问。

“我当时没有读那封信。”

“天哪。”卢克惊讶地说，“为什么？”

这真是最难熬的时刻。

“我以为那是女人厌倦爱人时写的陈词滥调。”佩尔杜说，“拒绝是保持自尊的唯一方法。”

这些话要说出口是如此艰难。

好了，现在终于可以向我发泄怨气了，拜托。

卢克从容不迫地在品酒间里踱步，最后站在佩尔杜的身后再次开口：

“一定很糟糕——等你终于读了信，才发现自己从头到尾都错了，信上写的不是‘让我们做朋友吧’之类的陈词滥调。你本以为是那样对吗？‘这不是你的错，是我不好……希望你找到一个配得上你的人……’结果发现事实截然不同。”佩尔杜没有指望会得到如此多的同情，他开始明白曼侬为什么会嫁给卢克，而没有嫁给自己。

“像在地狱般痛苦。”他承认。他想再多说一些，再说很多很多，但话语如鲠在喉。他想到曼侬，她那样目不转睛地望着一道从未开启的门。他没有转头看卢克，羞愧的眼泪灼痛他的双眼。

就在这时，他感觉卢克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卢克让佩尔杜转身面对他，直视他的眼睛，他找寻佩尔杜的目光，把自己的悲伤向佩尔杜袒露。

他们站着，一步之遥，眼睛道出说不出口的话。佩尔杜看到悲伤、温柔、愤怒、体谅，他看得出卢克正在想着他们现在该做什么，他也察觉到，自己已经准备好承受任何可能发生的事。

但愿我能早一点儿认识卢克。

他们可以一起悲伤，在憎恨和忌妒之后。

“现在我必须问一件事。”佩尔杜说，“自从见到她后，这个念头就挥之不去，维多利亚……她是……？”

“她是我们的女儿，曼侬回到巴黎时，已经有了三个月的身孕，维多利亚是在春天受孕的。曼侬知道自己得了病，但对谁也没有说，医生向她保证孩子有机会活下来，于是她为了孩子做了不接受癌症治疗的决定。”

卢克的声音现在也在颤抖。

“曼侬独自选择了死亡。她告诉我时已经太晚了……我来不及放弃婴儿救治她。让，直到她给你写信，她才告诉我她患癌的秘密。她说，她觉得太羞愧，在一生中爱了两次，她应该得到这样的惩罚。天啊！好像爱是犯罪……她为什么要对自己这么严厉？为什么？”

两个男人站在那里，强忍住了泪水，他们看着彼此挣扎着呼吸，咽下悲伤，咬紧牙关，努力克制，不要突如其来地崩溃。

过了一会儿，卢克问：“你想知道后来的事吗？”

让点点头。“是的，”他说，“请告诉我——我想知道每一件事，还有，卢克……很抱歉，我从未想过要偷走另一个人的爱。很抱歉我没有抗拒，而且……”

“别提这个了！”卢克狂暴地说，“我没有因此怨恨你。当然她在巴黎时我觉得自己被遗忘了，可当她在我身边时，我又活了过来，我是她的爱人、你的情敌，忽然之间你成了被背叛的那个。

不过这都是人生……也许有些人会觉得奇怪，但这种事并非不可原谅。”

卢克一拳打在另一只手的手掌上，他脸庞涨红，情绪激动，让担心他随时会把自己抓起来扔到墙上。

“我太伤心了，曼侬把自己逼到这个地步。我发誓，我的爱足够包容她和你的事，就像她的爱可以分给你和我。她从来没有剥夺我什么，她为什么就不能原谅自己呢？你、我、她，以及不管是谁之间，都不容易。但人生从来都不容易，而且总可以有上千种办法去度过。她不需要恐惧——我们已经找到了办法。每座山都有上山的路，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路。”

卢克真的这么相信吗？真能有人的感情如此深刻充沛，充满对他人的爱？

“来吧！”卢克命令道。

他领着佩尔杜穿过长廊，右转，然后左转，又是一道长廊，接着……

一道浅棕色的门。曼侬的丈夫先让自己镇定下来，才将钥匙插进锁眼里，可靠的大手将黄铜门把手往下压。

“这是曼侬去世的房间。”他嗓音粗哑。

房间不太大，但沐浴在阳光之中，看似还有人住。一只高木柜，一张梳妆台，一把椅子，上面挂着曼侬的衬衫。扶手椅旁的小桌上有一本摊开的书。这间房有生活的痕迹，不像他留在巴黎的那间——荒凉凄冷，疲惫哀伤，他把他们的记忆和爱情锁在里面。

住在这间房里的人好像只是离开了一会儿，一扇宽敞的门通向石砌露台与花园，园中长满七叶树、叶子花、杏仁树、玫瑰丛和杏树，一只白猫在林间穿梭。让望着床铺，上面铺着一条鲜艳的拼布被，婚礼前，曼侬在他巴黎的住所缝制了这条被子，当时她还绣了书鸟的旗帜。

卢克顺着佩尔杜的目光看过去。

“她是在这张床上走的，那是1992年的平安夜，她问我她能不能挨过那一晚，我说能。”

卢克转向佩尔杜。他的眼神变得非常阴郁，脸庞被痛苦撕裂，所有的自制力都抛弃了他。他突然开口，嗓音嘶哑哽咽、忧伤痛苦：“我说能，那是我唯一一次对我妻子说谎。”

在明白自己正在做什么前，佩尔杜已经伸出手把卢克拉了过去，另一个男人并没有抗拒。

他叹息着：“哦，天啊！”回应佩尔杜的拥抱。

“无论我对她来说有多重要，都不会破坏你们对彼此的意义。她从不曾希望没有你，从来不曾。”

“我从没对曼侬说过谎。”卢克喃喃自语，好像没听见佩尔杜所说的话。“从来没有，从来没有。”佩尔杜拥抱着他，卢克全身抽搐，没有流泪，也没有言语，他只是不停地在佩尔杜怀里颤抖。

佩尔杜羞愧无比，他在脑海中挖出对1992年平安夜的记忆。他喝醉了，在巴黎的街头摇摇晃晃地走着，对着塞纳河骂脏话。在他纠结着琐碎的芝麻小事时，曼侬一直在努力战斗，直至苦涩的终点。最终她输了。

她死时我毫无感觉，没有痛苦，没有地震，没有闪电划过。什么也没有。

在佩尔杜的拥抱中，卢克恢复了镇定。

“曼侬的日记。她让我把日记交给你，如果你真的来了，”他的声音尖细，“这是她的心愿，她死后仍然抱着希望。”

他们迟疑地放开彼此，卢克坐在沙发上，朝床头柜伸出手去打开抽屉。

佩尔杜马上认出了那个笔记本。在前往巴黎的火车上，他们相遇之时，曼侬就在写这本日记，正为离开她深爱的南方而落泪。夜晚在他们做爱之后她睡不着时，她就会在本子上写东西。

卢克站起来把本子交给佩尔杜。佩尔杜接过本子，但健壮的酿酒师有好一会儿没有松开手指。

“还有一样东西，是我要给你的。”他冷静地说。

佩尔杜已经料到了——也知道自己绝对不能闪避，因此他只是闭上了眼睛。

卢克的拳头落在他的嘴唇和下巴中间，出手不算太重，但也足够让他喘不过气来，他视线模糊，踉踉跄跄地撞向墙壁。

卢克歉意的声音从某处传来。“请别以为这是因为你跟她上了床。我和曼侬结婚时就知道，一个男人绝不可能是她的一切。”卢克朝佩尔杜伸出手，“更主要的原因是，你在该来看她的时候没有来。”

就在一瞬间，每一件事融合交汇。

他在蒙特那得路那间不能走入的、死气沉沉的房间。

曼侬去世时那间温暖明亮的房间。

卢克握着他的手。

突然之间，他想起来了。

曼侬去世时，让确实感受到了。

临近圣诞节时，他常常喝得酩酊大醉，处于半梦半醒之间。在迷迷糊糊的状态下，他听见她在说话，说着他无法理解的只言片语，“落体窗”“彩色蜡笔”“南方之光”“乌鸦”。

站在曼侬的房间，手捧她的日记，他有种预感：他将在日记中找到这些文字。刹那，他的内心感到巨大的平静，应受的那一拳刺痛他

的脸庞，痛楚却也令人宽慰。

“你这样能吃东西吗？”卢克指着佩尔杜的下巴，羞怯地问，“米拉做了柠檬鸡。”

佩尔杜点点头。

他无须再问卢克为何要将一款酒献给曼侬，他已了然于心。

曼侬的旅行日记

博尼约

1992年12月24日

妈妈做了十三道甜点。不同种类的坚果，不同种类的水果，葡萄干，两种颜色的牛轧糖，橄榄油蛋糕，用肉桂牛奶做的黄油蛋糕。

维多利亚躺在摇篮里，脸颊红嘟嘟的，好奇的眼睛一闪一闪。她像她爸爸。

卢克不再责备我要走了却把维多利亚留下来，而不是反过来。

她将成为一道熠熠生辉的南方之光。

我让卢克把本子交给让看，如果他真的会来，在某个阶段，无论何时。

我没有力气写一封道别信解释一切。

我的小南方之光，我与小维只共处了48天，但我梦见好多日子、好多生活在等待着我的女儿。

妈妈正在帮我写下这些最后的话，因为我连拿笔的力气都没有了。我熬了这么久，是为了自己吃下十三道甜点，而不是给死者的面包(注)。连思考都需要花很长时间。

话语越来越少，统统都离开了我的身体。

它们去了广大的世界，铅笔之中有许多彩色蜡笔，黑暗里有许多光亮。

人人彼此相爱，包括我在内。人人都那么勇敢，都深深地爱着宝贝。

（我的女儿想抱抱她的女儿，曼侬和维多利亚躺在一起，壁炉里的细枝劈啪作响。卢克走进来，搂着他的妻子和女儿。曼侬示意我再写些别的东西，我握笔的手冷得像冰，丈夫为我拿来热白兰地，但我的手指感觉不到丝毫温暖。）

亲爱的维多利亚，我的女儿，我的小美人，为你牺牲自己太容易了，这就是人生：笑对人生，你就会被爱，直到永远。

至于其他的事情，女儿，关于我在巴黎的日子，读一读这本日记，别急着下定论。

（曼侬不时发呆，我只记下她现在轻声说着的话。房子里的某扇门打开时，她就会皱一下眉，她还在等着他，巴黎的那个男人。她还抱有希望。）

让为什么没来?

因为太痛?

对，太痛了。

痛让人愚蠢，而愚蠢的人更容易害怕。

生命之癌，那就是我的乌鸦得的病。

（我眼睁睁地看着女儿渐渐离我而去。我写字，忍着不哭泣。她问我她能不能熬过今晚。我骗了她，我说能。她说我在说谎，和卢克一样。

她睡了一小会儿，卢克抱走宝宝，曼侬醒了。）

他收到了信，好心的罗莎丽特夫人说。她会照顾他，能照顾多少就照顾多少。我告诉她：自尊！愚蠢！痛！

她又说，他砸了家具，变得浑浑噩噩。对一切都浑浑噩噩。

他差不多死了，她说。

我们俩都差不多死了。

（说到这里女儿笑了。）

妈妈偷偷写了她不该写的话。

不给我看。

我们仍然在争取一席之地，即使生命已到了终点。

那又如何？否则我们该做什么？盛装打扮，静静等候死神降临？

（她又笑了，咳了起来。窗外的雪把阿特拉斯雪松变成裹尸布的颜色。老天，我恨死你了，因为你要提前带走我的女儿，留下我和她的孩子一直悲伤。你以为一切就该如此吗？用小猫代替死猫，用孙女代替死去的女儿？）

难道我们不该以同样的方式继续活着，直到最后一刻？因为这样做最能激怒死亡——看我们畅饮生命，直到最后一口。

（这时，女儿开始咳嗽，二十分钟后才再次开口。她绞尽脑汁寻找字眼。

糖，她说，但这不是她想说的。她生气了。

探戈，她轻声说。

落体窗，她大喊。

我知道她要说什么：落地窗。）

让。卢克。两个，你们两个。

最后，我只是去了隔壁房间。

去了长廊尽头，走进我最爱的房间。

从那里，又走到外面的花园。我将在那儿变成光，去任何我想去的地方。

傍晚有时我会坐在屋外，看着我们共同生活的房子。

我看到你，卢克，我挚爱的丈夫，在几间屋子里来回走动。我看见你，让，在其他的房间。

你在寻找着我。

当然，我已经不在那些封闭的房间。

看看我！在这里，在屋外。

抬起你的眼睛，我在这儿！

想着我，呼唤我的名字！

我走了，这一切的真实不会减损分毫。

不要在意死亡。

它改变不了人生。

我们对彼此的意义永远不变。

曼侬的签名十分无力，恍如幽灵。20多年后，让·佩尔杜朝着潦草的字迹俯下身，亲吻着它们。

---

1. 见前文情节。在普罗旺斯，圣诞节时生者会一起享用十三道甜点。桌上会摆上三块面包，其中一块供奉给死者。——编者注

第四十四章

第三天，干冷的北风停息，毫无预警。它一向是那样离开的。风鼓动窗帘，把散落的塑料袋吹成新的图案，吹得狗吠叫，吹得人流泪。

现在风停了，带走了尘埃、衰微的暑气和疲惫，乡野也驱逐了其中的游客，他们太迫切、太狂热，太急于侵略当地小镇。吕贝龙回归了惯常的节奏，一种完全由自然循环决定的节奏。开花，播种，交配，等待，保持耐心，收割，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没有丝毫迟疑。

天气转暖，是秋天柔和宜人的暖意。一想到晚间的梅雨和清晨的凉意，就让人心生欢喜。在炎炎夏日，雨水和凉意少得可怜，让大地干渴不已。

让·佩尔杜沿着陡峭险峻、辙痕遍地的砂岩小路往上爬，爬得越高，周遭越宁静。他攀爬绵延的山岭，博尼约教堂坐落于此，蟋蟀、蝉、微弱的风之挽歌是他唯一的同伴。他带着曼侬的日记，还有一瓶卢克酿的酒，酒已打开，但用瓶塞稍加塞住。

攀爬陡峭不平的小径需要他这样的步态：如忏悔者般弓着背，迈着小步。酸痛悄悄爬上他的小腿，一路爬上大腿、后背和脑袋。教堂的台阶有点类似石梯，经过教堂和松木林，他到达山顶。

景色令他目眩神驰。脚下的风景绵延不绝，直至远方。天色明亮，北风吹走天空的颜色，地平线几乎是白的，佩尔杜猜测那里就是

阿维尼翁。他看到像骰子一样散布在绿色、红色、黄色田野上的沙色房屋，如同一幅古老的油画；成熟多汁的葡萄，一架接着一架，如士兵般排成长列；一望无际，色泽浅淡的方形薰衣草花田，绿色、褐色、橘黄色的农田，绿树摇曳其间。乡野如此动人，景色如斯壮丽。任何有灵魂的人都会被它征服。

这个受难之地，有厚厚的围墙，坚固的坟墓，石头十字架，仿佛是通往天堂的最低一级。上帝必定悄然端坐于此，从灿烂的峰顶向下眺望，只有他与死者被赋予权利，享受如此庄严迷人的全景。

让低头弓身，心脏剧烈跳动，他走过粗糙的沙砾，行至铁门。

被栅栏围住的墓园又窄又长，上面有两座平台，上下平台上各有两排大理石墓碑。历经风吹雨淋的赭石色神龛和灰黑交杂的大理石墓碑屹立在两座平台上，墓碑与门一样高，与床一样宽，大多冠以十字架。大多数是家族墓地，是逝去已久的死者之家，可容纳数百年的哀悼。

修剪过的细长柏木，伫立在墓地之间，并未投下阴影，这里的一切都赤裸着、暴露着，无遮无挡。

佩尔杜仍然喘着气，一步一步地慢慢走过第一排墓碑，读着上面的名字。较大的墓碑上装饰着陶瓷花朵和书本造型的石雕，雕塑光洁平滑，中间镶刻着照片或短诗。有的墓碑则用小雕像装饰，刻画出逝者生前的嗜好：有一个叫布鲁诺的男人，墓碑上饰有一个穿着猎装的小人，身边是一条爱尔兰塞特犬；另外一座墓碑上则有一只手，拿着扑克牌；下一座墓碑上则勾勒着一座岛屿的轮廓——是戈梅拉岛[注]，很明显是死者生前最喜欢的地方。石头墓碑上装饰着照片、卡片和牢牢固定在上面的小玩意。博尼约的生者以自己的方式向逝者传递大量音信。

这些装饰让佩尔杜想起了克莱拉·维丽特，她会在自己的普来耶尔三角钢琴上放置各种小玩意，在她举行阳台音乐会前，佩尔杜必须把它们清走。

佩尔杜忽然意识到他很想念蒙特那得路27号的住户们。是否这么多年来，他其实一直被朋友环绕，却从未真正感激过他们的存在?

在第二行墓碑的中间，在可以俯瞰山谷景色的地方，佩尔杜找到了曼侬。她在她父亲阿诺·莫雷洛身边安息。

至少，她不是孤单一人。

他跪倒在地，脸颊贴着石头，抱住墓碑两侧，似乎想要拥抱石棺。

阳光下，大理石闪烁着光芒，却冰冷无言。

蟋蟀鸣叫。

风声低吟。

佩尔杜等待着感受到什么，感受到她，但他能感觉到的全部只是从背部流下的汗水、耳朵里痛苦跳动的血液、膝盖下尖锐的沙砾。

他再次张开双眼，凝视她的名字——曼侬·博塞特（原姓莫雷洛）；凝视着她的生卒年——生于1967年，卒于1992年；凝视着她镶框的黑白照片。

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

她不在这里。

一阵大风吹乱一株柏树。

她不在这里！

他站起身，迷惘而失落。

“你在哪儿？”他轻声问风。

她的家族小墓园中，瓷花和小猫雕像堆得高高的，还有一件状似摊开的书本的雕塑。有些雕像上镶有照片，有许多佩尔杜不曾见过的曼侬的照片。

她的结婚照，下面写着：“深爱无悔，卢克。”

另一张是抱着猫的曼侬，写着：“通往露台的门永远敞开，妈妈。”

第三张：“我来了，因为你走了，维多利亚。”

让伸出手，小心翼翼地抚摩着状似摊开书本的雕塑，阅读上面的碑文。“不要在意死亡，我们对彼此的意义永远不变。”

他又读了一遍，这次读出了声音。这是他们在毕武村说过的话，那时他们在漆黑的山峦间搜寻星星。

他抚摩坟墓。

但是她不在这里。

曼侬不在这里，她并未困于棺石，被泥土和凄凉的孤寂包围。她没有一刻留在那具被遗弃的身躯里。

“你在哪里？”他再一次问道。

他走到石头矮墙边，看着身下广阔丰饶的卡拉翁河谷。一切都如此渺小。他仿佛是只盘旋的秃鹰。他用力嗅着空气，吸入其中的每一个分子，又呼出来。他感觉到温暖，听见风在阿特拉斯雪松间嬉戏。他甚至能分辨出曼侬的葡萄园。

一棵柏木旁，靠近浇水管处，有一段宽阔的台阶通往上层露台。佩尔杜在那儿坐下，拔出“曼侬15世”的瓶塞，在带来的酒杯里倒了些酒。他试饮一口，闻着葡萄酒的香气，那是令人愉悦的酒香。“曼侬”有蜂蜜和清淡水果的味道，是一款充满活力、口感丰富的酒，一款洋溢着爱的酒。

干得漂亮，卢克。

他把酒杯放在身旁的石阶上，打开曼侬的日记。前几天，当马克斯、凯瑟琳和维多利亚在葡萄园劳作时，他日日夜夜地反复翻阅着这本日记，有些段落他已熟记于心；有些则令他惊异。有些让他伤心，但大部分却让他充满感激。他并不了解对曼侬来说他有多重要。虽然他一直渴望如此，但唯有现在，当他与自己和解，重沐爱河之际，他才知悉真相，并且，抚愈旧伤。

不过现在，他正寻找一篇她在等待他时所写的日记。

“我已经活得够久了，”曼侬在深秋时写道，在一个像今天一样的秋日，“我活过，爱过，拥有过这世上最好的一切，何必为离去而流泪？何必依恋留存于世上的一切？垂死的好处就是不再惧怕死亡，心亦会平静。”

他往前翻页。接下来是让他怜悯而心碎的日记，曼侬讲到身体里的恐惧一波波袭来，她在寂静的黑夜里醒来，听见死亡悄悄靠近的声音。有一晚，她挺着大肚子，跑进卢克的房间，卢克抱着她一直到天亮，他忍住不哭出来。

后来卢克哭了，在洗澡时哭了，他以为曼侬听不到。

她当然听到了。

一次又一次，卢克的坚强让曼侬难以置信。他喂她吃饭，帮她洗澡，看着她日渐消瘦，除了怀孕的肚子以外。

佩尔杜又喝了一杯酒，然后继续读下去。

“孩子依靠我吃饭，吃掉我健康的肉。我的肚子丰满红润，生气勃勃。里面一定有窝小猫，才能如此欢闹。其余的我老了一千岁：泛灰，腐臭，脆弱，就像北方人常吃的那种脆饼。我的女儿会吃黄油味浓郁、闪闪发亮的金色牛角面包。她将获得胜利——战胜死亡。我们会藐视死亡，这个孩子和我。我要将她命名为维多利亚[注]。”

曼侬如此深爱着她未出世的孩子！她用体内燃烧得异常明亮的爱来滋养她。

难怪维多利亚如此强壮，他心想，曼侬将自己完全给了她。

他翻到那个8月的夜晚，曼侬决定离开他的那一夜。

你现在躺在那里，像正在踮起脚尖旋转的舞者，一条腿伸出，另一条腿向上提起，一只胳膊放在头上，另一只胳膊紧贴身侧。

一直以来，你看着我的眼神都仿佛我是独一无二的。这5年来，你从不曾用愤怒和冷漠的眼神看我，你是怎么做到的?

卡斯托盯着我，在猫的眼中，我们这些两腿动物一定显得非常奇怪。

我感觉那等待着我的永恒将我压得粉碎。

有时候（但这个想法确实邪恶），只是有时候，我希望我爱的人比我先死，让我知道死亡这件事我也能做得到。

有时候，我认为你必须比我先死，这样我才能做得到，因为确信你正在等着我。

别了，让·佩尔杜。

我忌妒你还有那么多年可活。

我将走进我最后的房间，从房间步入花园。是的，就是这样。我会大步穿过高大的迎接着我的落地窗，直接走入夕阳中。然后……然后我会变成光，可以无处不在。

那会是我本来的样子，我会一直在那儿，每一个夜晚。

让·佩尔杜又为自己倒了杯酒。

太阳缓缓西沉，浅粉色的光线洒落大地，给房屋漆上金色，酒杯和脚下农舍的窗户如钻石般闪闪发亮。

然后，它发生了：空气开始散发光彩。

仿若不计其数正在消散的小水珠闪烁舞动，山谷、山峦和他本人沐浴在光芒之中，如笼面纱。光似乎在笑。一生之中，让·佩尔杜从来不曾目睹这样的日落。

他又啜饮了一口葡萄酒，云朵在天空显现，颜色变幻无穷，从樱桃、树莓的颜色，到桃子、蜜瓜的颜色。然后，让·佩尔杜终于懂了。

她就在这里。

在那里！

曼侬的灵魂，曼侬的活力，曼侬脱离躯体的完好本质充盈了大地和风；是的，她寓于万物之中，无处不在；她散发光芒，她所化成的每一样东西，都在向他展现自己……

……因为一切都蕴含在我们自身之中。没有一样东西会消失不见。

让·佩尔杜大笑起来，但心如刀绞，因此又陷入了沉默，他把注意力转向内心，在那里，他的笑声并未停止。

你是对的，曼侬。

一切依然存在，我们共度的时光是不朽的，是永恒的，生命从未止息。

至爱之人的离去，只是一次结束与一次新的开始之间的门槛。

佩尔杜深深吸气，然后缓缓吐了出来。

他要邀请凯瑟琳一起探索这接下来的一个阶段，这下一段人生——21年前开始的漫漫黑夜结束后，迎来的另一段崭新灿烂的日子。

“别了，曼侬·莫雷洛，别了。”让·佩尔杜轻声说，“认识你真的太好了。”

太阳沉入沃克吕兹的丘陵后，落日熔金。

直至颜色淡去，世界重陷阴影，佩尔杜才把他那杯“曼侬”喝干。

---

1. 戈梅拉岛：西班牙圣克鲁斯省的岛屿，是北大西洋加那利群岛中的一岛。——编者注
2. “维多利亚”（Victoria）这个名字由“胜利”（Victory）一词变化而来。——编者注

尾声

The Ritual of the Ashes

《骨灰祭》

The Magician in the Garden—A Heroic Book for Children

《花园里的魔术师——给孩子们的英雄故事》

The Great Encyclopedia of Small Emotions

《微妙情绪百科全书》

这是他们第二次在平安夜共享十三道甜点，多留了三个位置，给死者、生者和来年的好运。在卢克·博塞特家的长桌旁，总是会多留三个位子。

他们聆听了《骨灰祭》，这是奥克语的死者祷词，维多利亚在厨房的炉火边为他们朗读。她要求在这个纪念日朗读祷词，为了她的母亲，也为了她自己：这是逝去的女人传递给她至爱之人的信息。

“是将你带到我身边的树皮。”小维清晰的声音开始朗读，“是你麻木双唇上的盐。是每一样食物的芳香和精华……是受惊的清晨和絮叨的黄昏。是一座无畏的岛屿，逃离大海。是你寻获并慢慢展露给我的一切。是你孤独的明确边界。”

读到最后，小维哭了。佩尔杜和凯瑟琳也牵着手流下眼泪，华金·阿尔伯特·佩尔杜以及时不时会成为佩尔杜家一员的丽拉贝儿·伯尼尔也哭了。华金与丽拉贝儿在博尼约尝试和好，重新成为爱人和伴侣。严

肃的北方人平日里很少感动落泪——单凭这些话语肯定难以打动他们。

他们非常喜爱马克斯——他们的那位“养孙”，也很喜欢博塞特一家人，因为死亡、悲伤和爱，他们的生活与这一家人紧密联系。圣诞节前后，不同寻常的复杂感情让佩尔杜的双亲复合——同床共枕，一起用餐，甚至一起开车去旅行。这一年余下的日子，佩尔杜的父母继续在打给他的电话里对彼此大发牢骚，他的母亲抱怨前夫，称他为“那个社交障碍者”，而他父亲则半开玩笑地抱怨他的教授前妻。

凯瑟琳猜想，两位老人互相冷战，应该是在为再次投入彼此热情的怀抱中做准备，可能是下一个国庆节、圣诞节，或甚至是更近期的佩尔杜的生日。

佩尔杜老夫妇、让和凯瑟琳从12月23日到“第十二夜”[注]一直待在博尼约，他们吃喝谈笑，有时去散步，参加品酒会，女士们叽叽喳喳，男士们寡言少语。一个崭新的时代就要来临——又将来临。

春天将至，鲜花装点着罗讷河沿岸的果树，在普罗旺斯，深冬开放的桃花预示着新的开始。马克斯和小维选择在这个红花白花盛放的季节举行婚礼。她让他追求了一年，才准许了他的第一次亲吻——但自此之后两人感情发展迅速。

不久，马克斯出版了他的第一本童话书：《花园里的魔术师——给孩子们的英雄故事》。

书中尽是权贵名人，他们时常大发雷霆，让小读者觉得非常有趣。孩子与青少年为之着迷，批评家目瞪口呆，家长坐立不安，因为它鼓励年轻人质疑成年人以“你绝对不可以那样做”为反应的每一件事。

凯瑟琳与让跑遍了普罗旺斯，终于找到了理想的工作室。并非那些房屋本身不尽人意，而是凯瑟琳希望四周的乡村风光恰好能如实反映出她与让内心的风景。最终他们在索村和玛赞之间找到一栋谷仓，旁边就是一间普罗旺斯式农舍，略显荒芜却十分迷人。右边是薰衣草花田，左边是山，前方是葡萄园和旺度山连绵不断的景色，而后面的果园要留给他们的猫咪——罗丹和内米洛夫斯[注]，供它们巡视其中。

“好像回家一样。”凯瑟琳非常满足地对让说。她从律师那里得知，离婚后她将得到大部分的财产，对于这件事她也是同样心满意足。

凯瑟琳的雕塑几乎是真人的两倍大，她仿佛能探索到困于石头里的生命，看穿石块未经雕琢的灵魂，听见它们的呐喊，感受它们的心跳，然后用凿子将它们解放。

她的作品不是每一件都讨喜。

憎恨，痛苦，忍耐。灵魂解读师。

继续撑下去！

确实如此。从一块香蕉纸箱大小的石头中，凯瑟琳释放了两只构成某种形状的手，这些寻寻觅觅的手指，是在阅读、爱抚或触摸文字吗？谁是它们的主人？它们是正在往外拉出什么东西呢，还是在往里面伸？

如果把脸贴在石头上，可以感觉在你的心中，一堵砖砌暗墙正在打开，它通往……一个房间？

“每具身体中都有一个内在的房间，恶魔潜伏在那里，唯有打开它，面对它，我们才会自由。”凯瑟琳说。

在普罗旺斯和巴黎，让·佩尔杜照顾着她。在巴黎时，两人住在他蒙特那得路的旧公寓里。他保证凯瑟琳吃饱喝足，出门和朋友聚会，早上抛弃她的“梦境蜘蛛网”。

他们常常做爱，缓慢专注，一如往常。他熟悉她的每一寸肌肤，每一处完美与不完美的地方，他轻柔爱抚她每一个不完美的地方，直到她的身体相信，对他而言，她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不去巴侬的书店兼职时，佩尔杜就去打猎。当凯瑟琳在巴黎，或独自在农庄做雕刻，讲课，售卖艺术品，填补、打磨、修改作品时，他就去勘探世界上最激动人心的书——那些书放在学校图书馆里，藏在弯腰驼背的老教师与唠唠叨叨的果农的藏书中，置于被人遗忘的阿拉丁的洞穴内[注]，藏在冷战时期自建的空空荡荡的地堡里。

佩尔杜成交的第一笔珍本买卖，是辗转落入他手中的萨纳里手稿复制品，萨米仍然坚持对她的化名保密。

在克劳汀·格利文——那位住在蒙特那得路27号四层的拍卖行书记员的协助下，佩尔杜很快为这件奇特的作品找到了一位富豪收藏家，然而，他执意要求此人先接受情绪测试，才肯把书卖给他。此举令他声名鹊起，人称“爱书怪人”，即使开出可观的价钱，他也不为所动，绝不把书卖给错的人。有时，一群收藏家抢着购买同一本书，佩尔杜就会选择最合适的买家：此人应该是那本书的理想朋友、恋人或急需那本书作药方的病人，出价高低反而在其次。

从伊斯坦布尔到斯德哥尔摩，从里斯本到香港，佩尔杜挖掘最珍贵、最有智慧、最危险的书——以及适合在睡前阅读的特殊作品。

常常，正如此刻，让·佩尔杜坐在农舍外的夏季厨房，闭上双眼，摘下迷迭香和薰衣草，深深呼吸着普罗旺斯沁人心脾的香气，编写他的《微妙情绪百科全书：给书商、恋人以及其他文学药剂师的指南》。

他正在编写一条字母K开头的条目——

厨房[注]慰藉：炉灶上炖着可口的饭菜，窗上雾气蒙蒙，爱人随时会坐下来与你共进晚餐，一边吃，一边幸福地凝视你的双眼。（亦称“活着”。）

---

1. 第十二夜：圣诞节后的第十二夜，即1月6日，是基督教的一个节日。——编者注
2. 罗丹是法国著名雕塑家。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是俄裔法国犹太女作家，代表作有《法兰西组曲》。两只猫的名字和凯瑟琳与佩尔杜的职业有关。——编者注
3. 在《一千零一夜》中，阿拉丁在洞穴里找到了一盏神灯，可以帮助他实现愿望。——编者注
4. “厨房”（Kitchen）一词的首字母为K。——编者注

食谱

普罗旺斯的菜式与当地美景一样变化无穷：靠海有鱼，乡野有蔬菜，山区除了羊肉，还有各种蕴含生命力的主菜。这一区的烹饪多用橄榄油，另一区则以葡萄酒为基底，意大利边境则流行意大利面食。马赛融合东西菜肴，佐以少许薄荷、藏红花和孜然。沃克吕兹则是松露与糖果爱好者的天堂。

然而这里的许多食材结合了罗讷河河谷与蔚蓝海岸一带的烹饪传统：浓郁芳香的橄榄油；大蒜；品种多样的番茄（有的晒干了），可以做沙拉、酱汁、汤、水果挞、比萨、馅料等等；巴侬产的羊乳奶酪和新鲜的香草。在烤肉和其他菜肴中，普罗旺斯的厨师绝对不会加入上述三种以上的食材，但他们会大量使用鼠尾草、薰衣草、百里香、迷迭香、茴香或冬季香薄荷。

以下食谱为此地特有，它们的香气和色彩烙有历史的印记。

※波希米亚蔬菜锅　　　适合6人食用

由普罗旺斯炖菜变化而来，但增加了茄子，并以一种混合了罗勒和番茄的酱汁提味，通常使用同一种颜色的蔬菜切成小丁烹调。这道普罗旺斯素食的风味，取决于食材的品质和口感浓淡，蔬菜必须接受过“太阳的亲吻”，而水分过多、味道过淡的大个番茄会让这道菜变得寡淡无味。新鲜香草的香气也同样至关重要。

材料

◎ 蔬菜锅部分：3个红椒；3~6个水果番茄（或1个番茄丁罐头）；两只结实饱满的茄子；橄榄油；2个大洋葱；2小根鲜嫩的西葫芦；盐；胡椒；蒜泥；新鲜的百里香；迷迭香（可不加）；月桂叶（可不加）。

◎ 番茄酱部分：1000克成熟香甜的番茄；3大勺淡味橄榄油；大量撒用的百里香和罗勒。

做法

① 制作蔬菜锅：准备蔬菜（去除红椒的籽，用削皮器去皮），番茄用热水浸泡后去皮切丁。茄子不用去皮，直接切丁。将蔬菜丁放入大锅，用热油炒10~15分钟，不时翻动。陆续在锅中加入其他蔬菜，蔬菜软后，用盐和胡椒调味，接着加入蒜泥和百里香。如有迷迭香和月桂叶也可加入，最后将蔬菜压入砂锅或碗具中。

② 制作番茄酱：番茄去皮去籽。取汤锅，以中火热油，轻炒番茄和香草，收汁熬成浓稠的酱汁。加入适量的盐和胡椒调味，然后搅拌均匀。

③ 在蔬菜砂锅上洒上少许橄榄油提亮，搭配番茄酱汁上桌。这道菜与现烤的法棍面包、法式鲜奶油堪称绝配。

※普罗旺斯蔬菜蒜泥汤　　　适合4人食用

这道普罗旺斯汤肴让萨米手脚温暖，也可以让任何人精神一振，但它并非是一顿浪漫晚餐的最佳选择。往下读，你就会明白个中原因。

在普罗旺斯，蔬菜蒜泥汤的做法因人而异，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家秘方。基本食材包括豆子（青豆、白豆或红豆）、西葫芦、番茄、罗勒和大蒜，但每个人都会加上点独特配方——从菜园里摘下、从市场上买来的时蔬，比如南瓜、红皮白萝卜和芹菜。有人喜欢将它熬制得类似于意大利蔬菜浓汤，也有人喜欢在其中加入粗短厚实的面条，例如意式小弯管面、通心粉、管状意大利面。尼斯一带的人喜欢加上少许培根。不过，这道菜的点睛之笔却是Pistou青酱（Pistou在普罗旺斯方言中意为“捣碎”），这是一种味道浓郁的绿色酱汁，类似浇在意大利面上的青蒜酱，但里面没有加松子。

材料

◎ 蔬菜汤部分：200克胡萝卜；250克西葫芦；1根大葱（或春季新鲜的洋葱）；500克土豆；1个洋葱；200克青豆；4个味道浓郁的甜番茄（或半只去皮番茄罐头）；橄榄油、百里香、冬季香薄荷与迷迭香各3~4小枝；盐；1罐意大利白豆（约250克）；胡椒。

◎ 青酱部分：2~3瓣大蒜；1/2小勺海盐；3~4小束新鲜罗勒；1/4杯新鲜的帕马森干酪（根据个人口味，也可使用佩克里诺羊乳干酪），可多留一些奶酪做装饰（也可不留）；5大勺特级淡味橄榄油。

做法

① 制作蔬菜汤：将胡萝卜、西葫芦、大葱、土豆、洋葱和青豆洗净，切块、切片或切丁。如要加入番茄，可将番茄用热水浸泡，去皮切丁（根据个人喜好，也可以使用优质的番茄罐头作为替代）。取大锅，中火热油，放入蔬菜、香草和番茄（如有使用），文火持续搅拌食材10分钟。加入适量的盐调味。

用冷水洗净白豆，用厨房纸巾轻轻拍干，然后将其加入锅里的其他蔬菜中。倒入1.5~2升水，盖盖炖煮30~45分钟（或以白豆变软为止）。加入盐和胡椒调味。

② 制作青酱：大蒜去皮剁碎，搅拌成细腻的糊状。将蒜泥放入中等大小的碗中，加入盐、罗勒叶和帕马森干酪，加入橄榄油搅拌均匀。

③ 将青酱舀入四只汤碗中，趁热倒入蔬菜汤，即可上桌。也有人喜欢先盛汤，再将青酱加入汤里搅拌。根据个人喜好，可撒上一些帕马森干酪作为装饰。

※羊排配蒜泥馅饼　　适合2~3人食用

一道羊肉菜肴是否成功，关键在于肉和腌泡酱料的品质。如果肉店里不出售腌泡酱料，以下建议可助你自行制作美味酱料。羊肉应提前在酱料中腌泡一晚。

材料

◎ 腌泡酱料部分：2~3瓣大蒜；少许番茄汁；1大勺新鲜迷迭香；1大勺干百里香；2~3大勺稀释的蜂蜜；胡椒；优质橄榄油（可用迷迭香、大蒜、薰衣草或柠檬调味）。

非必需食材：第戎芥末酱；甜辣酱；甜雪莉酒；红酒醋或少许红酒。任何喜欢的食材都可添加！

◎ 羊排部分：6块羊排；4大勺橄榄油。

◎ 蒜泥软饼部分：橄榄油；100克大蒜（新鲜或风干的均可）；1/2杯牛奶或奶油；盐；胡椒；3个打散的鸡蛋；肉豆蔻。

做法

① 制作腌泡酱料：大蒜去皮剁碎，与番茄汁、香草、蜂蜜、橄榄油或任何你自行选择的食材混合。

② 准备羊排：将羊排放入容量为3升的密封袋中，倒入酱料。将袋子密封，装在盆中放入冰箱，腌泡几个小时或一夜。高温加热烤盘上的油，放入羊排，每面烤1分钟。取出烤盘，置于一旁冷却5分钟。羊排里面的肉应该呈粉红色。（如果你想知道——本书作者喜欢用双层奶酪烤盘烤羊排——简直完美！）

③ 制作蒜泥软饼：取小锅，用小火热油，放入刚剥好的大蒜（详见说明），倒入牛奶，加热到蒜瓣变软为止。用滤网或漏勺将蒜瓣压碎成泥，加入盐和胡椒调味。导入蛋汁，根据个人口味加入少许肉豆蔻。

将混合物倒入抹了油的舒芙蕾模具中，置于双层蒸锅中，加热20分钟使其变稠。冷却10分钟后扣入盘子中。

④ 为搭配羊排的土豆刷上橄榄油，放进烤箱烤熟，出炉后撒上迷迭香和海盐。

说明：若选用风干的蒜瓣，最好先在开水中煮5分钟直至颜色变淡，然后用叉子将蒜瓣压扁，放入小锅里的牛奶中。

※薰衣草冰激凌　　　适合4人食用

鲁西荣地区冰激凌店中售卖的薰衣草冰激凌，确确实实是宛如花朵一般的深紫色，通常加入了几滴蓝莓果汁提色。而当地不加蓝莓的冰激凌则是白色的，上面带有紫色小点。

材料

1~2小勺薰衣草干花，或2~4小勺薰衣草鲜花（现采或有机的均可），另外再准备适量薰衣草花朵做装饰；1杯砂糖；8大勺鲜牛奶；8只鸡蛋黄（如条件允许，请使用有机鸡蛋）；1杯奶油（若偏爱清爽口感，可改用酸奶）；1把蓝莓，用于提色（可不加）。

做法

① 取小碗，将薰衣草与砂糖混合，用滤网按压上述食材直至细粉。在薰衣草粉中倒入牛奶，使之溶化，直到其中的晶体不再“嘎吱作响”（完成此步骤可能需要将牛奶稍微加热，但不可煮沸）。再取一只碗，将蛋黄与奶油（或酸奶）搅拌，打到平滑为止。将薰衣草牛奶拌入其中，彻底搅匀。根据个人喜好，可将蓝莓打碎成泥，加入混合物中上色。

② 将混合物放入冰激凌机，或置于冷冻柜中，不时搅拌一下。

③ 用薰衣草花朵装饰冰激凌。

※（备选食谱）用薰衣草糖浆或薰衣草花蜜制作薰衣草冰激凌　适合2~3人食用材料

5大勺薰衣草糖浆，多准备一些用作装饰；2杯希腊式酸奶；8大勺鲜牛奶；1杯奶油；1把蓝莓，用于提色（可不加）；薰衣草花蜜或薰衣草花朵，用于装饰。

做法

①取中碗，将薰衣草糖浆搅入酸奶里，接着加入牛奶和奶油，搅拌至顺滑。

②根据个人喜好，可将蓝莓打碎成泥，慢慢加入混合物中上色。

③将混合物放入冰激凌机，或置于冷冻柜中。食用前以糖浆、花朵或薰衣花蜜装饰。

※十三道甜点

这些甜点全部源自普罗旺斯，在圣诞节时享用这十三道甜点的传统已有近百年历史。它们代表“最后的晚餐”的十三位食客（即耶稣和他的十二门徒），通常在午夜弥撒或“丰盛夜宵”（le grossouper）结束后食用。“丰盛夜宵”由七道清淡的素菜组成。

在普罗旺斯方言中，十三道甜点被称为“lei tretzedesserts”，一般包括：

● 葡萄干（自家晒干制作的）

● 无花果干（自家栽种的）

● 几种必备的坚果：杏仁、榛果和胡桃

● 椰枣，代表耶稣的诞生地与受难地(注)

● 四种不同种类的水果，例如李子（一般选用布里尼奥勒地区的李子）、冬梨、蜜瓜、苹果、橙子、葡萄和柑橘

● 蜜饯

● 深浅二色的土耳其蜂蜜，黑白二色的牛轧糖。浅色牛轧糖用榛果、松子、开心果制成，象征美德和纯真；深色或黑色的牛轧糖则代表邪恶与不洁

● 普罗旺斯香草面包（或环形面包）：一种用橄榄油烤制的扁平面包（必须掰开吃，不能用刀切！）

● 柠檬油酥饼：一种轻而薄的柠檬味华夫饼

● 肉桂卷：肉桂口味的奶油面包卷

● 水果酒：混合果汁的白兰地，或混合果汁的“嘉丽娜”—一种甜味加强型葡萄酒

● 艾克斯杏仁糖：一种类似杏仁软糖的糖果，用杏仁膏与甜瓜蜜饯制作而成

● 橘子酱饼干

● 腌制山羊奶奶酪

---

1. 耶稣的诞生地和受难地都在耶路撒冷，椰枣是当地常见的食物。——编者注

让·佩尔杜的文学急救箱

从亚当斯到阿尼姆

药效快，针对思想和心灵被纷乱情感轻度或中度影响的患者。若无特殊医嘱，一次服用的剂量应易于消化（5~50页）。

如果情况允许，请在双脚温暖、膝头卧着猫咪时服用。

01——《银河系搭车客指南》（五部曲）

Douglas Adams.*The Hitchhiker's Guide to the Galaxy.*

[英国]道格拉斯·亚当斯 著 姚向辉 译

疗效：大量服用可有效治疗病态乐观主义以及幽默感缺乏症。

适用人群：非常适合桑拿室中有暴露狂倾向的人。

⊙副作用：厌恶拥有事物的感觉，可能出现整天穿着浴袍的慢性症状(注)。

02——《刺猬的优雅》

Muriel Barbery. *L'élégance du hérisson.*

[法国]妙莉叶·芭贝里 著 史妍、刘阳 译

疗效：大量服用可有效治疗那种总把“如果当初……”挂在嘴边的症状。

适用人群：推荐怀才不遇者、高智商电影爱好者和巴士司机厌恶者服用。

03——《堂吉诃德》

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Don Quixote de la Mancha.*

[西班牙]米格尔·德·塞万提斯·萨维德拉 著 杨绛 译

疗效：当理想与现实抵触时服用。

⊙副作用：对现代科技以及大机器带来的毁灭性影响感到焦虑，好像堂吉诃德大战风车一般与之搏斗。

04——《大机器停止》（原载于1909年《牛津剑桥评论》）

Edward Morgan Forster. “The Machine Stops”， a short story first published in*The Oxford and Cambridge Review*，1909.

[英国] E.M.福斯特 著 康苏埃拉 译（译言旗下品牌“东西文库”出版）

慎用此药！

疗效：这是针对“网络专家治国论”注与苹果手机迷信症的特效解药，对于脸书上瘾和《黑客帝国》依赖症注也有疗效。

◎使用方法：只有盗版党注成员及网络愤青需少量服用。

05——《黎明的承诺》（暂译，中文版未引进，曾在1970年被改编为电影《母子泪》）

Romain Gary.*La Promesse de l'aube*.

[法国]罗曼·加里 著

疗效：服用后能更好地了解母爱，增强对童年时光缅怀之情的抵抗力。

⊙副作用：白日梦，相思病。

06——《将女人扔下桥》（暂译，中文版未引进）

Gunter Gerlach.*Frauen von Brücken werfen.*

[德国]甘特·格拉克 著

适用人群：针对失去创作灵感的作家，还有那些认为犯罪小说中的谋杀案其实没那么重要的人。

⊙副作用：失去真实感，思维扩张。

07——《阶段》（小说《玻璃球游戏》中的一首诗）

Hermann Hesse. “Stufen”，　a poem in*Das Glasperlenspiel*.

[德国]赫尔曼·黑塞 著 张佩芬 译

疗效：治疗悲伤，鼓舞患者去相信。

08——《一只狗的研究》（作家生前未发表的作品，收录在《卡夫卡小说全集》中）

Franz Kafka. “Forschungen eines Hundes”.

[奥地利]弗兰茨·卡夫卡 著 王炳 译

疗效：治疗那种觉得谁都不理解自己的奇怪感受。

⊙副作用：悲观，渴望抚摩猫咪。

09——《埃里希·卡斯特纳医生的抒情药箱》（暂译，中文版未引进）

Erich Kästner.*Das große Erich Kästner Lesebuch.*

[德国]埃里希·卡斯特纳 著

疗效：据诗人医生卡斯特纳所说，这本书可以治疗多种病痛与不适，包括假装博学病、对于分手的冲动、日常烦躁与秋思怅惘。

10——《长袜子皮皮》

Astrid Lindgren.*Pippi Långstrump.*

[瑞典]阿斯特丽德·林德格伦 著 李之义 译

疗效：有效抑制后天悲观（而非先天悲观）以及对于奇迹的恐惧。

⊙副作用：算数变差(注)，边洗澡边唱歌。

11——《权力的游戏》（《冰与火之歌》系列小说的第一部）

George R.R. Martin.*A Game of Thrones.* The first in a series of five novel

[美国]乔治·R.R.马丁 著 屈畅、谭光磊 译

疗效：有助于戒除电视瘾，对付相思病、日常生活的烦恼与乏味的梦境。

⊙副作用：失眠，做令人不安的梦(注)。

12——《白鲸记》（又名“莫比-迪克”）

Herman Melville.*Moby-Dick；or， The Whale.*

[美国]赫尔曼·麦尔维尔 著 曹庸 译适用人群：针对素食主义者。

⊙副作用：怕水。

13——《欲望巴黎—凯瑟琳的性爱自传》（繁体版）

Catherine Millet.*La Vie Sexuelle de Catherine M.*

[法国]凯瑟琳·米勒 著 白马 译

疗效：针对那终极一问——这段感情是否发展得太快了？本书将协助患者作答。

⊙附注：情况永远可能会更糟。

14——《没有个性的人》

Robert Musil.*Der Mann ohne Eigenschaften.*

[奥地利]罗伯特·穆齐尔 著 张荣昌 译适用人群：针对那些忘记了自己人生目标的人。疗效：治疗漫无目的。

⊙副作用（症状会逐渐出现）：过了两年，你的人生会被永远改变。主要的风险是你会与所有朋友疏离，出现愤世嫉俗的倾向，经常被一模一样的梦境所折磨。

15——《情迷维纳斯》（暂译，中文版未引进，曾在1995年被改编为同名电影）

Anaïs Nin.*Delta of Venus.*

[美国]阿娜伊斯·宁 著

疗效：治疗精神萎靡，服用几天后就能恢复性欲。

16——《一九八四》

George Orwell.*1984*.

[英国]乔治·奥威尔 著 董乐山 译

疗效：消除轻信和冷漠，是治疗慢性乐观主义的祖传秘方，但已过保质期。

17——《汤姆的午夜花园》

Philippa Pearce.*Tom's Midnight Garden*.

[英国]菲莉帕·皮尔斯 著 马爱农 译

适用人群：有效治疗不快乐的恋人们。

又及：凡是不涉及爱情的书籍，不快乐的恋人们都可以阅读，例如血腥小说、惊悚小说和蒸汽朋克风格的小说[注]。

18——“碟形世界”系列小说[包括41部小说，第一部是《魔法的颜色》（*The Color of Magic*）；最后一部是《牧羊人的皇冠》（暂译）（*The Shepherd's Crown*）]

Terry Pratchett.*The Discworld* novels.

[英国]特里·普拉切特 著 胡纾、马骁、马爽等 译

适用人群：针对厌世者与过于天真者，即使是那些很少读书的人，也会被这一系列小说深深吸引。

19——《黑质三部曲》

Philip Pullman.*His Dark Materials* trilogy.

[英国]菲利普·普尔曼 著 周景兴、周倩、陈俊群 译

适用人群：针对那些不时出现幻听症状，并坚信自己会有只动物灵魂伴侣的人。

20——《睡前小祈祷》（暂译，中文版未引进）

Joachim Ringelnatz.*Kindergebetchen*.

[德国]亚西姆·林格尔纳茨 著

适用人群：针对那些曾感动得祈祷，但仅此一次的不可知论者。

⊙副作用：儿时夜晚的记忆突然重现。

21——《失明症漫记》

José Saramago.*Ensaio sobre a Cegueira*.

[葡萄牙]若泽·萨拉马戈 著 范维信 译

疗效：有助于缓解过度劳累，分清事情的轻重缓急，找到人生的目标。

22——《德拉库拉》

Bram Stoker.*Dracula.*

[爱尔兰]布莱姆·斯托克 著 冷杉、姜莉莉 译

适用人群：推荐那些容易因为无聊的梦境而多愁善感的人，以及终日瘫在电话机旁琢磨“他究竟会不会打给我”的人服用。

23——《骨灰祭》（暂译，中文版未引进；2002年首次出版时名为“Lo libre dels rituals”）

（这是一首奥克语祷词，将死者的信息传递给生者。）

Surre-Garcia，Alem，Françoise Meyruels.*The Ritual of the Ashes.*

[法国]苏尔-贾西亚、阿勒姆、弗朗西斯·梅吕埃 著

疗效：有助于缓解对至爱之人无休无止的哀悼，对于那些不相信祈祷力量的人，这篇祷词可作为他们的墓畔俗世咒语。

24——《自由人》（暂译，中文版未引进）

Jac Toes.*De vrije man.*

[荷兰]雅克·托兹 著

适用人群：针对那些舞会之外的探戈舞者，以及那些害怕去爱的人。

⊙副作用：让你重新审视与周围之人的关系。

25——《汤姆·索亚历险记》

Mark Twain.*The Adventures of Tom Sawyer*.

[美国]马克·吐温 著 成时 译

疗效：有助于克服成年人的烦恼，重新发掘内心的童真。

26——《迷人的四月》（暂译，中文版未引进，曾在1992年被改编为同名电影）

Elizabeth von Arnim.*The Enchanted April.*

[英国]伊丽莎白·冯·阿尼姆 著

疗效：治疗优柔寡断，增强对朋友的信任。

⊙副作用：爱上意大利，渴望前往南方，正义感增强。

注意：萨纳里（《南方之光》）、P.D.奥尔森与马克斯·佐丹（《夜晚》）等作家为本书虚构人物。

1. 这部小说中的主人公在故事中始终身穿浴袍，因为他是在一早起床后直接登上飞船的。因此，作者幽默地称它适合桑拿室里不穿衣服的暴露狂。下文中的每一个药方和指导意见，都与所属文学作品中的情节相关，如无特殊情况，将不一一注明，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阅读探索。——编者注
2. 专家治国论（Technocracy）主张以科学技术为基础来管理社会，使技术专家成为社会管理者。“网络专家治国论”是作者在此基础上虚构的病症，意指对互联网相关技术的盲从。——编者注
3. 在《黑客帝国》系列电影中，看似正常的现实世界其实是由一个名为“矩阵”的计算机人工智能系统控制的。这里指对技术的极度崇拜，甚至迷失人类自我。——编者注
4. 盗版党：欧美的一个组织，旨在改革版权法，为盗版作品维护权利。——编者注
5. 《长袜子皮皮》的主人公是个淘气古怪的小女孩，她没有父母，没上过学，不会数数。——编者注
6. 《冰与火之歌》系列奇幻小说中有很多诡异的、令人紧张的梦境和隐喻，有许多“重口味”的情节，架空历史背景下的故事引人入胜，比看电视更加精彩。——编者注
7. 蒸汽朋克风格的小说：一种独特的科幻小说，故事通常发生在一个与现实世界平行的世界中，工业、机械文明极为发达，并对维多利亚时期的一切极为迷恋。——编者注

谢词

从最早的灵感和初稿（2010年8月9日），到最终付印（2013年4月初），这部小说历经数个阶段：钻研与绝望的阶段；边写边扔的阶段；改了一稿又一稿和灵感大爆发的阶段；身体抱恙，被迫中途休息一年的阶段。

整个过程紧锣密鼓，在此之中支持陪伴我的人，均在这部作品中留下了印记。大约有10位专业人士参与本书的编辑工作（他们中的大多数默默隐藏在书页背后），将它变为一件趣味盎然、令人愉悦、引人入胜的艺术品。其中的一些人我会逐一感谢；而另一些我素未谋面，负责设计、校对、印刷、营销工作。对于他们我也同样深怀感激。文学和文化是团队合作的成果，一个孤独的作家远远顶不上背后支持她的团队。我捕捉到故事，将它孕育成书面文字，然而，将这个故事完好无损地传递给全世界，并使它值得一读，却是这个团队的功劳。

在此过程中，读者也发挥了他们的作用。写作期间，我收到许多来信，它们十分可爱，令我深为感动。在给某些读者的回信中，一些只言片语也交织进这部小说里。

衷心感谢：

我的丈夫——作家J。很遗憾，我无法在此全然透露感谢他的原因，不过之所以感谢他，一部分关乎食物、安慰和爱。你的鼓励与督促我写作的动力，让我与虚构人物在同一个屋檐下长时间共处，而不会觉得异常古怪。

汉斯-彼德，感谢你这一年来如此耐心。

阿德里安和娜内，谢谢你们花了8个月的时间，用按摩帮我驱走疼痛，让我可以坐下来再度提笔；感谢我的“教练员”伯纳德和克劳迪娅，在健身房中指导我进行痛苦的练习。

感谢塞西尔，我聪慧的经纪人。

感谢K女士，完美的校对员，不只把逗号放在正确的位置，还能驾驭我自创的拼写方式。

感谢碧吉特，博尼约鸽舍的迷人房主，我曾经居住其中；还有迪德，滨海萨纳里小旅馆的老板。

帕特里夏，感谢你的信赖与热忱。

感谢艾尔博格德咖啡馆的咖啡烘焙师，咖啡为本书注入动力。

感谢多丽丝·G，那几周你让我在你的私家花园里写曼侬的日记，四周的如诗风景渗透在字里行间。

然而，最后要感谢的，也是我要特别感谢的，是我的编辑安德莉亚·穆勒，她让好书精益求精。她以敏锐的目光，删除多余的文字，为那些心碎的情节增添戏剧张力。她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引人深思，她精力充沛，好像从不睡觉。有赖这样的专业人士，好作家才能变成更有力量的故事讲述者。

妮娜·乔治

2013年1月

又及：也感谢所有书商，让我体验那种魔力。书能让我更顺畅地呼吸——就是这么简单。